



21.18
552
116



世界探險史

揭開北美的面紗



W4632/22



30320

原 著

保祿·哈密爾敦

編 譯

呂石明 曾廣植 賴郁芳 曾鈺淳

編 輯

黃炎明 陳希芳 林小瓊 林貞貞

助理編輯

張麗華 鍾鳳娥

美術編輯

陳其輝 徐步進

繪 圖

游淑燕 陳惠嬌

印 務

王世偉

出 版 者

自然科學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 行 人

石資民

地 址

台北市信義路三段25號

電 話

7075275 (三線)

郵 撥

109757號

總 代 理

環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號

電 話

5811146 (五線)

照相打字

五湖照相打字行

世界照相打字行

製 版

王子彩色製版公司

印 刷

太原彩色印刷公司

裝 訂

大峰裝訂廠

新聞局登記證版台業字第1557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七十年二月初版

*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保證退換 *



原序

二月

賈門·德雷斯納

新世界蜿蜒曲折的河流，是早期探險家們進入北美的門戶，也是後來拓荒者們深入廣大內陸的主要孔道。不論是貪婪的西班牙入侵者，或動作敏捷的法國獸皮商人，或意志堅定，永不屈服的英國拓荒者，雖然他們分別運用自己的方式，但都依靠這些大水路，在北美洲大陸開創新的命運，建立新的天地。

西班牙的征服者們，對財寶的追求似乎是永無止境的。他們從南美的印加和墨西哥的阿茲特克帝國掠奪了大批財寶後，又將目標轉向北方，尋找其他的寶藏。根據曾越過大西洋的水手們報告，他們獲悉美洲大陸延伸到遙遠的北邊，西班牙人相信在那個廣不可及的領域中，一定藏有豐富的財寶。因此，他們不顧一切地編織尋金的美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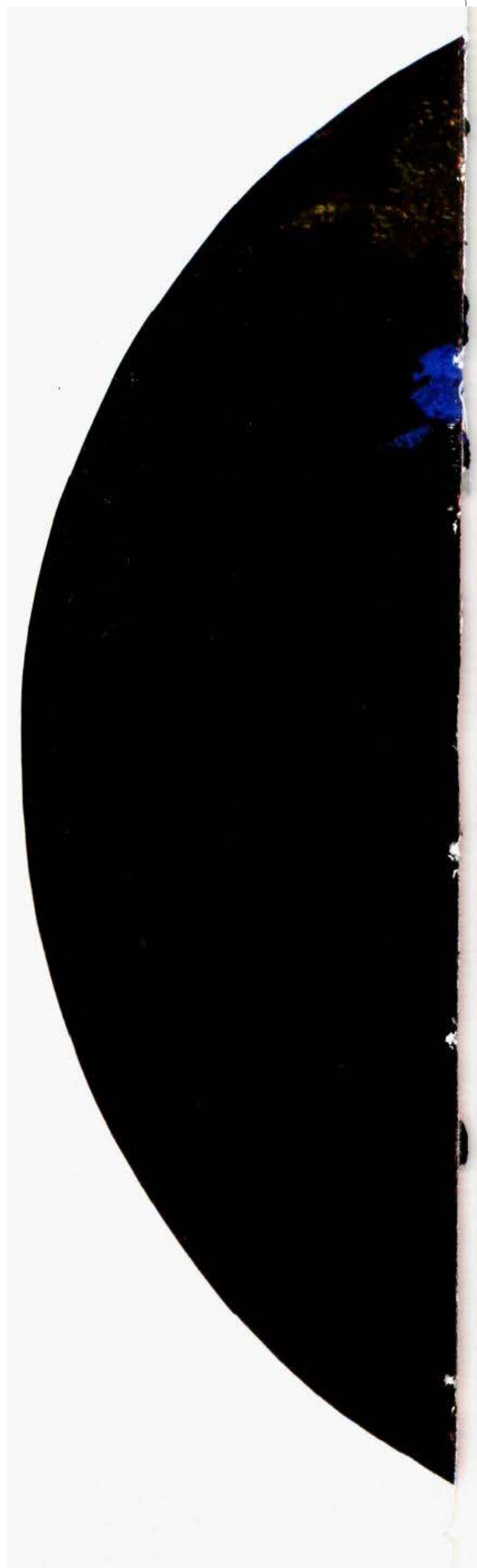
對法國人而言，他們只關心兩件大事。其一是獸皮的交易，其二是尋找經過美國西北部通往遠東的航路。至於英國人，則是把全副精神灌注在殖民事業中。首先，他們開闢了維吉尼亞屯墾區，普利茅斯、麻薩諸塞殖民地，再以這三個殖民地為基礎，接著成立羅德島、康乃狄格及新罕布夏等殖民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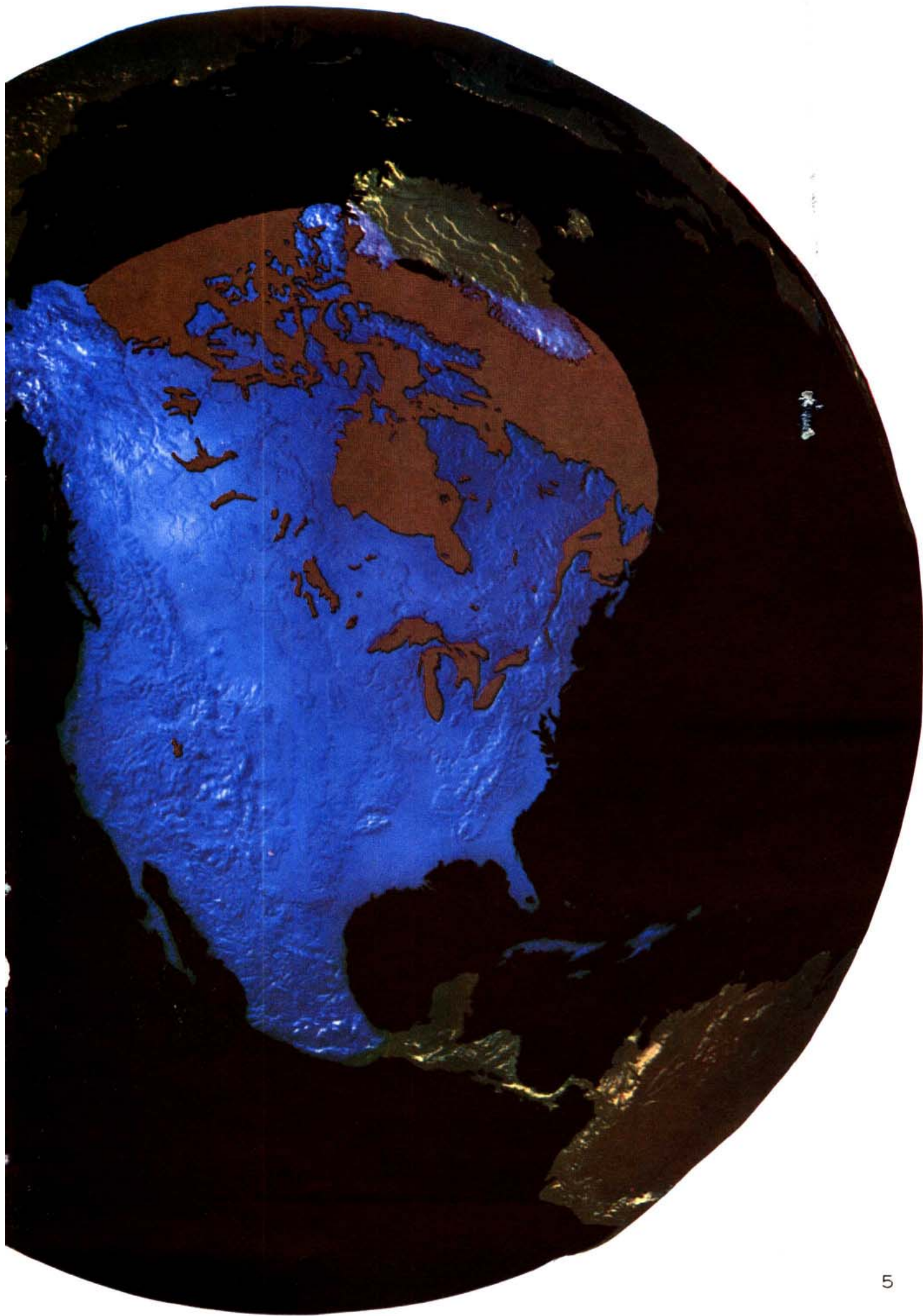
在本書中將要介紹的是，在北美洲大陸首先嘗試探險的先驅者們一連串有趣而精彩的故事。在這一段充滿著發現和屯墾，而又像波濤起伏般的漫長歲月中——也就是從西元一四九二年哥倫布的發現新大陸開始，到西元一八〇三年美國從拿破崙手中購得路易斯安那州為止——美洲各國的基礎逐漸穩定，而慢慢地成長、茁壯、強大。

原 序	3
1 早期的美國人	6
2 黃金的迷惑	34
3 尋找西北航線	58
4 英國在西方的發展	84
5 新英格蘭的雛型	100
6 荷蘭人與紐約	116
7 法國勢力範圍的擴張	130
8 領土的紛爭	150
附 錄	161
探險家略傳	182
用語解說	189

北美洲	8
十五世紀末北美洲印地安族分布圖	12
西班牙的探險家們至西元一五四三年為止在美洲南部及墨西哥的探險路線圖	50
法國的探險家們至西元一六三四年為止在五大湖地區的探險路線圖	78
英國的探險家們至西元一六一四年為止在美國東部地區的探險路線圖	98
尋求加拿大及西北航路之探險家們的路線圖	122
西元一六八七年在美洲中部及東部的探險路線圖	138
西元一七〇〇年各國在北美洲的勢力範圍圖	156
西元一七六三年各國在北美洲的勢力範圍圖	157

►這是地球的平面圖。在圖中發出藍色光輝的部份，係由西班牙人、英國人和法國人等開創、發展的北美洲大陸。本書即是討論從西元一四九二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到西元一八〇三年美國購買路易斯安那為止，這段期間的美洲歷史。





1 早期的美國人

西元一四九二年十月十二日午夜時刻，飽受風雨摧殘的三艘小船，緩慢地向大西洋西方航行。雖然，那是個安靜的夜晚，但三艘船的船員們，卻輾轉難眠。因為他們已經在海圖上空白的海域，航行了一個多月之久，船員們深信，他們自己的命運，已走到盡頭了。船隊指揮曾對他們作過如下的許諾：「一定可以發現西邊的陸地。」，但是，船員均認為這只是夢囈，不足採信。

午夜二點的時候，突然從一艘叫「賓塔」號的看守台，傳出嘶啞的喊聲——「陸地！我看到陸地了……」。船長馬丁·賓森立刻衝到甲板欄杆邊，在濃霧中張望。這是兩個禮拜以來，第二次發現到的陸地。如果，船員們的希望與等待再度落空的話，那麼後果將不堪設想。船長一想到這裏，便感到十分恐懼。可是，這一次確確實實發現到陸地。在水平線上，可以看到一條顏色很淡，但很明顯的線。船長終於看清楚，那是一座沐浴在月光下的懸崖。

發現陸地的消息，很快地從這艘船傳到其餘兩艘船上。興奮的船員們正準備登陸時，克利斯多夫·哥倫布，按捺住焦急的心情，在西班牙旗艦聖大馬利亞號上，來回地踱著方步。出現在他們眼前的小島，就是傳說中的「東方」——也就是馬可波羅用傳神的筆調，所描寫的香料、寶藏、奢華和文明的東方國家——的一部分。對於這一點，哥倫布和他的部下都深信不疑。

一直到十年後，他們才明白，當初所發現的島嶼，並非他們真正要尋找的東方。當時，哥倫布並不曉得，他發

▼哥倫布所發現的新世界的廣大居民，並不像初期探險家報告所描述的——除了自己的文化以外，其他一無所知的單純的野蠻人。事實上，美洲印地安人種族繁多，各族過著與居住環境自然條件調和的生活方式。這幅插圖，就是描繪奇塔瓦族，為了感謝偉大的神靈降雪使他們容易發現獵物，而愉快地唱著歌，跳著雪鞋舞的情景。



現了一個新世界，更不知道由於他的新發現，為整個世界揭開一個新的序幕，更使世界歷史潮流，進入探險、爭奪財富和移民的時代。

與哥倫布一樣，當地的土著們對於這個發現的影響，也懵懵無知。當三艘船，平靜地向巴哈馬群島之一的聖薩



▲哥倫布像。西元一五一九年謝巴斯提亞·得·匹恩勃所繪。可能是根據哥倫布本人繪製而成。這幅畫像，將哥倫布壯年時期，威風八面的形態，完全表露無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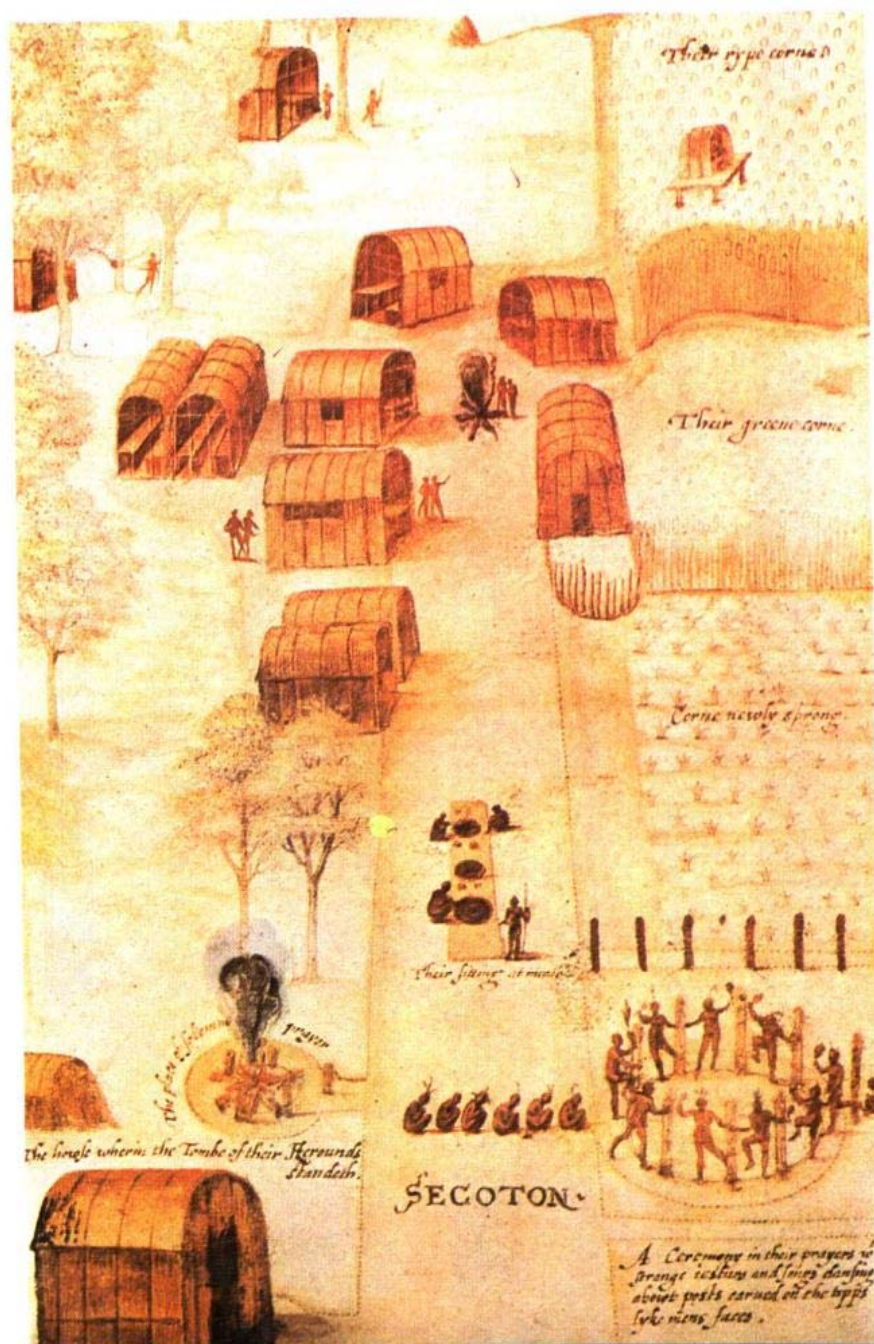
爾瓦多島前進時，島上的住民以及小島背後的大陸居民，對於即將降臨到他們身上的戲劇性變化，還毫無感覺。西元一四九二年十月十二日午夜過後，美洲大陸最初的發現者，也是最早在此定居者的子孫們（即印地安人），還安穩穩地酣睡著。從這個時候到往後的幾十年，甚至好幾百年後，他們都不會曉得當時的這三艘船，就是開啓新時代——亦即威脅到他們的生活和生命，而且屢次以悲劇的形式破壞舊時代——的先聲。

當哥倫布到達美洲時，北美大陸已有將近一百萬的居

▼西米農族年輕的悍將阿休拉像。這幅畫是喬治·卡特林在西元一八三七到三八年完成的作品，將美洲印地安人的高傲和威嚴，淋漓盡緻地描畫出來。



►這是曾經在維吉尼亞州謝克頓居住的印地安村落。圖中可以看到他們的農田和房屋井然有序地排列著。這幅水彩畫，是由一位本想經營羅亞克殖民地而未成功的約翰·懷特所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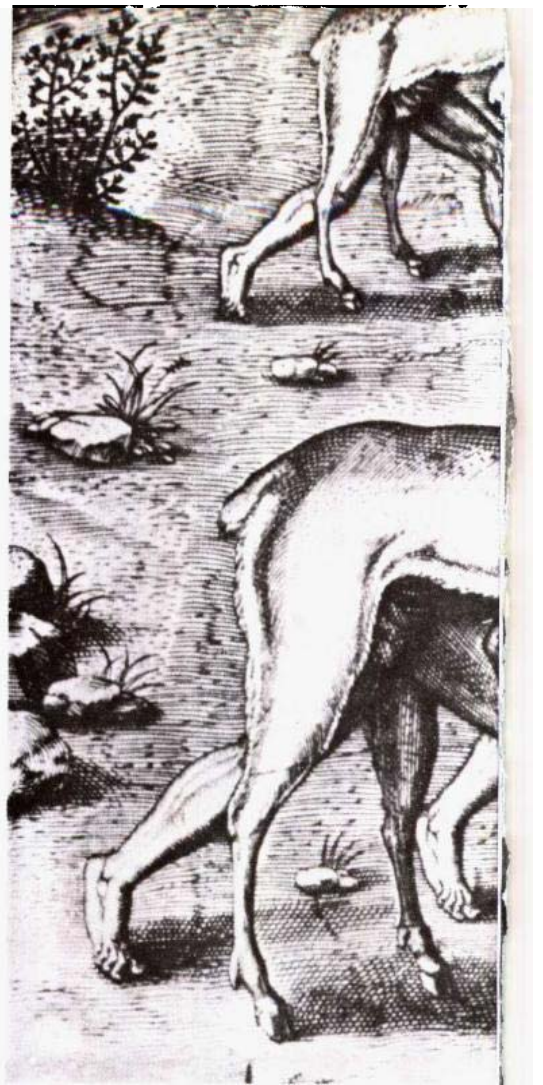


◀北美洲地圖，標明了現在邊界線及主要城市的位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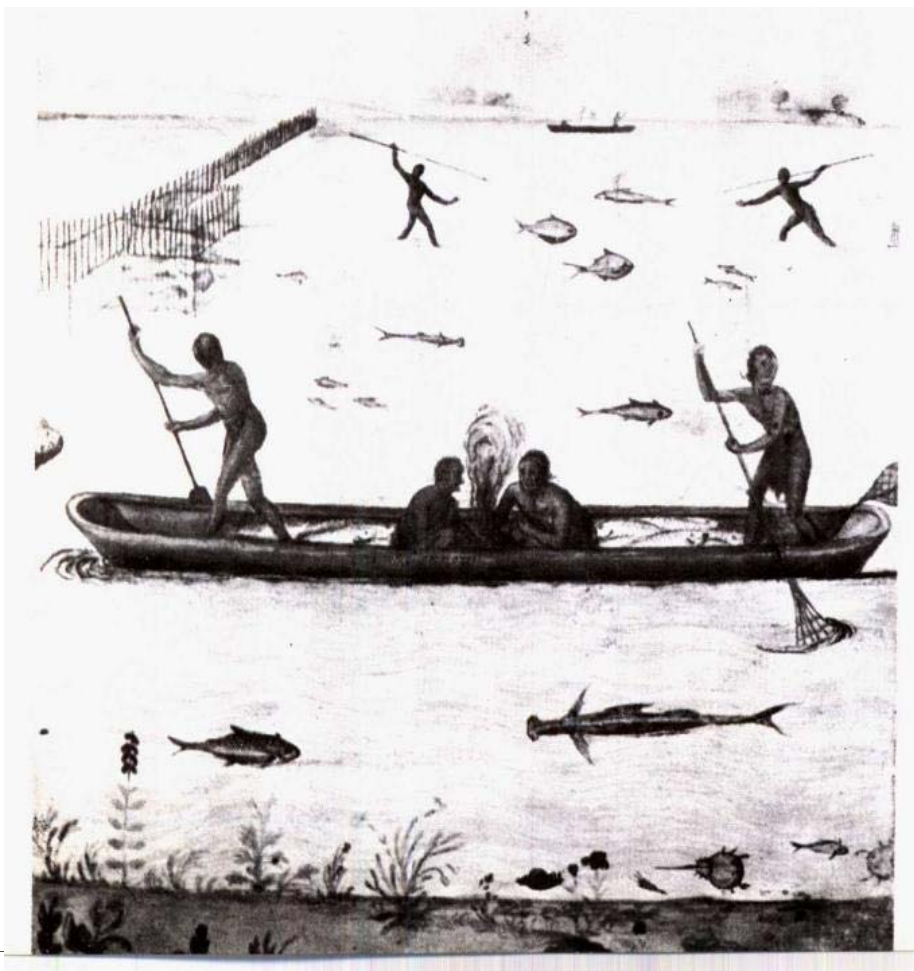
民。其時，哥倫布一直以爲他到達的是「東方」，所以將島上的居民，稱爲「印地安人」。然而依據考證，美洲的印地安人和亞洲人，還真有點遠親關係，在很久以前，他們之間就有聯繫。

美洲印地安人的祖先，是從東北亞移民過來的。他們屬於原始的狩獵民族，在兩萬多年前，自西伯利亞經過一條很寬的地峽（現在已經被白令海峽覆蓋住），進入阿拉斯加。他們爲了尋找更好的狩獵場所，於是往南部、東部移動。如此，經過了好幾百年，他們的子孫終於遍佈整個北美洲，而且更進一步的散佈在中、南美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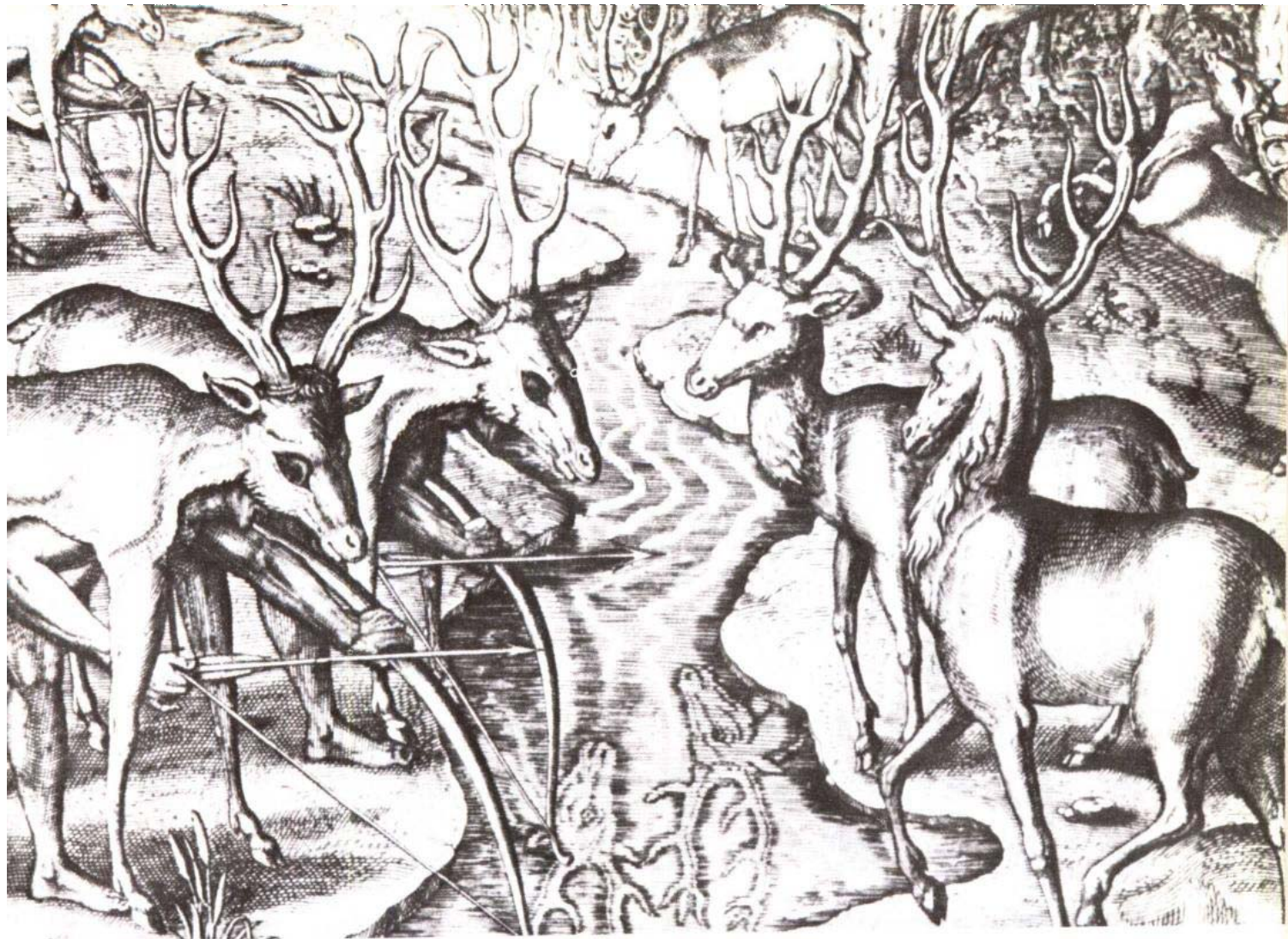
各個狩獵集團，在特定的地域，慢慢地適應當地的水土、地理條件、糧食、資源等等。經過一段時間，各個集團所使用的工具，所穿的衣服，住屋的形式，甚至他們的社會組織、習俗、信仰，乃至於容貌，都有獨特的發展。因此，哥倫布來到美洲大陸時，所看到的是一幅民族繁雜



▲印地安人式的狩獵圖。根據西元一五六四年前往佛羅里達探險的法國探險隊成員之一的摩爾格報告指出：獵人將以前剝下來的鹿皮，披在身上，只露出眼睛窺視鹿羣的動靜，再予以捕殺。



◀美洲印地安人並不使用普及於歐洲的金屬。他們另想種種方法去捕捉獵物，他們的發明天才，令初期到美洲訪問的人們，大爲驚嘆。本圖是西元一五八五年，約翰·懷特在維吉尼亞州親眼看到印地安人打魚的方法，而悉心將它畫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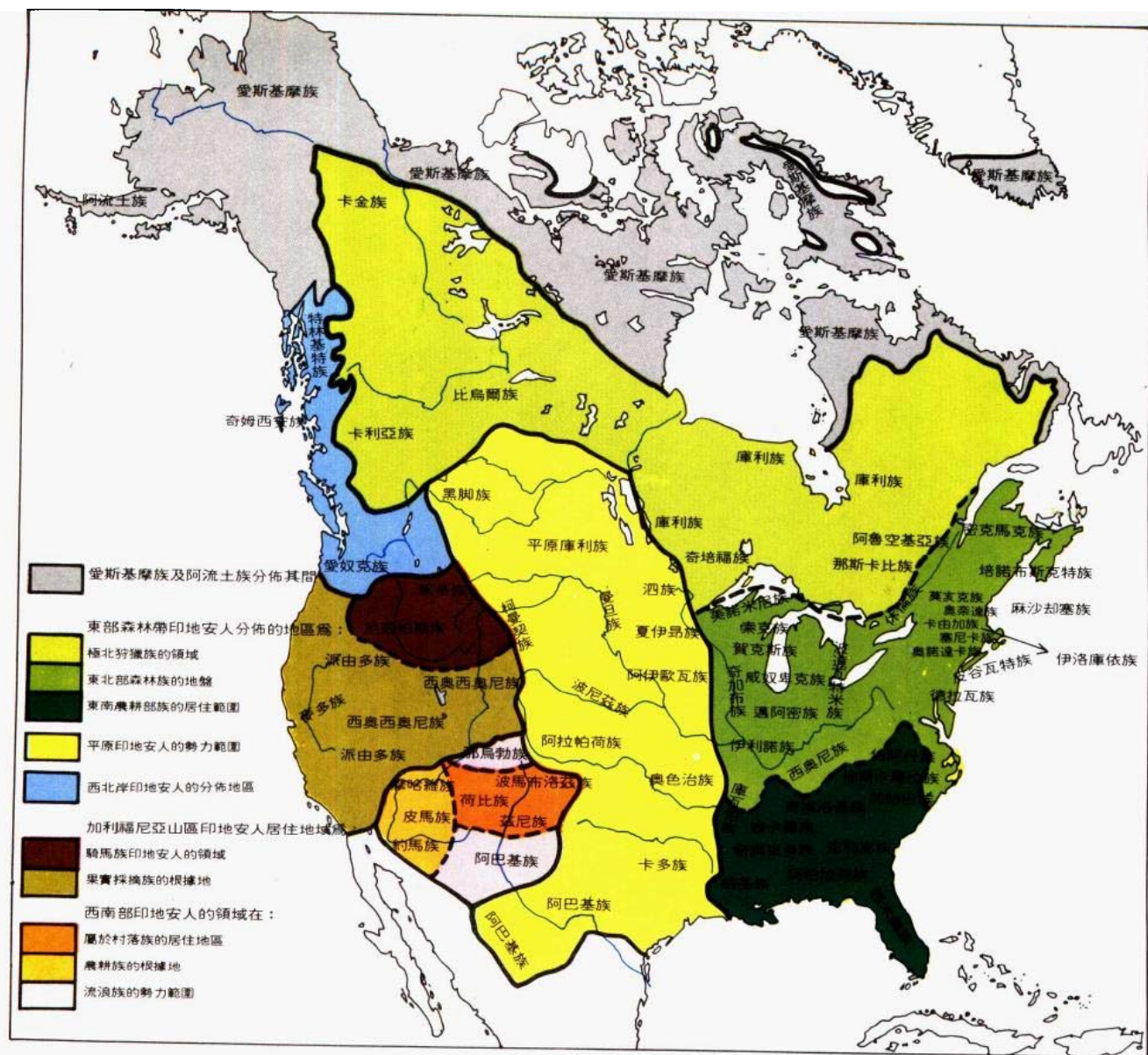


的圖像。北美洲至少就有六百個不同的部族，使用二百種以上不同的語言。這些不同種族多采多姿的生活方式，與他們居住地的多樣性成正比。

北美洲的部族，多半居住在北美洲大陸東北角的廣大森林地帶，統稱為「東部森林帶印地安人」；但他們之間具有數種明顯的不同生活方式，所以經常將其大致區別為三個集團。

三個集團當中，屬於最北方的「極北狩獵族」，住在加拿大西部、東部的比烏爾族、卡利亞族、卡金族及庫利族等游牧民族。他們常駕著樺樹皮做成的大型而輕巧的獨木舟，或者徒步，隨著獵物（大鹿——北美特產）的遷徙，而作機動性的移動。在冬季，他們穿上雪鞋，拉著雪橇，追逐獵物。因為經常移動，極北的印地安族，大半居住在條件苛刻而嚴寒地域，因此形成他們的高傲性與獨立性。由於冬季可怕的寒流及陷入飢餓的恐懼感，無形中促使他們的個性變為殘酷而現實。例如，北方部族，常將跟不上遷移速度的老弱、病人拋棄。

在美國、加拿大南方邊境上，居住著「東北森林族」，他們是一群與上述集團完



全不同的印地安人。在初期的白人和殖民歷史當中，他們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所以就居住在美洲的印地安人而言，東北森林族最為後人所熟悉。此外，整個印地安人中，最富有趣味性的印地安人，就是屬於這個集團的豪布威爾印地安人。

在西元前二、三百年到西元四〇〇年左右，豪布威爾印地安人，就在俄亥俄河流域建立了所謂的「古墳文化」，而且有相當的貢獻。豪布威爾印地安人同時也是農耕者、交易商、精巧的技術人員，他們建立了令人驚嘆的交易網，與美洲大陸其他部族們都保持接觸。現在，俄亥俄河流域上，仍可看到他們留存下來的圓頂形古墳，及奇妙動

►此圖為印地安人在野牛皮上所畫的戰鬥圖。對多數的印地安部族而言，戰爭是表示人生狀況的一部分。可用來顯示自己的力量，或洗刷部族以往受到的恥辱，並藉以教誨年輕人。

►手環和皮帶形的萬板。對印地安部族及鄰近的部族而言，萬板不是裝飾品，而是貨幣。

◀ 這幅地圖，是哥倫布到達北美洲時的主要印地安部族假想居住地區。一般而言，北美洲印地安部族的文化區，都是依照各族的文化或生活方式而分類的。圖上用不同的色彩，表示不同的文化區。不屬於印地安部族的阿流土人和愛斯基摩人，所居住的地區，也一併畫上。

物形狀的舊塚，這些都是豪布威爾族的傑作。

西元一四九二年，哥倫布到達美洲大陸時，曾經是豪布威爾族支配的地域，已經被西奧尼族控制了一段時間。在五大湖周圍的美諾米尼族、賀克斯族、伊利諾族、索克族、威奴卑克族及波達瓦特米族等「五大湖印地安人」大都使用阿魯空基亞方言。居住在從現在的緬因州到南北卡羅來納州的大西洋岸部族，也是使用同樣的語言。另外大西洋岸的部族如密克馬克族、培諾布斯克特族、麻薩諸塞族、皮谷瓦特族、德拉瓦族和伯阿丹族，才是初期探險家

最先碰到的印地安人。

阿魯空基亞語系的五大湖印地安人和大西洋岸的印地安人間，住有與之語言相異的五個部族——卡由加族、奧奈達族、塞尼卡族、莫亥克族和奧諾達卡族，他們住在紐約州北部，統稱為「伊洛庫依印地安人」。伊洛庫依族與五大湖、大西洋岸的印地安人，不僅在語言方面，有明顯的差異；兩者所





蓋的房屋樣式也大異其趣。後者是用樹皮蓋成圓形或橢圓形的帳篷小屋，而伊洛庫依族則將房子蓋成長條形，井然有序地排在木柵圍成的村落中。這種房子一般稱為「長條房屋」。

但是，伊洛庫依族和阿魯空基亞語系族，還是有共同的習俗，其中之一是，他們都用萬扳（註）貨幣。另外，舉行部族會議時以吸長柄煙斗（象徵和平的煙斗）作為同意的表徵。

廣濶而又平靜的東部森林地帶，棲住著為數不少的鹿、熊、海狸、獵鳥。因此，

〔註〕 萬扳：是印地安人把貝殼做成的白色、紫色、黑色的珠子編成帶狀，作為交易用的貨幣。



▲多數的印地安部族，把忍耐當作是最高的德性之一。圖中的曼旦族，正進行著嚴苛的宗教拷問儀式，族中的青年都參加這個儀式，以證明他們的勇氣。

「東北森林族」，多半靠狩獵維生。這個地方的湖泊、河川裡有很豐富的魚類，用捕魚箭就可以輕易捕捉許多魚。大西洋岸也有很多鱈魚、比目魚、貝殼類，阿魯空基亞族的漁夫們，都用一種蘿藦科植物的纖維，做成釣線，再將骨頭磨細做成釣鉤。

阿魯空基亞族和伊洛庫依族不但依賴狩獵和捕魚維生，在村落中，也擁有肥沃的良田，他們採用獨特的燒田農耕法開墾，以栽培南瓜、豆子等作物。所謂的燒田法，就是在樹上刮一層環形的樹皮，樹木不久即枯倒死去，他們就將整塊土地上的樹木燒過再耕種。

在美洲大陸，所有的印地安人，不管是阿魯空基亞族或伊洛庫依族，他們都相信，土地及其生產物，就像空氣跟水一樣，不能當作個人所有財產。某一個部族即使在某特定的地方農耕或狩獵，他們的收成物或獵獲物，也要歸全部族所擁有，這是美洲印地安人共同的約定。「東北森林族」，對自然抱有崇高的敬意，他們相信有一種超自然的力量使人類和其他生物相連結。他們認為即使是一匹馬、一棵樹、一草一木，都具有靈性。

由於「東北森林族」均深信自然的存在與自然的力量，所以，努力開創與自然保持調和的生活。他們更確信，如果破壞了這種調和，疾病、貧困、厄運就會降臨。在部族中，除了族長、部族會議外，被認為具有莫大能力的就是巫術師。他的任務就是治療病人、祈禱豐收，當有外敵來侵時，乞求超自然的援助；並保持部族跟靈性世界的溝通。

伊洛庫依族是全美洲大陸中，最好戰的印地安人之一。各部族間的糾紛層出不窮，常常為了名譽、報仇，及保護部族土地，而彼此襲擊。伊洛庫依族的男人，作戰時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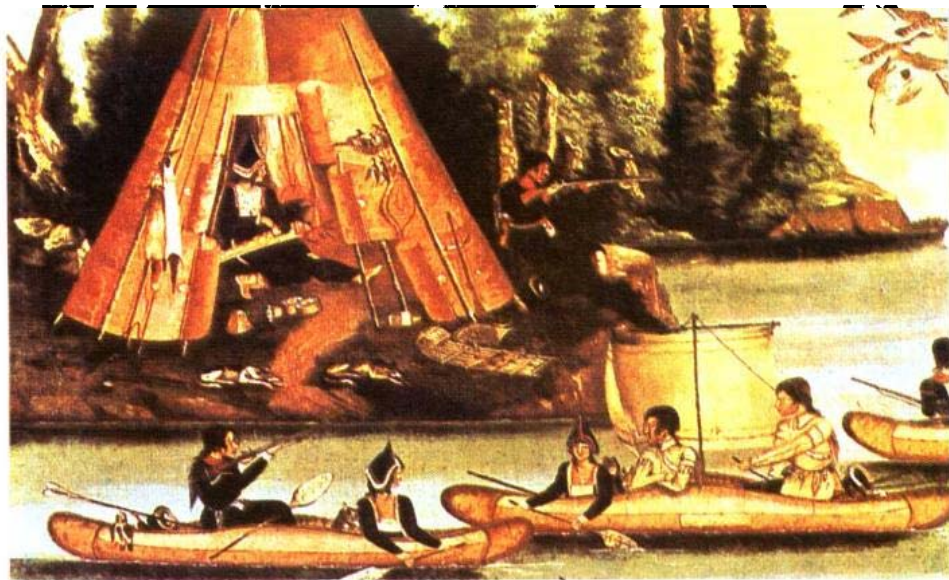
了弓箭外，還帶有矛和斧頭。他們經常將頭頂剃光，僅僅在後腦部留一根辮子，故意做成「剃頭皮髮型」，以嘲弄敵人。但伊洛庫依族在他們自己部族間的爭戰中，絕不會採取極端的手段，只有在與外族戰爭時，才會毫不猶豫地作出剃頭皮、烤人肉等令人髮指的舉動。

對伊洛庫依族而言，痛苦與死亡，是考驗勇氣的最好方法。所以，一旦落入敵人手中，他們會一面唱著歌或吹

▼西斯·伊斯特曼所繪「印地安人會議圖」。多數的印地安部族，都時常舉行調停部族糾紛，或決定對外政策的部族會議。特別是被稱為五族聯盟的「伊洛庫依族」聯盟，在北美部族中，是最發達的組織。不僅是男人，就是婦女，在部族的經營管理中，也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如本圖所描畫，也有婦女以族長的身分，參加部族會議。



►攜帶各種工具和武器侵入的白種人，對印地安部族，逐漸產生影響。這幅畫是十九世紀一位匿名的加拿大畫家筆下拿著來福槍的密克馬克族印地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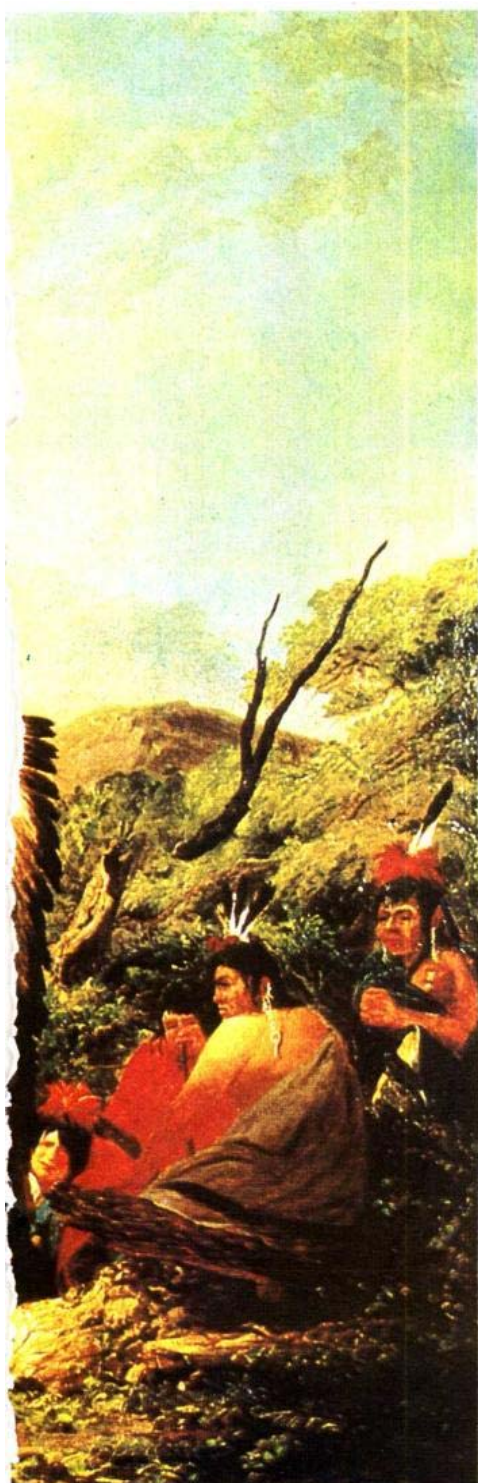


著口哨，而從容就死。伊洛庫依族與外族發生戰爭時，不管對手是活著或失去意識或死亡，都喜歡將他們的頭皮（從頭頂剝下來的皮）剝下來，當作紀念品，等到勝利後，跳頭皮舞時，才很驕傲地拿出來，接受族人們的喝采。

南安大略的「休倫印地安人」和紐約州的「伊洛庫依」之間，經常發生戰爭。西元一五七〇年左右，休倫族的一個逃亡者廸卡那威達，與莫亥克族的族長海阿瓦沙互相磋商，說服伊洛庫依印地安人五個部族（卡由加族、奧奈達族、塞尼卡族、莫亥克族和奧諾達卡族）的族長們，達成部族間的聯合。廸卡那威達提議，五部族首先要結束彼此間的爭戰，繼而對外來侵略的部族，才能採取同一的陣線。當草擬聯盟的約定時，提議者又說：「爲了表示結盟的誠心，我和聯盟部族的族長們，將巨大的松樹，連根剷除，再丟下戰鬥的武器，用土埋好，然後重新種植杉樹，如此，就可建立部族間的和平世界。」

每年夏季，五族的族長和長老們，在奧諾達卡族最大的村落（現在紐約州休拉庫斯市附近）集會。包括男性和女性的五十名和平代表構成中央會議。各部族均具有一票的投票權，會議中提出的重要問題，都得討論到全體意見一致爲止。

五族聯盟——後來，由於北卡羅來納州的他斯卡羅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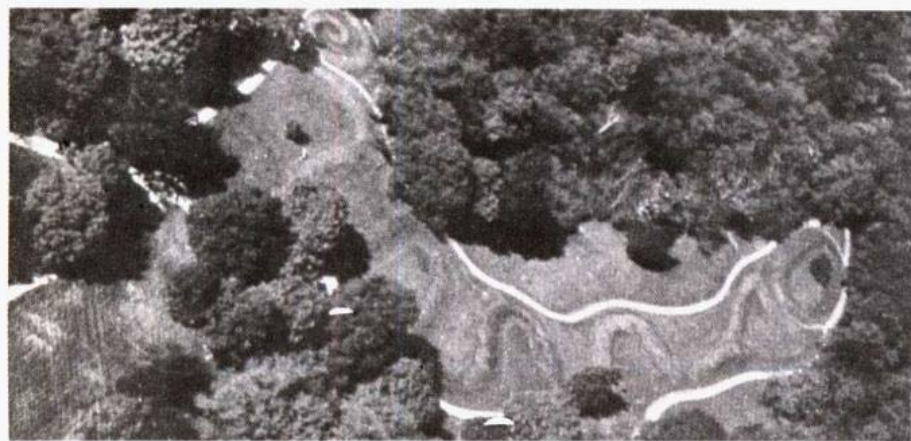
族的參加，而成爲六族聯盟——雖然很少團結一致的對抗外敵，但卻能成功地遏止了部族間的糾紛。因此，就理論上或實質上來說，這個聯盟在墨西哥以北的印地安人當中，算是最成功的，而且得以維持了二百年以上，直到白種人侵入時才解體。而且部族聯盟的原則和構成，對後來美國憲法的產生，有或多或少的影響。

田納西州和北卡羅來納州南部，現在的美國南部地區，居住著「東部森林帶印地安人」的第三個集團，即「東南農耕族」。屬於此集團的是，大西洋岸南部的他斯卡羅拉族、克利克族、阿帕拉契族和西米農族；及田納西州的奇埃洛基族；下密士西必河流域的庫瓦伯族、吉卡羅族和奇奧克多族。

東南農耕族大部分都致力於下密士西必河流域「古墳文化」的建立，故形成了獨特的生活方式。西元七〇〇年左右，他們即已形成了一個以農耕爲基礎的社會。除此之外，他們還有複雜的宗教體系，以宗教爲中心建立共同體。這個宗教中心，在極大的土塚上建造禮拜堂，領導者就在這兒舉行複雜的儀式和祭祀典禮。

白種人湧進美洲時，也帶來了歐洲傳染病，多數的密士西必流域印地安人，在未和白種人的探險者接觸之前，就染上疫病而亡。但在十七世紀時，還能碰到殘存的密士西必集團之一的「納基印地安人」。西元一六八二年，將近有六千位納基印地安人，爲法國探險家所發現。他們沿著密士西必河建立九個村落，由一個被認爲是太陽後裔的專制領袖統治著，他嚴格地將族人區分爲三種階級，最上層爲「偉大的太陽」，其次是家臣，最下層爲史丁卡多（下層平民）。

然而，並非所有的東南農耕族和納基印地安人，都一致遵守著傳統的密士西必族的生活方式。同樣屬於古墳文化建造者的克利克族，在喬治亞州及阿拉巴馬州兩地，樹立了民主的型態。他們將居住的五十個村落，結合成一個和平的聯盟體，而將這些



◀本圖是豪布威爾族在俄亥俄州，所建造的蛇形古墳。當白種人到達北美州時，他們即被迫放棄優越的文化根據地——俄亥俄州。因此，今日我們只能從祭祀儀式用的巨大動物形式的古墳和圓頂形墳墓，追憶他們的豐功偉業。

▼印地安人有一共同點——以火為生活中心。這幅畫即是維吉尼亞州的印地安人，聚集在火的周圍，慶祝勝利的情形。

村落，分為戰鬥用的紅村落和維持和平的白村落。佛羅里達南部小島群的部落，並沒有跟農耕族有任何接觸，他們依自己的獨特生活方式生活。

東南部農耕族的主要作物是玉蜀黍，印地安人拿它做





成玉蜀黍湯、粥及製造麵包。在南部河流的肥沃土壤上，生長許多甘蔗，印地安人就將甘蔗莖削尖用來刺魚，又把甘蔗莖作成的籠子鋪在河上，從事大規模的捕魚。

從密士西必河到洛磯山山脈，再從加拿大的薩克其萬河到德克薩斯州的中部，橫互著一片廣大的平原，平原上住著一群騎馬獵取野牛的「平原印地安人」，為後世留下不朽形像的，可能就是這批印地安人。然而奇妙的是，他們那多采多姿而富於冒險的生活方式，確實是在歐洲人到達北美洲後才形成的。

在白種人到達這裏的一千年以前，平原印地安人，大都經營農耕，居住在土造的房屋裡。密蘇里州的奧色治族，南北達科塔州的曼旦族，及德州東部的卡多族，都是屬於平原印地安人，他們偶而也獵取野牛，以補充生活物質之不足。

居住在大平原西方的部族，如加拿大南部的黑腳族，懷俄明和科羅拉多的柯曼契



▲這幅畫，是西元一八四七年左右，西斯·伊斯特曼所繪，大平原的泗族正在進行一種叫「拉庫洛斯」玩球遊戲的情景。當白種人到達美洲後，泗族的生活方式改變不少。由於他們得到了馬匹和槍隻，獵取野牛的技術和效率，大為提高。因此，在白種人欲前往大平原獵取野牛時，大平原的野牛羣，已接近絕跡邊緣了。

族、阿拉巴荷族，及德州的阿帕契族等，就是一群以獵取野牛為生活中心的部族。他們常常隨著美洲野牛群（身上長著深色粗毛）而移動。遷移時，他們用狗（後來代之以馬）拉的原始雪橇搬運家當，住在以野牛皮做成圓錐形帳篷裡。

至於他們獵取野牛的方法是偷偷地接近到野牛旁邊，有時只宰殺一頭野牛，有時驚動了整群野牛，讓牠們死命奔跑，從懸崖上翻滾下去，如此就可以獵殺到大批野牛。吃剩的野牛，就做成肉乾（曬乾牛肉加獸脂，作成糊狀，再凝固保存起來）。他們跟其他北美印地安人一樣，男人

都穿著鹿皮鞋，女人們則穿著鞣皮製的裙子和衣裳。

當居住在大平原的印地安人，得到從歐洲傳進來的兩種貴重的東西——馬和槍時，他們就開始過著「西部平原印地安人」的生活方式。在史前時代，北美就已經有馬匹，但是冰河時期的來臨，促使馬匹迅速滅種。十六世紀中葉至十七世紀初期，來到美國西南部探險的西班牙人，才又重新將馬匹帶進來。起初，西班牙人並不想教當地的印地安人駕馭馬匹，但印地安人卻自己學會了。他們從西南部西班牙人手中掠奪了馬匹，在部族間進行馬匹的交易，於是整個大平原地區的印地安人，都有馬匹可供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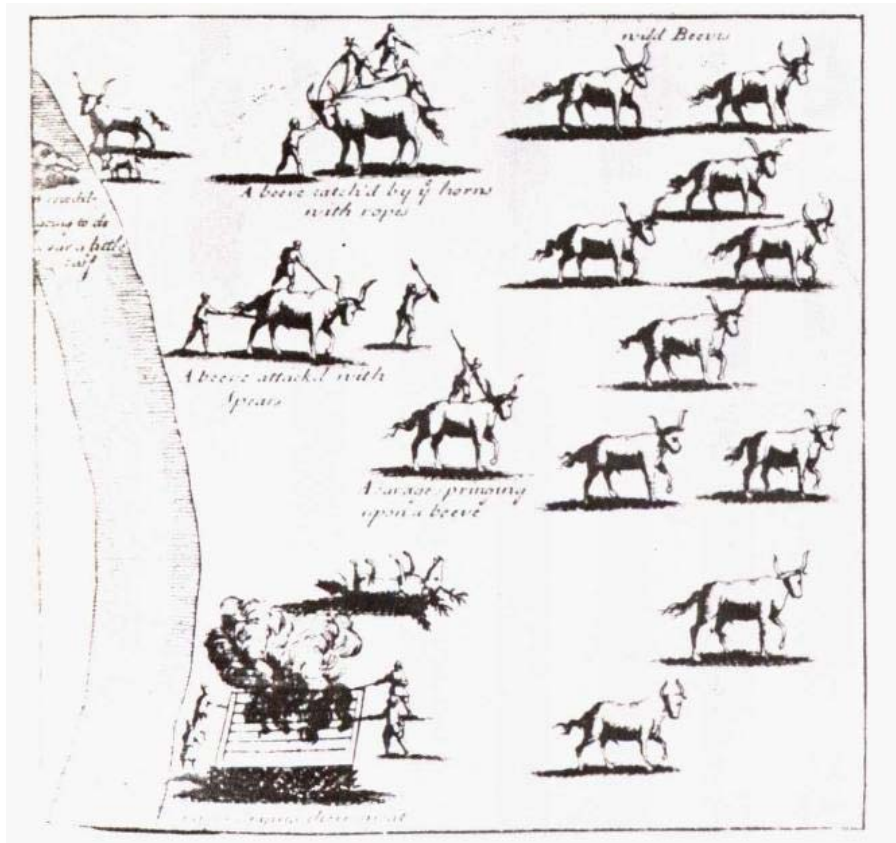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武器也在北邊平原部族間出現。先是法國和英國的交易商，帶給東北部部族，再從此部族傳到其他部族。因此，當白種人到達大平原時，槍隻早已傳到平原印地安人部族之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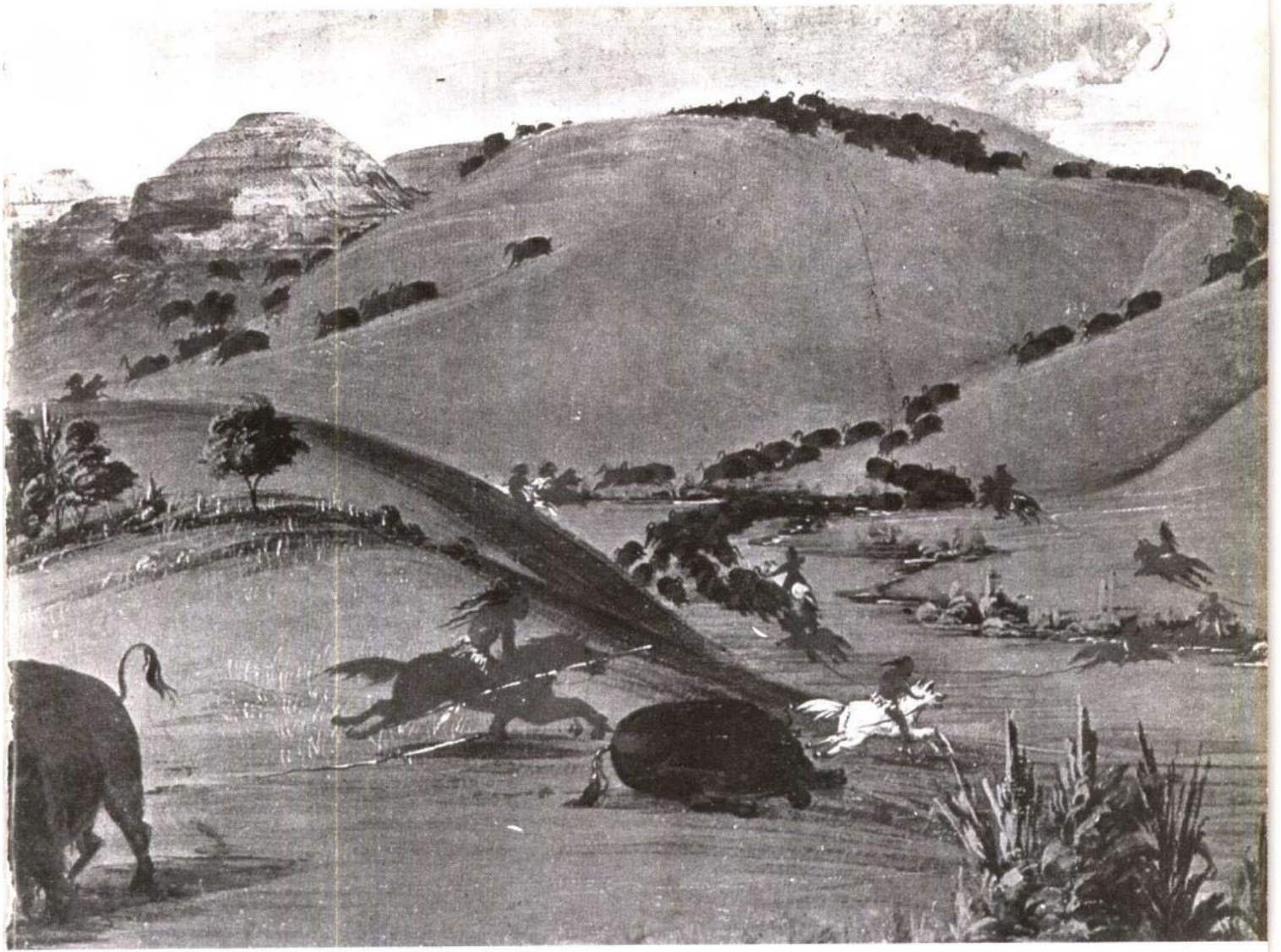
十八世紀末，槍和馬已在草原地帶廣泛地被使用。東



◀印地安人早期未使用馬匹時獵取野牛的方法。這幅畫是出自一位歐洲畫家筆下，他將野牛想像成一般的牛，而畫出此圖。

►約翰·懷特所畫，美洲印地安部族，男女共同進餐的情景。根據懷特的說法，印地安部族的飲食，極其節儉。而事實上，多半的印地安人，是經常徘徊於饑餓的邊緣。如果，狩獵順利時，他們就可以飽餐一頓，而碰到嚴冬時，能夠勉強強強度過，已屬幸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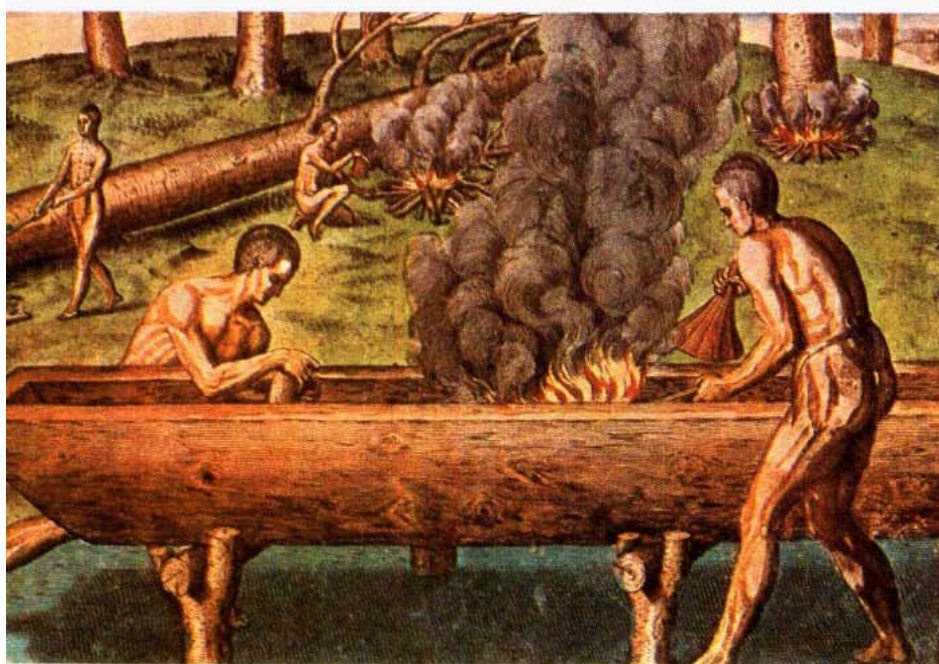


▲本圖是西元一八三二年，喬治·卡特林所繪泗族獵取野牛的情形。



方的夏伊昂族和泗族，西邊的柯曼契族，北方的黑腳族，和南邊的波尼茲族，從四面八方，湧進了草原地帶。他們遷徙的原因，或者是因為受到白種人的壓迫而逃亡，或者是受大平原地區有利的生活方式所吸引而遷移。由於馬和槍的獲得，使得印地安人的狩獵生活，大大地簡易化，無需再作大規模的移動。他們經常聚集若干部族，一起狩獵。在聚集當中，他們也同時進行各種遊戲、徑賽、草原賽馬和部族會議。有時還聚集了將近二十個語言不同的集團一起狩獵，他們就互相以手勢來溝通彼此的意思。

平原部族有了馬匹跟槍械之後，大大增強了他們的活動性和攻擊性。部族間的戰爭（為了爭取榮耀，為了獲得



◀居住在河川、湖沼邊，以打魚為生的部族，擅長製造獨木舟。多數的部族，是用樺樹皮做成輕巧的獨木舟。但居住在維吉尼亞州的印地安人，先用火將樹木從根部燒掉，使整棵樹倒下來，再利用樹幹做簡陋的船隻。這已經具有船的雛形，而非一般部族做的簡易獨木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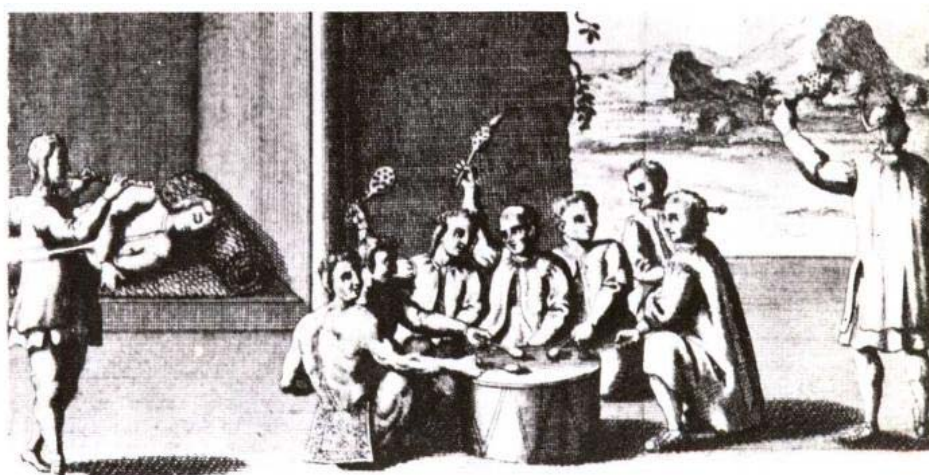
俘虜和馬匹或爲了報仇）也更加頻繁。但是他們從來沒有以互相殺戮做爲戰爭的目標。一旦爭戰中有了死傷者，就即時停止戰鬥。因此，戰場上被評估爲最偉大的功勳之一，就是不傷害敵人的身體，而將他安然地帶回自己的營地上。

在平原印地安人居住地域的西邊，就是從洛磯山脈邊的南阿拉斯加，一直到北加利福尼亞州的太平洋沿岸，居住著另一個大集團，即「西北岸印地安人」。該集團包括有奇姆西安族、特林基特族、奴特卡族、愛奴克族等。西北岸地區有很多籠罩濃霧的山峰和激流澎湃的河川，但是他們並不經營農耕，而是依靠捕捉鮭魚、鱈魚及貝殼類維生。由於西北岸印地安人很容易獲得生活所需，因此他們擁有多餘的時間去發展各種手工藝技術。

西北岸印地安人用裝飾過的木板，建造山形牆的厚板房屋，並將雕刻圖騰的巨大木柱，豎立在門口。圖騰柱是所有者爲保護動物的靈性而描畫的木柱，也是財富和威嚴的象徵。事實上，西北岸印地安人對財富和社會地位格外注重。因此往往將大部分的時間，用來追求更多的財富和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部族中，家財萬貫的人，爲了展示其財富而舉辦宴會，並將自己的財寶送給客人，或當場將

◀本圖是喬治·卡特林所畫，主題在描寫酒族的雄武。酒族在狩獵的前幾天，通常一邊唱著獻給熊之靈的歌，一邊跳著舞。族中的巫師通常扮成熊的樣子，引導族人們跟著大鼓的伴奏，排成環狀而舞。

▶加拿大印地安人演奏音樂的情景。是根據西元一七二二年，在巴黎發行的「美國歷史」一書所記載而繪出的。伴有朗誦和舞蹈的音樂，在祭典儀式中，是不可缺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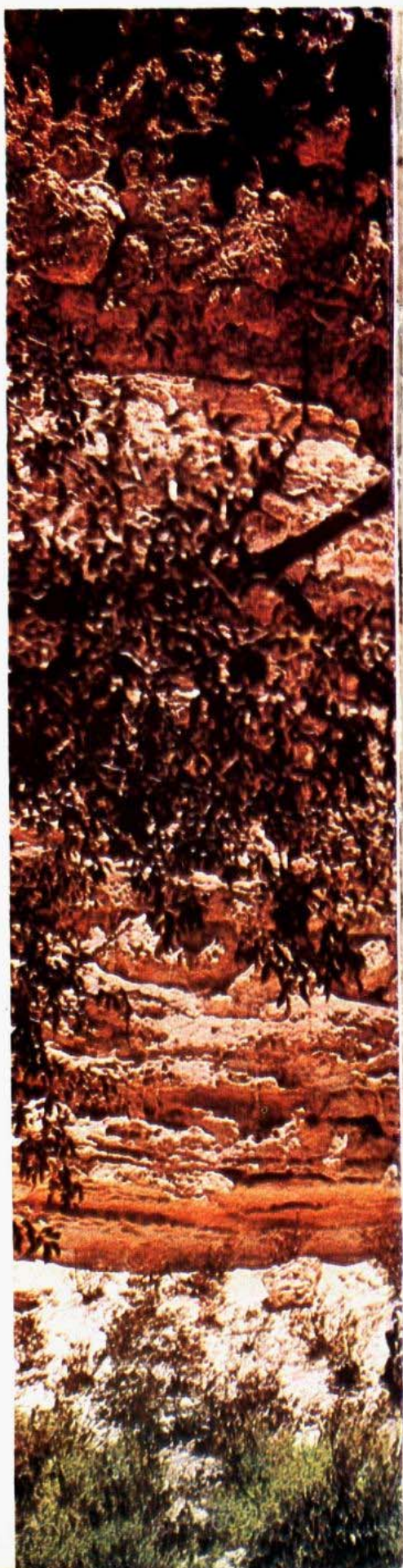
其損毀掉。並且釋放一直在家裏當奴隸的婦人，分配財產給他們，有時甚至一面燒壞自己的房屋，一面唱著炫耀自己的歌，以嘲笑對方。能夠舉行好幾次這種賀宴的人，都被印地安人稱為「貴族」或「主人」而聞名於當地。

居住在加利福尼亞州、洛磯山脈和內華達山脈之間高原、沙漠地帶的印地安人，統稱為「加利福尼亞山區印地安人」。但這群印地安人各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在內華達州的派由多族，南部的西奧西奧尼族，及加州的麥多族都屬於「果實採摘族」。他們為了採摘成熟的各種植物種子、硬果及漿果，必須經常移動，過著居無定所的生活。果實採摘族的社會結構相當溫和，然而社會規條卻又非常的嚴格。例如：甲對乙的財產、身體或感情構成傷害時，甲對於乙，就要擔負按照規定賠償的義務。

加利福尼亞印地安人，和其他多數部族一樣，喜愛演奏音樂。他們以簫或老鷹骨頭做的哨子及敲打棒為樂器；另外，他們也將圓木挖空剖成兩半，蓋在窪地上，用來代替大鼓，配合歌曲的旋律而敲打。演奏樂器時，他們也同時狂歡歌舞。

西部部族中，被稱為「騎馬族」的集團，也被歸類成加利福尼亞山區印地安人。騎馬族中的尼茲帕斯族、黑多族及北部的西奧西奧尼族，既過著果實採摘式的生活，又學習平原印地安人的若干習俗，如騎馬和獵取野牛。

► 居住在高溫而乾燥的西南部印地安人，建立了高度化的共同體制社會。如圖所見的就是他們部族所建造的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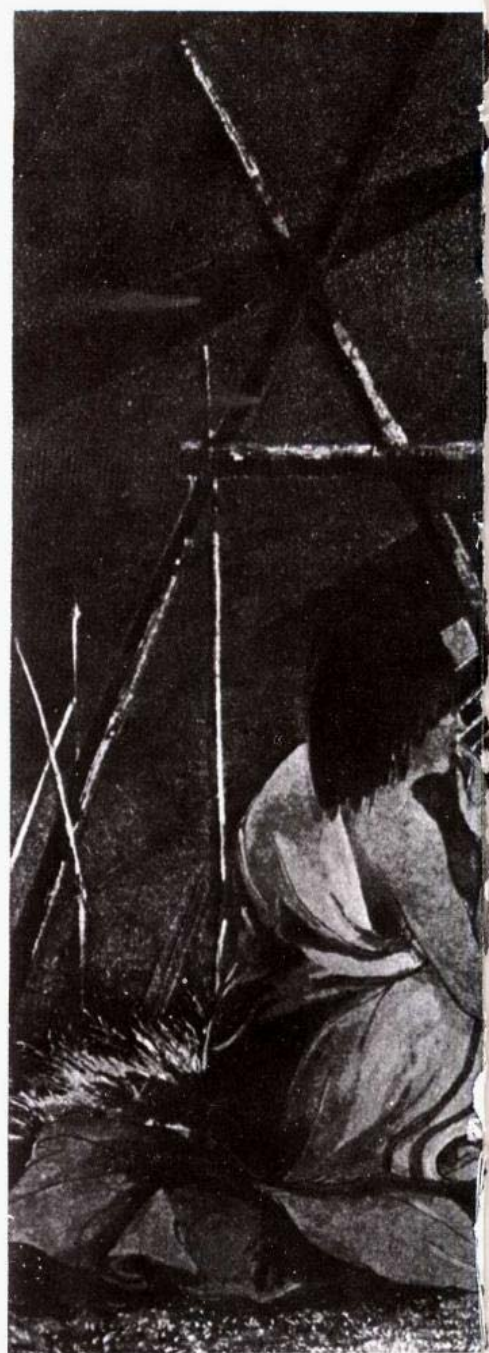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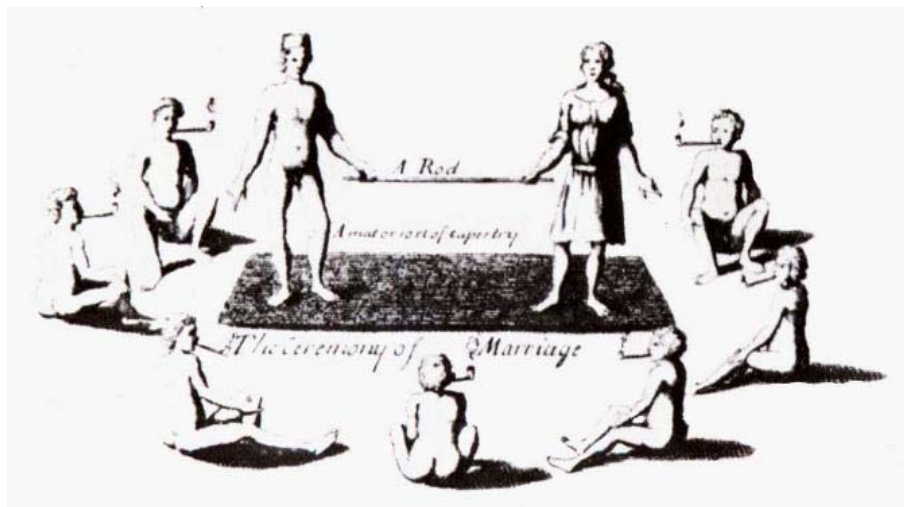
北美印地安部族中，文化最發達、生活最安定的是「西南印地安人」。他們居住在美沙（台地）。即使在白種人到達後，他們也不像其他的印地安人集團，受到白種人的影響而同化、改變，他們仍然保持著特有的生活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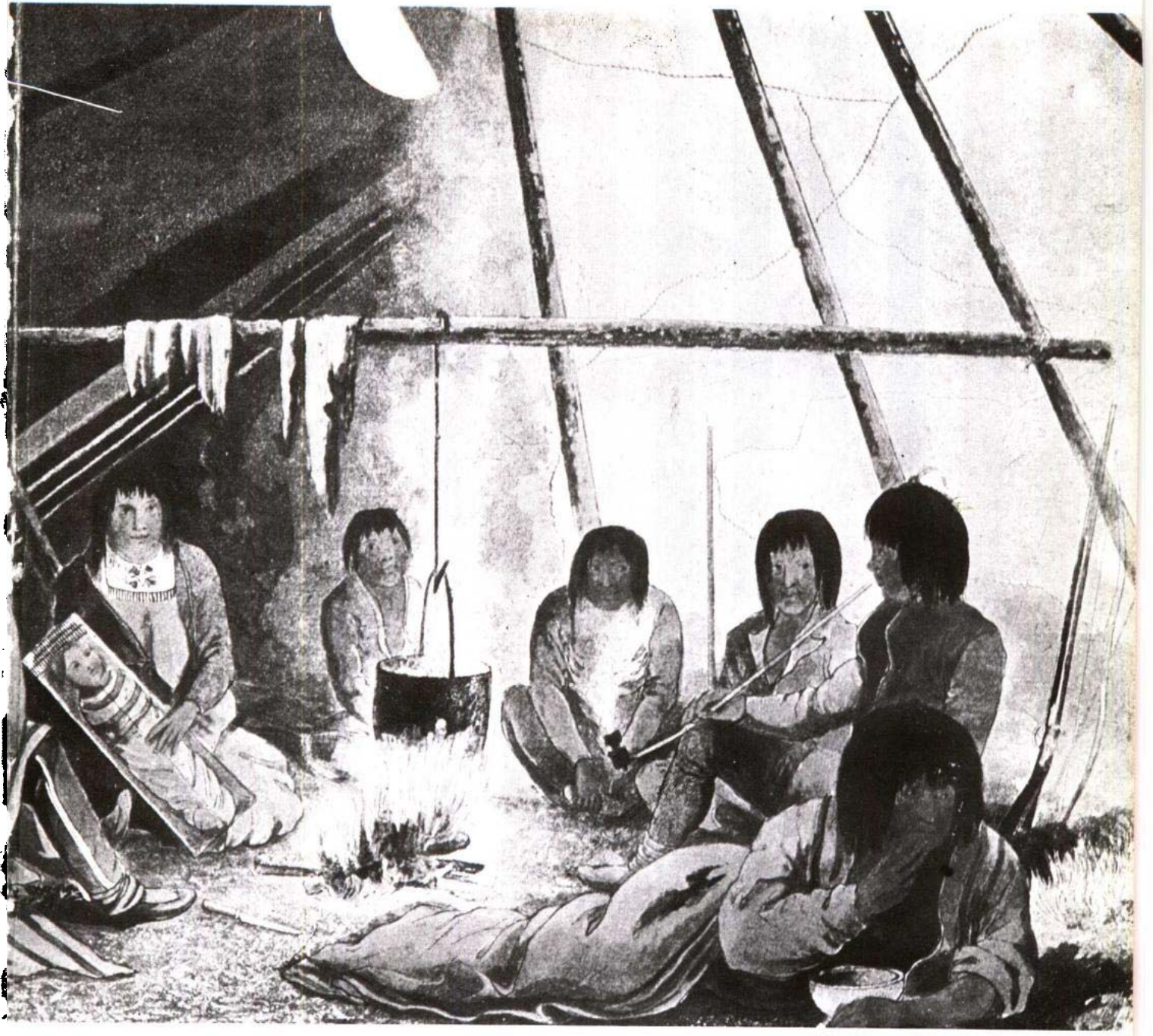
西南部是個乾燥的地區，但於二千五百年前，西南部印地安人卻已在此地開墾農地。西元六〇〇年左右，他們更發揮了精湛的技術，建造一個廣大的運河網，藉以灌溉農園。當時，他們種植的作物，主要是玉蜀黍、棉花、南瓜和豆類等等。西元七〇〇年時，這個農耕集團之一的波馬布洛茲族（西班牙語為村落之意），在北亞利桑那州、猶他州和科羅拉多州，開始建築樓房。西元一〇〇〇年左右，他們已經在高台頂上及山崖前面岩窟當中建造住所。西元一三〇〇年左右，由於某種原因——可能是旱災，或敵人襲擊增多的緣故，多數的岩窟居住者，放棄原有的住所，而遷到更南的地區，並和亞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的組尼族和荷比族合稱為「村落族」。

當西班牙探險家們到達北美西南部且發現村落族時，他們已經居住在多層式房屋所構成的緊密村落中。各個村落自成一個自治單位，而受顧問會議所支配。他們解決事情的方法，是根據集團全體所認為最好的意見而下決定。



◀ 這幅畫，是歐洲人想像印地安部族「結婚典禮」的情況。是根據曾擔任紐芬蘭總督杜·拉奧恩坦男爵所著的「美國生活記」一書而描繪的。





▲描繪庫利族印地安人帳篷內部的情景，繪於西元一八二〇年。以森林為住所的庫利族，平常靠著狩獵、打魚維生。為了獲得更多的食物，他們不得不經常在森林地帶遷移。因此，他們的帳篷，就跟其他的傢俱、雜物一樣，可以拆合自如。

宗教在他們共同生活當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繁雜的祭祀儀式，都是由男人們執行。

不只是西南部的印地安人，幾乎所有美洲的印地安人都是一樣，細心而又慈祥地養育小孩。但西南部族較之其他部族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們將厭惡暴力、攻擊和競爭的觀念，也一併灌輸到小孩腦中。

事實上，美洲印地安部族中，最愛好和平的是波馬布洛茲族、組尼族、荷比族。他們具有保守的氣質，待人隨

► 這是瑪亞族之神恰克·摩爾石像，供奉在猶加敦半島奇艾伊艾的戰士神殿裏。恰克·摩爾手中拿個盤子，正等著奉獻給祂的犧牲品——人類的心臟。

和，對人生所持的態度，也很合乎常理。此外，如果妻子想要與丈夫終止婚姻關係，只要將丈夫的東西，搬到屋外去就可以了，丈夫碰到這種情形，也只好不吭氣地回到父母家裏。

屬於「農耕族」的另外一個集團，我們稱之為「西南部族」，也就是居住在亞利桑那州的約馬族、皮馬族及莫哈貝族。他們的生活方式，較上述村落族的三個部族還要單純，但卻較富於移動性。平常也從事作物的栽培，居住在用樹枝、泥土做成的巨大房屋裏。

西元一〇〇〇年左右，從西北部往西南部移動的那烏勃族和阿帕契族，是屬於「流浪族」集團。阿帕契族英勇的戰士，為了奪取戰斧、馬匹及戰利品，經常襲擊愛好和平的沙漠居民。但那烏勃族則不然，他們是一群定居民族，用泥土蓋成的圓錐形房屋，是他們的藏身之所，他們學習過著和組尼、荷比等村落族一樣的生活。

在沙漠北方，即加拿大北極地帶，另住有一批與上述印地安人完全不同的種族——愛斯基摩族和阿流土族，他們是亞洲移民最後一批的後裔。夏季，他們生活在用獸皮蓋的帳篷裏；冬季，則居住在用雪堆積起來的雪屋中。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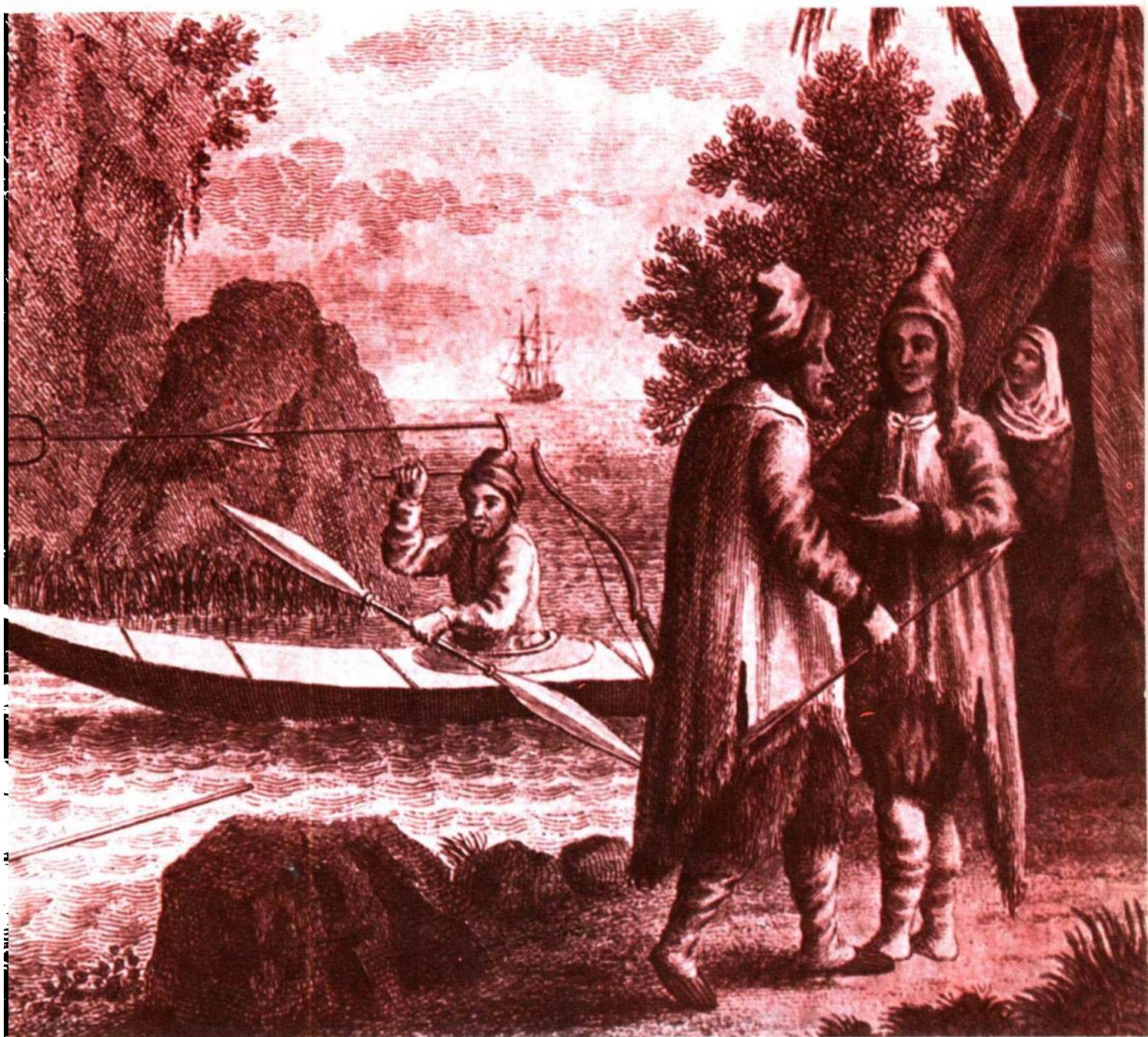


斯基摩族和阿流土族，是群相當頑強的部族，他們精於狩獵和捕魚的技巧，並用獸骨和獸牙做成武器。在他們種種的發明中，最爲獨特的是，用輕巧的木材或骨頭做框架，再用獸皮緊緊縫合而成的單人用獨木舟。他們居住的環境，是一片白茫茫的酷寒世界，在這種影響下，形成了愛斯基摩人和阿流土人的堅強而獨立的個性。雖然，他們與世隔絕，可是，他們的家庭生活卻充滿溫馨和快樂。

愛斯基摩人獨立自主的生活方式，和拉丁美洲印地安人受高度統馭的生活，形成強烈的對比。一五〇〇年代，當西班牙人到達拉丁美洲時，墨西哥的阿茲特克帝國和南美的印加帝國，正達登峯造極的狀態。這兩個偉大的帝國，都是靠著軍事力量和擴展主義，甚至進步的農業制度而發端。他們的國民，過著高度化的都市生活。他們雄偉的神殿，細密的道路網與灌溉網，數學及天文學的成就（這些都是受到比阿茲特克和印加更文明的瑪亞文明——當時正趨向於衰微——的影響。），還有嚴謹的宗教體系和政治組織，就現在的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的眼光來看，的確是值得讚歎的成就。

但在一五〇〇年代，給予西班牙人強烈震撼的，並不是印地安族兩個偉大帝國的文物，而是他們儲藏的大量黃金。十六世紀初期，驅使西班牙人到北美南部、西南部探險的動機，不外就是那股追求黃金的慾望。另一方面，法國人和英國人，也不甘示弱，他們的船隻，大批地往北大西洋進行探險，並尋找前往東方獲得財寶的路徑。

這種探險和追求黃金的狂熱，都是起因於西元一四九二年秋季，哥倫布的發現新世界。但是，在歷史性時刻——十月十二日的午夜，美洲大陸的印地安部族們，仍然沈睡不醒，他們無從想像到，這批闖進來的白人，將會使他



▲ 這幅畫，是駕駛獨木舟追趕獵物的愛斯基摩人。從愛斯基摩人所居住的北極嚴寒之地及登峯造極的瑪亞帝國所雄霸的熱帶酷暑地區看來，可知南北美洲的印地安部族，都能巧妙地適應各種不同的生活環境。

們的命運產生什麼樣的改變。也許，在睡夢中，美洲的印地安人們，正看到被和風吹動的玉蜀黍，和水中露出金黃色魚肚的鮭魚，或是被他們襲擊而瘋狂逃命的野牛群。而他們所居住的森林、草原地帶，雨量充足的山谷，及猛刮熱風的沙漠地帶，也一樣在睡眠中。印地安人們並不知道，黎明一來臨，驚天動地、戲劇性的新世界序幕，將會被拉開。

2 黃金的迷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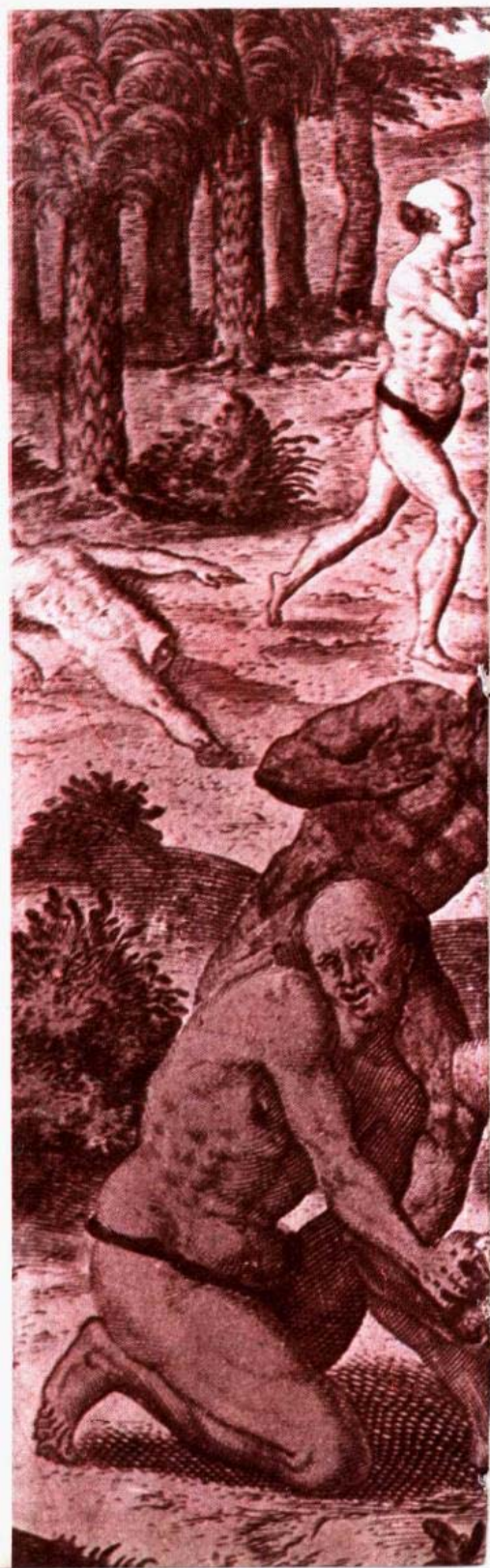


當哥倫布在西太平洋的重大發現，傳遍世界每一個角落時，西班牙人立刻利用這個機會，經過一番努力後，打破了葡萄牙人長期獨占探險、貿易與追求財富的局面。在這之前，將近有一世紀的時間，西班牙人一直是冷眼旁觀大膽的葡萄牙探險家們，由非洲西岸南下，去開闢前往東方的航道。從前，葡萄牙人一直獨占航海途中所停靠各地的貿易權。因此，假使他們到達充滿香料、財寶的富庶東方，他們也一樣會使出相同的手段壟斷貿易。

由於哥倫布空前的大發現，引起了西班牙人的覬覦之心。西元一四九四年，西班牙國王費南多五世和伊薩伯拉女王，得到羅馬教皇的援助和支持，與葡萄牙訂立了「托爾德息理亞斯條約」，以保障西班牙的權利。根據條約規定，在威爾廸角群島西邊約二百公里的地方，劃出一條從南到北假想的直線，用來二等分世界未探險的地域。在該線以東所有的土地（包括巴西東部凸出的頂端）屬於葡萄牙人，而西班牙人則得到該線西邊所有的土地和權利。

如此一來，西班牙人幾乎享有全部的新世界，只是，他們並不曉得那是個具有兩塊廣闊的大陸，且蘊藏豐富資源的新世界。西班牙王時常呼籲國民移民、探險屬於他們的西半部地區，並使該地區的異教徒改信基督教，以及發掘當地的財富。最能響應國王的政策，就是那些魯莽而積極的征服者。他們野心勃勃的企圖用征服、冒險，獲得聲名和財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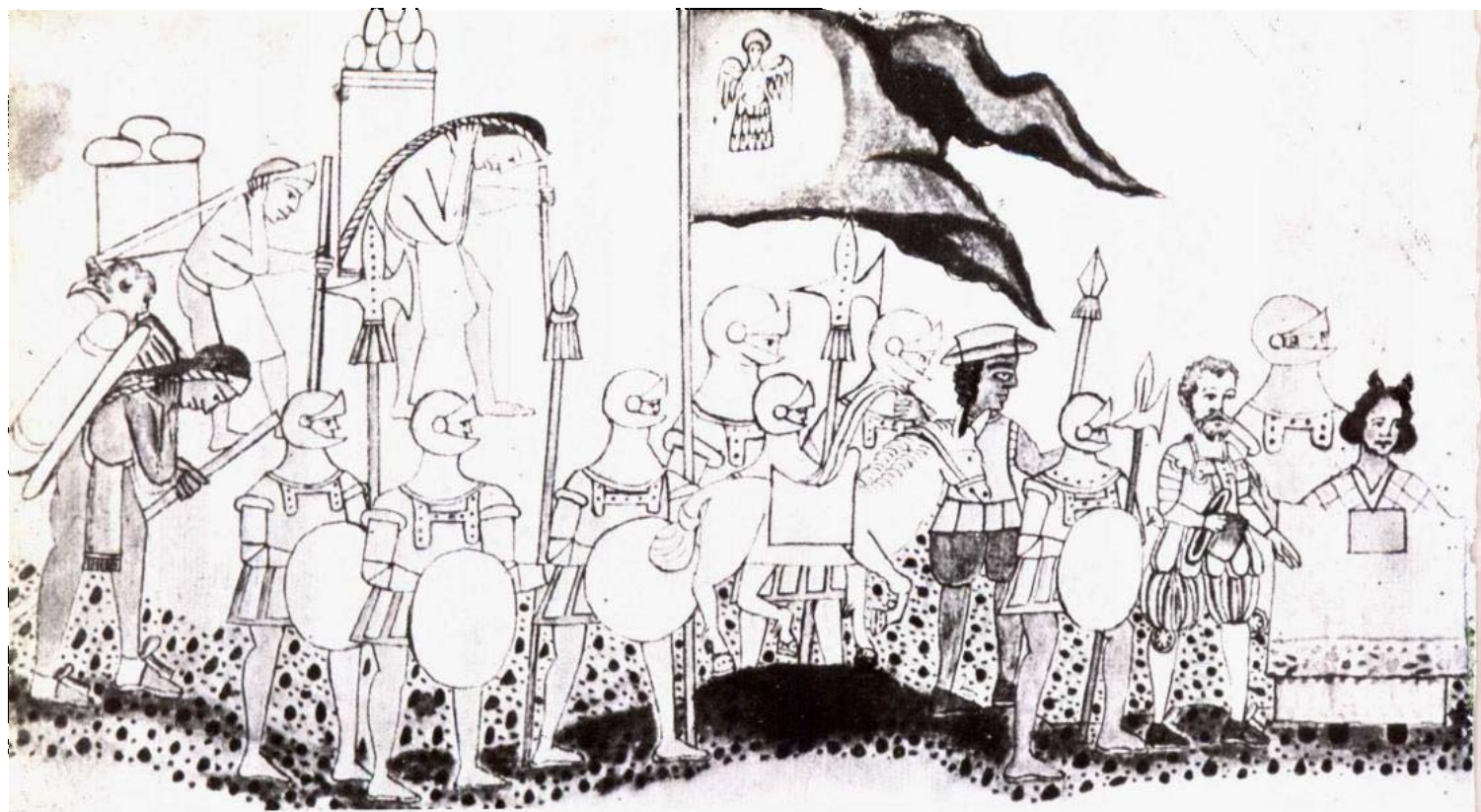
西元一四九三年，哥倫布在已經被建立為殖民地的希



◀十五世紀黃金製的小垂飾，象徵阿茲特克帝國的死神密克特蘭迪克·特利。這個垂飾，幸未被貪婪的西班牙征服者們熔解掉，成為古代所遺留下來少數的黃金製品之一，而讓後人得以憑弔曾經輝煌一時的古代文明。

▼西班牙人對於黃金，異乎尋常的渴望，令印地安人感到極大的困惑，最後終於激起印地安人的憤怒。西班牙人在強制搜求貴重的金屬過程中，不斷地騷擾印地安人，將他們當作奴隸，甚至於隨意殺害。這是一幅印地安人向西班牙人報復圖。他們將熔解的黃金，灌入西班牙人口中，而一邊唱著：「把黃金吃下去吧！吃下去吧！你們這一羣不知滿足的基督教徒！」西班牙人的貪得無厭，終於遭到印地安人的這種報復。





斯盆約拉島發現了黃金，為西方世界帶來淘金的熱潮。征服者們為了尋求黃金，從希斯盆約拉島朝北方、南方，更進一步向西方探險與掠奪，並一面將征服得到的土地當作殖民地。

西元一五一二年，西班牙人已經在牙買加、古巴、波多黎各和巴拿馬地峽等地，建立穩固的根據地。西元一五一三年，在巴拿馬地峽，瓦士可·努尼茲·得·巴爾波亞看到了偉大的太平洋，他是第一位看到太平洋的歐洲人。同一年，有一位西班牙人列奧恩，為了找尋傳說中，藏有青春之泉的島嶼，無意中發現了佛羅里達半島。

另一方面，有一群西班牙人沿著拉丁美洲海岸探險。對於年輕的征服者而言，追求財寶的冒險遠比找尋傳說中的「青春之泉」，更富有吸引力。因此，西元一五一八年格利哈爾巴率領的探險隊，由猶加敦半島到現在的委拉克路斯的墨西哥海岸探險。他們還將距離海岸較遠深陸地區的種種傳說，帶回西班牙本土。三年之後，這個傳說的真實性，由於科得斯發現並征服阿茲特克帝國，而毫無疑義

▲這幅畫是西元一五五〇年左右的作品，描寫西班牙人進入墨西哥城的情景。圖中手裏拿著帽子的是科得斯，在後面的是那名叫艾斯特瓦尼哥的姆亞人。雖然墨西哥城的氣溫很高，但西班牙士兵，不管是在實地作戰中或舉行儀式時，總是身穿軍服、頭戴盔甲，一副隨時準備應戰的樣子。

►圖中可以看到，站在科得斯面前，左眼戴著眼罩的那爾瓦斯，被銬的場面。圖片後面就是，科得斯部下，正用大砲攻擊那爾瓦斯的軍隊，而佔領了他們的城堡。那爾瓦斯因此整整當了兩年俘虜，才得以逃脫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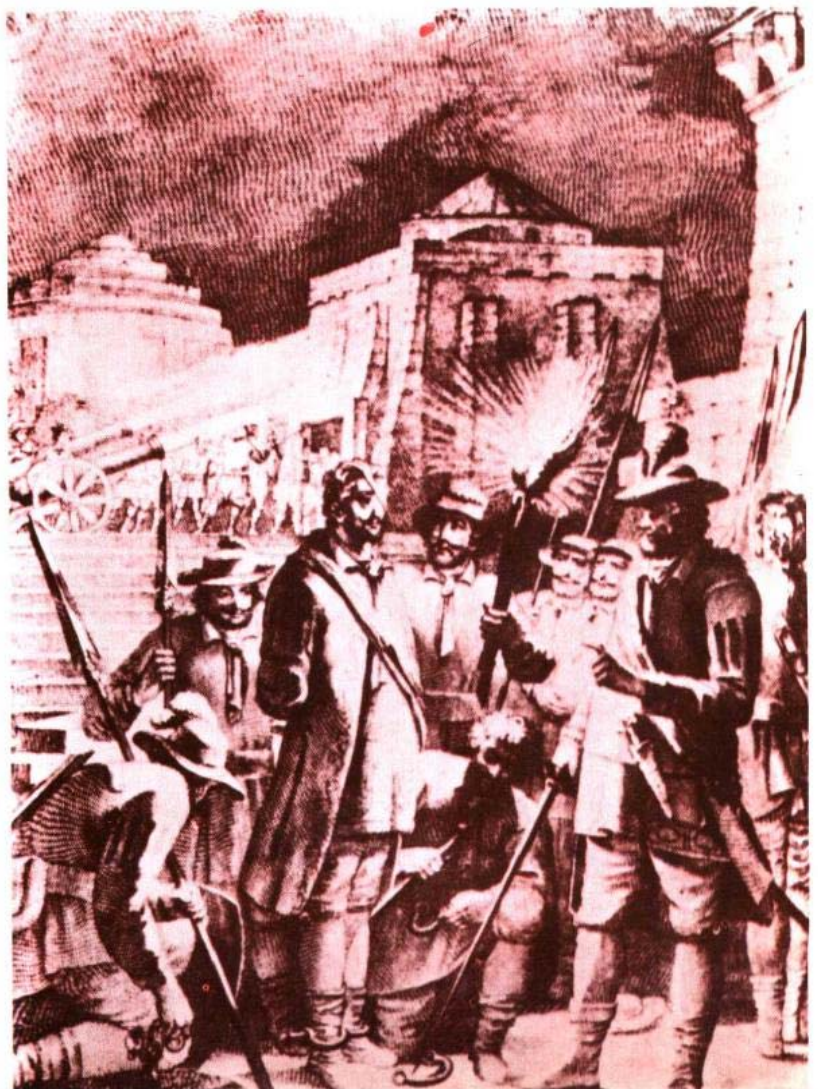
的被證實了，這也使得西班牙人發現了夢寐以求的金銀財寶。

但是，阿茲特克帝國的財寶，只不過是追求黃金狂熱的開端而已！西元一五三二年時，皮澤洛征服秘魯的大部分地區後，墨西哥和秘魯的財富，源源不斷地經由海上運送到西班牙。因此，西班牙國庫的收入，每年平均增加三千萬美金，這些都是新世界的財富！

阿茲特克和印加兩帝國寶藏的發現，並未使追求金銀的狂潮告一段落，反而愈演愈烈。被尋求黃金和獲得榮譽夢想充昏了頭的征服者們，一致認為在墨西哥北部和東部，還藏有更豐富的財寶。而相傳「西勃拉七城市」中蘊藏的財富，還遠遠超過墨西哥和秘魯，因此，所有的征服者們，都迫切地尋找這七個都市。

在征服者當中，有一位名叫那爾瓦斯，是西元一五一〇年參加征服古巴的軍人暨探險家。西元一五二一年，他奉古巴總督之命到墨西哥，逮捕在墨西哥從事暴動而困擾西班牙政府的科得斯。在他未到墨西哥之前，科得斯已察覺到他的使命，於是先到委拉克路斯迎接他，然後挖掉他的一個眼睛，並將他關在牢裏。兩年後，那爾瓦斯才趁機脫逃，回到西班牙。國王認為他難能可貴，特別賜給他征服佛羅里達作為殖民地的特權。

西元一五二七年六月十七日，那爾瓦斯率領載有六百名船員和一百匹馬的五艘船，從西班牙出發。當船團進入加勒比海時，即遭到猛烈的颶風，而損壞了兩艘船，犧牲了數十名船員。由於這種災難的發生，使得一百四十多名心生恐懼的船員，拒絕繼續航行，而留在西班牙的西印度殖民地——聖多明哥上。雖然減少了這些



人，但是那爾瓦斯並不因此而氣餒，他將剩下的船員重新編組，再度向前航行，直到佛羅里達西海岸的坦帕灣上。這時已經是西元一五二八年了，他決定帶領三百名部下和四十二匹馬，由陸上登陸；而命其他留下的船員，繼續沿著海岸前進，然後在北方的某一個地區會合。

那爾瓦斯的幹部之一卡培薩，強烈反對將探險隊分為二支，和離開安全的海岸。但是那爾瓦斯不理會他的抗議。因為，他又發現了印地安人留下的魚網，上面附有黃金的薄片，而深信傳說中的七個城市，確實是在深陸的地方，卡培薩只好跟著指揮的那爾瓦斯前進，到離海岸較遠的內地。

那爾瓦斯一行人，從佛羅里達長著茂盛草叢而潮濕的沼澤地帶，向北方緩緩前進。他們由於經常碰到印地安人出其不意的攻擊，而減低了前進速度。西班牙人沿著海岸探險時，就常掠奪印地安人當奴隸，因此，印地安人對白種人懷有戒心。他們在長弓上裝了帶有打火石的箭，其威力足以貫穿西班牙士兵的盔甲，那爾瓦斯的探險隊，就常受到印地安人弓箭手的襲擊，而當西班牙騎兵隊調轉馬頭，面對敵人採取反擊時，印地安人早已迅速地消失在森林中。有一次，西班牙探險隊，抓到了阿帕拉契族的族長，那爾瓦斯詳細的問這酋長，關於貯藏大量黃金的都市的消息，但是，阿帕拉契的族長只告訴他們，離海岸較遠的內地種族，比他們族人還要窮困。

那爾瓦斯根本不理會這種悲觀的說法，他們仍在荒蕪之地，盲目地前進。最後僅剩下一點糧食，他只好打消繼續探索的念頭，回到了海岸地區。而本來約好要與那爾瓦斯會合的船員們，在好幾個禮拜前，即沿著佛羅里達海岸南下、北上航行，以等待那爾瓦斯的消息，但一直無法和他們聯絡上，只得揚帆返回西班牙。那爾瓦斯這一行人，也就因此被遺棄在陸上。

那爾瓦斯洩氣地命令部下著手造船。取下馬鐙、弓箭、槍枝上的金屬，熔解鍛造成釘子、鋸子、斧頭。進一步將樹砍倒，鋸成厚板，再配合幾片





▲這圖片是佛羅里達州潮溼的低窪地。那爾瓦斯一行人，就是從這裏北上。不久，即因糧食不足，加上受到印地安人的攻擊，而無法繼續探險，不得不放棄尋求黃金的念頭。

◀這幅畫是西元一五九一年，在法蘭克福發表的「發源於阿帕拉契山脈的河川中，所採取的淘金方法。」這是西元一五六三年，印地安人正在淘金的情形，可惜的是，那爾瓦斯始終沒有碰到過這種情景。

釘起來，作成船隻，然後用椰子的纖維和松脂，填充接縫之處。好不容易終於造成了五艘原始的平底船。爲了解決糧食問題，也只好將馬殺掉作爲食物。

二百五十名疲憊不堪的殘存者，終於得以搭上船。卡培薩事後這樣記載著：「船裏面擁擠得動彈不得；甲板兩側部分，只露出水面十五公分。我們當中沒有人具備航海知識，但是我們仍駛向波濤洶湧的海洋。」

很幸運地，這五艘粗劣不堪的小船，終能隨著潮流而前進。這批小船隊，一面還受著陸地上武裝印地安人的監

視，不敢隨意登陸，以免受到懷有敵意的印地安人攻擊。「屋漏偏逢連夜雨，行船又碰頂頭風」，西班牙人糧食吃盡時，在密士西必河口，又遭到暴風雨，那爾瓦斯塔乘的船隻被吹翻到墨西哥灣中，而從此下落不明。其他的四艘船，也不堪一擊而翻船。經過這次海難，能倖存勉強到達荒涼的南德克薩斯州的，只有八十五人。

海難餘生者們，赤身露體地逃到德州海岸，他們既無糧食、衣物、工具、武器，而身體也疲乏得無法打魚，只能挖植物的根和採摘草莓果腹。大多數的人，因耐不住饑餓而死亡；剩下的少數，被當地的印地安人逮捕，當作奴隸般使役甚至被殺死。僅有極少數的西班牙人被不懷敵意的印地安人收留。

卡培薩就是屬於這批幸運的人們之一。他雖然被印地安人俘虜，但卻贏得印地安人的信賴與稱讚，而交給他掌理交易事務的權力，因此，他經常奔波於其他印地安部族居住的地區，去交換物品——用來切東西的貝殼，上戰場時化粧用的黃土，製造弓箭的材料，作弓弦的動物的腱及箭頭上的打火石等等。卡培薩在印地安部族中，生活了將近六年，深刻地體驗到，在荒涼之地所無法避免的饑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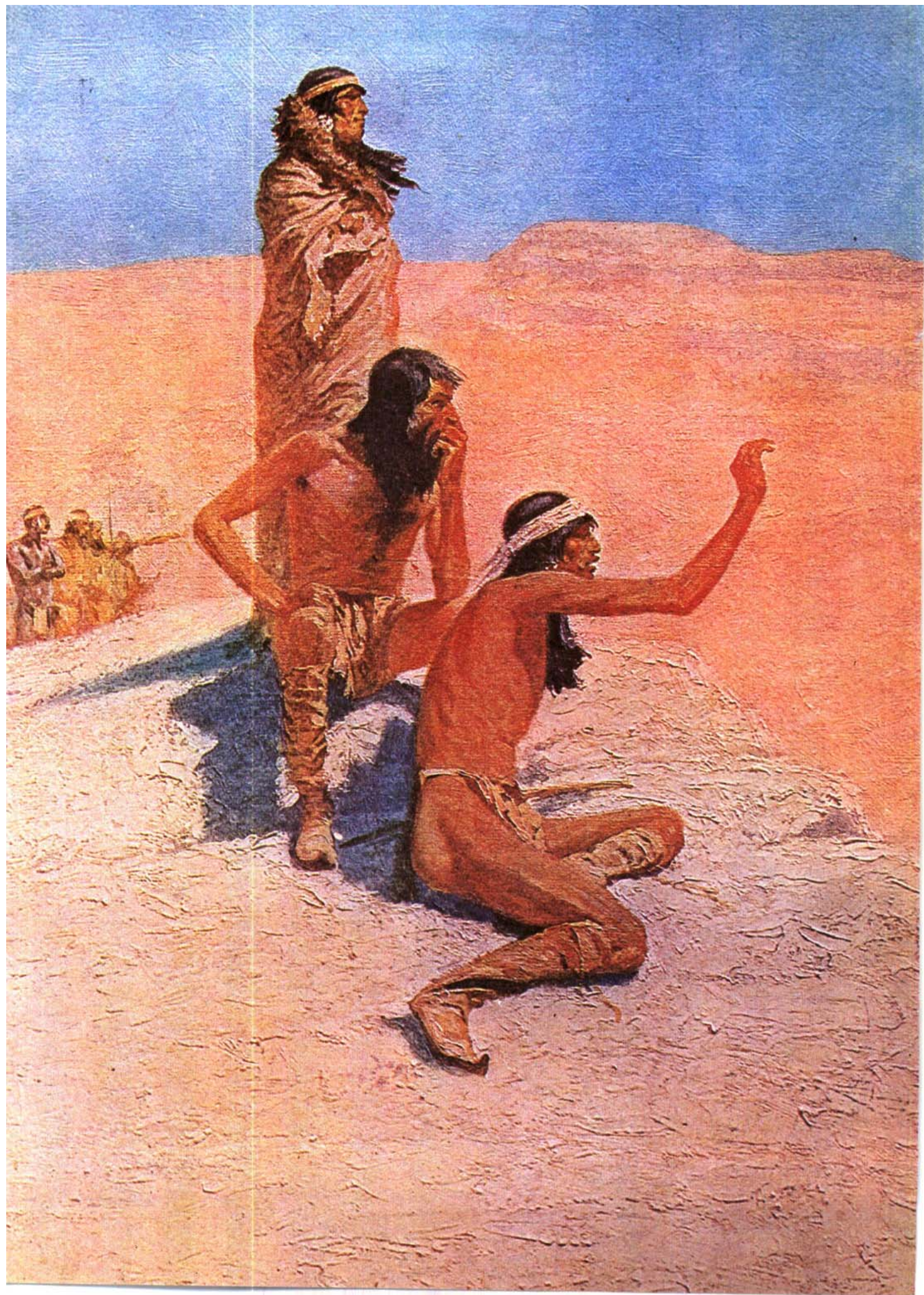
日後，卡培薩這樣記載著：「印地安人偶爾可以吃到數量很少的鹿肉和魚，但多半的日子，是處在饑餓的狀態中，所以，他們也吃蜘蛛、螞蟥的蛋、蚯蚓、蜥蜴、鯢魚、蛇及蜈蚣，甚至於還吃土壤、木材、鹿糞及令人害怕的東西。」後來，卡培薩和其他三人——其中有一名叫艾斯特瓦尼哥的姆亞人——利用機會，順利地逃離印地安人居住地區。四個人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從西屬墨西哥的沙漠、草原地帶，向前逃亡，終於到達了西班牙在墨西哥的開拓地的邊緣。西元一五三六年四月的某一天，西班牙騎兵隊們，發現了踉蹌出現而已瘦弱得不成人形的四位同胞時，只有目瞪口呆地望著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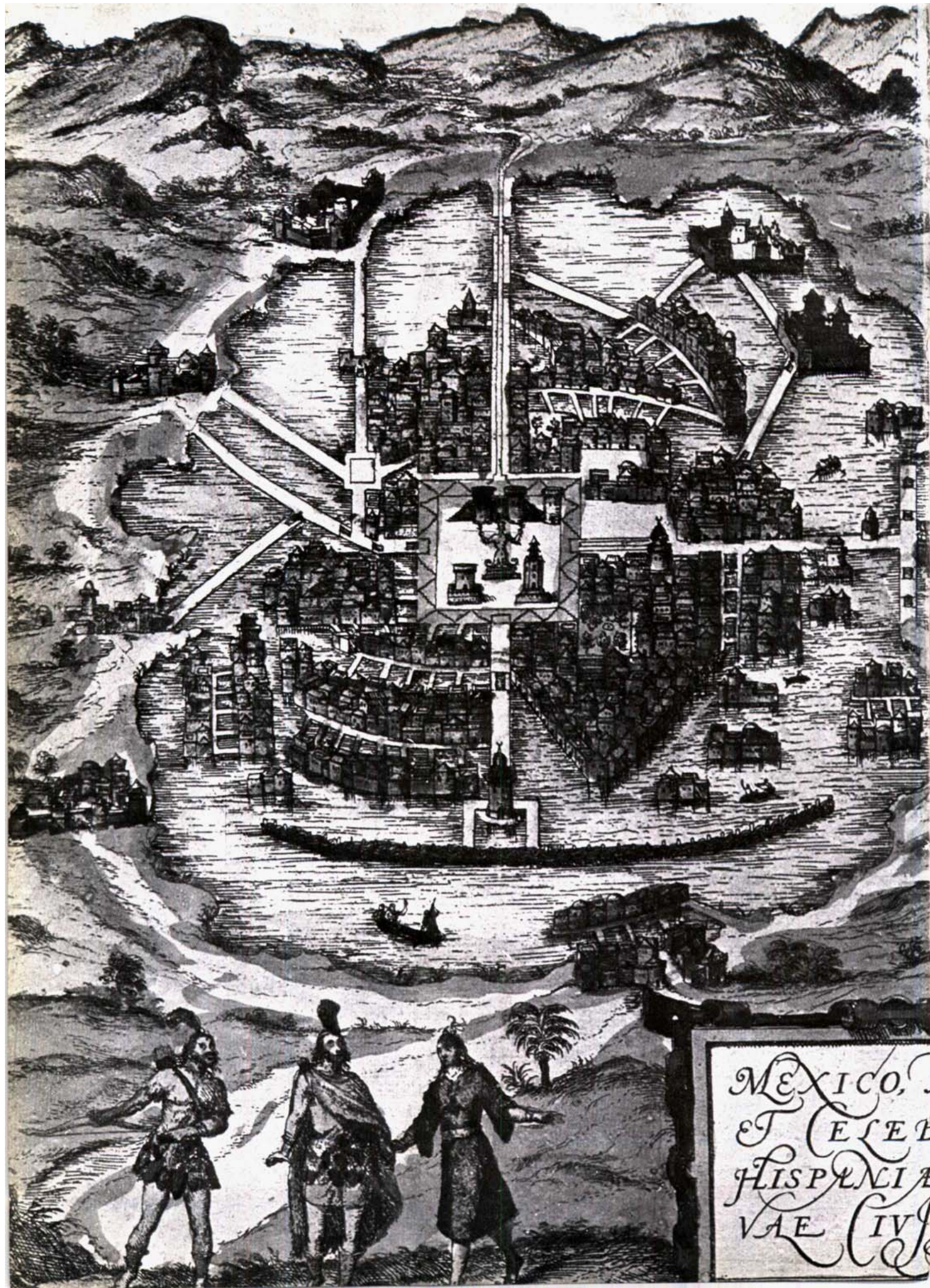
逃出來的卡培薩等四個人，在墨西哥城中受到英雄式的歡迎。卡培薩爲了重新適應文明社會的繁文縟節，經歷了很多困難。他說：「有一段時間，我不習慣穿上衣服，……此外，如果不睡在地面上，我始終無法安安穩穩地睡覺。」

卡培薩生還回到墨西哥，心裏又萌生對於墨西哥北方地區的關心。友好地對待卡培薩的印地安人雖然很貧窮，但他們曾提到北方的印地安人生活相當富裕的情形。因此

►「在德克薩斯州沙漠中孤立無援的卡培薩」 勒明頓畫

卡培薩的許多伙伴，遭到海難而喪命，而他自己則爲印地安部族所俘虜，而過了將近六年的奴隸生涯。





，當卡培薩將此事報告給西班牙的伙伴們時，他們又燃起了希望之火，相信「西勃拉七城市」確實存在著。於是，就推派那名叫艾斯特瓦尼哥的姆亞人，和方濟各教會的傳教士，一起到北方實地調查。

他們二人到達新墨西哥組尼族居住的村落時，艾斯特瓦尼哥無故被印地安人殺害；幸好，傳教士馬可斯即時的逃脫。他回去之後，誇大其辭地演說證實了卡培薩的報告——北方有大量的財寶。墨西哥總督即命令大批探險隊出發，去尋找傳說中北方王國的寶藏。

科羅拉多是這批包括三百名西班牙士兵、貴族和數百名印地安人的探險隊的指揮者。西元一五四〇年，這支探險隊滿懷希望地出發。探險隊到了現在的亞利桑那州，碰到了大峽谷因而轉向東部，進入新墨西哥，他們發現了組尼族的村落。科羅拉多認為，這一定是馬可斯所稱的「銀城」，於是命令部下攻擊這個村落。

與異教徒交戰時，西班牙探險隊一面發出傳統的吶喊聲：「聖地牙哥！西班牙！血呀！火呀！」一面對敵人加以襲擊，終於占領了城堡，並獲得了他們極其需要的大量糧食；可是，令他們大失所望的是，這個村落中並沒有他們日夜尋求的黃金白銀。

科羅拉多認為，傳說中的「七個城市」，可能在更北的地方，於是，探險隊更進一步前進，到達格蘭河畔波馬布洛茲族居住的底格埃斯。西班牙探險隊被允許進入部落，但是，進入之後，西班牙人即搶走印地安人掛在背上的毯子，因此戰鬥就免不了發生。波馬布洛茲族的木棍，終於敵不過西班牙隊的馬斯開特槍而敗北。科羅拉多為了慶祝勝利，將三十名印地安人施以火刑，並且殺害了六十名印地安人。

雖然經過這次大規模的殘殺與掠奪，西班牙探險隊們，仍然一步也不能接近那個神話般的「七個城市」。科羅拉多帶著部下們往北前進到堪薩斯，但仍是徒勞無功，沒有半點黃金的跡象存在。在漫漫的行程中，科羅拉多跟他的探險隊員們，深入內地

◀十六世紀的墨西哥城。摘自西元一五八二年出版的一本拉丁文著作。該書的第九十一行中寫著「西班牙屬地墨西哥城，是個富裕而又著名的都市」。這幅墨西哥市街圖，可能是根據登在科得斯的著作（西元一五二四年，在紐倫堡出版）上面的一幅藍圖而描繪的。

▼卡培薩一本著作的封面。在書中，他記載著「在北方可能居住著生活富裕的印地安部族」，因而引起很多人，以生命作為賭注，去從事追求黃金的探險。





，走過了格蘭河、大峽谷與洛磯山脈、大平原，但仍未能發現到黃金。他們的探險完全失敗了。西元一五四二年，科羅拉多終於鎩羽而回到墨西哥。

當科羅拉多的探險隊在美國西南部勘察時，另一支由蘇度率領的探察隊，也在美國東南部從事探險工作。西元一五三二年，蘇度參加征服秘魯的行動，分配到印加帝國的黃金，因而變成大富翁。回到西班牙後，甚至國王也向他借錢。他揮霍無度的生活，使「蘇度」一詞成為在新世界可以獲得成功的象徵。

西班牙國王對蘇度深存感恩，因此任命他為古巴總督，並賜給他在佛羅里達探險與征服的權力，蘇度毫不猶豫地答應下來。他認為卡培薩對於佛羅里達財寶的敘述必定有所隱瞞或有所偏差，如果他自行去征服探險，必定能在佛羅里達，發現傳說中的



▲西元一五四〇年，科羅拉多率領他那龐大的探險隊出發的情景。該探險隊規模之大，實屬空前。他們以毫無人性的手段對待印地安人，可是仍無法找到黃金。所以，科羅拉多跟以前的征服者一樣，在西元一五四二年，空手回到墨西哥。

►這個陶瓷製的貓頭鷹型的茶壺，是在組尼族的村落中發現的。科羅拉多探險隊之目的，主要是找尋黃金，但掠奪的結果，始終未發現有價值的物品，心中很失望，對於印地安部族用很精湛的技術，做成既具有裝飾作用又實用的日常用品，不免生出蔑視之意。



「七個城市」。

蘇度是個聞名遠近的征服者，所以能毫不費力地召集到探險的人馬。但他只從其中甄選擁有最佳武器和盔甲的精英隊員，然後買進七艘裝備齊全的船隻，開始了他們新世界之航。船隻在古巴稍作停留之後，就前往佛羅里達。西元一五三九年五月，包括六百名部下，二百十三匹馬、一群狗，及當作補充糧食的一群豬等的大隊人馬，到達了坦帕灣。

當七艘船到達陸地之後不久，印地安部族中，即刻燃起烽火互相警告：「白種人已經來臨了。」印地安人預料，蘇度這一行人跟以往到這裏的其他白種人沒有兩樣，也將是一群不受歡迎的入侵者。很可悲地，他們的推測並沒有錯誤。探險隊向北方推進的途中，即毫不猶豫地以殘酷的手段，對待所碰到的印地安人。他們將印地安人當作獵物一樣的追趕，或者將印地安人拋給狗去分食，甚至斬下印地安人的頭當箭靶，讓部下們試試他們的箭法。

此外，西班牙人對於印地安部族，極盡縱火掠奪之能事。他們將抓來的印地安族首領，加以拷打訊問；並殘殺一般的印地安居民；未被殘殺的印地安人的脖子上，也被銬上枷鎖，當作奴隸使喚。如果有提出抗議者，馬上被處以火刑，或割下手臂以示處罰。

西班牙人對於印地安部族所作毫無人性的舉動與逼供，還是不能使他們得到黃金。蘇度雖然進一步往佛羅里達、喬治亞州探索，甚至從南北卡羅來納州，越過藍色山脈，到達極遠的內陸地區，仍未能發現黃金。他所得到的唯一有價值的東西，就是在沙凡那河（流經喬治亞州與南卡羅來納州之間）畔，克利克部族的女首領送給他的珍珠項圈。往北方途中，他遇見遭到噩運的那爾瓦斯探險隊中，僅

►蘇度挾著他在征服秘魯而得到光榮和財寶的餘威，開始向美國東南部探險。他夢想著，在秘魯那種輝煌的成功，能夠再次重現。西元一五三九年，他以齊全的裝備，組成探險隊，準備前往佛羅里達找尋黃金。



有的生存者璜·歐爾提士。歐爾提士在印地安部族中，當了將近十年的奴隸，但他並沒有聽到過關於金銀財寶的秘密。而蘇度認為可能是逮捕歐爾提士的印地安人隱瞞住寶藏的消息。

蘇度，仍然不灰心地繼續進行探險勘察。但有少數的隊員，受到當地肥沃的土地、安樂的生活和美麗的女性所迷惑，而且決定在屬於喬治亞州的克利克同盟部族間定居。的確，在當時那種情形下，與其爲了追求夢幻般的黃金城市而進行無止境的行軍，不如在印地安部族中，安安穩穩地過日子。

後來，蘇度將探險隊的方向轉到西邊進入田納西州，且繼續朝著阿拉巴馬州前進。在這裏，有一部份的探險隊員們，遭受到印地安人猛烈的襲擊而潰敗。一直被西班牙當作奴隸的印地安人看到了這種情景，趁機逃脫回到自己的部落中。這些逃亡者，迅速地取下枷鎖，拿起了武器抵抗。蘇度爲了要報復，全力攻擊印地安部落，包括孩童在內，共屠殺了二千五百名男女。

此時，停泊於距離阿拉巴馬州有六天行程的墨西哥海灣的西班牙船隊，正等著跟蘇度聯絡。但是蘇度並沒有將

►蘇度在前往佛羅里達之前，他那種殘酷的手段已經傳遍美洲大陸。雖然，他用種種殘忍的方法去對付印地安人，但始終發掘不到一點小金粒。他們常要印地安人引導他們去找尋黃金，但事實上，印地安人並不知道金銀藏在何處，可是說出實情，又會遭到鞭打，所以，印地安人只能毫無目標的帶他們到很遠的地方隨便搜索一番，使得蘇度等人常是徒勞而返。由於挖掘不到黃金，蘇度甚爲憤怒，隨即砍下印地安人的手腳，以示懲罰。



► 到達密士西必河流域的蘇度
(鮑威爾畫)。圖中，顯示著
西班牙士兵英姿勃發的模樣。
他們一面在艱難的土地上吃力
地前進，一面還要經常受到印
地安人的攻擊。在這種堅苦環
境中前進，幾乎耗盡了所有的
精神，才到達密士西必河流域
。

▼ 蘇度部下中，也有不少人留
在克利克印地安部族中與他們
一起過生活。這也是西班牙人
在新世界中典型的生存方式之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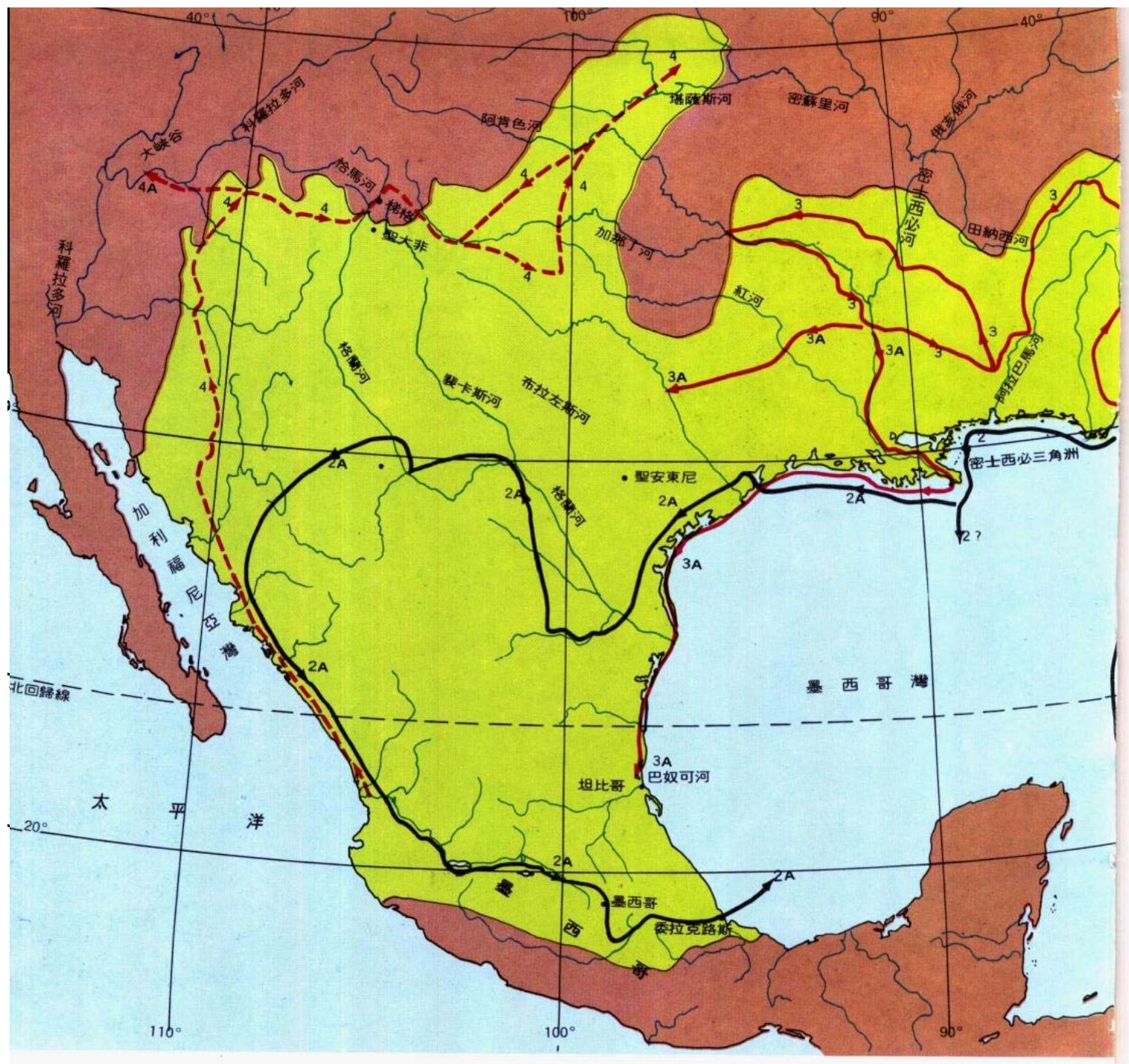
這個消息告訴他的部下。因為他還不想調頭回去，以免空手回國，而使得自己顏面掃地。他費了前後一年的時間探險，所得的成果只不過是一串珍珠，這如何能叫他甘心呢？既然不想跟西班牙船隊聯絡，只得遠離墨西哥灣，向西北部繼續前進。西元一五四一年五月，他正勘察西北地方時，發現了密士西必河。越過此河他們到了阿肯色。

經過了好幾個月，蘇度仍然深處在內陸的森林沼澤地帶，而且還必須繼續跟印地安人戰鬥。但是仍未能得到黃金城市的線索。後來，他們到了東北路易斯安那州，又看到了密士西必河。在這裏，他們打敗了對白種人深懷敵意的印地安人。蘇度命令部下建造四艘大型的船隻，一行人即乘著船，沿著密士西必河南下，到了下游危險的沼



澤地區。經歷了千辛萬苦，探險隊員多數已疲乏不堪，蘇度也染上了熱病。西元一五四二年，終於死在密士西必河下游地區。蘇度的屬下，怕他的屍體被印地安人發現而加以踐踏，所以在屍體上綁塊石錘，夜深時，悄悄地丟到密士西必河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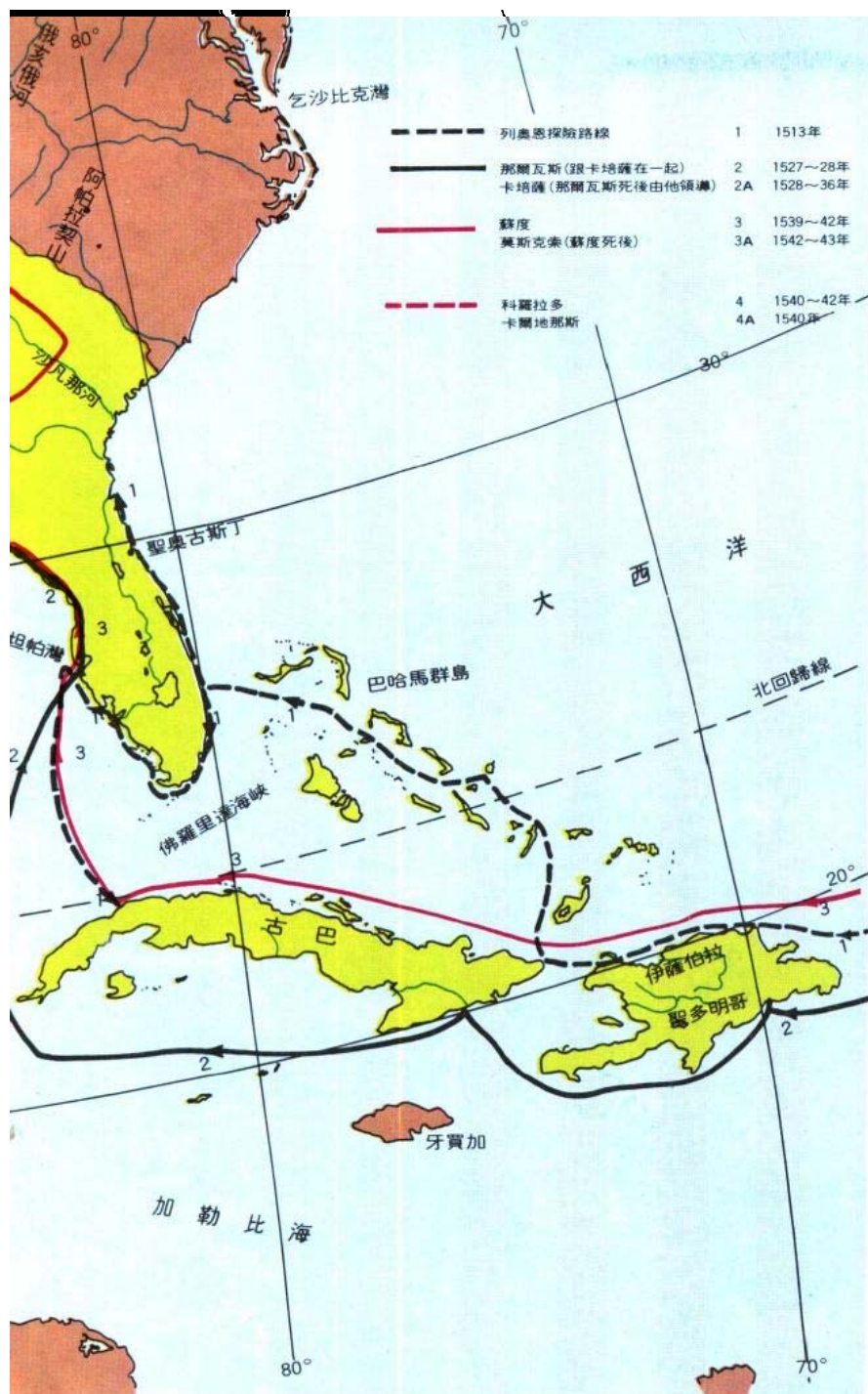
蘇度臨死之前，指定莫斯克索為繼承人。在他死後，莫斯克索即指揮探險隊來到德克薩斯州的北邊，稍作勘察。他們發現了看到白種人就逃逸無蹤的貧窮印地安部族。因此，證實了卡培薩曾經記述這個地區是不毛之地的說法。莫斯克索只好回到密士西必河，從事船隻的建造，以便沿著密士西必河而下，直達墨西哥灣。他儘量收集可能得到的鐵粒——包括用來套在印地安奴隸脖子上的枷鎖，以便造船。他們終於完成



了七艘簡陋的二桅帆船。

西元一五四三年春天，剩下的三百二十二名西班牙人，分別搭乘七艘船，沿著河流而下，途中雖然不斷遭到印地安人的攻擊，但他們總算安然地完成了到墨西哥灣的一千一百公里的行程。當他們航行到巴奴可河的坦比哥（距現在的委拉克路斯約三百二十公里的地方），看到了穿著西裝的印地安人，他們才曉得已經到達了西班牙的屬地墨西哥了。

人們對於蘇度率領的探險隊絕望已久。因此，在墨西哥屯墾的西班牙人，看到這



▼此圖為十六世紀前半期，前往美國南部各州和密士西必河找尋黃金的探險隊路線圖。

批在美國深陸內地，奇蹟般地度過四個年頭，而仍然生還的三百二十二名隊員們時，驚嘆不已，雖然如此，他們的探險，仍然被認為完全的失敗。他們既沒發現黃金或其他財富，並且經常受到印地安人的襲擊而又無法征服他們。唯一的收穫，就是蘇度發現了密士西必河。莫斯克索說：從密士西必河下去，可以到達墨西哥灣，證實了密士西必河是直接通往北美洲大陸心臟地帶的水路。

那爾瓦斯、科羅拉多和蘇度，前後三次所作的實地勘察，是想發現「西勃拉七城市」，但是由於他們的探險均告失敗，西班牙人的這種夢想，也終於幻滅。然而，西班牙對於經營殖民地的野心，仍沒有減退。十六世紀中，為了要在大

西洋海岸，確保他們的根據地，仍作最後的努力。他們在佛羅里達到北方的乞沙比克灣的廣大地帶，設立了很多耶穌會的教堂。在東海岸的諸多前哨基地當中，也始終努力不輟的進行傳教工作，只有佛羅里達州的傳教士，順利的改變了阿帕拉契族和卡爾薩族的宗教信仰；西元一五六五年，並在東岸的奧古斯丁建立了永久性的開拓地。

另一方面，西班牙也不想放棄西南部。於是西元一五九八年，一大群開拓者、士兵和神父，進入新墨西哥，在恰馬河附近的卡巴利洛斯的村落開闢了屯墾區。西元一六八〇年，在農場當奴隸的波馬布洛茲族發生了暴動，西班牙人為了鎮壓他們，並使

他們承認控制權，不得不與波馬布洛茲族進行了將近十二年的戰爭。西元一六一〇年，終於將聖大非城，定為西班牙屬地新墨西哥的首府。勇敢的傳教士們，在西南地區終於設立了前哨站；但在南部大平原兇悍的阿帕契族和其他好戰的印地安部族，仍然是西班牙在美洲發展的絆腳石，這使得西班牙人的控制權，無法擴展到更北的地區。

然而，西班牙的開拓者，在德克薩斯州進行得很順利。西元一七一八年，在聖安東尼（今日的阿拉莫）設立了教會的本部。加利福尼亞州方面在神父福尼培羅的領導下，從西元一七六九年到西元一八二三年，差不多半個世紀的時間，設立了二十一個傳教的據點，其中包括著名的聖地牙哥、聖大庫拉拉、聖加布利埃爾及舊金山。



▲這是幅印地安人與西班牙人的交戰圖。西元一五三九～一五四二年，蘇度率領探險隊，不斷受到印地安人的攻擊。印地安人佔有地利之便，加上從殺死的白人手中，拿下武器，並且很快學會使用這些武器，因此，雖然印地安人，沒有直接跟西班牙人打照面，而隱藏起來，可是，也足以使蘇度探險隊的倖存者，覺得心有餘悸。

在福尼培羅神父還沒有設立加州傳教本部以前，西班牙的勢力，已漸漸走下坡。十六世紀末，西班牙人已經明白，墨西哥和秘魯的財寶，並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因為很顯然地，黃金的獲得，是一天比一天減少。而最令西班牙人感到恐懼的是，法國、荷蘭和英國的海盜們，正在途中等待著載了黃金，而要駛返西班牙本土的大帆船，準備予以搶劫。這種事，已有先例，早在西元一

五二六年，有個名叫福爾里的法國海盜，在大西洋中，攔住了科得斯所率領的好幾艘裝滿黃金的船隻，命他們開向法國，而將這些大量的財寶獻給法王。儘管西班牙當局正式提出了抗議，但並無結果。因為，十六世紀時，在公海上，海盜的作風與行為，已經愈來愈大膽。

西元一五八〇年，有位勇敢的英國航海者德拉克，將從西班牙船上掠奪來的相當於四千萬美金的財寶，當作禮

►美洲大陸中屬於西班牙領土的地圖。這幅圖是根據西元一五七三年，在葡萄牙製作的「航海用地圖集」而畫的。圖中，以徽章表示西班牙的領土。



品，裝在他自己的船「金鹿號」上，趾高氣揚地載回英國。

實際上，到達西班牙的財寶下落又如何呢？其中有不少是被充當作用來對抗法國和土耳其一連串戰爭的費用。一部分（跟軍費數量相當）的黃金，則被西班牙虔誠的天主教徒卡洛斯一世揮霍掉。當時，卡洛斯王正企圖阻止西班牙在德國以及荷蘭領土上，以銳不可當的勢力破壞天主教的新教徒

。可是，他的努力卻沒有多大成效。卡洛斯王並且強調，在對抗異教徒的戰爭中，絕不要害怕犧牲「領土、朋友、身體、血汗、生命，甚至靈魂」。儘管他的意志是如此的堅決，可是，還是比不上在西元一五五六年即位的兒子菲利普二世的勇氣與決心。

菲利普二世，不遺餘力的進行撲滅歐洲大陸新教徒的戰爭。他對英國尤其感到不滿。因為，英國這個時候放棄了天主教，而改奉新教為國教。加以英國的伊莉莎白女王，拒絕了菲利普的求婚，更令他惱羞成怒。而且西元一五六八年信仰新教的荷蘭人，背叛西班牙時，英國還對荷蘭人伸出援救之手。此外，英國國王還賜騎士封號給在公海上，大規模搶奪西班牙船隻的德拉克，這對於西班牙，簡直是極大的侮辱。西元一五八七年，信奉新教的伊莉莎白女王，同意將信奉天主教的堂妹瑪莉（蘇格蘭女王）處以死刑。至此菲利普王終於無法抑制憤怒，他發誓一定要復仇。西元一五八八年，他命令偉大的「無敵艦隊」，去懲



►在海上膽大妄為的海盜們，不僅搶劫滿載黃金的船，就是西班牙人居住的城鎮、村落，也是他們掠奪的目標。本圖即是在西元一五五六年時，西班牙人所居住古巴島的吉奧列拉城鎮，正被法國海盜掠奪的情景。



◀一七六〇年代，佛羅里達州聖奧古斯丁城的全貌。此城是當年西班牙人企圖在大西洋沿岸建造另一帝國的根據地。由於，佛羅里達州的傳教士很成功地改變了阿帕拉契族和卡爾薩族的宗教信仰，才使得西班牙得以順利維持他們的殖民政策。





罰英國人，但是，英國強大的海軍和一場狂風暴雨，卻給予無敵艦隊致命的一擊，而慘遭全軍覆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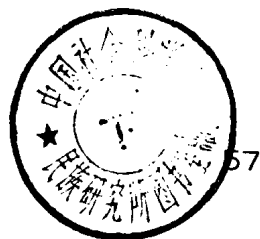
經過這次失敗，西班牙國庫爲之一空，國家還負債纍纍。這時，西班牙已經沒有力量去創造征服新世界的大事業了。但是，西班牙仍然在南美洲如火如荼地展開傳教和殖民的工作。這批南美的經營者，多半一邊嚴苛地剝削當

▲西元一五八八年八月中的一個夜晚，停靠在加勒北海沿岸的西班牙無敵艦隊，被英國人用火船攻擊的寫實畫面。由於，無敵艦隊的慘敗和毀壞，西班牙的國力大受損傷。而犧牲



多數的印地安人和西班牙人所換來的新世界的財富，是越來越少。西班牙人已經沒有力量再作新領土的拓展，頂多只能將舊有征服的土地，加以開發而已。

地印地安族居民，一邊進行強力的控制。而廣大的北美洲權利地，差不多被廢置著，因為，西班牙已經喪失了保障北美洲權益的能力。因此，西班牙人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其他國家的探險家、交易商與屯墾的人們，在森林地區和沿河地帶從事勘察工作，並在北美洲這片富庶而廣大的土地上，建立起強而穩固的支配權。



3 尋找西北航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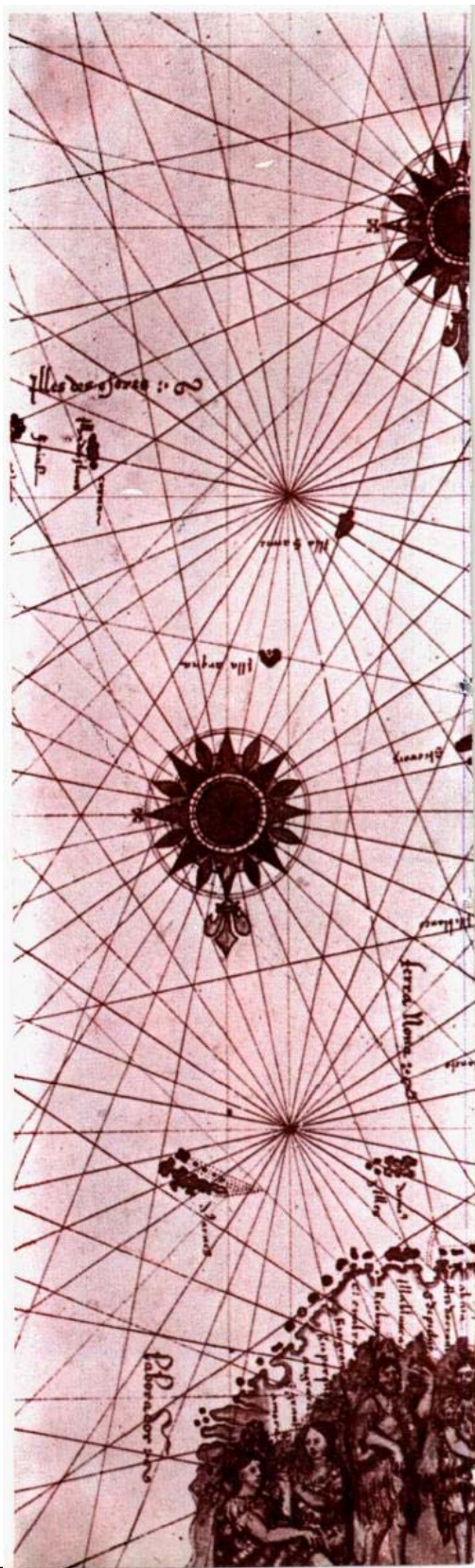
十六世紀的早期，法國國王法蘭西斯一世，對於西元一四九四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兩國所訂立的「托爾德息理亞斯」條約，始終耿耿於懷。他認為僅僅寫在一張羊皮紙上的條約，就能決定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新世界的獨占權，實在是一件不公平的事。因此，西元一五一五年，法蘭西斯一世即位後，即寫一封語氣苛薄的信函給西班牙國王，信中如此寫著：「我很想看看人類祖先亞當的遺書中，是否准許閣下和葡萄牙王，作為全世界的繼承者，我覺得很有必要證實這件事。」



▲西元一五三六年左右，提提亞諾所畫的法蘭西斯一世。他對於羅馬教皇的裁決——新發現的土地，西班牙和葡萄牙二王國平分，表示強烈的不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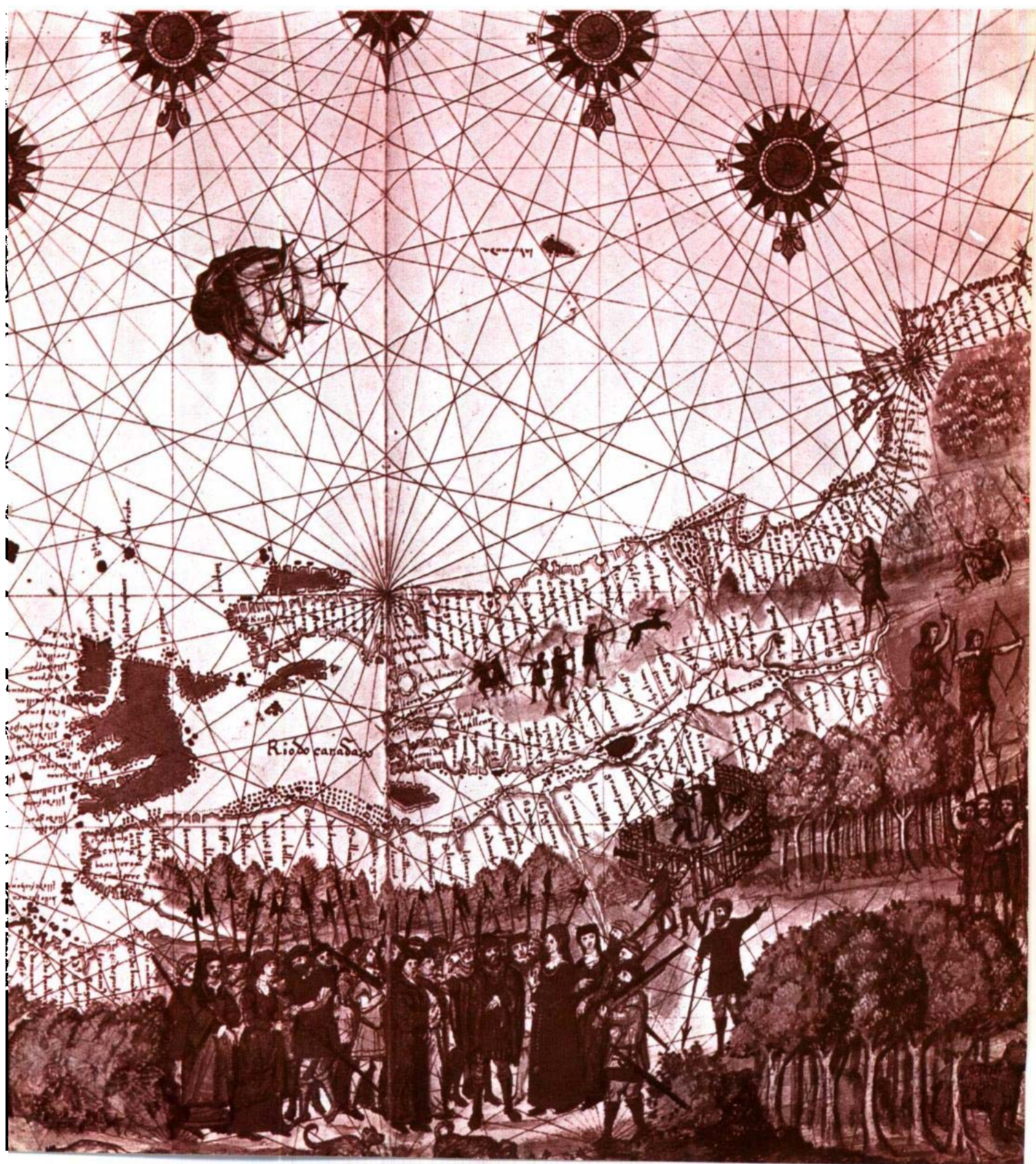
西元一五二一年，西班牙人征服了曾經輝煌一時的阿茲特克帝國，使得葡萄牙人在東方世界支配香料和財寶的地位，為之失色不少。而西班牙的成功，無異是加深了法蘭西斯一世的嫉妒與不滿。對法王而言，這實在是件無法忍受的事，因此，他正式宣稱，不管有無條約的簽訂，南方的鄰國（概指西班牙和葡萄牙），在貿易和財寶不當的獨占權，是不被允許的。所以，法蘭西斯一世，決定派遣探險隊前往東方的西方航路，以建立法人在新

▼這幅地圖是一位葡萄牙專家，在西元一五四七年以前繪製的。至於圖中的場面，究竟是移民們由法國出發的情景，抑或是到達加拿大的情景，直到現在還是議論紛紛莫衷一是。



世界的權力。

西元一五〇四年左右，法國的漁夫們，在紐芬蘭海域，尋找大淺灘的鱈魚，更進入大西洋捕魚。當時，盛傳大西洋沿岸的某個地方，有直接通到中國的海峽，如果，法蘭西斯一世的臣民，能夠發現這個海峽，法國人即可在國際舞台上，扮演著尋找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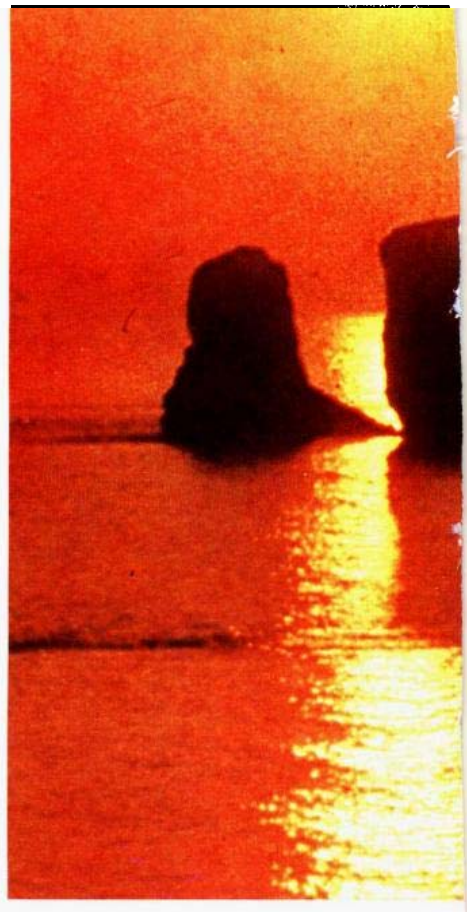
金的重要角色。於是，西元一五二四年，法王決定委託一位能幹而又著名的義大利航海家維拉柴諾，去尋找傳說中的「西北航路」。

維拉柴諾起初沿著西南航線進行探險。他先到達相當於現在的南卡羅來納州海岸，接著，即順著新英格蘭海岸北上，經過紐芬蘭，而回到法國。根據史家的看法，從維拉柴諾航海圖中，可以發現他曾暫時逗留在哈德遜河口附近。日後，維拉柴諾寫給法王的信中，提到哈德遜河是「又長、流速又快的河川」，他更進一步報告說：「我們實在不忍心離開這個地方，因為，這裏似乎隱藏著大量的財富。」

法蘭西斯一世對維拉柴諾的報告感到相當滿意。雖然，這次航海，並沒有找尋到預期的「西北航路」；可是，維拉柴諾所探險的地域，法王可以正正當當地行使他的權力。不久，這塊神秘的北方大陸的東海岸，被命名為「新法蘭西」。

由於歐洲戰事一直持續不斷，法蘭西斯一世對西北航路的探求，因而中斷了近十年。到了西元一五三三年，有位生在法國聖馬羅城的卡第爾，向法王請願，要前往美國海岸從事新的探險與航海，此時法蘭西斯一世又燃起追求西北航路的希望。卡第爾早先曾經駕著船前往北大西洋海域捕魚；也曾當過好幾年的海盜，搶劫西班牙船隻，過著歷盡驚險而又多采多姿的生活。他看到維拉柴諾的航海報告，而受到刺激，對於從事尋找傳說中的前往中國的捷徑躍躍欲試，法蘭西斯一世很高興地接受他的要求。西元一五三四年，法王為卡第爾準備二艘船及一百二十名船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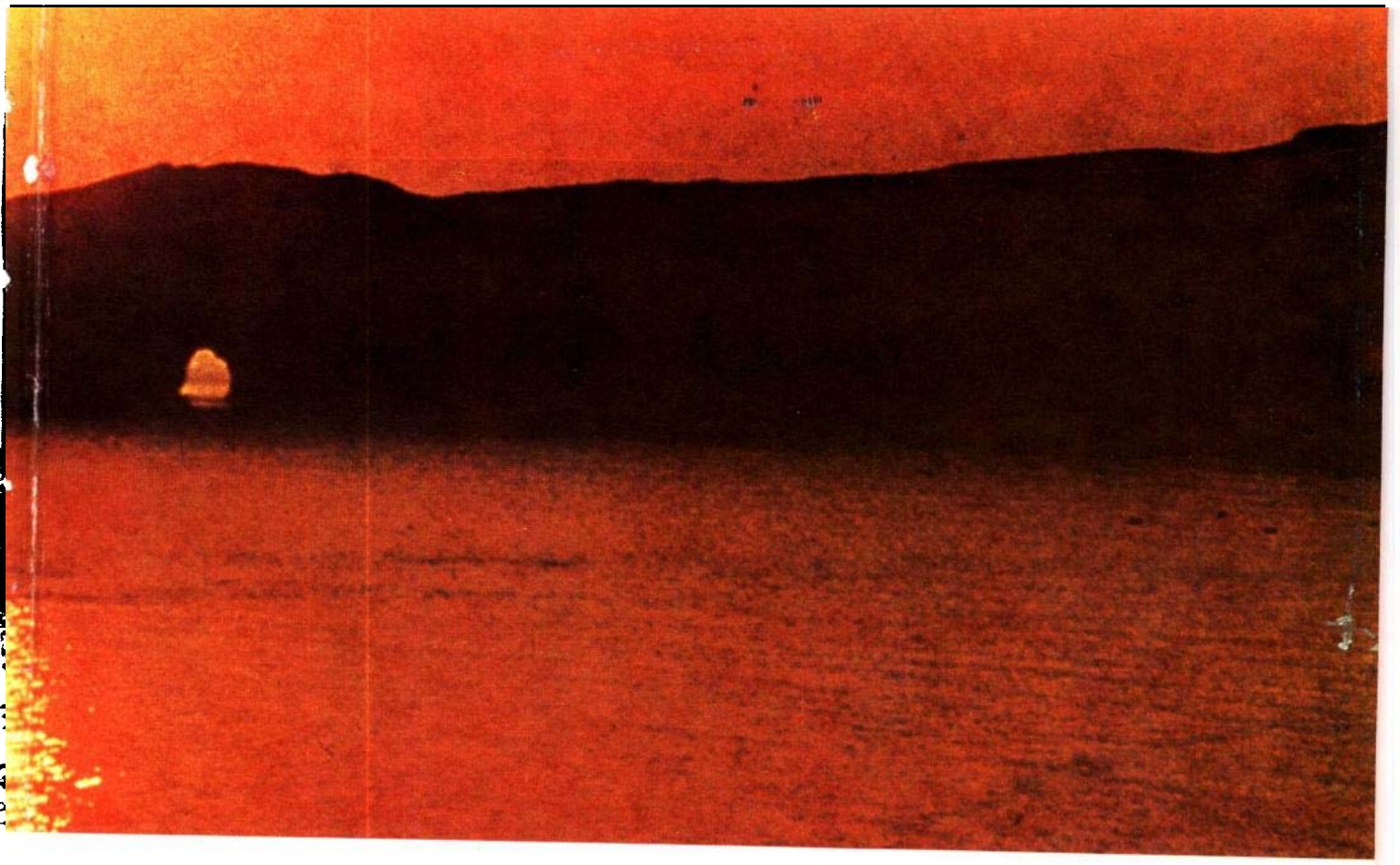
卡第爾一行人，經過了二十天的航行，到達了紐芬蘭。他們在芬克島上稍作休息，即開始捕捉群集在當地的松



▲突出於聖羅倫斯灣加斯帕半島的佩爾斯岩石。這雖是個不起眼的岩石，可是，卻極具重要性，它是通往美洲著名的大水路的出口處。而維拉柴諾和卡第爾，卻沒有發現到佩爾斯岩石的價值與重要性。

▼這尊維拉柴諾的半身陶瓷像，是一位生平不詳的義大利人所雕塑。維拉柴諾被認為是第一位發現紐約市哈德遜河河口的航海者。





魚鳥（鯉魚鳥），及其他海鳥當作食物。卡第爾一行人，很快就明白，這些岩石的「海鳥之島」上的狩獵者，並不只是他們，還有一群善於游水的白熊。由他的日記上寫著：「芬克島離開紐芬蘭將近五十公里，可是白熊卻能夠泅水過來捕捉海鳥，我的部下們看到跟牛一樣大、如天鵝般雪白的熊，以不輸於我們船速的速度，游水過來。」

不久，卡第爾船隊即離開芬克島北上，繞過紐芬蘭北端，經過拜耳島海峽，進入聖羅倫斯灣，再繞過安替科斯島東端，而到了聖羅倫斯河河口。接著便橫渡該河，停靠在加斯帕半島。這時候卡第爾發現了將近五十艘用樺樹皮做成的獨木舟，朝他們航來。獨木舟上的印地安人，好像用他們的語言（密克馬克語）向卡第爾等人表示友好，並且還一面做著高興的手勢，以尋求法人的友情。

第二天，密克馬克族又靠過來。他們拿著獸皮，表示要和卡第爾交易，卡第爾答應他們的請求，隨即送他們好幾把小刀，並送他們的首領一頂紅帽子。當卡第爾一行人登陸時；印地安人們都出來迎接他們，婦女們更是載歌載舞，以表示歡迎。「婦女們用她們的手，撫摸我們的手臂，並高高把手舉起，表示極度的喜悅。」由這一段描寫，可以想像到他們受歡迎的程度。印地安人們爲了要得到白種人的小刀、小斧頭、玻璃珠，因而把身上戴著的獸皮和所有的東西，都拿出來跟卡第爾他們交換，結果最

後都光著身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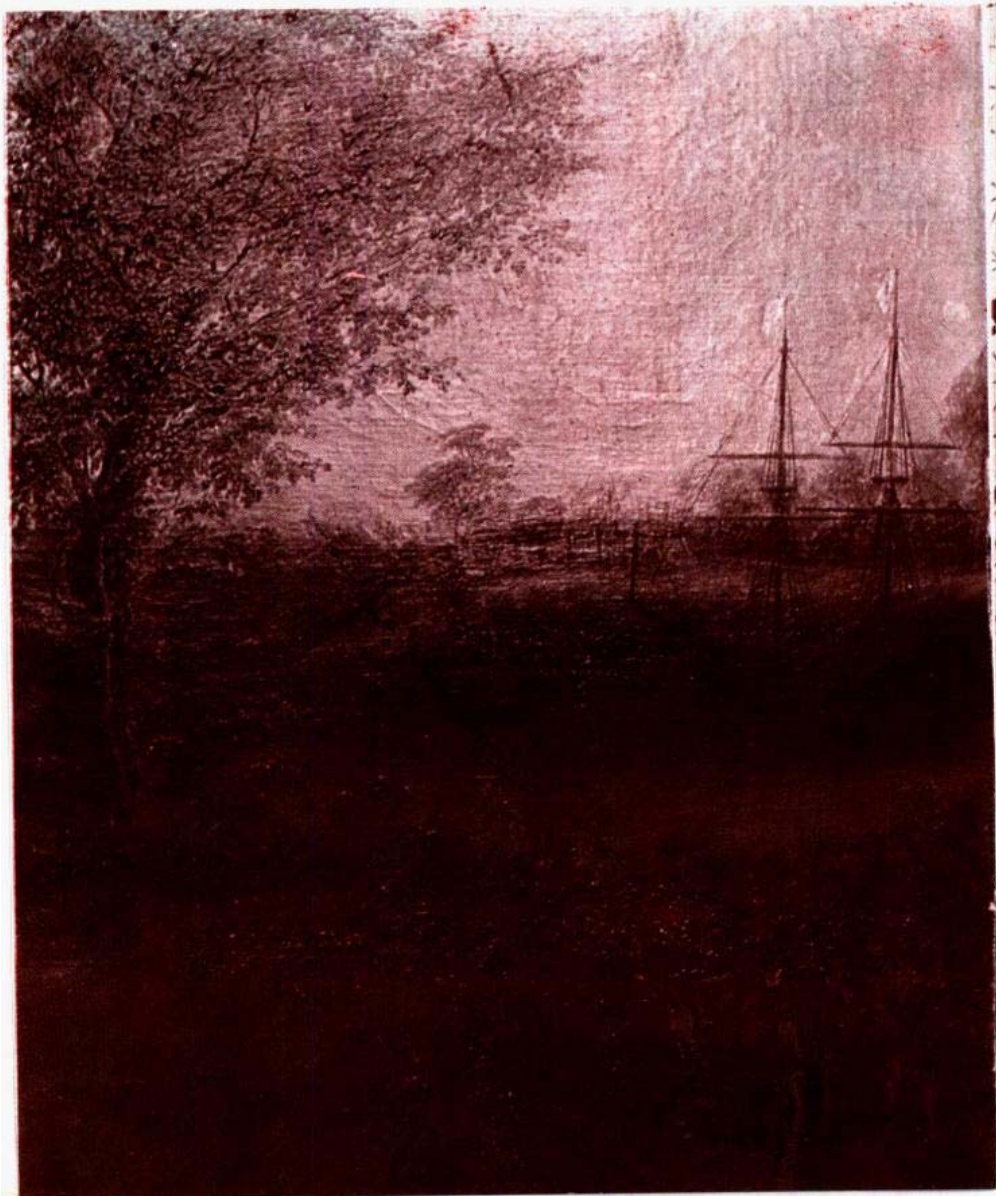
卡第爾一行人，在加斯帕半島上，建築一座大約十公尺高的十字架，中間放上一個刻有法國王室白百合徽章的盾牌，在盾牌下面，則用粗筆寫著「法王萬歲！」。當密克馬克族，茫然地瞪著法國人爲國王和國家所建造的紀念碑時，卡第爾將族中的兩個年輕人多馬蓋耶和泰那尼，當作俘虜，帶回法國。

卡第爾回國後，即將航行途中的所見所聞，向法蘭西斯一世報告，並且補充一個從俘虜者口中得到的情報：在他自己所發現的海灣附近有一條大河，可以通往西方，只是不知這個航道是否就是所謂的西北航路。法王爲了徹底查明真相，再爲卡第爾增加一艘船，並委託他從事第二度的航海。西元一五三五年五月十六日，卡第爾重新踏上征服新世界之途。先前的俘虜多馬蓋耶和泰那尼，也搭上「大海爾密那號」旗艦，充當卡第爾的翻譯人員。



▲卡第爾的肖像。他年輕時，曾從事於北大西洋遠洋漁業，因而果積了豐富的航海經驗。日後，他所率領的三艘探險船隊，不借助地圖，而能夠溯行聖羅倫斯河一三〇〇公里，完全是靠著他精湛的航海技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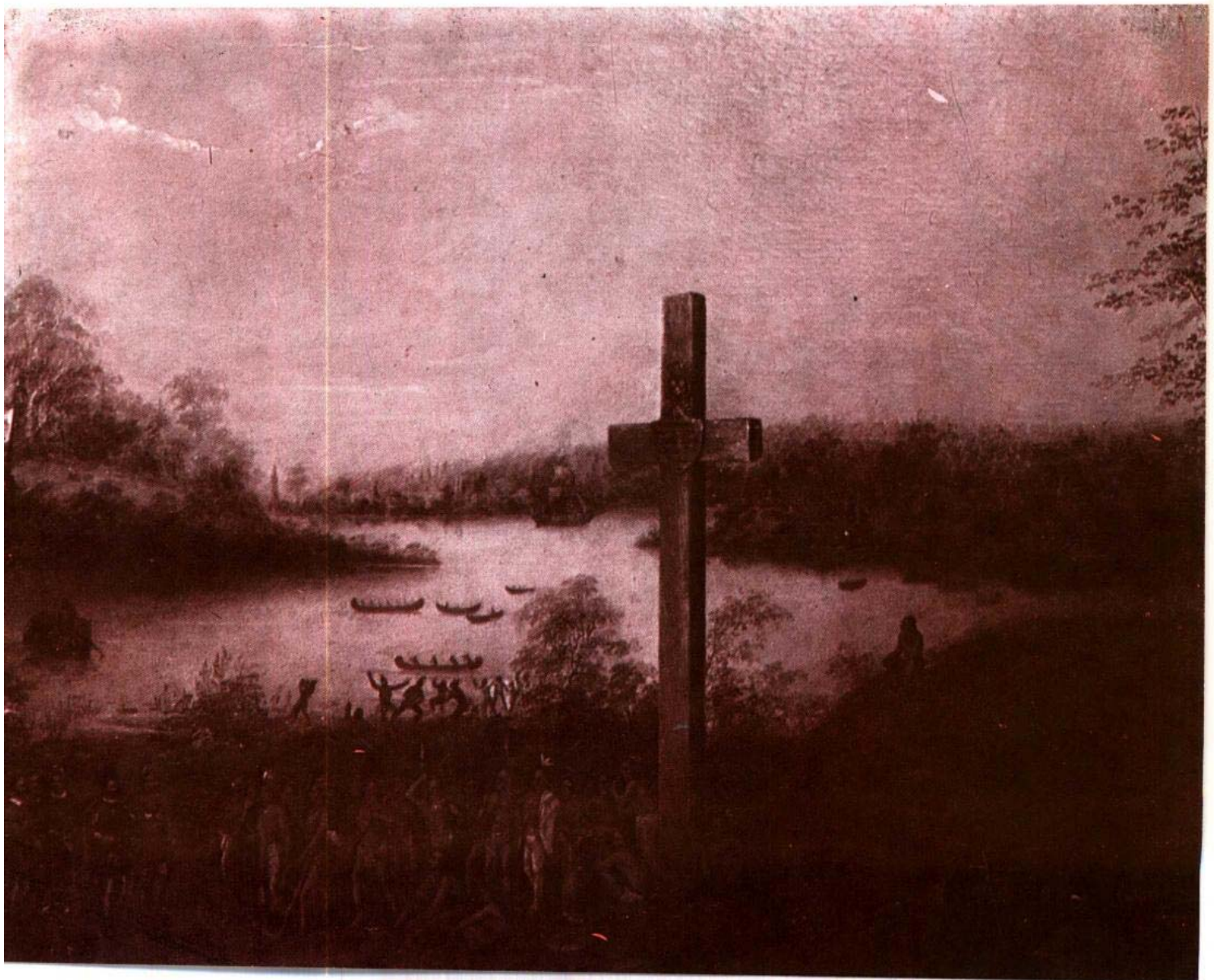
►卡第爾在卡斯帕港口豎立的十字架（賽穆爾·霍克塞特繪）。卡第爾在這塊新發現的土地上發表宣言，表示該地區爲法國領土。



卡第爾等人再度經過拜耳島海峽。這一次他們則往西北方向航行，八月十日到達一條大河河口。這天，剛好是聖羅倫斯的一個節日。所以，卡第爾將這條大河，命名為「聖羅倫斯河」。

卡第爾一行人，即沿著聖羅倫斯河，一直溯至現在魁北克市郊的斯塔達克那。這是休倫族印地安人居住的村落。休倫族首領頓那克拿，被稱為加拿大（註）的首長。起初，頓那克拿以隆重的演說及招待，歡迎卡第爾，但不久後，態度卻為之大變。這是因為多馬蓋耶和泰那尼，對於一年的俘虜生活，懷恨在心，所以向頓那克拿進言，不要讓白種人溯河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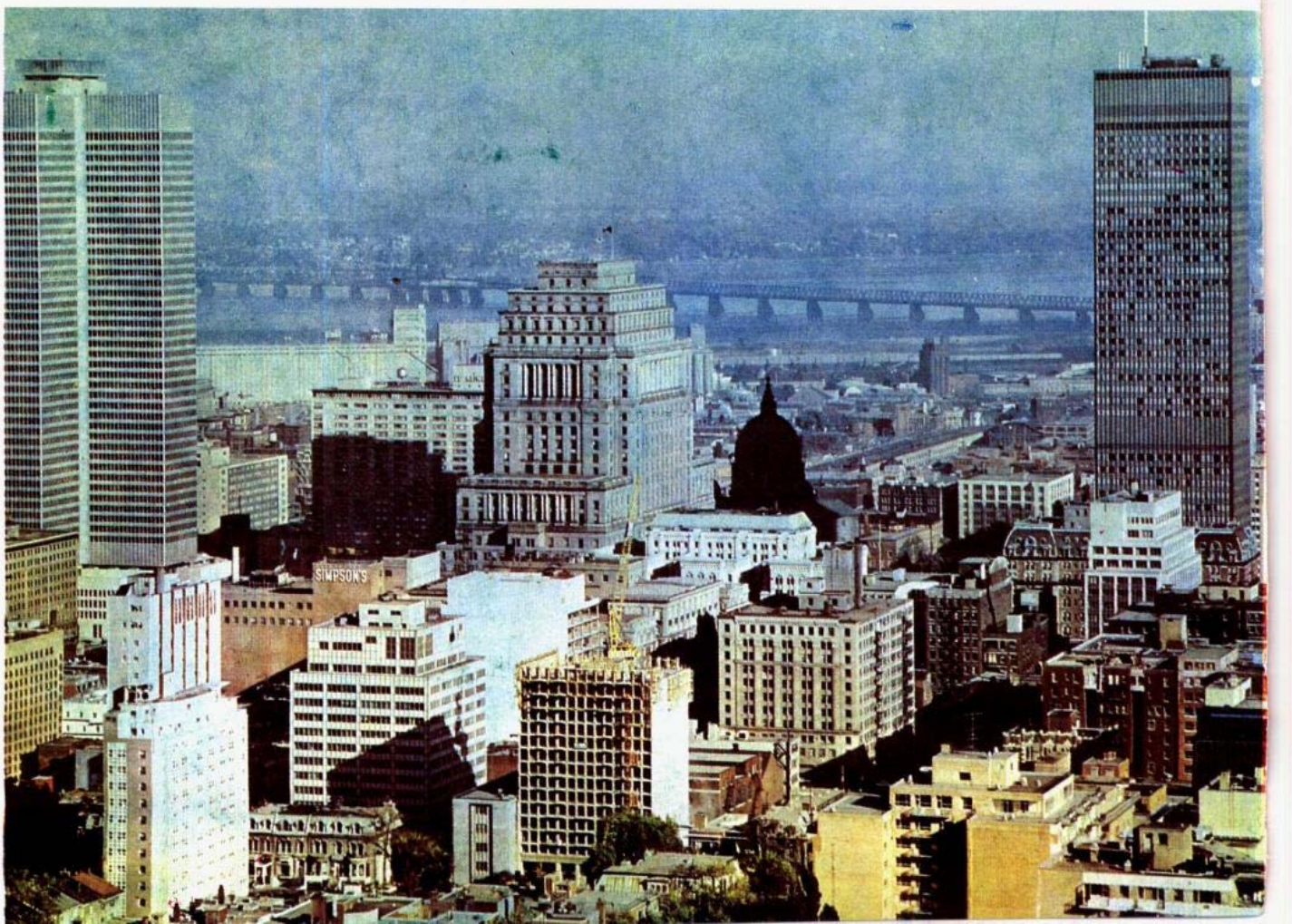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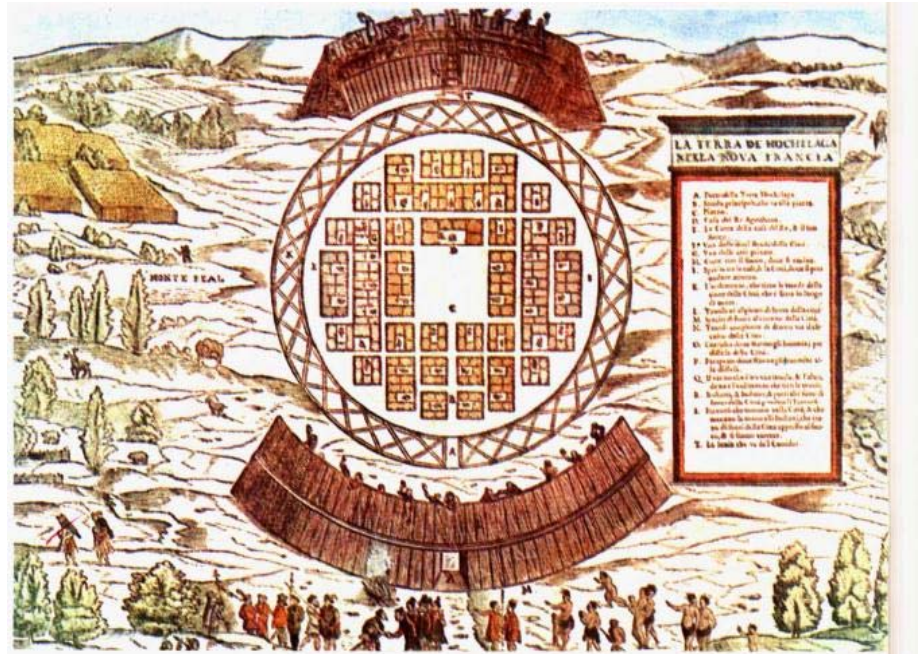
但是，休倫族又如何阻止白種人的前進呢？頓那克拿起初命令族中三名勇士，穿上白色和黑色的狗皮，將臉抹成黑色，頭上還戴著兩個角，準備嚇壞白種人。當這三名印地安勇士裝扮成的「魔鬼」發出怪聲時，只見卡第爾部下都大笑失聲。頓那克拿



再軟硬兼施的威脅卡第爾不得溯河而上，但仍無結果。九月十九日，法國人終於揚起帆，沿著聖羅倫斯河而上，而多馬蓋耶、泰那尼則留在斯塔達克那。

沿著聖羅倫斯北上二百四十公里，到達霍及拉迦印地安族的村落中。當卡第爾等人來臨時，一千多名男女老幼，拿著玉蜀黍做的麵包招待卡第爾的船員們，並表示極熱烈的歡迎。夕陽西下時，船員們都回到船上後，印地安人仍然一直在爲了迎接白種人的來臨，而圍繞著大營火載歌載舞。

第二天一大早，卡第爾跟





▲西元一七八四年十月十五日，從山頂俯瞰蒙特利爾的景觀。這是詹姆斯·皮企所繪水彩畫。而圖中所指的山，就是卡第爾命名的「國王山」。

◀霍及拉迦（即現在的蒙特利爾）印地安部族的平面圖。這幅摘錄自維拉柴諾所著書籍的圖，是霍及拉迦最古老的面貌。卡第爾西行途中碰到的激流，就在此地的邊緣。

◀從「國王山」上眺望的近代都市——蒙特利爾。這個卡第爾所發現的印地安人居住的村落，今日已成為國際上重要的都市，並且，是法語系加拿大人的重要象徵。

數名部下，在印地安人引導下，繞了村落一圈。這批講阿魯空基亞語的印地安人，認定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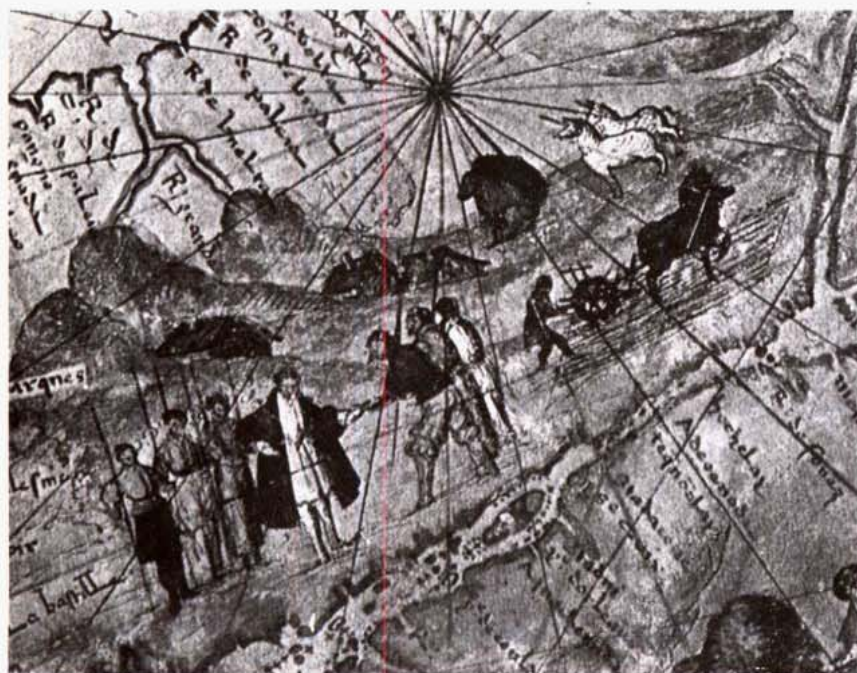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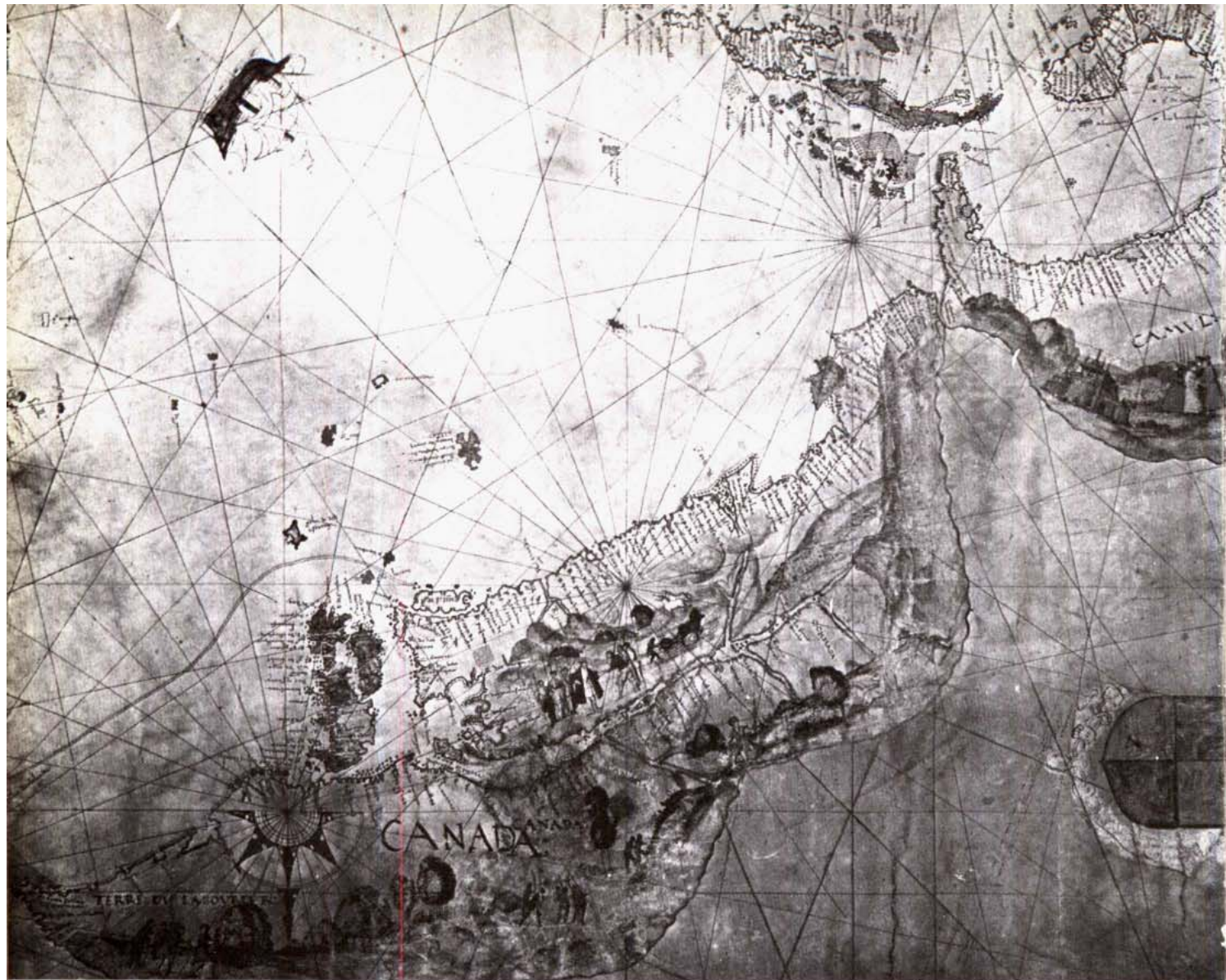
第爾是一位具有神奇力量的魔術師，因此，請求卡第爾為村中所有的受傷者、病人醫治。甚至，一名患中風已經十年的酋長，也被十名年輕人抬到卡第爾面前，要求治療。卡第爾便面貌嚴肅地打開聖經，對著啞口無言的印地安人，唸一段「約翰福音」。

然後，卡第爾一行人爬上一座山，俯瞰霍及拉迦部落。此時，太陽正要下山，離山九十公里遠的地方，可看到四周的森林，正放射出大片如火紅般的光輝。卡第爾看到這種景觀，嘆賞不已。於是，他將這座山取名為「國王山」。在國王山的東南方，光彩耀目的聖羅倫斯河的旁邊，卡第爾看到了在現在佛蒙特州的綠色山脈（註）和廣闊的、豐腴的溪谷。日後，他這樣寫著：「這是人類所能看到最美麗的一片土地。」

在國王山的西邊，有一連串的激流，常會激起白色的水泡。據印地安人說：「由此上去，有更多的激流。」卡第爾聽了，很是灰心。他本來打算將聖羅倫斯河當作前往東方的水路，這下子他的希望幻滅了。他即以充滿著諷刺的心情，將充滿白色泡沫的激流，稱之為「中國的激流」

卡第爾探險隊只好順著聖羅倫斯河而下，又回到了斯塔達克那休倫族部落中，並且決定在這裡度過嚴冬。但是，在斯塔達克那過冬也不是容易的事。由於維他命C的缺乏，卡第爾的部下，多數染上了壞血病。他們的體力逐漸衰弱，手脚關節腫大，肌肉萎縮，齒齦化膿。隊員中只剩三名船員，有足夠的體力去搬運飲用水與糧食，這真是一件淒慘而又不幸的事。

〔註〕 綠色山脈：為阿帕拉契山的分支。



▲在加拿大本土上的卡第爾及其屬下們。本圖是根據西元一五三六年或西元一五四二年，比耶拉·德塞利埃描繪的地圖而畫出的。這是幅唯一與卡第爾同時代的繪畫。

◀ 上幅地圖的詳細圖形，可以看到卡第爾。



▲山普倫 1567～1635 的肖像。他是法國在北美洲確立勢力與地位的大功臣。他以極大的熱誠與勇氣，證明在荒野、嚴寒的美洲大陸上，可以生存下去。

▼山普倫在北美洲探險，所使用的天體觀測儀。用這個儀器，可以觀察到天體的高度，並且可以計算緯度。到了十八世紀，天體觀測儀的地位，已被六分儀所取代。



如果讓印地安人知道法國人已衰弱到這種程度，就會有被襲擊的危險。所以，每當印地安人接近卡第爾的船隻時，那些疲乏的船員們，都故意敲打東西，弄上聲音，裝成很健康的樣子。卡第爾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從多馬蓋耶和泰那尼口中，得知治療壞血病的特效藥——煎特殊的松樹皮，提煉出豐富的維他命C——可是，在得到藥方之前，已有二十五名部下因壞血病而喪失生命。

好不容易總算挨過了冬季，卡第爾一行人回到法國，隨即向法蘭西斯一世報告他航行的所見所聞。雖然還不能發現向東方航行的水路，但是卡第爾及法王一致認為確實有西北航路，而且一定會被發現。問題只是，在什麼時候被什麼人發現而已。西元一五四一年，卡第爾重新嘗試前往加拿大的航海，他沿著聖羅倫斯河上去，仍然不能發現傳說中前往東方的水路。

十六世紀後半葉，法國國內的喀爾文教派和羅馬天主教派間，展開一連串血腥的戰爭，因此，法國人企圖獨占西北航路的野心，也暫告中止。直到西元一五九三年，國內爭戰結束前，法國人對於「新法蘭西」的探險，始終是一籌莫展。

在這期間，每年駕駛著船前往紐芬蘭海上大淺灘漁場捕魚的法國漁夫們，正從事著獸皮交易的行業。法國人發現美洲東海岸的印地安人們，喜用上等的獸皮，爭先恐後地跟他們交換玻璃珠、槍、威士忌。而當時的歐洲各國，正流行戴海獺皮製的帽子，因此，如果能將美洲大陸的獸皮運回法國，一定可以發大財。十六世紀後半期，有越來越多的法國人，不約而同地想經營一本萬利的獸皮生意。

此時，法國政府認為要鞏固在「新法蘭西」的發言權，有開發殖民地的必要，於是便正式著手進行殖民地的開

拓。法蘭西斯一世即下了一道勅令：如果有人想要取得聖羅倫斯河流域獸皮交易短期的獨占權，就得承諾一定人數的法國人移民到該地區，以作為交換的條件。而得到勅令的人，經常只是埋首於獸皮的交易，而忽略了殖民事業的進行。所以，不斷有人因違反勅令，而被取銷獨占交易權。要不是後來出現一位令人驚嘆的人物——山普倫，那麼，十七世紀，法國人可能無法在北美洲伸展他們的勢力。

山普倫出生於法國小港口布魯亞基的一個天主教氣氛濃厚的家庭裏。從小他就很喜歡冒險，西元一五九八年，跟隨著曾經擔任西班牙海軍士官的叔父，到卡第斯海港航行，不久，便加入西班牙海軍。山普倫在當了西班牙船長的兩年期間，就已經繞航過西印度群島到中美洲沿岸的地帶。回法國後，他即向當時的亨利四世報告他航海的經過，並且呈上了六十幅西班牙殖民地的詳細地圖。此外，他還向亨利四世建議在巴拿馬地峽挖鑿運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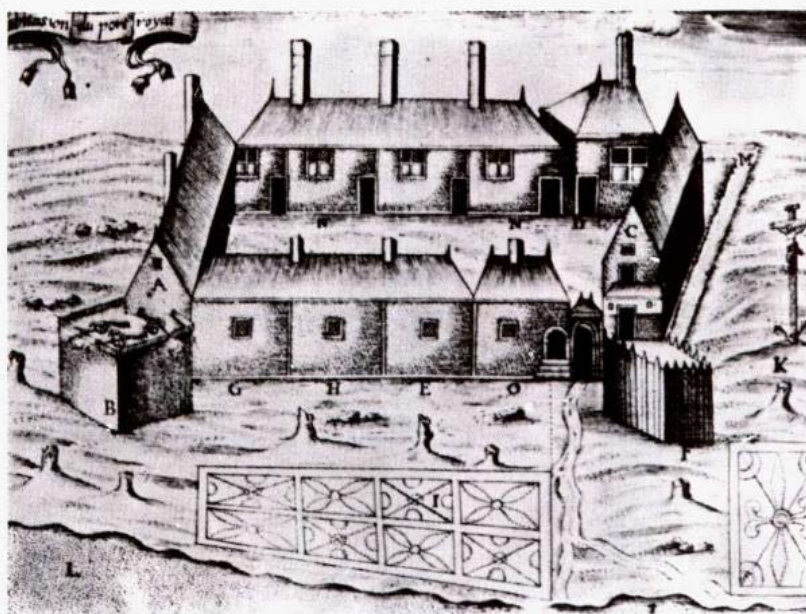
亨利四世對這位忠心耿耿的年輕船長甚有好感；而對於他編製地圖的巧妙技術，也大為讚賞。因此，任命山普倫為王室地理官，並賜給他少量的年俸及貴族的封號，以作為犒賞。山普倫過了二年的宮廷生

活，感到索然無味。西元一六〇三年，法國船隻正要出航，山普倫就迫不及待地以海圖編製員的身分，正式隨著新法蘭西探險隊，作首次的航行。

這批新法蘭西探險隊背後的支持者，是享有聖羅倫斯河流域的獸皮交易權的人。西元一六〇三年，由兩艘船組成的船隊，從法國出發，進入了北大西洋以後，即沿著

▶ 搭乘獨木舟登陸的印地安人戰鬥部隊。這是山普倫在現在的麻薩諸塞州，新英格蘭海岸探險時看到的情景。他在這次航海中，很順利地完成從新斯科細亞到鱈魚角的北美洲東海岸地圖的繪製。

▼ 這是幅從西元一六一三年出版的山普倫著書中翻印的皇家港集體住宅的圖形。法國移民們，在阿克底亞的聖克魯瓦島，度過了第一個淒涼的冬季後，他們就集體遷移到皇家港。





聖羅倫斯河北上，到達曾經是霍及拉迦印地安人居住的村落。可是，西元一五三五年，卡第爾所訪問而介紹的這個印地安人村落，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踪。以前居住在此地的阿魯空基亞語系印地安人，因受不了南方富有攻擊性的伊洛庫依族的暴行與掠奪，而向外逃亡已久。

山普倫在繪製這個地域的地圖時，碰到了若干正在移動的印地安人集團。從他們口中，打聽到南方有一個很大且遠近馳名的尼加拉瓜瀑布。山普倫遂跟他的伙伴們，和這批印地安人，進行獸皮交易。西元一六〇三年九月，兩艘滿載貴重毛皮的船隻，回到了法國。

西元一六〇四年，山普倫又跟著皮耶爾·戴迦·杜蒙航行到「新法蘭西」。杜蒙以帶著一百個人到北大西洋移民為條件，而獲得該地區的獸皮交易權。山普倫此行的任務，即是擔任這支探險隊海域地圖的繪製員。

杜蒙、山普倫和一百名準備移民的法國人，決定在阿克底亞（註）的聖克魯瓦河口附近的聖克魯瓦島定居下來。西元一六〇四年六月二十五日，他們好不容易在這個小屯墾區冉冉昇上了法國國旗，但到翌年春天，旗子就不得不淒慘地降下來。在阿克底亞過多，可說是一個嚴厲的考驗，有多數人在此喪生。西元一六〇五年，山普倫和

〔註〕 阿克底亞：法國人將新斯科細亞地區，稱為阿克底亞。

少數的生存者，遷移到芬地灣新斯科細亞的皇家港居住。此地的冬季比較溫暖，所以第二個冬季來臨時，他們之中，只有四分之一的人不幸死亡。這段期間在新世界殖民地的死亡率，還算很低，這大概是上帝特別眷顧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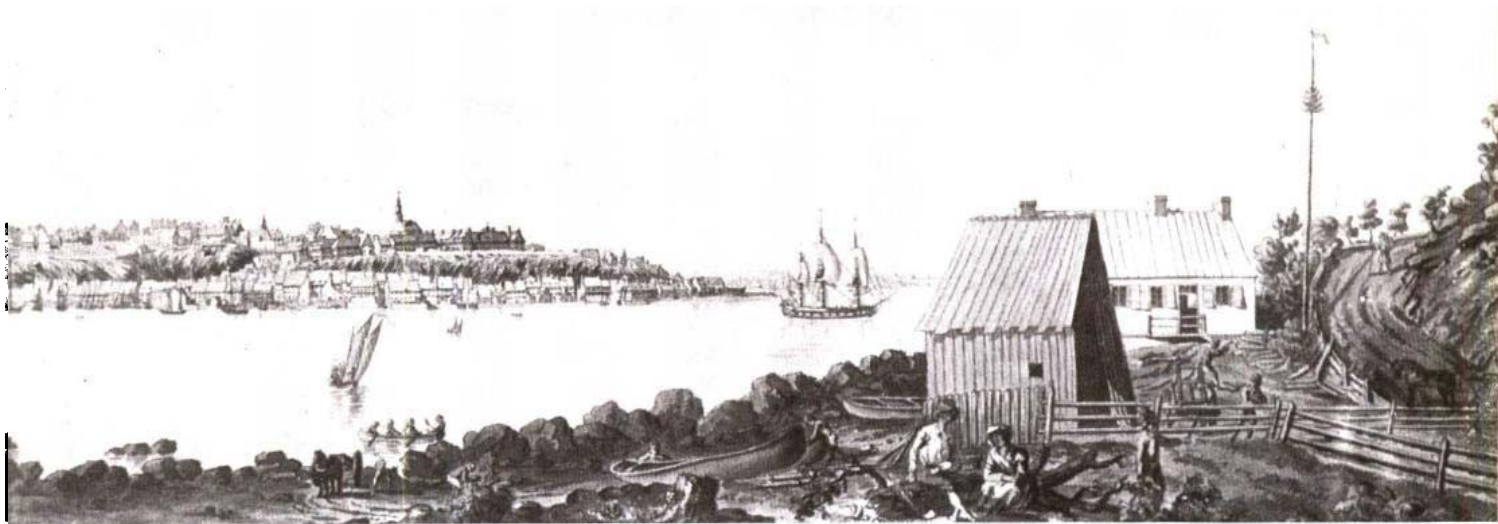
藉此機會，山普倫順便調查南邊海岸地帶。他經過了德沙特山島和培諾布斯克特灣，而到了今日的緬因州波特蘭附近。日後他這樣記載著「從波特蘭西方，可以看到巨大的群峰」。這就是指新罕布夏州的白山。

不久，他又往南，到達麻薩諸塞灣，勘查現在的波士頓及查理士河河口附近。從這裏沿海岸繼續航海，拜訪了普利茅斯港——大約十五年後，一群搭乘五月花號的清教徒，在這裏登陸——並實地勘察了鱈魚角凸出的地勢。



▲西元一七八四年十月三日，從對岸的渡船碼頭，瞭望加拿大首都魁北克的景觀。這是詹姆斯·皮企採用蝕刻凹版法所製作的版畫。





◀ 米倫所拍攝魁北克黃昏的景色：魁北克是聖羅倫斯河河口的要衝，也是世界上最美麗、最雅緻的都市之一。

到了西元一六〇七年，山普倫已經實地調查從新斯科細亞到鱈魚角這一帶北大西洋沿岸的全域，並完成了整個地圖的繪製。隨即繞道經過皇家港回到法國。

第二年，山普倫以在聖羅倫斯河地區杜蒙的代理人的身分，再次前往「新法蘭西」。杜蒙僅是關心當地獸皮交易權，而想在聖羅倫斯河河岸的戰略要衝地，設立交易站。山普倫即奉杜蒙之命，率領小規模的探險隊，從休倫族居住的斯塔達克那溯聖羅倫斯河而上，在不遠處落腳，而命令部下們，建築碉堡、倉庫及三棟小住屋。西元一六〇八年七月三日，這個取名為「魁北克」的交易站，正式開放。

山普倫認定聖羅倫斯河一定會擔當比獸皮交易還要重大的角色，他確信傳說中的「西北航路」，一定是從聖羅倫斯河的某個地方像樹枝般的分出來，小小的魁北克將來



▶ 魁北克及周圍地域的圖形。
摘錄自西元一六一三年出版的山普倫著作，這是魁北克最古老的圖面。

一定會成為前往東方的水路的第一個停靠站。但是，日後魁北克卻成為加拿大東部的首府。這是山普倫所始料不及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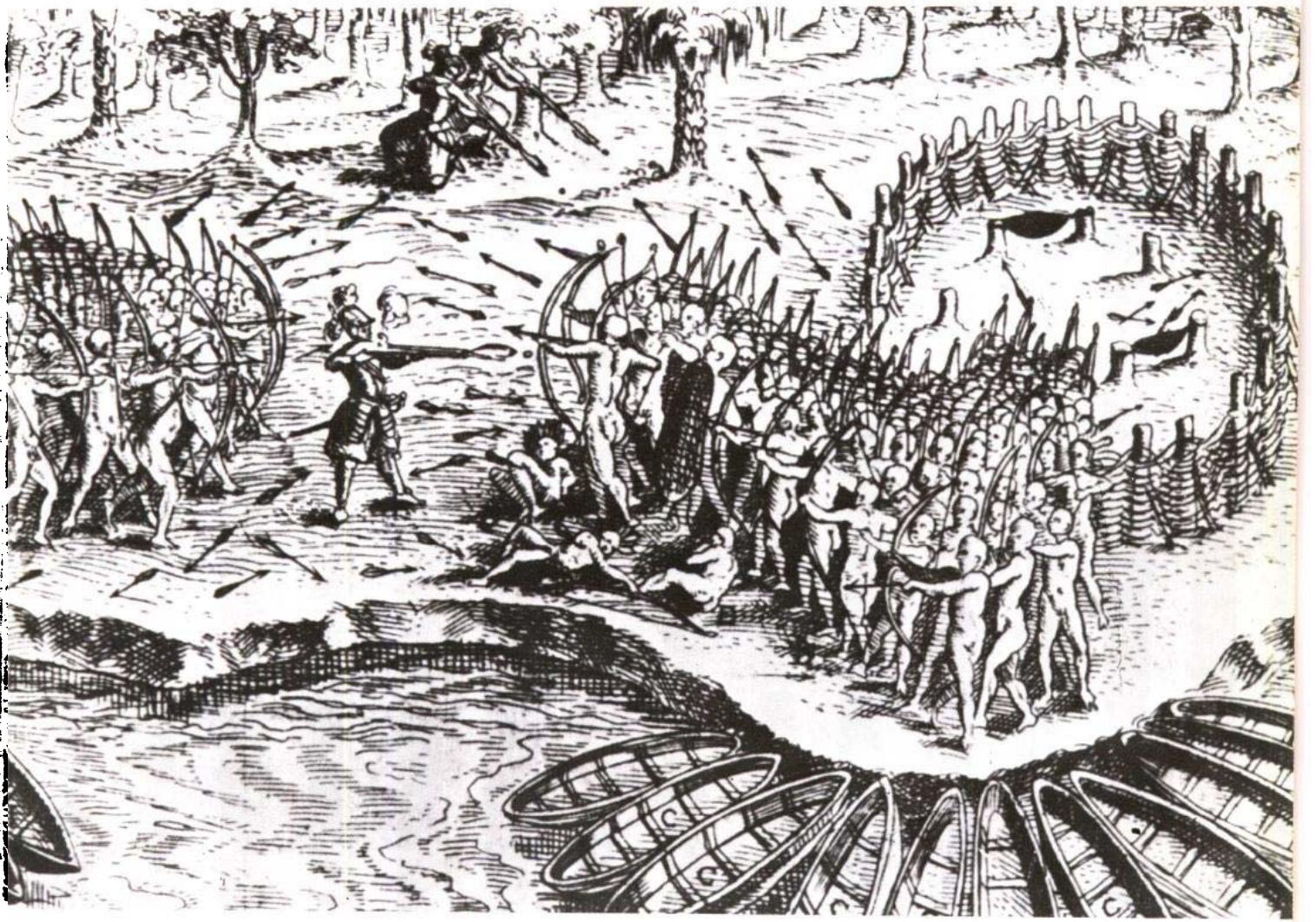
當山普倫一到美洲大陸，就認清跟印地安人保持友好的關係，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為，若是沒有印地安人的援助，他們就得不到獸皮。由於這種想法，山普倫贏得了這個地區休倫族和阿魯空基亞族的信賴。他一方面跟那些高傲又善於雄辯的休倫族勇士們保持友好；另一方面，又跟那些安於逸樂的阿魯空基亞族們交往，而覺得樂不可支。魁北克因此成為出售獸皮的印地安部族們相繼來訪的地方。西元一六〇八年的秋天，山普倫命令一部分的伙伴，



▲山普倫對伊洛庫依族開槍圖
由於山普倫輕率決定援助休倫族，以致於跟伊族結下深仇。從此使得在聖羅倫斯河沿岸屯墾的法國人，不斷受到伊洛庫依族的襲擊。此外，英法戰爭時，伊洛庫依族也幫助英國人，攻打法國。



◀休倫族勇士薩凱利·文生的自畫像。文生生於西元一八一二年，他自稱是帶有純休倫族血統的最後一個人。



搭乘載滿獸皮的船隻回到法國，而他則帶著其餘的二十八名部下，留下來擔任魁北克碉堡守備的任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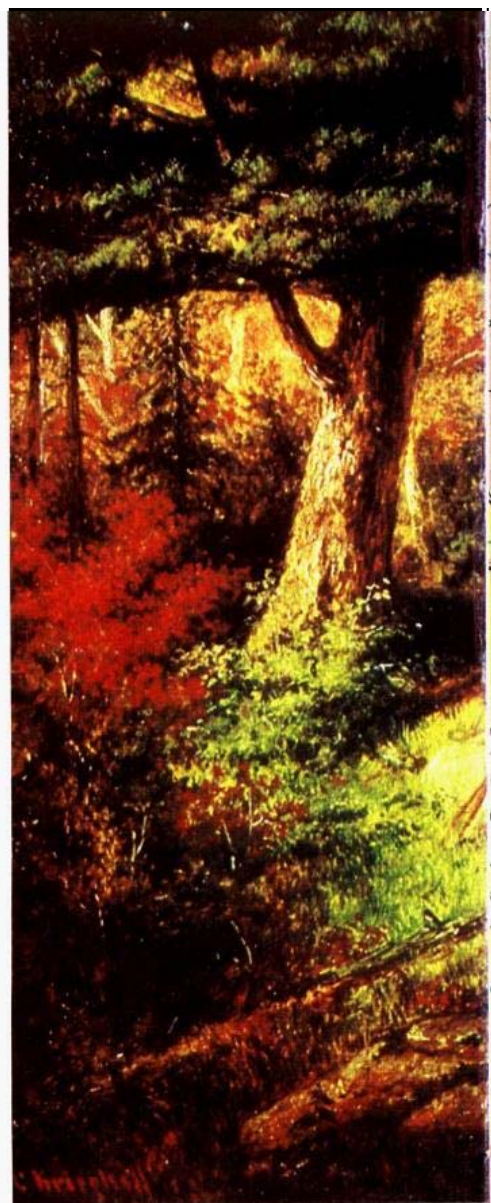
翌年的春天，有一群休倫族的勇士，連袂來訪山普倫，並告訴他，他們正在擬定一個計劃，襲擊南方的宿敵伊洛庫依族，請求山普倫助他們一臂之力。山普倫未加深思，一口氣就答應了下來。初夏，山普倫就帶著心腹部下，參加了休倫族遠征部隊。他們一行人，分別坐上樺樹皮做成的獨木舟，先從聖羅倫斯河流域往西邊前進，經過蒼鬱的森林地帶後，再順著利西留河南下，到達了風光明媚，取名為山普倫的湖上。

在山普倫湖上，日後成為狄根特羅加要塞（獨立戰爭時的戰略要衝）的附近，法國人及休倫族，與沿著湖岸，划著獨木舟，相向而來的一群伊洛庫依族，不期而遇了。雙方很神聖的，分別派出一名代表坐著獨木舟前來。兩名代表，即進行簡單的磋商。不久，夕陽已偏西，因此，決定將戰爭延到第二天。整個夜晚，兩隊人馬、一面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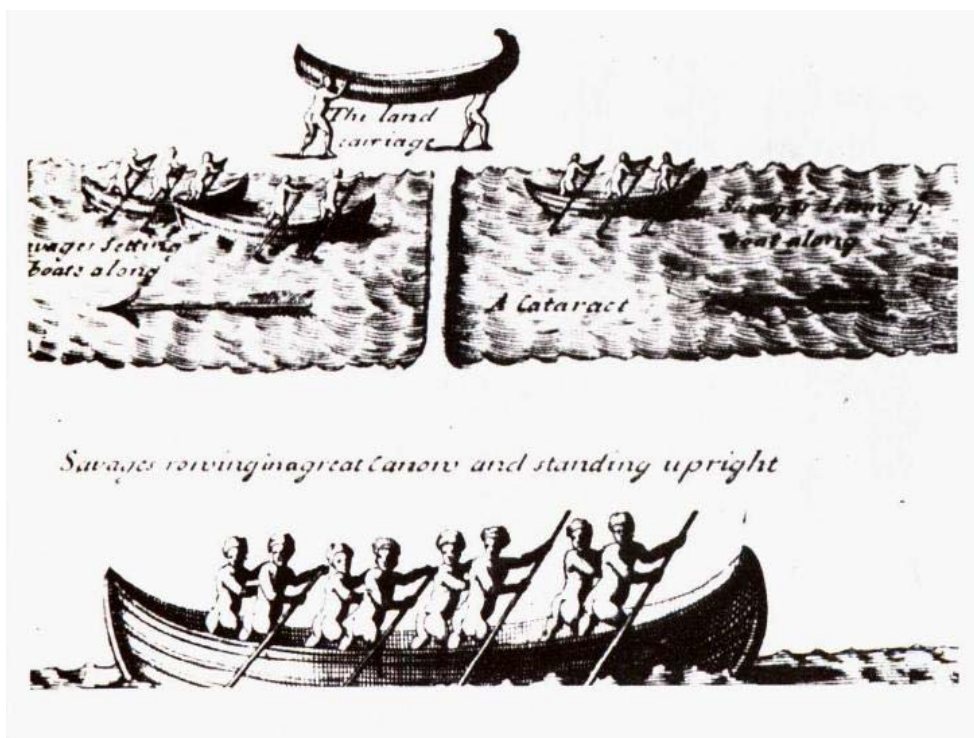
著士氣高昂的軍歌，一面跳著舞，以調和雙方的情緒。

黎明一來臨，戰鬥即行開始。跟山普倫的伙伴們相對峙的是二百名伊洛庫依族的勇士們，而在休倫族這邊，他們先將三名強而有力的白人幫手隱藏起來，以免被敵人發現。等到晨霧一散開，戰爭即將開始的一刹那，穿著盔甲，發出燦爛光輝的山普倫，突然衝出來，讓伊洛庫依族們倉皇失措。然後，休倫族就在山普倫率領下，猛烈地向伊洛庫依族進行攻擊，至於戰爭的情況，讓我們看看山普倫真實的記載。

「當我衝到距離敵人約有二十步遠的地方時，伊洛庫依族即停止下來，我們互相凝視著。因為敵人們已準備好拉弓的姿勢，所以我便拿槍瞄準他們的首領。槍中共有四枚子彈，我打出第一發，即命中三人；其中的二人還當場斃命。我們這邊的隊員們，一看到旗開得勝，不禁發出響徹雲霄的歡呼。當時，敵我雙方的箭，如急雨一般地飛出去。等到我們另兩位一隱藏在森林中的伙伴也衝出來，拿



▲喀爾內尤斯·庫利高夫在西元一八五八年，所繪印地安人搬運獸皮的情形。加拿大內地的河流，不但不深而且流速度快，其中更有許多激流。因此，在長距離的旅行中，就得如圖中所見，反反覆覆的進行陸地搬運。



◀早期在加拿大的印地安人划獨木舟的圖，這是西元一七〇三年的作品。上半部表示獨木舟的划法，及在陸地上搬運的方法。下半部的划獨木舟圖，是根據更準確的觀察而畫出來的。



著槍隻準備援助時。伊洛庫依族已因他們的首領被槍射殺，而亂了陣腳，潰敗而逃……」。

這一戰，對山普倫和休倫族而言，可謂是非凡的勝利。但根據後人的看法，山普倫與休倫族為伍，而與伊洛庫依族敵對，實非上策。因為，自從伊洛庫依族曉得，休倫族找的幫手就是法國人後，從此對法國人深惡痛絕。於是，伊洛庫依族便屢次襲擊法國人戰後在聖羅倫斯河沿岸所建立的屯墾區，後來甚至與英國人合作，在一七〇〇年代，英法兩國為爭奪加拿大殖民地勢力的戰爭中最後的勝利屬於英國人——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給予法國人重重一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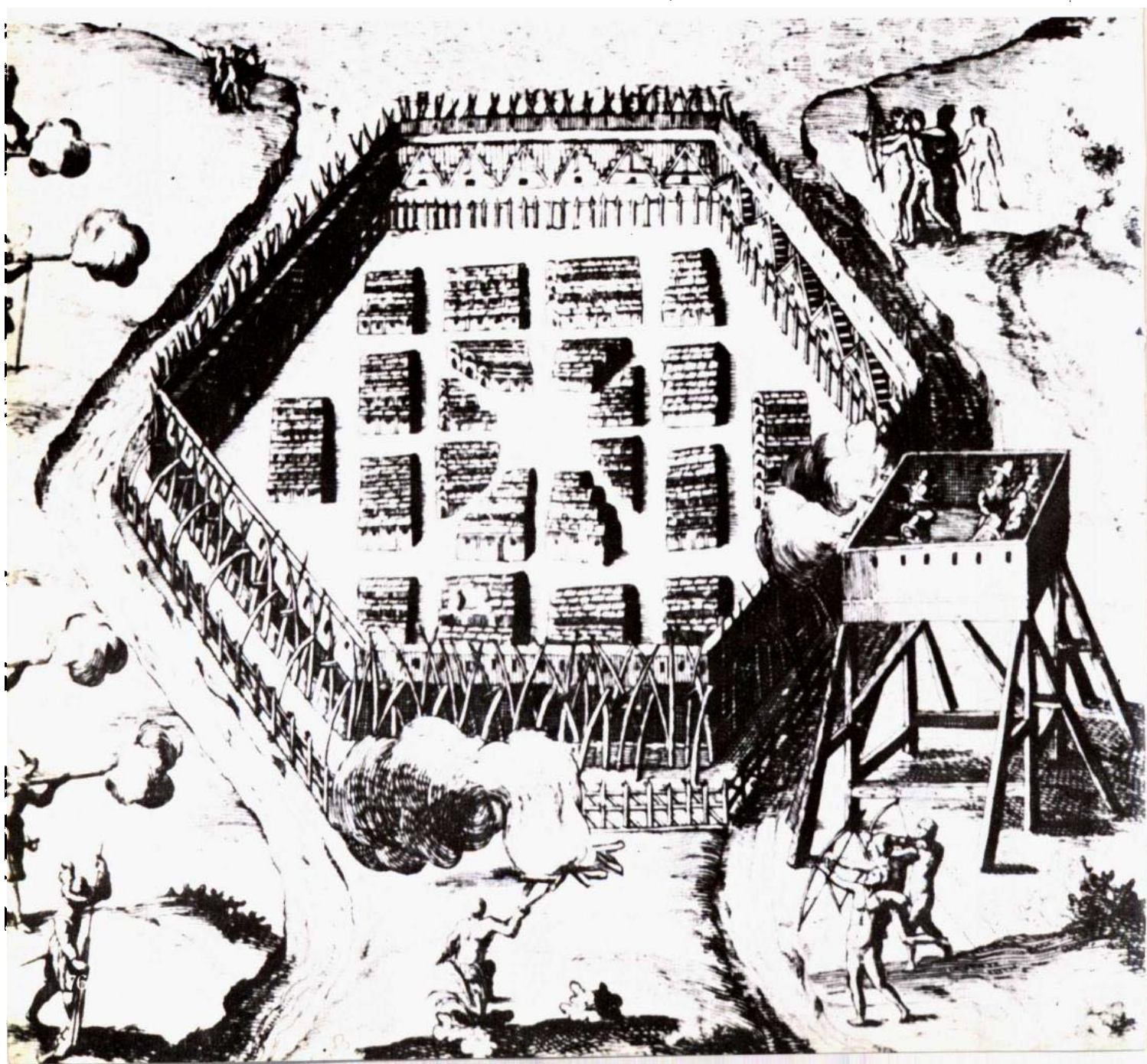
西元一六一〇年，山普倫要回法國之前，曾說服阿肯色族，讓一名叫安第內·布魯列的法國少年，留在霍及拉迦度過冬季，讓他能夠作實地的見習。阿肯色族酋長答應了山普倫的請求，而布魯列也沒有讓他失望。第二年春天，山普倫又來到加拿大時

，布魯列已經得到一個情報：從渥太華河西上，可以前往大湖（休倫湖）。

山普倫打算根據這個情報，從事實地的勘察，但碰到一些糾紛，不得不在魁北克停留下來。由於一批為所欲為、貪婪的人們，想趁著杜蒙在聖羅倫斯河地域的獸皮交易獨占權到期的空檔，用海獺的皮大賺一筆。這群夢想發大財、蠻橫不講理的人們，很不容易控制，加上他們從法國帶來與印地安人交換獸皮的白蘭地酒，使得印地安人們也變得粗暴不堪，更叫山普倫束手無策。雖然，他曾施展一

►被暴風雨侵襲的安大略州喬治亞灣。法國探險隊前往奧奈達湖附近，遠征伊洛庫依族的回程途中，便渡過此灣。

▼法國人正在攻擊伊洛庫依族城堡的情形。圖中所繪的是在今日紐約州敘拉庫斯東北的奧奈達湖附近進行的戰鬥。





貫拿手的外交手腕，想壓制印地安人，但始終得不到效果。

最後，山普倫不得不暫時回到法國。爲了要獲得聖羅倫斯河地域的某些權限，他努力地進行游說活動。費盡了不少的苦心，他終於說服法國某一位貴族，擔任聖羅倫斯河地區的總督，而他自己則任副總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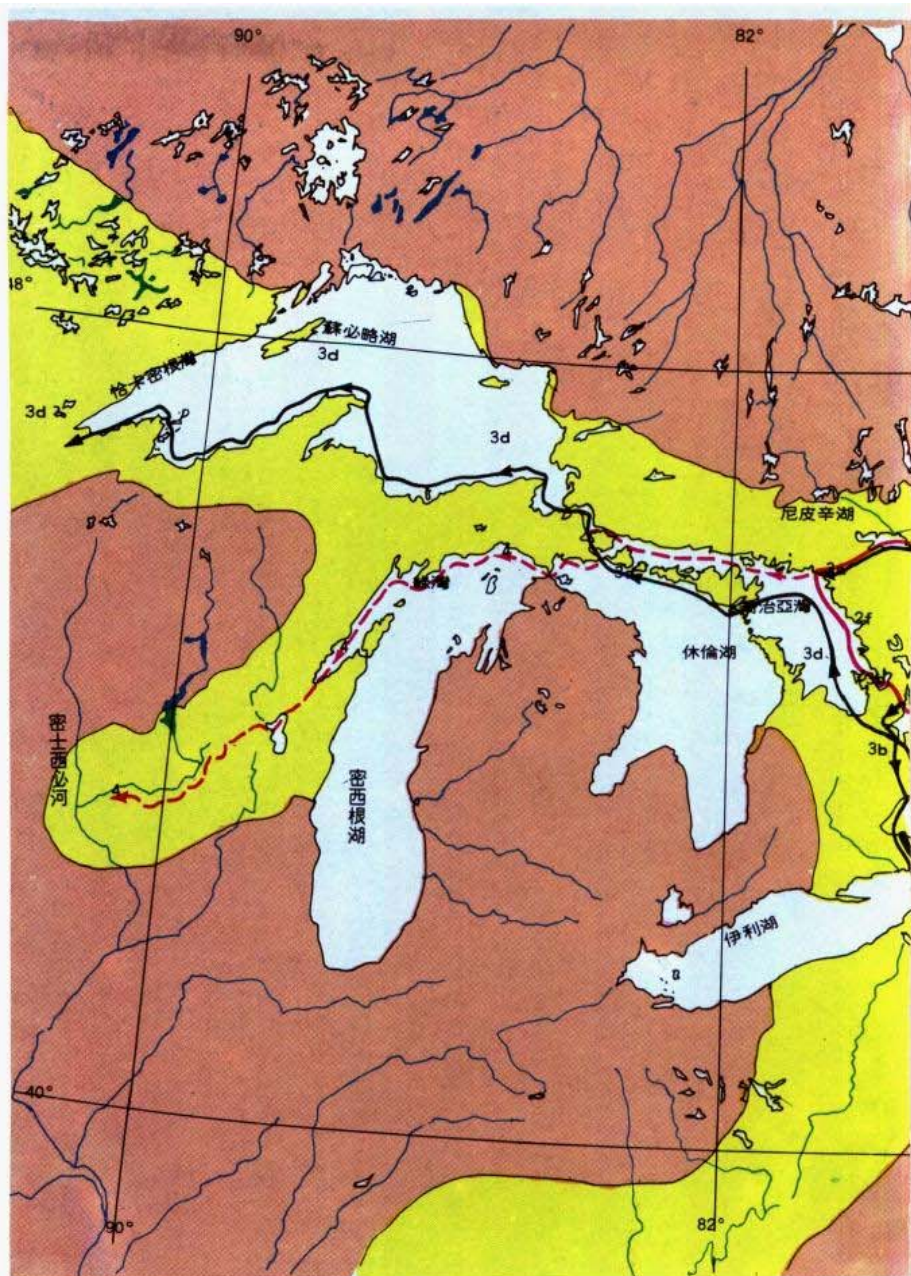
西元一六一三年，當山普倫又來到加拿大時，休倫族幾乎從聖羅斯河流域中消聲匿跡。在這前一年，兩千名休倫族印地安人，一直等著山普倫回到加拿大，但始終沒消息。正當他們的期待落空時，而另一批交易商帶來的白蘭地酒，給予他們極大的刺激，再加上對山普倫的背信大感氣憤，他們終於回到內地。於是，山普倫費盡苦心，與印地安人建立起的友好的關係，隨即付諸流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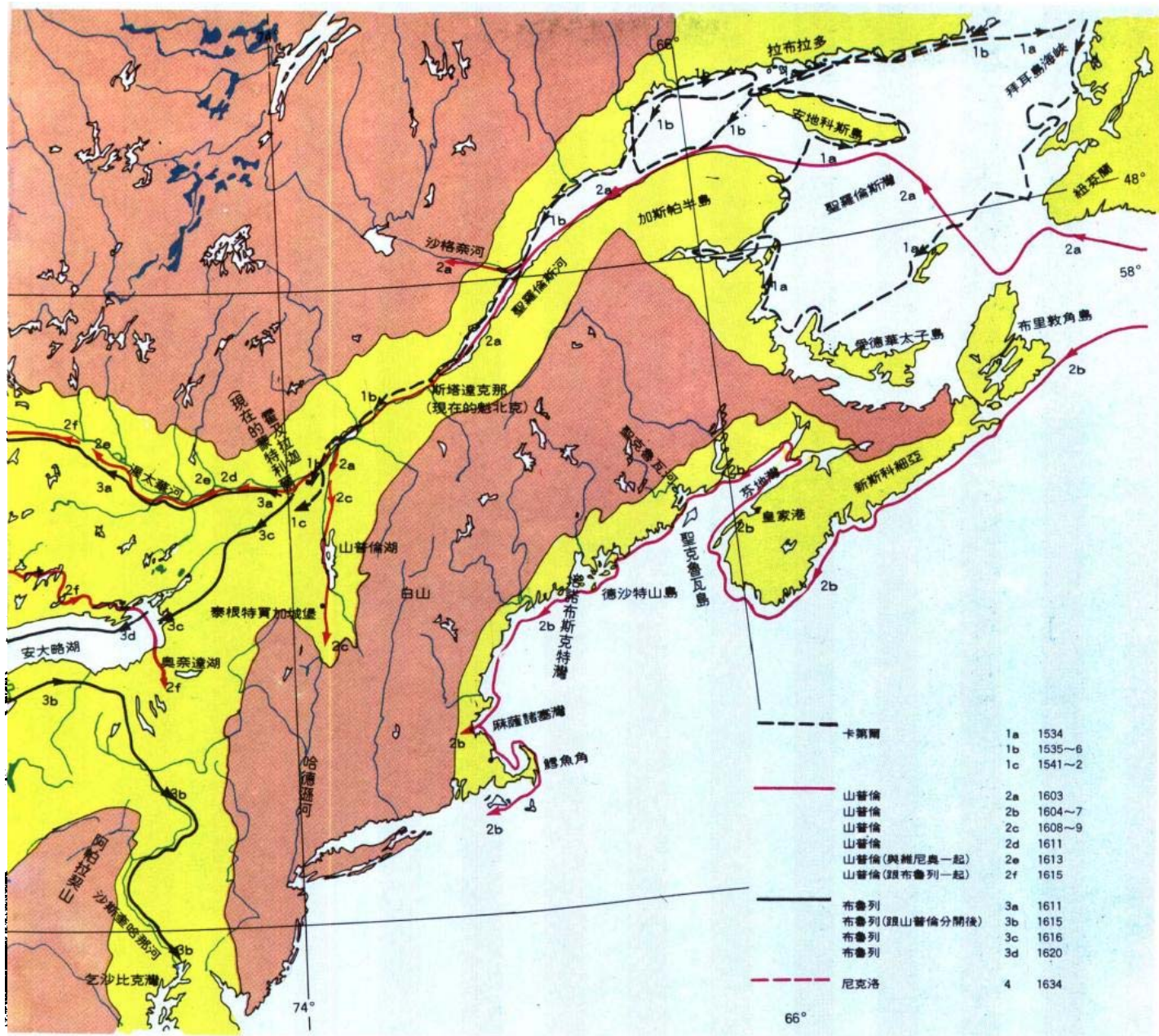
此時，一位叫維尼奧的法國人告訴山普倫，他發現聖羅倫斯河出海的水路。山普倫深信不疑，即開始由聖羅倫斯河溯行而上。在聖羅倫斯河支流渥太華河的激流中，

山普倫差點喪命。後來山普倫從此地印地安族首長的口中，得知維尼奧的話根本就不正確。他在灰心喪氣之餘，只好邁向歸途。在蚊子極多的地帶和樹林茂密的叢林中，他們還得扛著獨木舟行進，因而常常耽誤行程。最後，歷盡千辛萬苦，他們終於與六十艘載著獸皮的獨木舟回到下游的交易站。

山普倫在西元一六一四年回到法國。次年，他帶著若干名法蘭西斯可教會的傳教士到加拿大。山普倫希望藉著這一批傳教士的力量，能夠改變印地安人粗暴、野蠻的習性；同時，也能維持那些蠻橫的獸皮商秩序。這時，始終跟山普倫親近的印地安人們，再次前來請求他協助他們對抗伊洛庫依族。伊洛庫依族已經進入了聖羅倫斯河的北岸，並且時常趁機侵略在渥太華河下游的阿肯色族。山普倫認為要壓制這批粗暴的印地安人，最好向較遠地帶的印地安族求助，因此，他決定到北方去。

山普倫在尋求印地安族同





▲五大湖區的地圖。圖中標示出，從西元一五三四年到西元一六三四年一個世紀間，山普倫和其他的探險家，在這個地區探險的路線圖。

◀山普倫夫人經過二個月的航海，在西元一六二〇年七月二日，到達加拿大。有很長的一段期間，定居在魁北克城的，只有山普倫和艾伯爾兩個家族。

盟軍時，發現了幾個重要的新地域。從渥太華河上行四百八十公里，山普倫的探險隊在陸地上扛著獨木舟，渡過尼皮辛湖，然後往西南方前進，到達休倫湖的喬治亞灣。他們因此發現了通往五大湖的北方水路。這個水路，在好幾十年後，法國的交易商及開拓者，仍加以利用。山普倫一行乘船渡過喬治亞灣，到達安大略湖東端，由此進入南方奧奈達湖附近的伊洛庫依族的勢力範圍。

在奧奈達湖，山普倫麾下的印地安族勇士們，開始攻擊奧諾達卡族要塞。雖然山普倫使用歐洲式的戰術，可是

要塞卻久攻不下。而他本身又曾經受過兩次傷，不得不讓印地安族勇士們從戰場上扛下來。他們本欲前往聖羅倫斯河，但是該河已被伊洛庫依族封鎖住，所以戰敗的法國人和印地安族部隊，只得繞道，經過奧奈達湖、休倫湖和尼皮辛湖，再沿著渥太華河回去。

由於山普倫想對休倫湖西方的地域有更進一層的了解。所以西元一六二〇年左右，他派年輕的布魯列，去作實地勘察。布魯列的足跡遠至北密西根半島，而成為訪問該地區的第一個白種人。山普倫在魁北克的公事繁忙，而無法抽空去從事新的探險與旅行。儘管他努力加強魁北克殖民地的勢力，可是還是無法獲得成功，因為那些經營獸皮交易的商人們，在加拿大賺了一大筆錢後，就回到安和樂利的祖國去，而不肯在這裏定居。

一六二〇年代初期，在魁北克定居的只有二個家族。一個是山普倫的家族——西元一六二〇年，他把太太接到加拿大；另一個是艾伯爾家族。艾伯爾曾在巴黎當過藥劑師。西元一六一七年，他爲了得到土地，踴躍參加前往新世界的行列。由於在魁北克中飽私囊的獸皮交易商回到歐洲，做出種種不實的傳說（諸如：加拿大的冬季是如何的嚴寒難度，鄰近的伊洛庫依族又是如何的野蠻兇暴），所以多數的法國人，都不願前往加拿大。當時在新法蘭西定居的，除了山普倫和艾伯爾外，另外還有八十多人，其中的半數爲獻身天主教的傳教士。

西元一六二七年，英法戰爭爆發。法國政府很擔心在北美洲的英國人以戰爭爲藉口，對新法蘭西的法國人加以攻擊。爲了加強魁北克的守備，乃派遣船隊載著許多移民和物資到新法蘭西去，但是，爲時已晚。因爲，英國早已僱用一個由蘇格蘭籍商人兼海盜大衛·卡克所率領的船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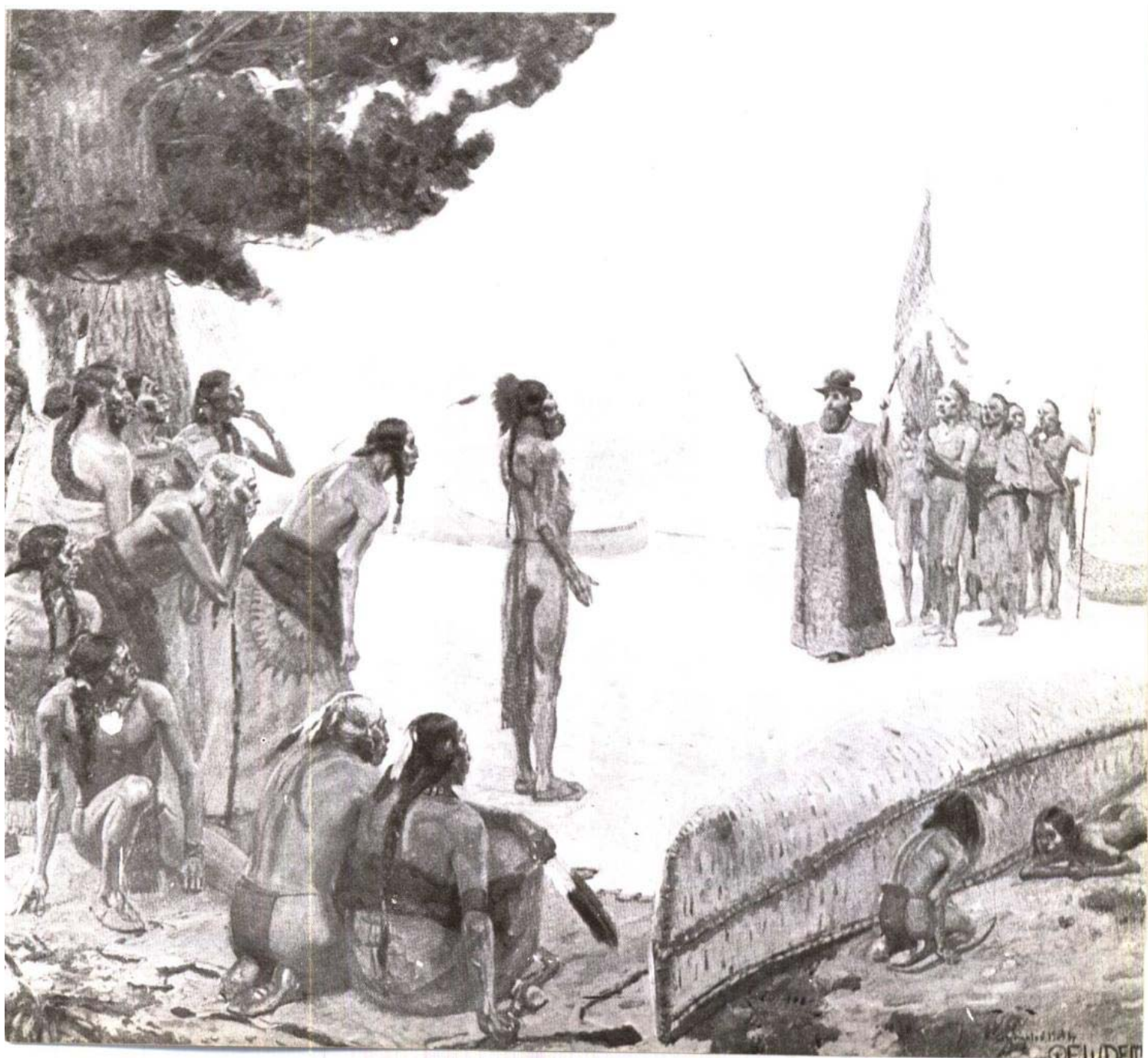


◀西元一六二八年到一六二九年，蘇格蘭海盜大衛·卡克包圍魁北克城，經過好幾個月的努力，終於攻下了城，而使山普倫不得不投降。

▼西元一六三四年，尼克洛在密西根湖登陸。山普倫爲了証實休倫湖附近的「淡水海」，乃派遣這位森林人，前往探查。尼克洛預料此行將會遇到「亞細亞人」，爲了表示友好起見，登陸時他還穿著中國服裝。然而很可惜，他所發現的只是威奴卑克族印地安人。

，準備攔截法國船隊。因此，法國船隊未到目的地，便在聖羅倫斯河被搶劫。卡克早有自知之明，如果沒有新的補給，要在魁北克度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此，卡克沿著聖羅倫斯河上去，要求魁北克的屯墾區居民投降。

山普倫確信法國船隊，必定會運來補給品，所以拒絕投降。這以後的好幾個月，卡克一面吃著從法國船隻搶來的糧物，一面悠哉地守株待兔。果然，魁北克的居民，漸漸進入饑餓狀態中，最後，山普倫不得不向卡克投降，而卡克終於占領了魁北克城。山普倫被俘，送到英國，但他



深信英國控制魁北克城，必定不會太長久，因此，靜靜等待時機的來臨。時勢的發展，終於如他所預料的一樣。西元一六三二年，英法戰爭暫告終止，魁北克城又回到法國人的懷抱。

山普倫又來到加拿大，他付出更多的精力與心血，從事於魁北克要塞的重建。同時，他更企圖努力恢復和印地安人間的友好關係。在山普倫的領導之下，位於聖羅倫斯河的魁北克終於回復到從前的繁榮，而成為法國在北美地區的前哨站。

此時，在新法蘭西，有一批新型態的冒險家開始得勢，他們就是奔馳於森林中的人。從事獸皮交易所獲得的利潤足以吸引多數的人，可是，真正吸引他們，卻是未開發的神秘內地。他們採取印地安人自力更生的生存方式，過著孤獨、冒險的生活。他們不眷戀於文明的安樂與享受，而選擇荒野的挑戰與考驗。他們在廣闊的森林地帶，一邊從印地安人手邊，收集獸皮，一邊嘗試著去揭開神秘的、未開發的內地。

西元一六三四年，山普倫爲了要證明，在休倫湖那邊是否有個廣大的「淡水海」，而選中森林人中的約翰·尼克洛前去調查。山普倫期待從淡水海，可以找出前往亞洲的水路。尼克洛早就聽說，淡水海海岸邊居住著輪廓不深，黃色皮膚的部族，而山普倫認為他們可能就是所謂的「東方人」。他爲了要使這批「亞細亞人」對尼克洛留下好印象，而替尼克洛準備一套中國裝，以便在見面時穿著。

尼克洛可能在西元一六三四年出發。他可能沿著渥太華河而上，經過陸路，到達休倫湖。再沿著湖的北岸，划著船前進，經過馬基那克水路，到達密西根湖。當尼克洛看到威斯康辛州綠灣的黏土岩斷崖時，認定這就是中國本

▼豎立在威斯康辛州綠灣上的尼克洛全身像。他發現黏土岩的斷崖時，以爲已經到達遙遠的中國了。



士。因此，他登陸時，身上穿著綢緞的中國裝，並且很得意地放了兩聲空槍。但是，他攀登到斷崖上，才發現是威奴卑克族印地安人的村落，他頓然領悟，原來傳聞中的「海邊之民」，只不過是這批傢伙罷了！他雖然大失所望，可是，受到威奴卑克族的熱烈款待，及贏得他們的友誼，也算不虛此行。

尼克洛離開威奴卑克族村落，再由福克斯河上去，在內陸地帶稍作調查。他爲了急著向山普倫報告此行的所見所聞，因而回到魁北克。可是，很不幸地！魁北克屯墾區的人們正在服喪——偉大的「新法蘭西之父」山普倫，在西元一六三五年聖誕節，撒手離開人寰了。

山普倫將畢生的心血都奉獻給法國。他以不屈不撓的精神、高瞻遠矚的眼光、加上永無止息的努力，終於使法國人在北美洲建立殖民勢力，並且順利的鞏固法國在新世界的地位。他的成就，遠遠超過那些腦袋只有獸皮交易念頭的貪婪上司們。

這個世界的動盪不定，是可以想像得到——法語系的加拿大人，隨時有碰到暴風雨的可能。儘管如此，山普倫在聖羅倫斯河流域所遺留下來法國文明的烙印，將會永存人們心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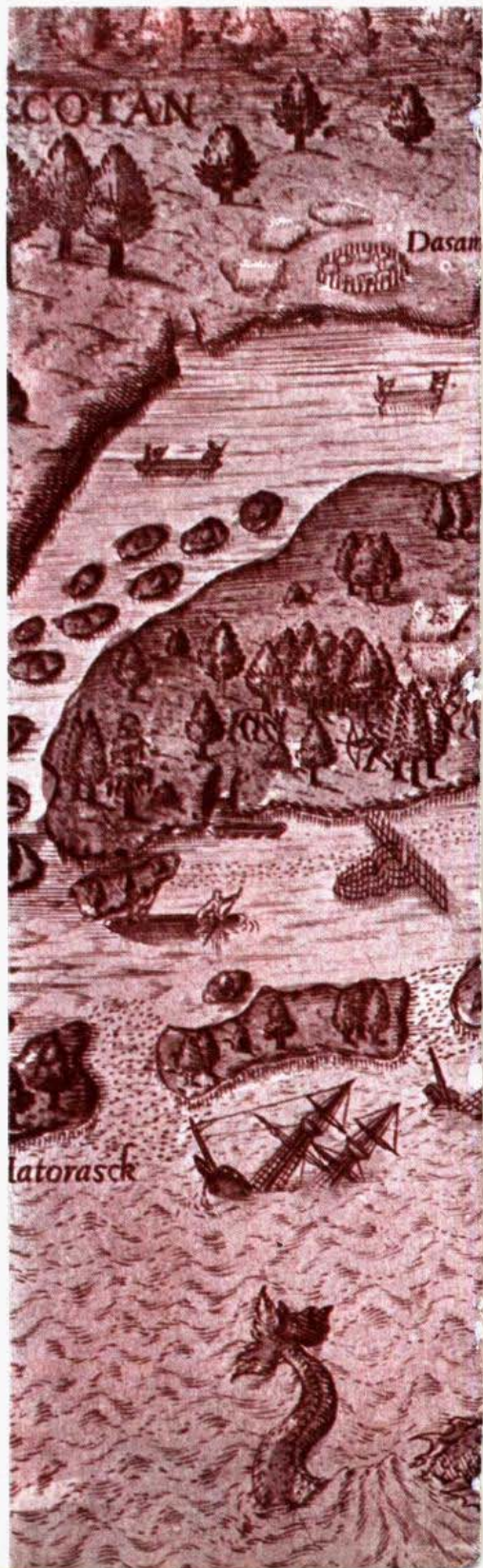
4 英國在西方 的發展

在北美洲的探險，英國遠遠落在法國和西班牙之後。十六世紀後半期當英國航海家們正式勘察新世界大陸東海岸之時，卡第爾、那爾瓦斯及蘇度等人，在北美洲建立的偉業，已經有半世紀之久。但奇妙的是，英國的國旗，卻比法國和西班牙的國旗，先飄揚在北美洲的土地上。

西元一四九七年——這一年，義大利人維拉柴諾，奉法王法蘭西斯一世之命，前往東方，去找尋所謂的「西北航路」。而早在二十七年前，就已經有另一個名字叫喬凡尼·卡波托的義大利人，為英國人尋找西北航路。卡波托年輕時即移居英國，並且改名為約翰·卡波托。到了英國之後，他即接受布里斯托港口貿易商的禮聘，擔任船長。探討卡波托揚帆出發到東方探險的動機，可能有下列三個因素：一是英國貿易商的支持與鼓勵，二是英王亨利七世的勅令，三是哥倫布屢次航行給他的影響，而這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卡波托駕駛命名為「馬修號」的小型帆船，開始踏上征途。最初，他到達紐芬蘭，然後在新斯科細亞海岸登陸，此時，他認為已經到達美洲的前哨了。於是，在新斯科細亞豎起畫有英王肖像的旗子，並鄭重發表宣言：新斯科細亞地區屬於英國國王的領土。然後，卡波托繼續環繞紐芬蘭，並且將「紐芬蘭沿海棲息著豐富的魚類」的情報當作此行的收穫，帶回英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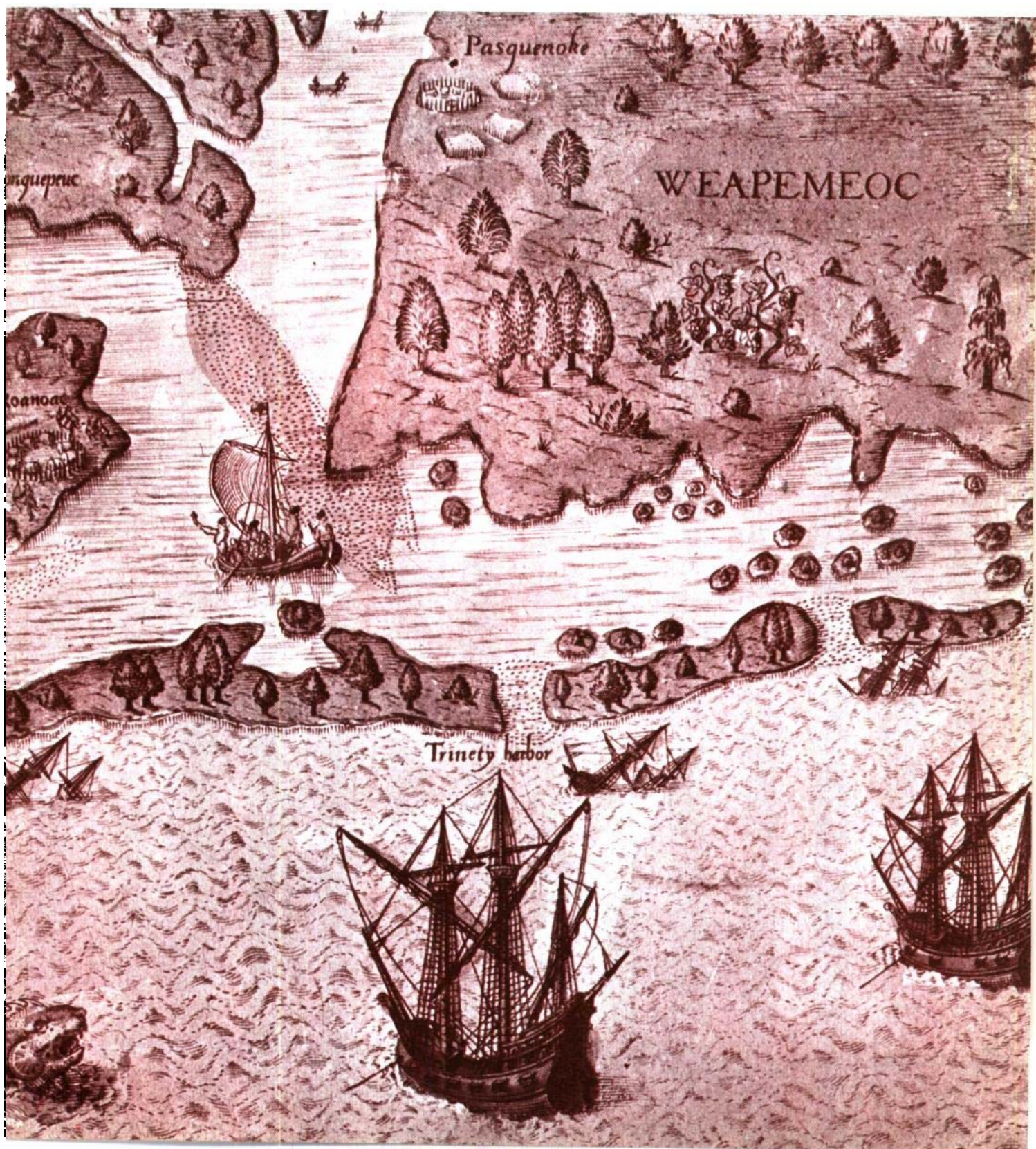
亨利七世對於卡波托此行航海的結果，深感不滿。亨利七世認為他並沒有帶回來香料、財寶，或中國皇帝的使



◀英王亨利七世的肖像。西元一四九七年，他曾經賜一道勅令給打算開拓東印度航路的卡波托。

▼英國移民到達維吉尼亞的情景。根據湯瑪斯·哈利奧特所稱：「 住民們 將我們帶到羅亞諾克島的部落，觀見酋長。酋長看到我們時，起初感到極度的驚訝；不久就對我們相當友善，並且禮遇有加 」。

者，以及足以證明到過東方的物品或人物。因此亨利七世只賜給卡波托少量的年俸，聊表酬謝，但是他也同時警告卡波



托：「如果你還想前往西方航海，我再也不會以國王的身分，給你祝福了。」

卡波托並不因此而氣餒，他跟哥倫布一樣，認為只要繼續航行，一定可以到達目的地。因此，西元一四九八年，他又組織一群四、五艘船隻的隊伍，再次往西航行。他先到達格陵蘭，再向南方航行，來到南卡羅來納州附近。而在回程途中，卡波托所搭乘的船，由於遭到暴風雨而沈沒。其他的船員們幸得脫險歸來，但對他們所看到的南方岩岸地帶，卻只能作些不足採信的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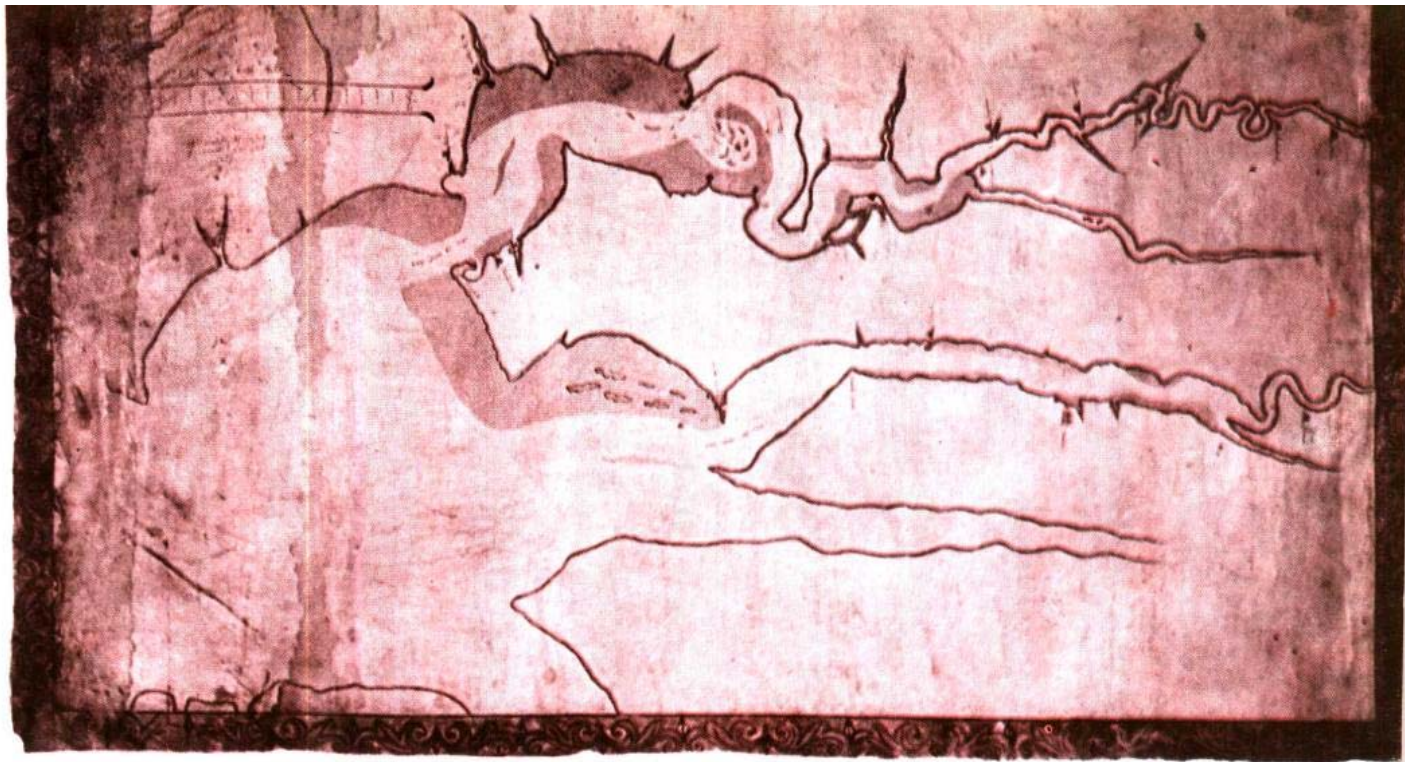
由於卡波托的航海，對於英國並無實質上的貢獻。英國所得到的只是在探險的地域，享有不太確定的所有權。因此，此後的七、八年間，英國便不再關心新世界而將注



意力轉到更緊急的問題上——此時，英國正面臨內憂外患交相逼迫的情況。國內，由於政治以及宗教的鬥爭而動盪不安。對外，則被捲入了西、法糾紛中。此外，那位法蘭西斯·德拉克正接受伊莉莎白女王的祝福，在公海上毫不留情地掠奪滿載金銀財寶的西班牙船隻，這無異是加深了

英、西兩國緊張、不睦的關係。

英國與西班牙相對峙的結果，竟使得她重新去關心新世界。十六世紀末期，英國的朝野人士，屢次向伊莉莎白女王進言：「將和西班牙作戰的戰線擴張到新世界去，是刻不容緩的事。如果英國在美洲大陸建立殖民地勢力，不僅可以成為攻擊北美洲西班牙領土的基地；也可以扮演阻止西班牙在北美洲繼續擴大勢力的重要角色。」這是當時那批對北美洲深懷野心的人士，所持的理由。他們更進一步游說女王「西班牙所



▲西元一六〇八年，維吉尼亞的羅伯特·坦達爾用上等品質的皮紙繪製詹姆斯河一帶的地圖。倫敦公司派遣的移民們，就是在詹姆斯河上游的地方，建立屯墾區，並將這個小村落取名為「詹姆斯鎮」。

◀約翰·史密斯在前往美洲大陸以前，就已經學會了足以應付各種絕望、艱難狀況的本領。這四張圖就是他早期生活的幾個小插曲、三名土耳其騎士，分別向他挑戰，都被他打倒了。

▼打敗土耳其騎士後，史密斯得到這個刻有三名騎士人頭的徽章。



占領的領土以北，隱藏著許多財富」。此外，他們還提出「如果英國能在美洲建立前哨站，就能輕易地獲得所需要的原料和財富」的看法。

這批強烈主張在北美洲建立殖民地的野心者當中，有二人最積極，並且付諸行動。他們就是吉伯特和他的異父兄弟羅利。這對兄弟確信若在北美洲建立英國基地，則戰略上的價值將無窮大。但是他們又不能私自任意到美洲大陸建立殖民地。除非獲得英國女王的許可證。

西元一五七六年到一五七八年間，英國的航海者馬丁·夫洛比瑟得到英國女王的勅令，而有探索西北航路的資格。三年的航行，夫洛比瑟到達格陵蘭、拉布拉多、巴芬島、哈德遜海峽等地。西元一五七八年，吉伯特兄弟也想要效法夫洛比瑟，而向女王請求賜給他們許可證，以便「尋求前往中國的北方航路」。伊莉莎白女王除了賜給他許可證之外，並且加上建立殖民地的條款，並賜給屯墾者們特權。

吉伯特一行人，在西元一五七八年，開始向新世界航行。但是船隊在大西洋中，被暴風雨襲擊，他們不得不回



▲西元一六一九年的許多記載中，將維吉尼亞的騎士們的生活作了不實的報導。如圖中所示，移民們是在狩獵、釣魚，但這絕不是娛樂，而是為了獲取食物。許多新移居維吉尼亞的移民對維吉尼亞艱辛的生活感到絕望，因為他們心目中的維吉尼亞生活是悠閒而浪漫的，這該歸咎於報導的不實，才使他們有錯誤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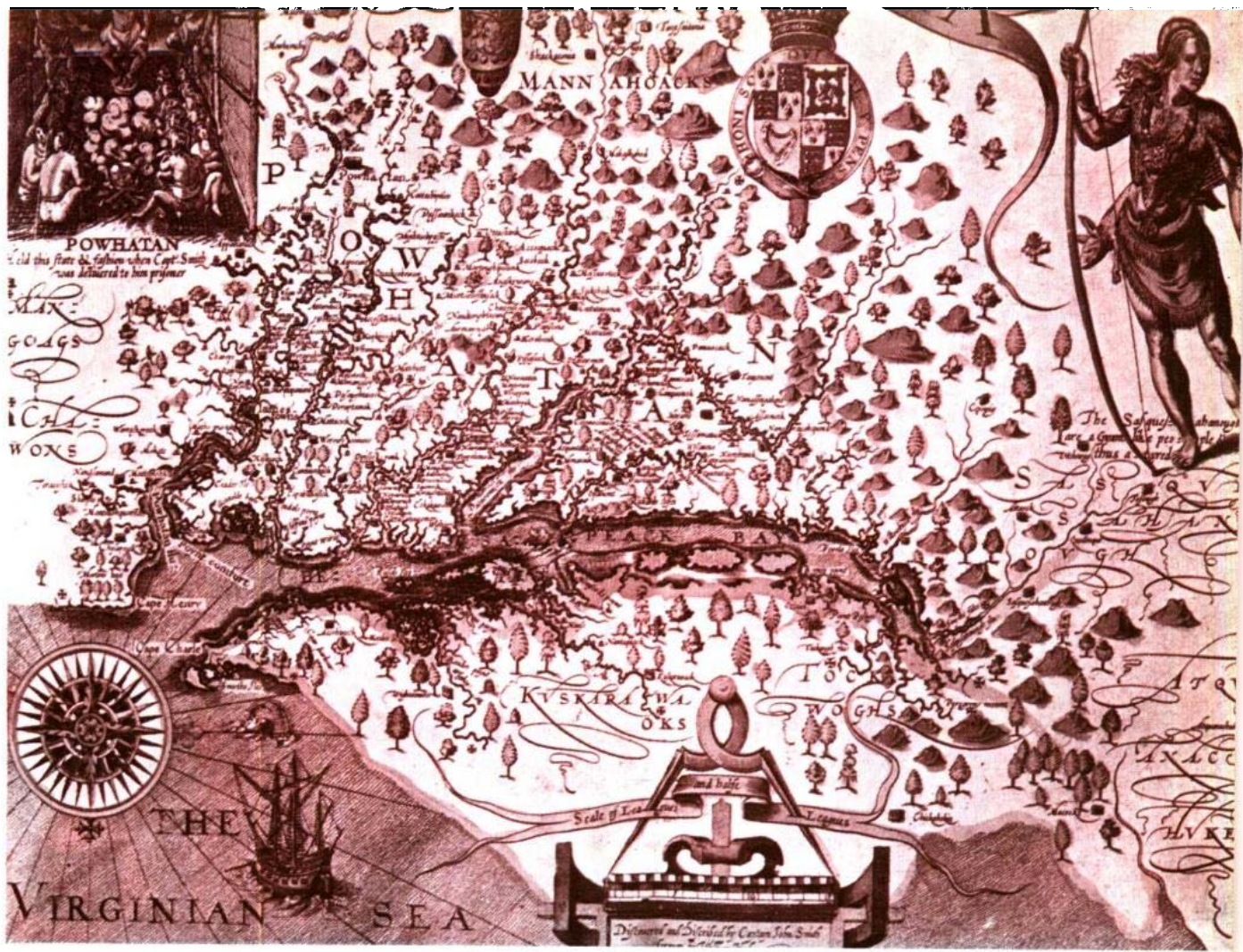
到英國。西元一五八三年，吉伯特重新嘗試航海，這次，他安然地到達紐芬蘭，並且為伊莉莎白一世作了如下的宣言：「這塊領土為英國所有」。然後，吉伯特便在紐芬蘭，即現在的聖約翰附近，開闢屯墾區，不久，就踏上歸程。很不幸地，途中他的船隻遭到暴風雨而沈沒，紐芬蘭的小屯墾區，也因此面臨被放棄的命運。

吉伯特死後，他的許可證由他的兄弟羅利繼承。羅利並且得到「基督教國家的君主，特准他從事勘察遠方異教野蠻人土地」的權利。他與吉伯特一樣，被賜予在新大陸建立殖民地的權利。可是，兩人不同之處，在於羅利並不僅僅想到新世界設立殖民地，他還夢想去創造一個新的英吉利——原原本本將英國的家庭、文化、法律，搬到海外去，再重建一個新帝國。

西元一五八四年，羅利派遣兩艘裝備齊全的船隻，前往新世界，偵察美洲海岸。這支船隊沿著西南方向航行，首先到達北卡羅來納州的沙灘，由此，沿著海岸往北方航行，到了哈特拉斯角，接著進入旁利科灣，而到達印地安人稱之為「羅亞諾克島」的島上。島上的居民，盛大地歡迎他們。探險隊的負責人亞瑟·巴爾婁和菲利浦·阿瑪達士作了如下的描寫。

「印地安族酋長太太，飛奔出來迎接我們，並且命令族人將我們的船隻推到陸地上。她帶我們回到她家，坐在營火的旁邊，並將我們脫下的衣服，拿去洗乾淨、晾乾……。然後端出來許多東西，如鹿肉、香瓜及含有生薑味道的葡萄酒等等。他們不但本性忠厚，而且待人溫和、親切





▲這幅地圖是約翰·史密斯所繪，於西元一六二四年發行。圖中的左上角是盛裝的大酋長伯阿丹，雖然他的本名是索那可克，可是族人們都習慣稱他為大酋長伯阿丹。

，胸無城府，也沒有背叛的念頭。在那裡我們過著如天堂般快樂的生活。」

巴爾婁向羅利所作的報告中，也是用極熱情的口吻，介紹羅亞諾克島高聳入雲的樹木，廣大的葡萄園，及成群結隊的鹿、兔子、鳥等。羅利看了報告，大為喜悅。因此，將這塊新發現的地方，以「處女王伊莉莎白一世」之名，命名為「維吉尼亞」。英國女王因而封羅利為騎士，並指示在其徽章上，列上「維吉尼亞長官及總督華特·羅利」等字樣。

◀西元一五八五年左右，維吉尼亞印地安人酋長的太太和兒子。這是約翰·懷特的水彩畫作品。懷特是羅亞諾克島殖民地的領導者，同時也是第一個在該地誕生的白種人的外祖父。

西元一五八五年，羅利第二度派遣一支由理查·格林威爾爵士所率領的探險隊，前往維吉尼亞。在這支探險隊中，也包括一批移民在內。但是很不幸地，設立在羅亞諾克島的小屯墾區，不久便無疾而終。因為當地移民的糧食

極度缺乏，他們在等待著一小批作物收割的當中，瀕臨饑餓的邊緣。第二年，法蘭西斯·德拉克的船隊，停靠在羅亞諾克島的前哨時，德拉克準備將這些移民帶回英國，他們立即答應，而離開了羅亞諾克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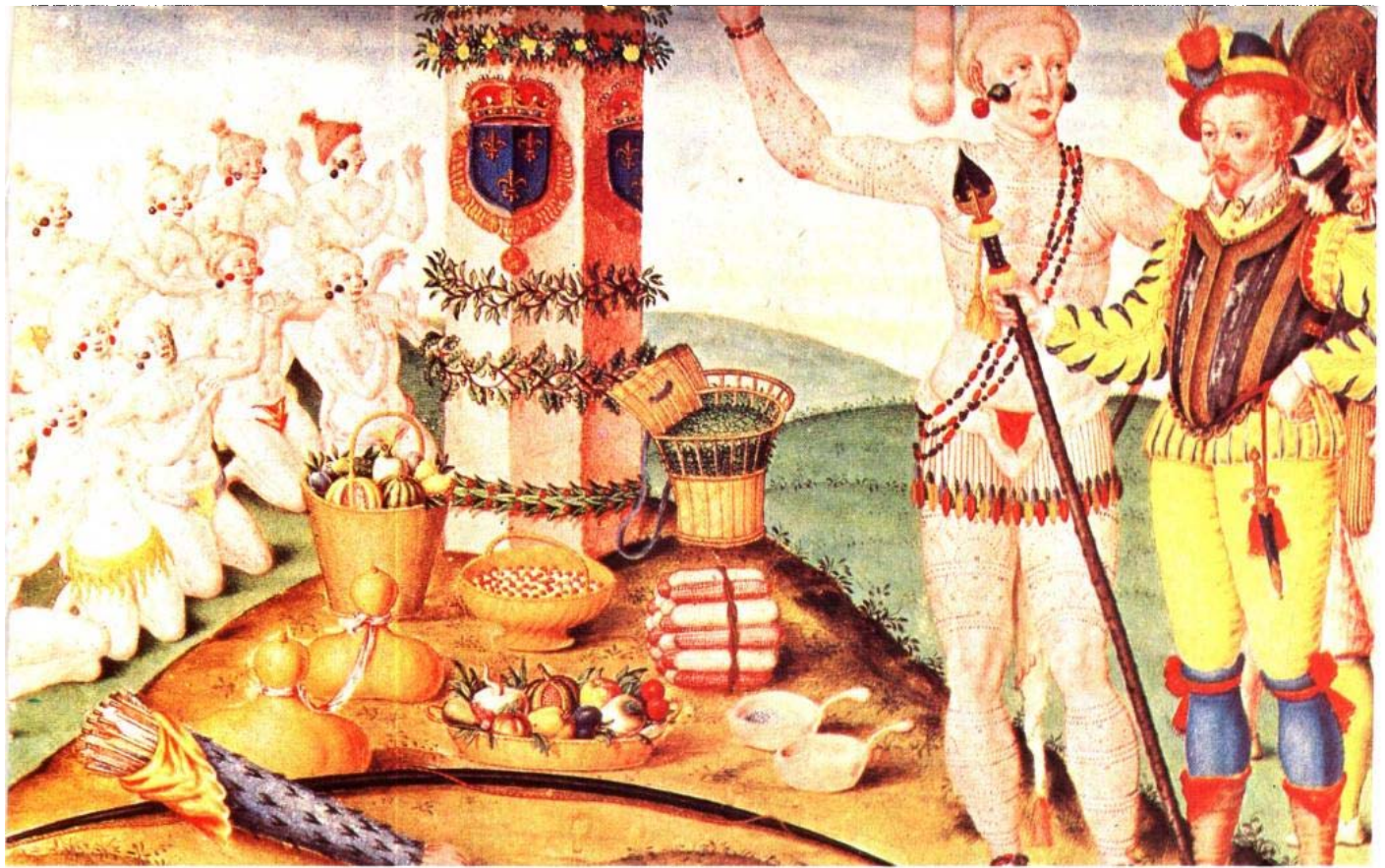
羅利企圖於西元一五八七年，再度在維吉尼亞建立殖民地。這一年，羅利派出了由約翰·懷特所率領的一一七名移民，前往維吉尼亞屯墾。他們到達後不久，懷特的女兒艾莉諾亞德拉產下了一個女兒，因為，這個女嬰是在美洲出生的第一個英國人後裔，所以被命名為「維吉尼亞」。爲了要補充屯墾區的糧食，懷特奉命暫時回國，而留下包括自己女兒、女婿及外孫女在內的九十一名男人、十七名女人和十名小孩。

懷特回到英國後，即爆發了英西海戰（西元一五八八年）。爲此他在英國停留了三年，直到西元一五九〇年，才得以再踏上征途。而可悲的是，懷特到達時，羅亞諾克島已成無人之島，他的家族及伙伴們都不見蹤影。只有其中的一棵樹幹上，刻著鄰近的一個島名——庫洛亞特恩。根據該地區友好的印地安人表示：這一批英國人，可能是被海岸的伯阿丹部族所殺。



西元一六〇三年，詹姆斯一世即位。數月後，羅利因爲有叛亂的嫌疑被人告發，而囚禁在倫敦鐵塔裏。他被關了十二年之久，因此，縱使他對維吉尼亞仍存著夢想，也不得不放棄。

當羅利從事探險時，給予他財力支持的是一批英國商人。而現在羅利已身不由己，無法再作海外的發展。因此，西元一六〇六年，這群英國商人自行組織殖民協會，取名為「維吉尼亞公司」，並分為二個集團。一是普利茅斯的維吉尼



▲西元一五六四年時，法國的探險家羅德尼爾和印地安酋長阿索爾站在佛羅里達州聖約翰河河口上的圖片。這幅圖是探險隊其中一名成員莫爾克唯一遺留下來的作品。據說，羅利就是看了他那幅「富庶之國」的圖畫，才有在美洲大陸建立殖民地的念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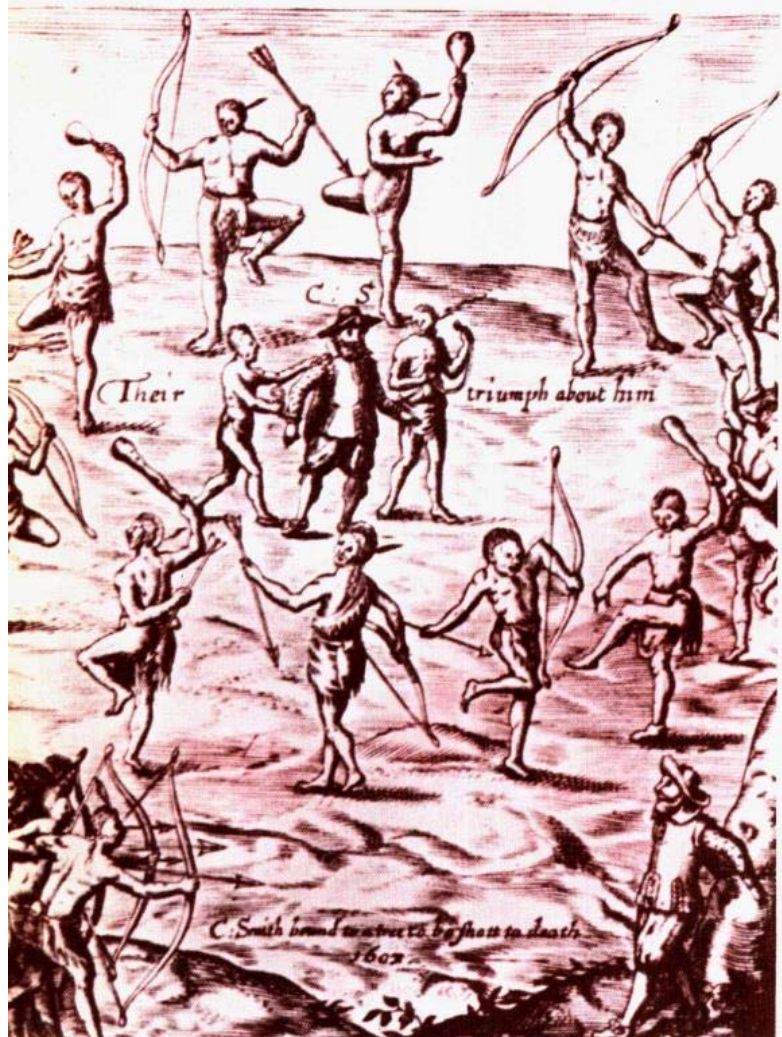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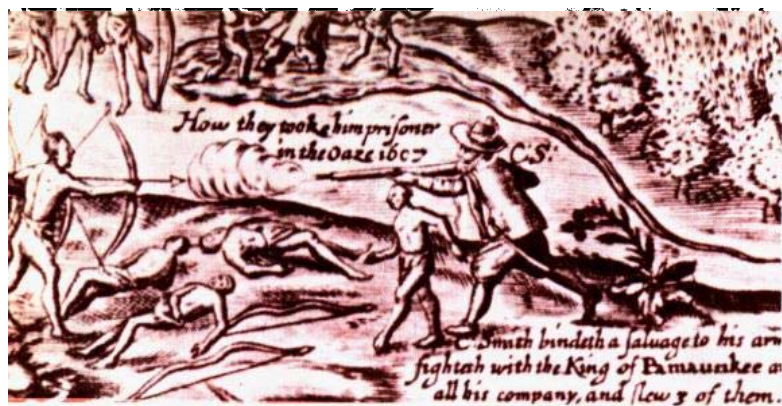
◀這幅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一世的肖像，是尼古拉·比里亞德的作品。女王在位期間，曾有一位法蘭西斯·德拉克騎士，大規模搶劫西班牙滿載黃金的船隻。不僅德拉克變成大富翁，女王也因此致富。圖中女王衣服袖口上的名貴白貂，是處女的象徵。

▶羅利爵士（1552～1618）肖像圖。

亞公司（普利茅斯公司），他們計劃在大西洋岸北部（從緬因到馬里蘭為止）建立殖民地；一是倫敦的維吉尼亞公司（倫敦公司），打算在中部大西洋岸的地區（從紐約到南北卡羅來納為止）建立殖民地，其中有一部分地區，是與普利茅斯公司的殖民地重覆

西元一六〇六年十二月，倫敦公司派出了前往新世界第一支船隊。將近一百名的英國移民，分別搭乘「蘇洲康士坦特號」、「快捷號」、「發現者號」三艘船前往。其中一個名為約翰·史密斯的人，在方興未艾的殖民地存亡戰役——對抗懷有敵意的印地安人的掠奪、饑餓的威脅、疾病的恐懼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當史密斯加入前往維吉尼亞的探險時，年方二十六，卻已歷盡了艱難險阻，並已經具備了在海外殖民生活的技能。十五歲時，即開始在歐洲流浪，追求各式的挑戰與刺激。他曾在荷蘭、法國、匈牙利當過傭兵；也曾在君士坦丁堡，當土耳其軍隊的奴隸；他更曾被俄國的韃靼人所俘虜。由於這種種體驗，史密斯學會了應付艱難困苦環境的技巧。

西元一六〇四年，史密斯趁其俄國主人不備時逃脫出來，結束俘虜生活，而回到英國本土。在外面浪跡十年的結果，使得流浪與冒險成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史密斯雖然回到英國，可是他仍渴望流浪，因此，一聽到倫敦公司將到維吉尼亞的計劃，他就申請加入。

倫敦公司在船隊出發前，已經私下選定新殖民地幹部會的六名主要委員。這份寫好的名單，藏在保險櫃中

，未到目的地時，是不準備公開的。當船隊接近維吉尼亞時，就打開保險櫃，宣讀名單。出人意料地，史密斯的名字，赫然出現在名單上。但是其他的五位幹部，並不信任這位年輕的冒險家，他們拒絕史密斯成為主要委員。當這一行人為了要選定殖民地場所，而準備登陸時，就假藉史密斯抗命為理由，而將史密斯留在船上。

倫敦公司曾指示探險隊們，要慎重考慮新殖民地的場所，最好選定在能夠抵抗印地安人攻擊的地方。但是探險者們所選擇的地方，卻跟指示背道而馳。他們選擇在伯阿丹族領域的正中央——也就是在詹姆斯河上游一百公里的地方，是個蚊蟲滋生的沼

◀ 約翰·史密斯被伯阿丹族勇士們所俘虜的情形。

▶ 這幅圖片是摘錄自史密斯著作的插圖。十二歲的少女波卡荷塔絲正為史密斯求命的場面。圖中史密斯仰著頭，躺在地上，兩個印地安人正想用木棍敲碎他的腦袋瓜，而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大酋長伯阿丹的女兒，匆忙跑過來，跪在史密斯旁邊，使他免於一死。

◀ 逮捕史密斯的印地安人，正為勝利而歡呼的情景。史密斯本想與印地安人作和平交易，藉以替屯墾區的人們取得糧食，因此，他沿著詹姆斯河上去，一上岸時，就遭到印地安人的包圍而被俘虜。

▼ 西元一六一六年，跟著約翰·羅夫回到英國的波卡荷塔絲。

澤地帶。他們在這裏蓋了許多小房屋，而圍成一個名為「詹姆斯鎮」的小村落。在幹部會會長威恩菲爾的指示下，殖民者們開始從事菜園的耕作。

史密斯居住在俄國期間，看到俄人用圓木做成的城堡，非常堅固，極適合在殖民地上大量採行。因此，向威恩菲爾提出他的看法，但並沒有受到重視。相反的，威恩菲爾認為只要用簡單的木柵，就足以防禦印地安人的攻擊。當木柵圍起來不久，就有將近四百名的伯阿丹族勇士襲擊殖民地村落，輕易地突破了簡陋的木柵。雖然後來伯阿丹族遭受到大砲的反擊，而很快退兵，但是，也有很多的英國人因此而受傷。威恩菲爾受到這個教訓，遂將史密斯迎接到幹部會議，並且立刻採納

他的建議，用圓木築成堅固的城堡。

但是詹姆斯鎮並沒有如預期中的繁榮。僅僅在極短的三個月內，就有四十六名移民，因為饑餓、瘧疾、肺炎、赤痢而斃命。得以逃避噩運的，也衰弱得無法去埋葬死去的伙伴們。幹部會議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只得哀求史密斯，前往印地安族村落借點食物。

史密斯即沿著詹姆斯河，往內地走了八十公里時，忽然碰到二百名伯阿丹族勇士。雖然史密斯奮力抵抗，還是敵不過印地安人，而被俘虜。幸好他智勇兼備，使印地安人對他的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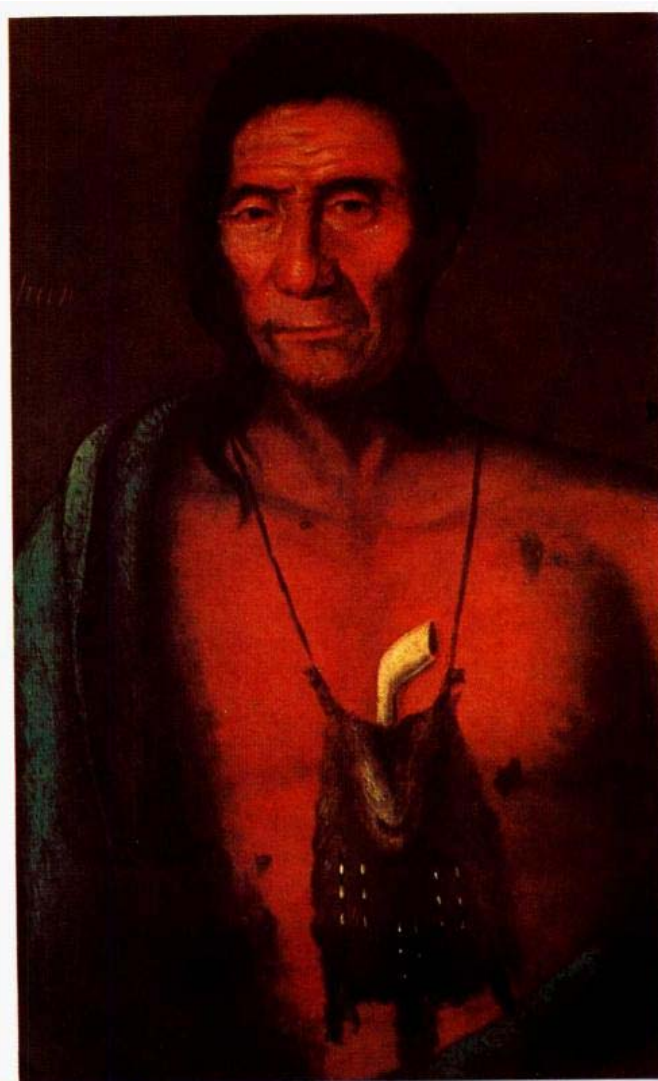
意轉變成好奇心。他首先寫了一封信給詹姆斯鎮的幹部會，接著，拿出他隨身攜帶的磁石。因此印地安人都以為他是祈禱師，因為他有「能說話的紙」，和隨時能找出小釘的魔力。

史密斯被帶到伯阿丹族領導者索那可克（伯阿丹酋長）的面前。大酋長和全體的評議委員，開始討論如何處決他。經過長久的討論、表決，最後決定這個白種人應被處死刑。印地安族酋長即命令史密斯把頭鑽到兩個很大的石頭間，以便讓族人用木棍敲碎他的腦袋。但是，在緊急關頭，伯阿丹酋長的女兒波卡荷塔絲，適時地跑過來，把她自己的頭，蓋在史密斯頭上，使得印地安人們停止處刑。

波卡荷塔絲為什麼會這樣作？難道是她傾心於史密斯嗎？這時的史密斯衣衫襤褸，形容憔悴，怎能打動波卡荷塔絲的心呢？也可能是狡猾的老酋長頗為欣賞史密斯，而暗中指示女兒以身子掩護史密斯的。但是根據史密斯本人的說法，是伯阿丹酋長畏懼正開往海邊的英國艦隊前來報復，而出此計策。

這種部族間重要的事情，居然可以讓一個十二歲的少女插手其間，而且順從她的任性；以今日的眼光看來，可能認為是一件很奇妙的事。但是，在印地安部族當中，尤其是伊洛庫依族，婦女們具有絕對的發言權，享有財產，甚至也可能當上酋長。此外，婦女們經常擔任和平使節，前往其他的部族去聯絡感情。所以印地安族婦女比同時代的其他地區的女性，還要受人尊敬，而且她們還有絕對的個人自由。

不管波卡荷塔絲適時出現的動機為何？總之，由於她的幫助，史密斯撿回一條命。伯阿丹酋長即認他為義子，並替他取個印地安人的名字，還讓他帶糧食回到詹姆斯鎮。以後的幾年間，印地安人屢次地供給糧食給英國移民。雖然





▲西元一六六四年，佛蘭德斯的一位畫家提尼爾所畫「正在吞雲吐霧的一夥」。煙草傳到歐洲後，沒有幾年的功夫，就狂熱地流行起來，普及於各階層。

◀煙草在印地安的儀式和祭禮中，是不可或缺的東西。圖中印地安族的一位酋長提休可恩脖子上還掛著裝煙草的袋子。

▶這是人盡皆知的作物——煙草，摘自西元一五七六年，安特衛普所發行的一本書中的木刻畫。在煙草還沒有成為詹姆斯鎮的主要作物時，它的前途，實令人引以為憂。但是，自從約翰·羅夫改良煙葉的乾燥法，而製成合乎歐洲人口味的新品種時，詹姆斯鎮不僅起死回生，而且變得更有朝氣，更加繁榮。

有印地安族的援助，但是，維吉尼亞在起初的數年間，還是幾乎面臨崩潰。從西元一六〇七年到一六〇九年，斷斷續續有九百名移民者到達維吉尼亞，但是到西元一六一〇年，生存者卻還不滿一百人。

這批移民們，不僅缺乏經驗，而且大多懶惰成性，才會造成這種悲慘的狀況。西元一六〇八年至一六〇九年，史密斯擔任殖民地最高的負責人，他認為要生存下去，就得從事繁苛的勞動。他自己率先為模範，每天從事菜園墾植的工作，並且砍伐樹木，做為燃料和建材之用。而移民們如不盡全力工作，就會受到嚴格處罰；拒絕勞動者，更被趕到對岸去；至於想逃亡者，一律格殺勿論。

殖民地要有長久的發展，



就得需要這種嚴苛的規律。西元一六〇九年，史密斯因爲火藥事故而受傷，不得不回到英國。隨後不久，殖民地即土崩瓦解，這就是很好的例證。留在詹姆斯鎮的西蒙斯醫生如此記載著：「野蠻人聽到史密斯已經離開後，就發動攻擊，任意殺害白種人……我們深以史密斯不在而惋惜！他的仇人，開始咀咒他的離去。我們不僅無法從野蠻人手中接受到糧食的贈與，相反地！我們得到的卻是木棍、箭頭所帶來的致命傷……」。

史密斯離開時，還有六百名移民者，但是六個月後，僅剩下六十名男女老幼。這些倖存者，勉強靠著樹根、雜草、堅果、草莓，偶而有少量的魚來果腹。移民們的饑餓狀態越來越嚴重，只得把以前埋在地下的野蠻人的屍體挖起來吃……我們稱這段時期爲饑餓期，其悲慘的情形，令人難以相信，也無法用筆墨加以形容……」。

當英國的德拉瓦船隊載著一五〇名移民和大量糧食，出現在海上時，這個殖民地已呈現「只剩下十天生命」的狀態了。詹姆斯鎮的生存者，哀求德拉瓦帶他們回英國，但未被允許。根據新來的移民們所稱，「這個殖民地與其說是活人的住所，不如說是以前城堡的廢墟」。

此後的九年中，維吉尼亞殖民地在德拉瓦代理人之一的湯瑪斯·戴爾嚴厲的支配下，慢慢起步發展。起初，維吉尼亞的移民們，深受糧食和物資的極度缺乏，及處在孤立無助狀態中的恐怖所襲擊。但是西元一六一二年，有一名叫約翰·羅夫的人，拯救了殖民地的前途，他種植了一種新的作物——煙草。羅夫可能從南美引進煙草的種子，並改良煙葉乾燥的方法，而順利地作成了合乎歐洲人口味的新品種。

不久，在英國本土也開始流行抽維吉尼亞的煙葉。由此看來，羅夫所帶進來的煙草，有了顯著的成果，它使得維吉尼亞的經濟，有急速增加的跡象。尤其，當荷蘭的貿易商，把第一批非洲黑人賣給殖民地後，他們更是極力壓榨黑奴的勞力，使得維吉尼亞的財富，源源不斷的增加，每年輸出的煙草，就可獲得五十萬英鎊（約一百四十萬美金）的收入。

羅夫不僅成功地改良煙草的品種，而且還贏得了波卡荷塔絲的芳心。西元一六一四年四月，在伯阿丹大酋長的同意下，他們舉行了婚禮。自此，伯阿丹族聯盟和維吉尼亞殖民地的外交關係，再度展開。隨著和平的恢復，印地安人跟詹姆斯鎮移民們的交易，也逐漸的繁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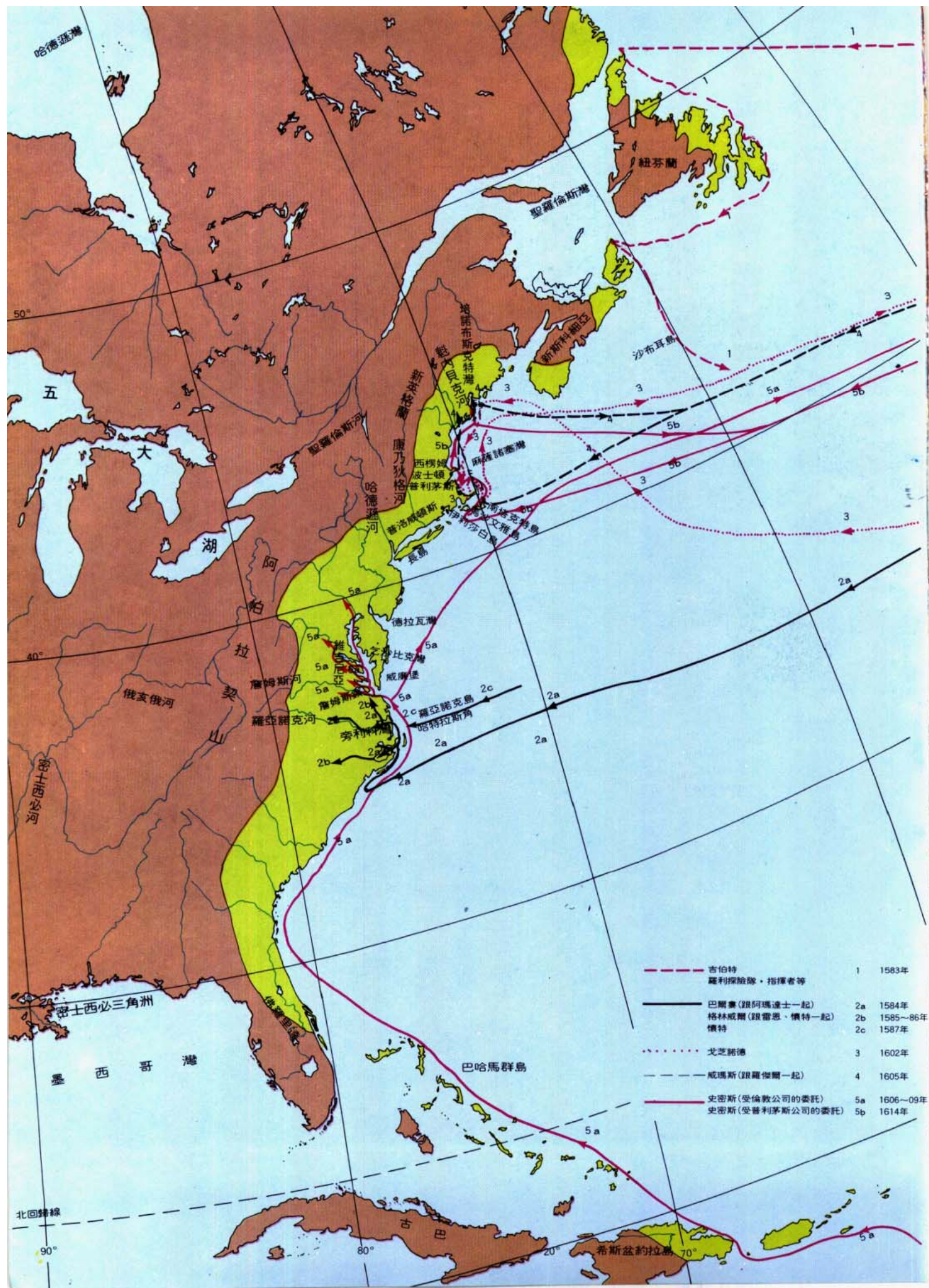
西元一六一六年，羅夫帶著新婚妻子波卡荷塔絲回到英國。她到英國會是怎樣的

一個情形呢？「蕾貝卡女士，又名波卡荷塔絲，接受她丈夫羅夫和其他朋友的教導，很快地學會了英語會話、英國的風俗、習慣。不久，她生下一個小男孩，倫敦的維吉尼亞公司的會計官，聲明會盡全力保障她們母子的福利；其他的高官顯要，也以熱情的態度對待他們。」由這一段記錄，可看出波卡荷塔絲在英國受到極大的禮遇。但是，在她二十一歲，羅夫想帶她回維吉尼亞之前，她卻染上天花而病逝。

現在，讓我們回到維吉尼亞吧！此時此地，對於波卡荷塔絲的同胞們而言，情況也變得不太樂觀。隨著煙草成為巨大財富的來源，倫敦公司的股東——富裕的貴族們，都在詹姆斯河沿岸的大塊土地上，從事煙草的栽種。因為每隔二、三年，煙草就將土地中的養分吸盡，而不得不重新換一塊土地。而移民們都不肯另外開墾土地，只是將印地安人從他們的玉米園中趕走，搶奪了他們的土地。這種強占的行徑，當然令印地安人憤慨不已，於是戰爭就免不了要發生。

西元一六二二年，戰爭終於爆發。歐貝群卡諾夫（被認為是伯阿丹酋長的弟弟）指揮印地安人，閃電式地攻擊移民們所有的農園。將近三千名的移民中，有三百四十七名被殺害；英方也不甘示弱，立即還以顏色。而在此後的二十年中，伯阿丹各部族聯合的戰鬥力，在白種人優越的軍事作戰的反擊下，逐漸崩潰、瓦解。僅存的一些殘黨，也被趕到西方去，於是，為勝利而感到驕傲的移民們，冠冕堂皇地分割了伯阿丹同盟的土地。

另一方面，湯瑪斯·戴爾，在殖民地所採行的強權壓制政策，在西元一六一九年，被較民主的行政型態——議會所取代。這個議會被稱為「市議院」，是美國最初的議會制立法機關。西元一六二四年，英王詹姆斯一世，把這個殖民地併為國王直轄的領土，並且派了一名總督，行使直接管轄權。因此，這個議會在維吉尼亞的政治領域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新世界的財富，使得前來維吉尼亞的移民，日益增加，於是，維吉尼亞就此急劇的發展、繁榮與進步。當年羅利企盼在美洲大陸締造另一個「英吉利帝國」的夢想，終於實現了。





◀美國東部地圖。以線條表示西元一五八三到一六一四年間，開始探險大西洋岸的先驅們，當年航海的路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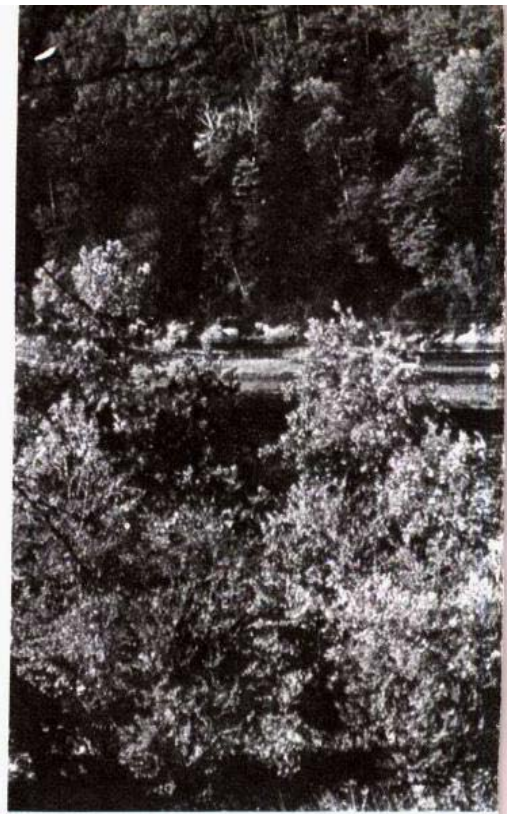
▲維吉尼亞州威廉堡「威廉瑪莉學院」的雷恩校舍。這是現在美國大學中最古老的建築物。據說這座建築物是克利斯多夫·雷恩設計。

►這幅「位於詹姆斯河畔小城鎮的廢墟」是西元一八〇〇年代某一畫家的寫生作品。屯墾區原本是建立在印地安族領域當中的沼澤地帶，由於熱病的肆虐，移民們即遷移到具有地利之便的威廉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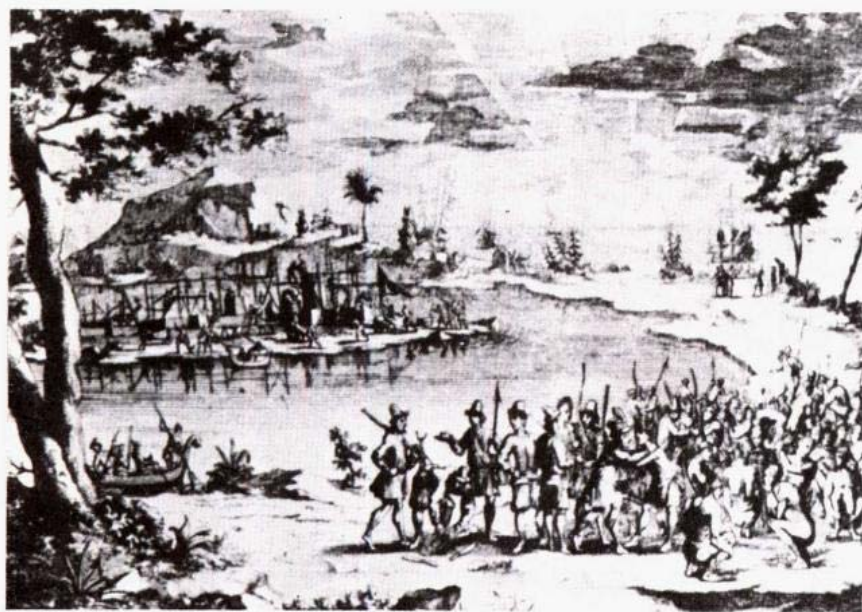
5 新英格蘭的雛型

當倫敦的維吉尼亞公司匆匆忙忙地將一批又一批的移民們送到詹姆士鎮時，跟倫敦公司相對立的普利茅斯公司也不甘示弱。根據西元一六〇六年雙方所協定的條款，將維吉尼亞公司二分爲倫敦公司和普利茅斯公司，更規定普利茅斯公司在現在的緬因州到馬里蘭州間的地帶，享有建立殖民地的權利。西元一六〇六年十二月，在倫敦公司派出的移民們尚未出發之前，普利茅斯公司的商人即搶先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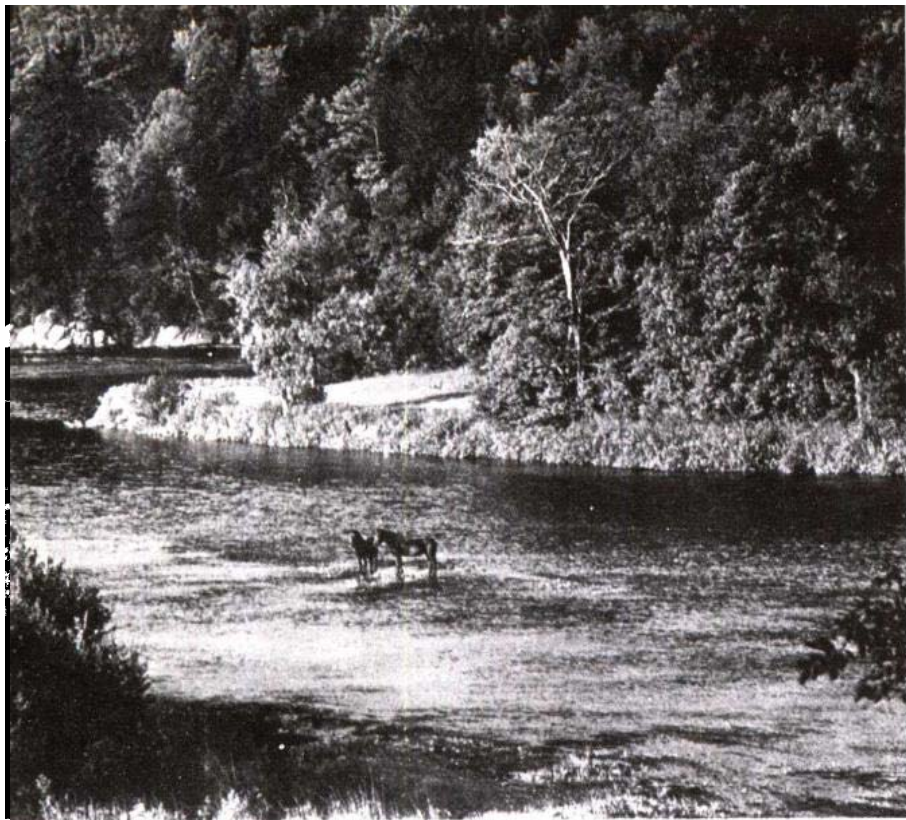
◀「北維吉尼亞」——現在的新英格蘭 當年的戈芝諾德爲了要找尋樹皮可以當藥用的珍貴樟木，而前往新世界探索。回英國後，戈芝諾德又誇大其辭描述美洲大陸的種種情形，諸如有廣大肥沃的土地和豐富的漁獲量。因此，歐洲人對於在新世界建立殖民地的念頭，遂越來越強烈。

▼戈芝諾德不僅僅把交易用的裝飾品，當作禮物，送給印地安人。他還把對他本身有更大價值的鋼鐵製小刀，也一併送給印地安人。因此，贏得了他們的友誼。



步，派出一支探險隊前往北大西洋沿岸。但是，探險隊只到達西印度群島，就遭到西班牙人的搶奪，不得不返回英國。西元一六〇七年五月，普利茅斯公司再度派遣探險隊出發，一行人總算到達緬因州的海岸，而在魁內貝克河河口設





▲本圖是現在的緬因州境內，河流橫亙其間的富庶綠色地帶。威瑪斯和羅傑爾曾在沿岸進行勘察。地圖上所找不到伸展到內地的衆多河川、茂密的森林及前人所未踏過的牧草地，似乎隱藏著無窮盡的財富，同時，也為異教徒們提供一個安全的庇護場所。

▼詹姆斯·羅傑爾所著「航海記」一書的封面。羅傑爾搭乘威瑪斯船長的「大天使」號，到達新英格蘭沿岸。



立了前哨基地——波普姆屯墾區。但是，這批移民們在體驗到一次「前所未有的酷寒」的冬季後，就放棄了在美洲大陸定居的念頭，而回到英國。因此，普利茅斯公司的兩次移民都遭到失敗的命運。

新英格蘭地域——即當時所稱的「北維吉尼亞」——在十七世紀以前，還是塊未為人所知的土地。日後，英國人能

認識這個地區，得歸功於兩名商人兼冒險家的努力。普利茅斯公司創立之前，他們兩人就曾調查過新英格蘭的海岸線。

這兩名冒險家中的一人巴索勒穆·戈芝諾德，在西元一六〇二年初，為了尋求樟木，而前往北維吉尼亞。當時盛傳生長在北美洲東部各地的樟木樹皮所製成的茶葉，是治療各種疾病的特效藥，如果能將樟木運到歐洲的話，一定可以得到很高利潤。因此，戈芝諾德打算利用樟木賺上一筆，可是，前維吉尼亞總督羅利的許可證並沒有轉讓給他，戈芝諾德如到維吉尼亞探險，就等於侵犯了羅利的權利，但由於戈芝諾德極想謀求巨利，便決定不顧一切去冒險。

西元一六〇二年五月十四日，戈芝諾德一行人搭乘「協和號」船出發。經過近二個月的辛苦航行，終於到達了滿是岩石的緬因州海岸。看到了一幅令人驚奇的景象——有六名印地安人划著歐洲式的小型釣魚船過來，船上的領導者還穿著水手的服裝。戈芝諾德從這個奇裝異服的印地

安人口中得知，最近有一批法國的漁夫、貿易商，為尋求鱈魚而來到近海。數天後，戈芝諾德將船駛進南方的大海灣，與部下一起垂釣，因而證實了新英格蘭沿岸海域，是個蘊藏大量魚類的漁場。其中之一的船員，日後這樣記載：「只須數小時的網撈，船上就裝滿了鱈魚，有時不得不把大半的魚，重新拋回海中。」由這一段描寫，更令人確信，從三月到五月，新英格蘭的魚獲量遠勝於紐芬蘭海域的魚獲量。後來，人們便把此地命名為「鱈魚角」。

戈芝諾德繞過鱈魚角，登上了南塔克特、馬沙文雅等島嶼。在這些島上，他們發現「此地的草莓比英國本土的還要大……。此外，到處可以看到樹莓、醋栗、葡萄等等。」後來，他們前進到西邊的伊莉莎白島，這裏土地肥沃得叫人難以相信——只要將小麥、大麥、燕麥的種子撒在地上，不到二個禮拜，竟已長到二十三公分高了。此外，這裏還長著茂密的樹木，例如杉樹、山毛櫸、樟木等。而他們所要尋找的樟木，也就是在這裏發現的。

戈芝諾德將船上的小刀及身上的裝飾品，送給島上的印地安人，以贏取他們的好感。印地安人對白種人友好的態度，深表感激，於是，將樟木樹皮剝下來，作為回報。並且，還幫忙把樟木樹皮搬到船上。載滿了樟木後，戈芝諾德於是揚帆駛回英國。臨走之前，還為友好的印地安人們吹奏喇叭，以表示告別。

戈芝諾德在西元一六〇二年年底回到了英國。由於他運回的大量樟木樹皮，賣了一筆好價錢，因此羅利心中很不滿。於是命令部下去調查這一支前往北維吉尼亞探險隊的不法航行。但是不久，兩人卻私下和解，羅利不再追究戈芝諾德的行為，而戈芝諾德隨後也加入了前往詹姆斯鎮移民的狂潮中。





▲西元一六二〇年從普利茅斯港口出發的清教徒。根據當時的記載，出發的情形，可能比我們從這個畫面上所看到的還要複雜。清教徒們默默地上船，他們所乘坐的五月花號也悄悄駛出港口。

西元一六〇五年，在喬治·威瑪斯船長的率領下，第二次前往新英格蘭海岸調查。這次的航行是由英國的二名富豪斐廸南·哥奇斯爵士和約翰·波普姆爵士所支持。在這之前，他們就很渴望去緬因州海岸建立殖民地。

西元一六〇五年三月，威瑪斯船長駕著「大天使號」，由倫敦往西南西方向航行。經過五個禮拜的航海，到達南塔克特海峽。威瑪斯船長把船駛到鱈魚角附近，再繞過鱈魚角北上，到達緬因海岸的一個島上，並且在島上登陸，隨即有一群印地安人向他們走過來。根據大天使號的一名水手詹姆斯·羅傑爾所稱：船員們把種種禮物送給印地安人，以取悅他們。

禮物中有「手鐲、戒指、印地安人插在頭上的孔雀羽毛、及嚐了一口就不想喝的白蘭地酒（他們還很喜歡糖果、葡萄乾）」。羅傑爾繼續報告威瑪斯與印地安人的交易，對白種人大有利益，即「白種人拿著價錢不過四、五先令的小刀、茶杯、梳子及其他雜物，跟印地安人換取四十多張上等品質的海獺皮。」

威瑪斯船長並表演磁石的作用給印地安人看。根據羅傑爾的敘述：「把磁石貼上船長的劍和我的劍，使劍帶有磁性……這麼一來，劍可以緊緊把小刀吸住……。只要巧妙地操縱劍身，小刀就可在滑輪上，旋轉不已。我們之所以這麼做，是要讓印地安人們相信我們是某一種偉大力量的代行人，以便讓他們對我們產生敬畏的心理。」

接著，威瑪斯把印地安人召到船上。「他們態度極其和善、有禮，進餐時也不像無知的人們，只顧著猛吃猛喝，而忘了餐桌上應有的禮貌。」印地安人自制的能力，給英國人留下強烈的印象。而當時的歐洲人的習性，吃飯時總要吃到撐不下來為止，這與印地安人的自制，實在有天壤之別。

離開這個島後，威瑪斯調查緬因州的海岸，而發現了魁內貝克河。羅傑爾曾這樣描述這條河：「我敢斷言，這是最富庶、最美麗、最長及最安全的河流。」羅傑





▲約翰·史密斯被法國海盜所逮捕的場面。圖中左上角，是史密斯正要在法國領土登陸的情形。西元一六一四年，他曾調查麻薩諸塞灣，而寫了一篇詳細、確實的報告。第二年，史密斯再度前往同一地方，準備建立殖民地，但在途中就被法國海盜所俘虜。

◀「伊莉莎白女王宮廷中的培諾布斯克特夫人」。相傳這是斐迪南·哥奇斯爵士，從美洲帶回英國的四名印地安族婦女之一的肖像。

▼被威瑪斯船長所俘虜的斯庫萬托。日後，他變成朝聖者們的好朋友，並教導他們許多在未開發地區生活的技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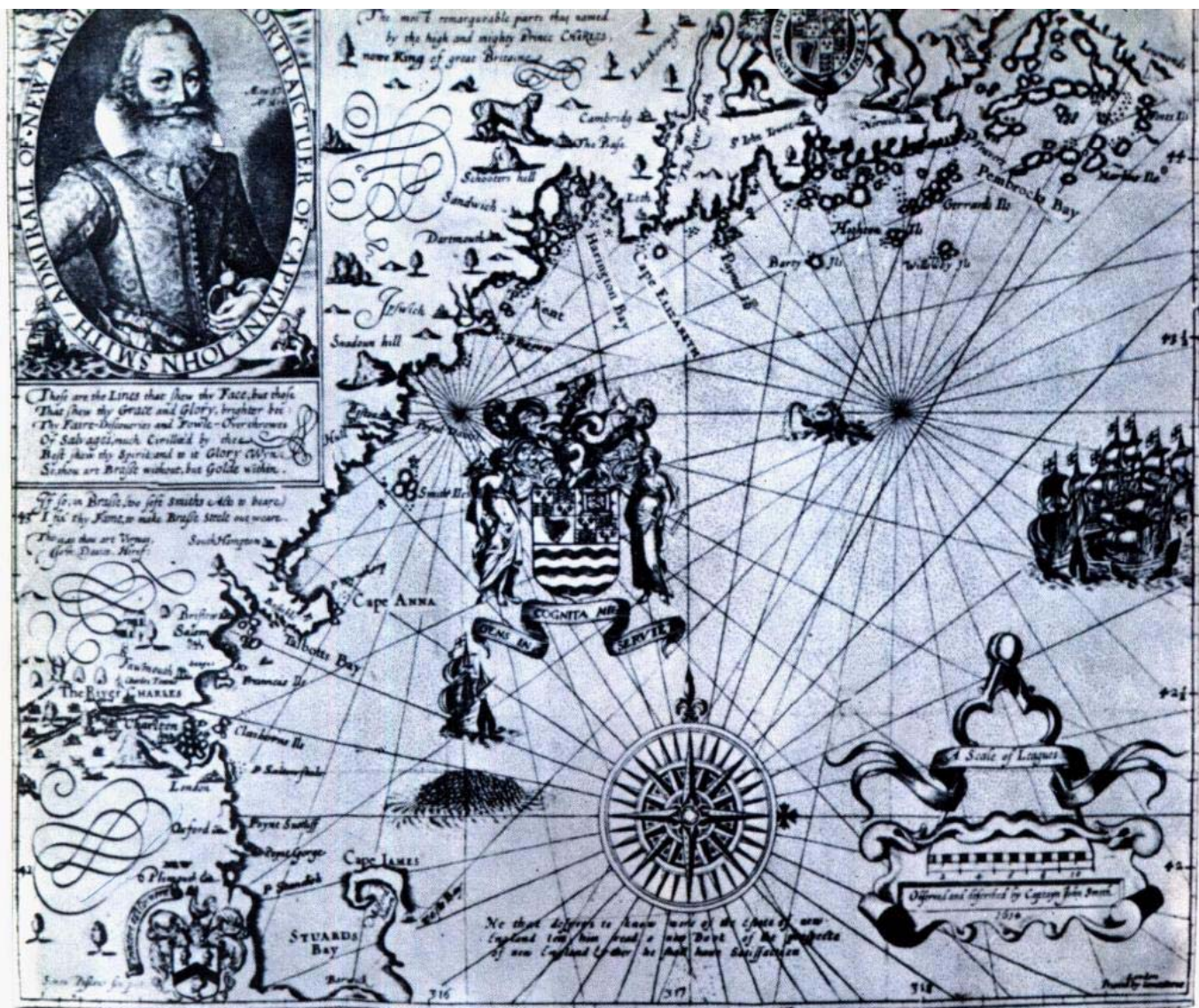


爾之所以對魁內貝克河讚賞不已，可能是因為這條河有著又深又平靜的水域。尤其是和詹姆斯河一比較，更顯得有航行之便。

在緬因州南方，威瑪斯一行人遇到了打算將他們引誘到預先設計好的陷阱的印地安人。但，他們不僅順利地避開陷阱，反而捉到了五名印地安人，並帶回英國去。其中的一名俘虜斯庫萬托，對於英國人的生活，非常滿意，因此，自願在英國逗留數年，才再回到新世界。

威瑪斯回到英國之後，以很熱誠的口吻，向兩個支持者報告他們在緬因州的情形。波普姆和哥奇斯在高興之餘，即以代理普利茅斯公司之名義，於西元一六〇七年派遣探險隊前往緬因州沿岸建立波普姆殖民地。但是，僅僅成立一年，這個殖民地就遭到放棄的命運。

除了波普姆和哥奇斯兩人以外，還有一批人對威瑪斯所作關於緬因州的報告，感到興趣。在英國國內屢次遭到迫害的天主教徒們，正想去新世界建立殖民地，以作為避難所。起初，他們打算在緬因州海岸成立殖民地，但這些遭受迫害的天主教徒們在美國的最後庇護地，並非緬因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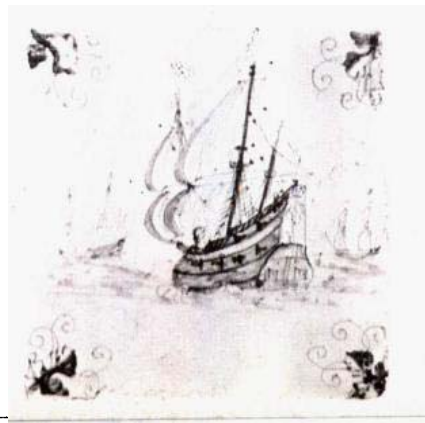
，而是馬里蘭州。西元一六三二年，有一名天主教徒的貴族鮑爾提摩，被賜予乞沙比克灣周圍的土地。因此，天主教徒就在這裏建立了馬里蘭州新殖民地。

西元一六一四年，普利茅斯公司的哥奇斯爵士，對於新世界的探險和殖民地的經營，正感到一籌莫展之際，就與約翰·史密斯接洽，委任他從事於北維吉尼亞海岸線的調查。

史密斯隨即搭乘船隻出發，他詳細的調查從鱈魚角到培諾布斯克特灣的海岸線。回英國後，他即作了有關麻薩諸塞海岸的報告：「我親眼看到世界上四個無人地帶，其中的一個地方，比起其他的三個地方，還較為適合人類居住，可建立成殖民地。……普利茅斯一帶，有相當完整的

▲約翰·史密斯所繪的新英格蘭地圖。西元一六二〇年，朝聖者們即是根據史密斯的地圖，在新英格蘭沿岸航行，並進入了普利茅斯港。

►拿著聖經，從雪地中走向教堂的朝聖者。他們手中還帶著槍，是準備防禦懷有敵意印地安人的攻擊。這可能是朝聖者們尚未跟沙蒙塞特酋長訂立友好條約之前的第一個冬季的情景。



►十七世紀初葉燒成的黏土瓷磚。上面繪有一艘與「五月花號」形狀相同的船隻。



▲西元一六二一年，英國國王賜予普利茅斯殖民地的許可証，給予朝聖者們實質上的權利，建立殖民地。而在西元一六二一年之前，朝聖者們在法律上是屬於不法的侵佔者。但是，這個許可証上，並未提到有關於統治權的限制，也就是說並沒有規定只有英國國王才享有直接統治權。

港灣、肥沃的土地，及其他有利的條件，因此，只要移民到達這裏，勤勉的開墾，一定可以發展成為繁榮的殖民地。」

哥奇斯看完史密斯的報告，大為喜悅。於是西元一六一五年，再派他前往這塊充滿希望的土地上，建立殖民地。但史密斯一行人的船隻，還沒到美國，在途中就被法國海盜船所劫捕。史密斯本人亦遭俘虜

，被送到法國，過了六個月的俘虜生活。在他被強制停止活動的期間，還善加利用機會，終於繪成北維吉尼亞——即命名為「新英格蘭」——的詳細地圖。這幅地圖，對於四年後，搭乘「五月花號」前往美國的一批富有歷史性的移民小集團而言，實具重要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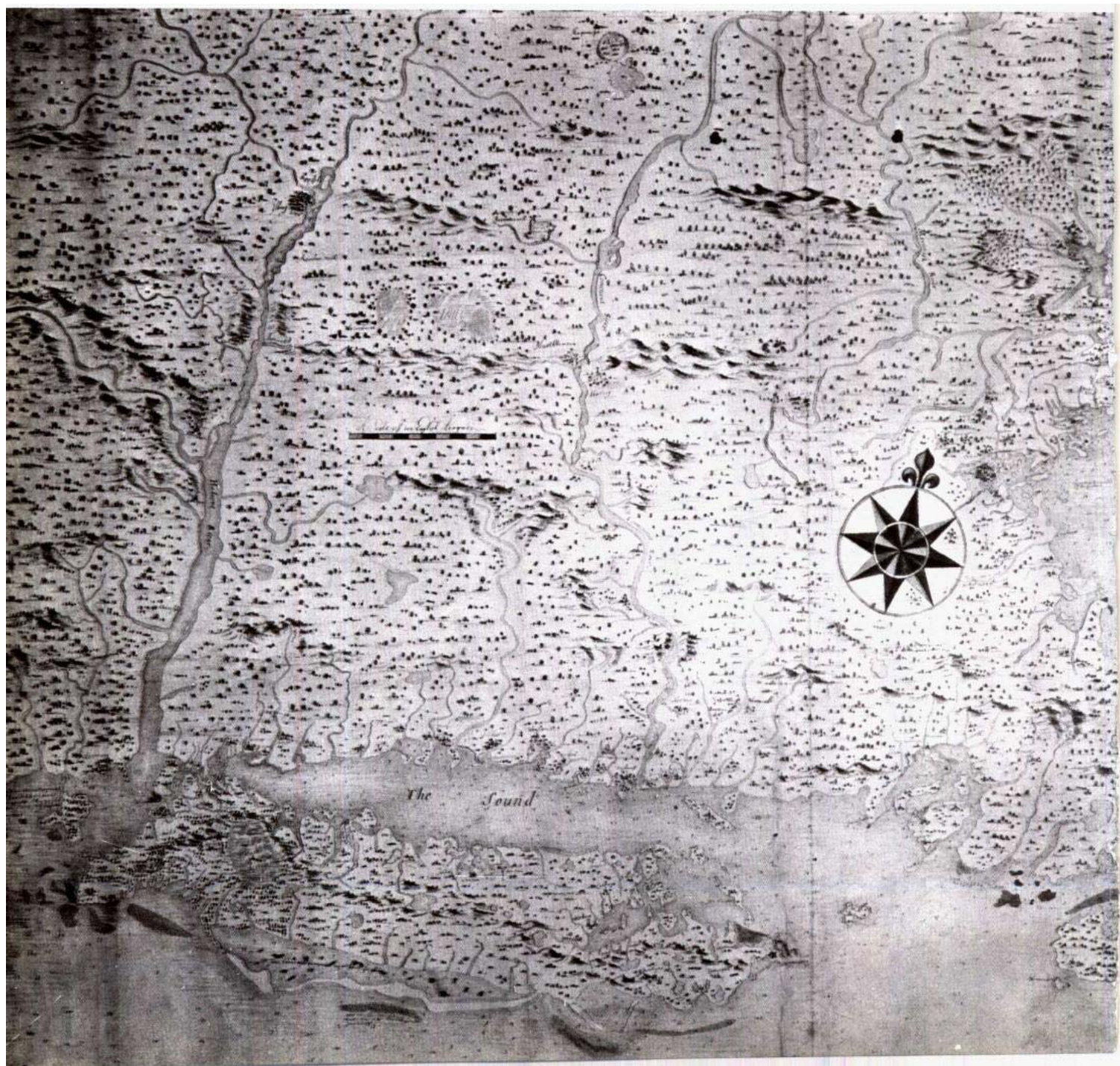
當時，在英國遭到宗教迫害的，不僅僅是天主教徒，連清教徒的某些派別也受到株連。英國教會此時已脫離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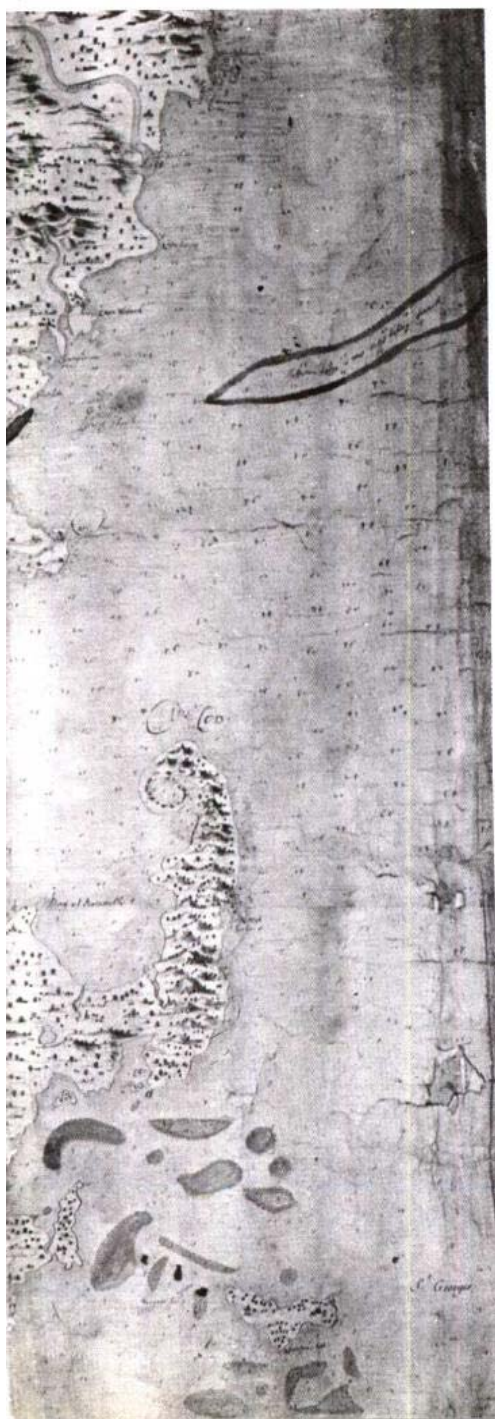
馬教皇的支配，而建立新教色彩濃厚的信仰制度。但是，英國的喀爾文教徒當中，也有一些人對新教感到不滿，那就是清教徒們。

清教徒不滿英國國王及主教們在教會所行使的統治權，他們企盼追求更純潔的新教信仰型態——維持嚴格的道德律，並且完全依賴聖經的教條。清教徒當中，另有一派叫「分離派」，堅決主張從英國教會分離出來，因此，在英國大受排擠。

西元一六〇八年，一群分離派者爲了要逃避在英國所遭受的迫害，在威廉·布魯斯達的領導下，集體遷到荷蘭的來頓居住。但是，他們在國外度過了幾年後，深深覺得異鄉生活痛苦，而大感絕望。最後，他們開會討論，終於得到一個結果：最好的解



▼西元一六八〇年左右繪成的新英格蘭沿岸地圖。新英格蘭與其他新開發地區一樣，最初被了解的只是沿岸地帶的情形。至於內部地區，要等到狩獵者、軍人、冒險家，深入其中探索，才能瞭解內地的情形，而完成正確地圖的繪製。



決方法是另外創設新的共同生活體，能夠以自己喜歡的形式做禮拜，並且「不必放棄身為英國人的生活方式」。於是，他們擬定計劃，準備前往新世界。

由於有一部分倫敦商人跟他們有相同的想法，而給予他們財務上的援助。西元一六二〇年九月十六日，這批清教徒，搭乘五月花號，從英國的普利茅斯出發。船上共有一〇二名的乘客，其中的五十名「異鄉人」，是清教徒們爲了要建立新殖民地，而徵募來的交易商、技工或像麥爾斯·斯坦迪休這類的軍人等等。

這批清教徒們自稱爲「朝聖者」，他們原先的目的地是南維吉尼亞。但是在海上飄搖六十五天的結果，他們來到了新英格蘭的附近海上。新教徒一致認爲，這是神的旨意，將他們引到新英格蘭，因此他們決定就在這裏建立殖民地。他們身上帶著史密斯所繪製的這個地區地圖，探索了一陣子，終於找到了圖上所繪的「普利茅斯港」（現在麻薩諸塞州的普利茅斯）。

西元一六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新教徒們在新英格蘭海岸上登陸後，立即著手建築圓木的小屋、村落、倉庫及集會兼禮拜堂的場所。

新教徒在登陸之前，就已經著手自治問題的進行。由於他們並沒有得到女王賜予的勅許狀，日後前途的困難重重是可以想見得到的。事實上，他們是闖入了普利茅斯公司土地上的不法移民，他們覺得英國國法並不適用於他們，所以有創立某種形式的規律，以互相節制約束的必要，這就是「五月花契約」的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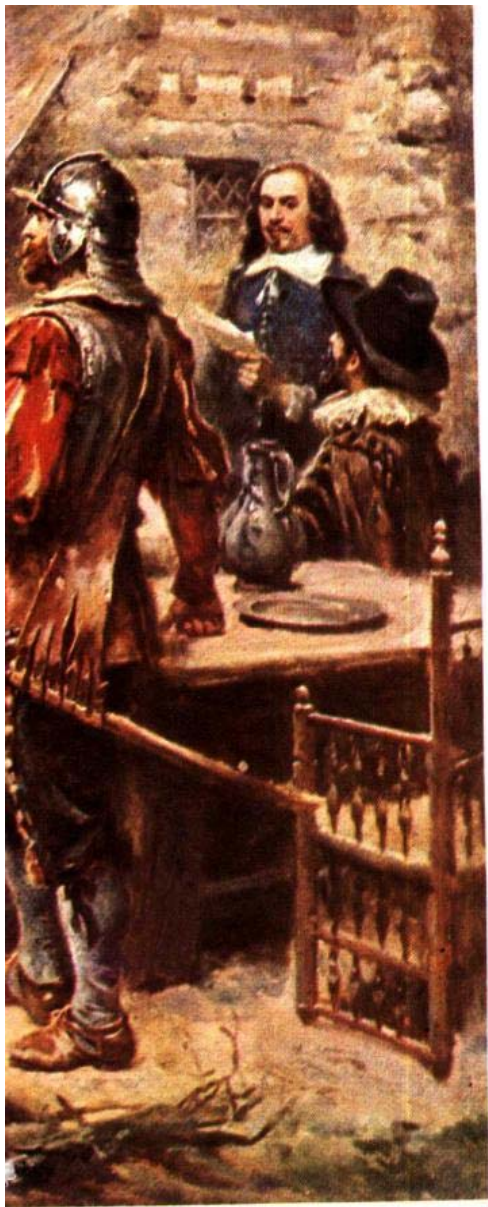
「五月花契約」規定「爲了殖民地的一切福祉，應採取最適當、最公平的法律」。朝聖者們的領導者，取得船上四十一名男乘客的同意，而在契約上簽字。由於他們事



先對自治型態的意見，大體上是一致的，因此，他們不僅決定了應如何發揮自己創立的小社會的功能，也對他們自己的事業，給予某種合法性的認可。如此，萬一將來跟英國政府官吏間發生問題時，可能會有點助益。

在普利茅斯的第一個冬季，對朝聖者可說是個重大的考驗。凜冽的寒風，毫不留情地侵襲他們簡陋的房屋，加上糧食的缺乏，使他們瀕臨絕望的境地。有半數的移民，死於這個寒冷的冬天，而能夠生存到春天來臨的人，若不是接受當地印地安人的援助，可能也無法再度過另一個冬季。

西元一六二〇年、一六二一年的冬季，他們已察覺印地安人的存在。他們也曉得印地安人正從附近的森林中，窺視著他們的一舉一動。印地安人經常觀察這批新來的入侵者，是否存有惡意。而移民們把印地安人的監視解析為印地安人即將攻擊他們的前兆。於是，他們以緊張的心情，準備對抗印地安人的襲擊，可是，預期中的侵襲並



▲這是感恩節最原始的型態。感恩節現在已成為美國人傳統的節日，但第一次的感恩節，是朝聖者們用簡單的方式，慶祝玉蜀黍大豐收，同時也對教導他們如何種植玉蜀黍、如何施肥的印地安人，表示感謝的慶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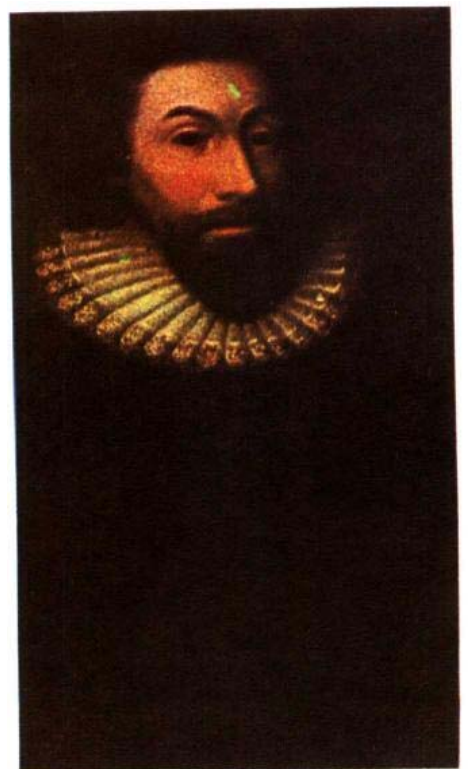
►麻薩諸塞灣殖民地總督約翰·溫史羅波（一五八八—一六四九）的肖像。他針對著該殖民地勅許狀的漏洞，而將麻薩諸塞殖民公司，從英國遷移到殖民地。

沒有發生。

不僅如此，西元一六二一年的三月間，有一名身材高大的印地安人，以趾高氣揚的步伐，來到移民們的村落，用英語說道：「你們好啊！英國佬！」這令這批移民吃驚不已。這個印地安人是培亞基得族的酋長沙蒙塞特，他的英語是向沿岸的漁夫們學得的。沙蒙塞特告訴他們說，他有兩個朋友想拜訪他們。這兩個人就是住在普利茅斯附近的萬巴諾亞族酋長馬沙索特和被威瑪斯船長俘虜，而在英國生活數年的斯庫萬托。

朝聖者們殷切地等待印地安友人的來訪。他們並與馬沙索特訂立友好條約，這個條約一直持續了四十年，直到馬沙索特死後才失效。斯庫萬托受到移民們熱烈的歡迎，經常前來拜訪。他與殖民地總督威廉·布拉得福特的交情很深，因此，常常到他家作客。斯庫萬托有感於移民者的友善與熱誠，便教導移民者如何種植玉蜀黍，釣到的魚如何當作肥料，以及如何接近獵物，設立陷阱逮捕它們。

斯庫萬托的指導，對朝聖者們有很大的幫助。秋天來臨時，朝聖者為了感謝斯庫萬托的教導，使他們得到了豐富的收穫，因此舉辦了一連三天的祭禮，並且邀請了所有的印地安人一齊來慶祝。往年，印地安人就有每年舉行豐收祭的習慣，因此他們便帶著肉和玉蜀黍到移民們的村落參加慶祝活動。朝聖者與印地安人一齊準備慶祝宴會，並進行歌唱、遊



戲等節目，大家盡興而歡。日後，美國的感恩節，即是脫胎於這種愉快的聚會。

當朝聖者建立的殖民地，經過數年篳路藍縷的辛苦經營，逐漸欣欣向榮時，在另一個清教徒的共同生活體——即麻薩諸塞灣殖民地亦開始建立。這個殖民地本發軔於西元一六二八年建立在西楞姆的殖民地。西元一六三〇年，由於一千名清教徒一齊湧進西楞姆，因此擴大成麻薩諸塞殖民地。這個殖民地的領導者是約翰·溫史羅波，他是位有名的法學家。可能就是由於他具有豐富的法律知識，第二批的清教徒，才能順利地得到英王賜予的「在麻薩諸塞灣建立殖民地」的勅許狀。

第二批清教徒獲得的勅許狀與其他勅許狀並無二致，勅許狀規定：麻薩諸塞灣的總督掌理殖民地的一般行政，而由評議會加以輔助。但勅許狀上並未規定，殖民公司的幹部們得負有居住英國的義務。因此，溫史羅波就利用這個法規的漏洞，把麻薩諸塞灣公司本部遷移到麻薩諸塞州。從此新殖民地的居民，能夠在自己居住地上有參與政治及發言的權利。

麻薩諸塞殖民地一開始就很繁榮。西元一六三〇年，有一千名精選的移民來到了麻薩諸塞殖民地中，因此，一六三〇年代末期，麻薩諸塞灣的人口，已經有一萬人之多。而且迅速地形成了許多城鎮，單是一六三〇年代初期，就已經有十五個，其中最大的是首府波士頓。清教徒們勤勉不懈地在新世界扮演農夫、商人、技工、漁夫、木匠等各種角色。他們的不辭勞苦，在麻薩諸塞灣的發展史中，留下不可抹煞的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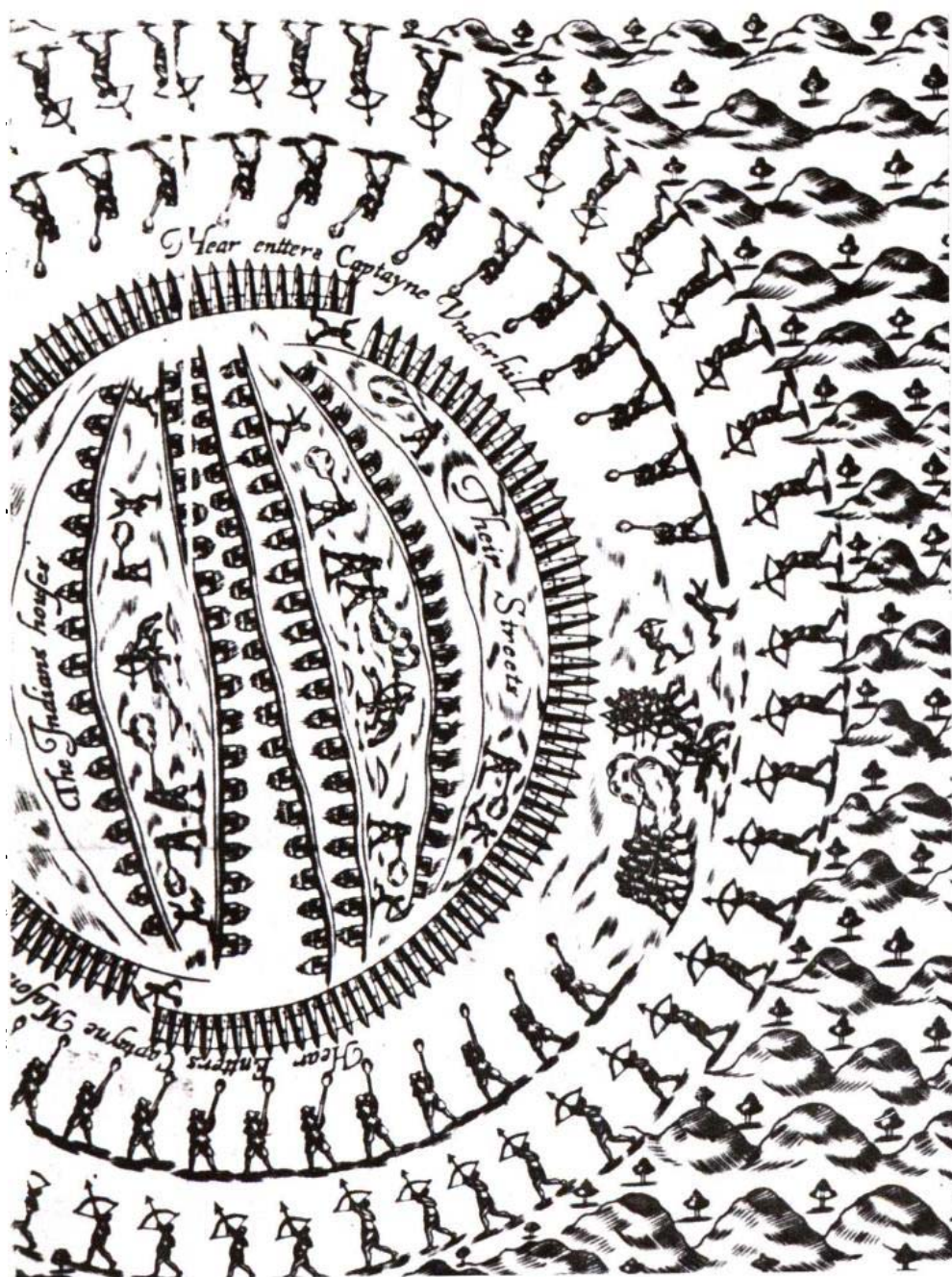
不論是從政治上或經濟上來看，麻薩諸塞殖民事業，可以說是一帆風順。但是，他們在宗教上有了嚴重的衝突。當初清教徒們是爲了逃避宗教的迫害，而前往新世界建立殖民地，而現在，他們本身卻也變成宗教迫害者。如果教徒中，有人從他們那種古板的清教徒信仰脫軌而出，就被視爲犯罪，得接受嚴峻的審查。對這種高壓的限制，大



胆的發出「知性自由」的巨吼者也為數不少。而最著名的是分離派的羅傑爾·威廉。

威廉除了極力爭取知性的自由外，他更主張所有的人，應享有完全的信仰自由。為了達到這個信念，他於西元一六三六年逃離麻薩諸塞殖民地。他跟一批有共同理想的人，到了今日的羅德島，開闢一個新的屯墾區——普洛威頓斯，在這裏，清教徒們信仰的自由、公民的權利，都受到保障。

在麻薩諸塞殖民地的湯瑪士·弗卡，也不滿殖民地種種苛刻的限制。弗卡是組合教會（基督教新教的一派）的傳教士，西元一六三六年，他帶著自己的家族和一批成



◀康乃狄格的波各瓦特族武裝部落的圖面。西元一六三七年，清教徒士兵和印地安族同盟軍，進行慘烈的戰鬥。有六百名以上的印地安族居民遭到殺害。

員，遷移到康乃狄格溪谷的哈特福特居住。而有些麻薩諸塞灣的移民，爲了要增加自己所擁有的土地，而遷移到北部的新罕布夏和緬因。

新英格蘭勢力的擴張，對印地安人而言，真是莫大的威脅，他們更時常感受到將要從傳統上的狩獵場和農園被趕出去的命運。西元一六三六年，一名麻薩諸塞移民被人殺害，英國人即懷疑是當地的皮谷瓦特族印地安人所爲。移民們爲了報復這種「暴行」採取嚴厲的手段，他們燒毀了羅德島上皮谷瓦特族的村落。

西元一六三七年，一群武裝的移民，獲得了麻薩諸塞灣有同盟關係的印地安人的援助，放火燒毀了在康乃狄格河，用木柵圍成的皮谷瓦特族村落。而想從火災中逃出去的印地安人們也慘遭屠殺。在這次「報復事件」中，總計有六百至七百名的印地安族男女老幼被殺死。此後的四十年，該地的印地安人不敢激怒新英格蘭的移民。

但是，西元一六七五年，新英格蘭地區的英國人終於得到了報應。一群印地安族聯軍，在馬沙索特的兒子金菲利浦率領下，猛烈地攻擊麻薩諸塞屯墾區。因此，引發出移民們和新英格蘭的印地安部族全面的戰爭，雙方的戰鬥相持了三年之久，英國人終於擊潰了印地安人，但他們損失也不輕，有一千名以上的移民們被殺害，十二個城鎮被破壞。

十七世紀後半期，從麻薩諸塞灣衍生出來的若干屯墾區，也得到了勅許狀，而成爲跟麻薩諸塞灣同等地位的殖民地。西元一六六二年，康乃狄格得到了勅許狀，西元一六六三年，羅德島也得到了（註）；西元一六八〇年，新罕布夏相繼得到。只有緬因在獨立戰爭之前一直是隸屬於麻薩諸塞殖民地。

〔註〕 勅許狀：這是羅德島的第二次勅許狀。第一次是在西元一六四四年由英國國王授予羅傑爾·威廉。

▼西元一六七五年，萬巴諾亞族的酋長金菲利浦領導印地安部族，攻擊普利茅斯附近的屯墾區。金菲利浦的這幅肖像，可能是畫在窗簾上，也可能畫在印地安人巡迴表演的劇團幃幕上。





▲脫離麻薩諸塞殖民地的弗卡一行人，在西元一六三六年，到達康乃狄格州哈特福特的情景。

至於，普利茅斯的共同生活體，又演變成什麼情況呢？這個屯墾區——在新世界中，最早順利建立清教徒的前哨基地，而且也是朝聖者大胆地試驗而形成獨特生活的區域——始終沒有得到英王所賜予的獨立地位。不僅如此，反而被納入麻薩諸塞灣殖民地行政範圍內。西元一六九一年，正式成為麻薩諸塞的一部分。

6 荷蘭人與紐約



當麻薩諸塞灣殖民地的屯墾農民，開始向西南部的康乃狄格溪谷發展時，他們碰到了另一群競爭者——荷蘭人，並且與之發生衝突。十七世紀初期，對美國的大西洋岸表示關心的海洋國家，並非只有英國。就連荷蘭也在北美洲設立了幾個前哨基地，以控制康乃狄格溪谷和德拉瓦灣之間的廣大地域。

荷蘭人之所以能在中部大西洋岸確立權力，頗令人玩味。起先有一名英國人亨利·哈德遜，接受荷蘭人之委託，於西元一六〇九年，從事大西洋岸的航海。哈德遜是位技術熟練的船員，也是海洋探險家，他曾經繞過俄國的北極海域，並曾兩度嘗試冒險，以探求通往亞洲的東北海路。雖然哈德遜的兩次航海，都沒有成功，可是，荷蘭人仍對他的航海技術寄以厚望，而委託他去尋找前往東方的新水路。

西元一六〇九年一月，荷蘭東印度公司與哈德遜交涉，要借重他的能力為荷蘭服務。根據雙方所交換的契約書，這一位英國船長得「迂迴繞過俄國的北方，然後南下去探索能夠到達北緯六十度的東北航路」。

西元一六〇九年四月六日，哈德遜搭乘命名為「半月號」的小型帆船，從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出發。船上的英國籍水手，因船裏的廚子是荷蘭人，而大發牢騷；另一方面，荷蘭籍水手，也不習慣跟英籍船長共同進餐。這些芝麻小事，總算都被哈德遜一一化解，但是，他卻無法祛除船隻進入北極海時，船員心中的恐懼感。

「半月號」每天都在日漸增加的浮冰群中，掙扎著前進。哈德遜部下的不安及怨恨與日俱增。哈德遜船長曾聽到船員們想回到阿姆斯特丹的私語。他警覺到如果不趕緊打消他們這種念頭，船上一定會發生叛亂事件。這時哈德遜看著他的朋友約翰·史密斯所畫的地圖和給他的信函，在這些信函中，好像暗示著在新英格蘭沿岸的一個地方，存在著廣大的航行水路。哈德遜反覆看了幾次，直覺地以為這個水路，可能就是長久以來所要尋找的「西北航路」。哈德遜船長把史密斯繪製的地圖和信件拿出來給情緒不穩定的船員閱讀。他並且提出一個建議：放棄朝東北航路前進，而全力尋找西北航路。他又明確地聲明，如果船員們一定要強迫船隻駛回阿姆斯特丹，將會犯上叛

◀西元一六六三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亨利·哈德遜所著「航海記」一書的封面。哈德遜雖然是英國人，但於西元一六〇九年，他卻接受荷蘭人委託，而前往北大西洋探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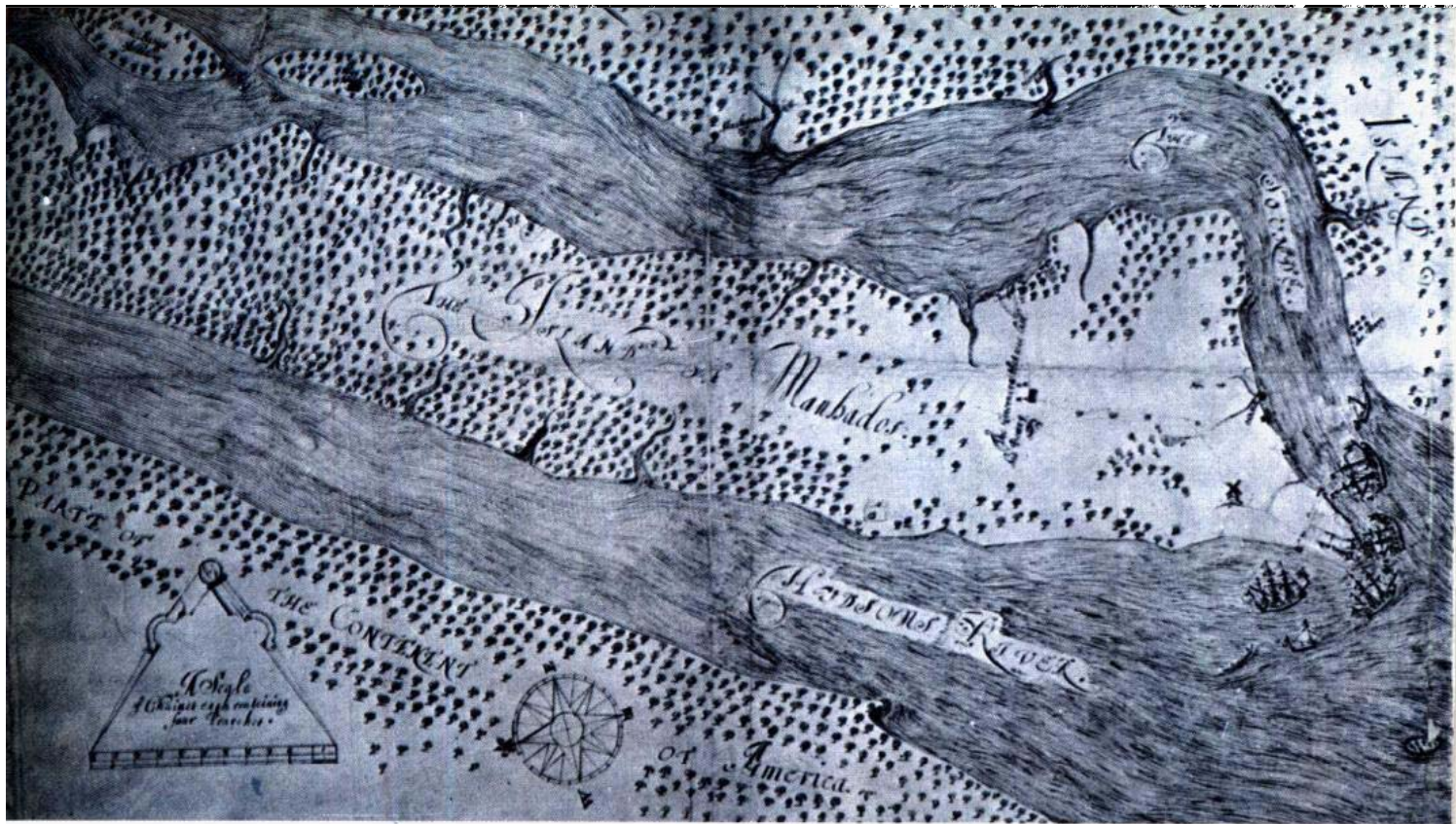
亂罪，而被處以絞刑。在這種情形之下，船員們只好同意哈德遜的主張。

哈德遜的小帆船，橫渡了大西洋到達紐芬蘭，接著由此南下，通過鱈魚角，再從乞沙比克灣前進，到達了現在



▲哈德遜搭乘「半月號」到達曼哈頓島的想像圖片。當哈德遜在曼哈頓下錨登陸時，受到阿魯空基亞族親切的歡迎。

的南卡羅來納州附近。有一度還逗留在距離詹姆斯鎮不到一百公里的地方，但哈德遜並不想拜訪這個英國人的殖民地。他將船隻轉向北方，沿著海岸繼續北上，來到了現在的新澤西州北岸。西元一六〇九年九月三日，進入了今日



紐約港的大港灣。

這個大海灣可能是西元一五二四年，維拉柴諾接受法蘭西斯一世的委託向西方航行時發現的海灣，但那時起，就沒有歐洲的船隻再進入這個海灣。哈德遜來到這裡，即不斷地查驗海水的深度。他怕萬一有強烈的海風襲擊，船隻即有觸礁的危險，因此，特別小心地調查海灣裏面的情形。結果，總算發現了主要水路，而把「半月號」駛進了冠上他名字的「哈德遜河」，並命令一部分的船員登陸查看狀況。不久他們帶回「這塊土地到處洋溢著花草樹木馥郁的香味」這種令人雀躍不已的情報。

哈德遜一行人從河岸中看到了一直監視他們的印地安人時，即先表示友好的態度，邀請印地安人上船進行交易。船上的航海士日後這樣敘述著：「上了船的印地安人們很有禮貌，但是，我們並不信任他們。」幸虧他們沒有信任印地安人。因為，數日後，半月號的船員們，即遭到印地安族戰士的襲擊，有幾位船員也因此受傷而亡。

哈德遜在九月十二日，拜訪了曼哈頓島的印地安人。

▲曼哈頓島的地形圖，也包括了長島的一部分。這幅圖完成於西元一六六五年左右。繪圖者爲了要表明曼哈頓島上蓊鬱的森林，因此，把一棵一棵的樹木都描畫出來。

►名爲「哈德遜最後之航海」的一幅畫，是約翰·克利亞的作品。哈德遜跟船員們經常發生衝突，在加拿大的哈德遜灣畔，「半月號」上到底發生什麼事變，到現在人們還是不知其真相。

▼現在紐約地區的印地安人。他們對哈德遜和初期在曼哈頓島的荷蘭移民，都會給予或多或少的援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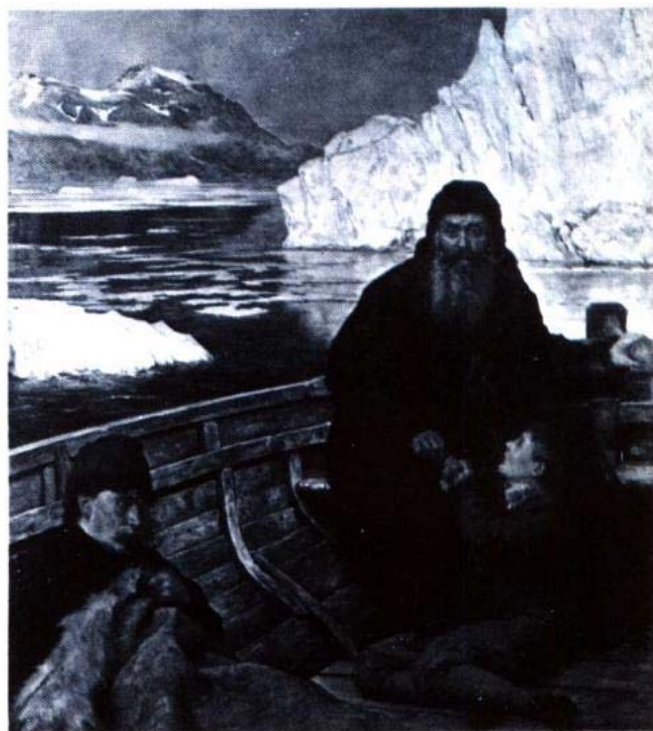
根據他本人的報告指出「曼哈頓島的印地安人非常純樸，他們看到我不準備停留在島上，就以爲我是怕他們身上帶著的弓箭，於是，將全部的弓箭，丟到河中。」這些使用阿魯空基亞語系的印地安人，日後對於曼哈頓島上的第一批荷蘭移民，曾給予諸多幫助。

哈德遜駕駛著船，再沿著哈德遜河上行了二百四十公里，到達了阿爾巴尼。

哈德遜航行途中，曾遇到種種部族，當然也包括了伊洛庫依族。他們即用玻璃珠、小刀、手斧跟印地安人交換水獺的上等獸皮，而得到極大的利益。但是，在阿爾巴尼附近的印地安人，對白種人卻抱著懷疑的態度，哈德遜爲免於被印地安人侵襲，所以主動邀請阿爾巴尼的印地安人酋長到「半月號」來。根據船員們所稱「……把這些酋長帶到船艙中，拿出葡萄酒招待他們，使他們舒舒服服地暢飲一番。」就這樣，印地安族酋長的戒心消除了，哈德遜立即跟他們談妥交易後，即順河而下。

哈德遜一行人於西元一六〇九年十一月七日回到英國的達特茅斯，寄一份詳細報告給他的僱主——荷蘭東印度公司。不久，他接到荷蘭東印度公司寄來的信，要求哈德遜前往荷蘭，以便磋商第二度航海的事宜。但是，因英王詹姆士一世嚴格命令，不准英國船員跟外國公司發生僱傭關係，所以，哈德遜只好婉拒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要求。

西元一六一〇年，哈德遜作了他下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航海，但並非爲荷蘭，而是爲英國所從事的航行。這一次，他是朝西北方前進，通過冰島和格陵蘭之間的海面，而在加拿大東北部發現很大的海灣——即今所稱的哈德遜海峽和哈德遜灣。這位始終奮力不懈、不屈不撓的航海家，因船員們的背叛，而深感困擾。從哈德遜灣向著詹姆斯灣南行的途中，哈德遜和他的兒子約翰及其他七名船員，被遺留在一艘小船上，隨浪飄泊於茫茫大海中，從此之後，這艘載著九名船員的小船，就杳無信息。



另一方面，荷蘭的商人們，開始計劃善加利用哈德遜的第一次調查探險結果。他們對於哈德遜所作的報告，詳細加以檢討，終於發現哈德遜溪谷地帶擁有作為獸皮交易的優越潛力，而將這塊地方，取名為「新尼德蘭（新荷蘭）」（New Netherland）。為了要與當地的印地安人進行獸皮交易，一批又一批的荷蘭人開始航向西方。

在這批航海商人中，其中一人叫阿得列恩·布洛克，他在西元一六一四年駕船來到哈德遜河口。但是，船隻在河口停靠時，突然引起火災，整艘船都被燒毀。

布洛克並不因此而灰心，他命令船員們重新造船，以便回國。船員們雖然竭盡全力建造，但是，只能完成一艘十五公尺長的臨時船隻。要搭乘這麼一艘小船橫渡大西洋，真是令人引以為憂。於是，布洛克決定航行時盡量不要遠離海岸。因此，船通過了長島海峽的中間，而緊緊靠著康乃狄格州的南岸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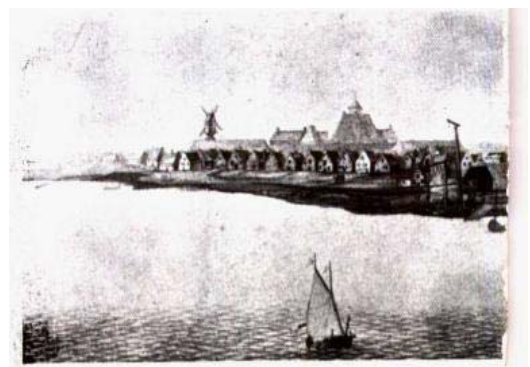
布洛克如果沒有採取這種路線，可能就不會發現到皮谷瓦特族印地安人稱為「長河」的水路，也就是現在的康乃狄格河的狹小河口。布洛克對這條「淡水河」頗感興趣，即沿著康乃狄格河上行七十公里，到了現在的哈特福特。他對於周圍溪谷的美景，感嘆不已。西元一六一四年年底，他才回到荷蘭，繪製了康乃狄格溪谷的詳細地圖，並向荷蘭政府進言，應該迅速確立這塊領土的權力。

荷蘭政府並不急於利用布洛克探查康乃狄格溪谷的成果，而急切進行在哈德遜流域建立根據地的工作。西元一六二四年，終於在現在的阿爾巴尼設立了「荷蘭尼爾城堡」作為獸皮交易中心。西元一六二五年，荷蘭西印度公司（成立於一六二一年）派遣一批移民到曼哈頓島，建立屯墾區。

荷蘭人稱曼哈頓殖民地為「新阿姆斯特丹」此殖民地成立之初，即已上軌道，且漸趨繁榮。西印度公司在這個殖民地所投下的資本，在第一個年度就因為四千張海獺皮和七百張水獺皮的高利潤，而連本帶利一起收回來。

西元一六二六年，新尼德蘭（新荷蘭）總督佩德·密乃威德，花了價值六十個基爾特的裝飾品，從阿魯空基亞族手中，買下了曼哈頓島。當時的人們認為這是一件相當有價值的買賣。況且，阿魯空基亞族在冬季還時常送糧食給他們，同時又繼續提供交易用的獸皮。所以跟這個部族進行公正的交易，可說大有利益。

但是，當荷蘭人跟內陸的伊洛庫依族進行交易，而能



夠獲得更大好處時，就出賣了先前善意對待他們的阿魯空基亞族，而跟伊洛庫依族結成一夥，共同襲擊阿魯空基亞族的村落。荷蘭人本是利慾薰心的交易商，因此，他們跟印地安人結成同盟或反目成仇，完全是以「交易上是否能夠獲利」為著眼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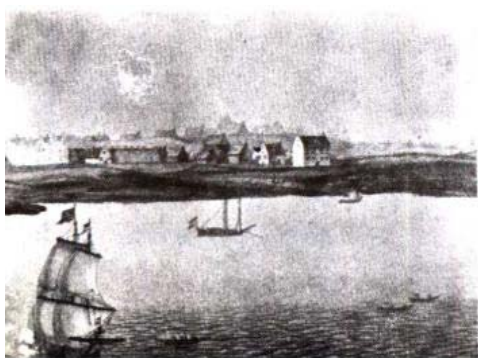
荷蘭西印度公司為了發展新荷蘭殖民地，提出了一套獎勵辦法。如果公司的職員，在四年內最少能將五十戶家族，遷移到新大陸，就由公司贈予他一塊廣大的土地。西元一六二九年，荷蘭西印度公司，第一次免費提供土地給一名成員。其後，仍陸續有人應徵，於是，在今日的康乃狄格州、德拉瓦州、新澤西州等地區，就有若干個私人擁有如同中古時代封建制度的莊園那麼廣大的土地。

這個制度的基礎，就以各個地主一定得帶領相當數目的佃農來從事土地耕種為前題。但是，很少有地主能夠徵求到足量的勞工待在他的土地上從事耕作，因為佃農們往往被地主所提出的條件嚇唬住。這些苛刻的條件包括：佃農每年要繳納二百美金的地租，每週中的三天要使用自己的馬車為地主作義務勞動，隨時修築地主土地內的道路，並且要經常保持地主倉庫中肉類、小麥、柴薪的存量，使不致有匱乏之虞。

由於有這種種不合理的要求，幾乎沒有一個荷蘭人願意專程前往新世界，當一名經濟上的奴隸。因此，在這種地主、佃農制度中，最成功的只有哈德遜河畔居里安·璜·雷西拉爾的一個例子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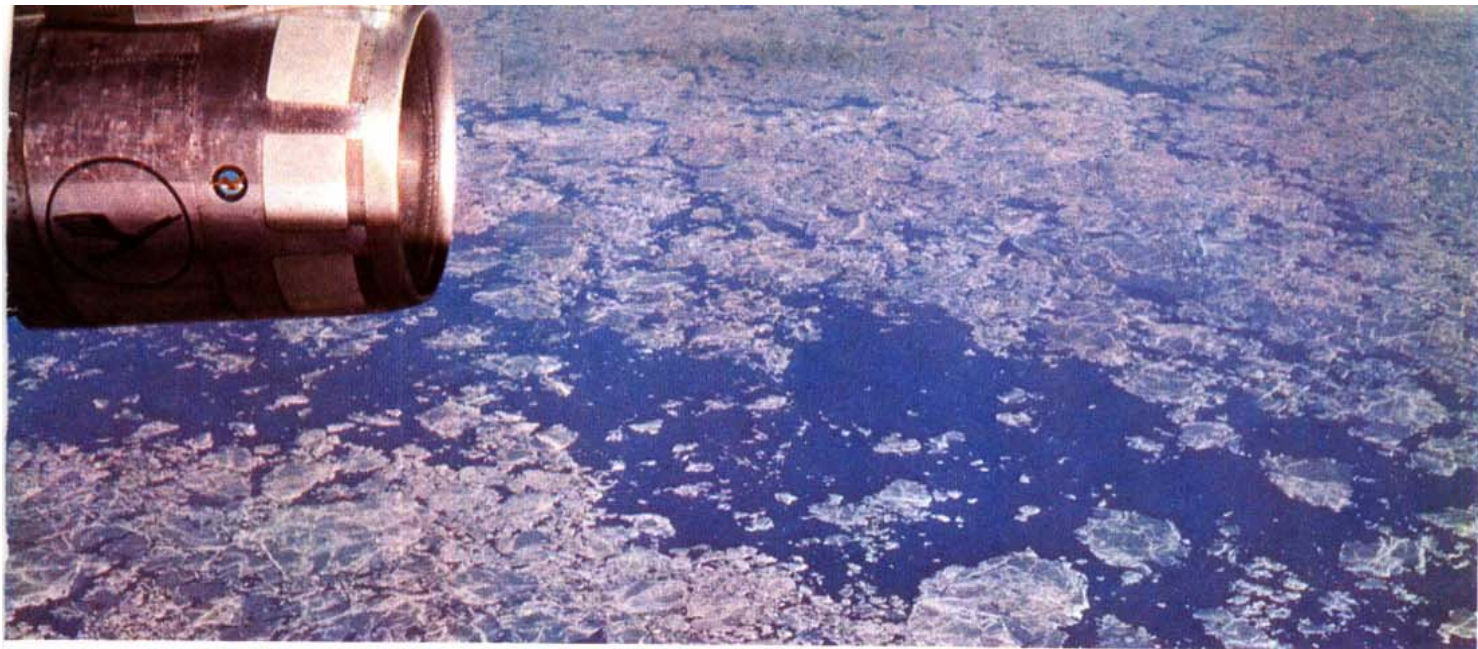
但是，新阿姆斯特丹卻在繼續成長、繁榮，並且塗上了多種國家的色彩。荷蘭人為了要進行交易，讓各國商人都來到這個港埠，因此，西元一六六〇年時，新阿姆斯特丹的人口已超過一千了。雖然如此，除了新荷蘭之外，荷蘭人在新世界的勢力仍是微不足道。因此，當有別國的「非法入侵者」來到了荷蘭在新世界的領域中，他們就幾乎無法應付。

▼西元一六五三年阿姆斯特丹的面貌（溫格芬斯所繪）。當時荷蘭的屯墾區零亂地排列在曼哈頓島的尖端——現在的壁街附近，而島上其他的部分，都被茂密的森林所遮蓋。



西元一六三三年，殖民地總督璜·托威雷爾聽到一個消息：在康乃狄格河流域，有一些英國人雜處其間。托威雷爾很快地來到這個地區，並在現在的哈特福特，建造一座取名為「希望之家」的城堡。同時，還貼出一張警告英國人的佈告，聲明如果有人嘗試進入屯墾區，將會受到嚴重的處罰。同年秋天，就有一批英國人，從普利茅斯殖民地搭船來到康乃狄格河，他們無視於這張佈告，而傲然地





▲從一萬一千公尺高空所拍攝到的航空照片。這是哈德遜灣浮冰羣正在融解的情形。

◀加拿大及美國東北部的地圖。圖中畫出從西元一五七六年到西元一六一六年間，哈德遜和巴芬等人嘗試航海的路線。

▼現在的曼哈頓（M·羅伯特森和A·布洛金格所攝）。

►這幅圖畫，是描寫從阿姆斯特丹出發，浩浩蕩蕩準備前往大西洋的一羣船隊（可能就是載著移民前往美國的船隊）。對於能夠帶領一定數量的荷蘭人民到新大陸移民者，荷蘭西印度公司就會贈與他一塊廣大的土地，作為獎勵。當然，荷蘭也是想藉著這個方法，加強荷蘭在新世界領土的所有權。



經過拿著槍隻守衛「希望之家」的荷蘭人面前，守衛者只是目瞪口呆地看著這一批入侵者，竟然忘了開槍射殺他們。

來自普利茅斯的一群英國人，在距離「希望之家」約一·五公里的地方，開始建築屯墾區。起初，荷蘭人與英國人互相懷有敵意，後來，他們發覺到如果雙方都想安然地度過冬季，就必須建立友好關係。但是，西元一六三六年時，湯瑪士·弗卡這一行人進入康乃狄格溪谷後，英國所建造的屯墾區已大過於荷蘭人所建造的。於是，這些來自麻薩諸塞灣的開拓者們，開始嘲弄隔壁城堡的荷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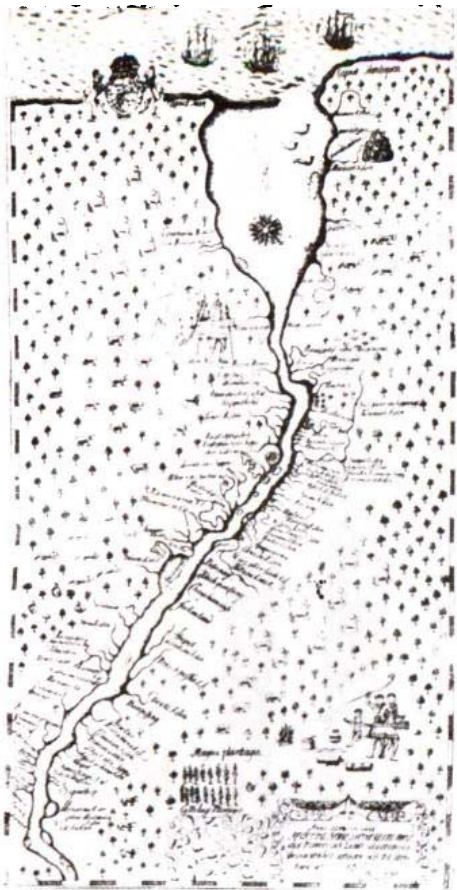
西元一六四九年，新阿姆斯特丹前任總督向荷蘭政府報告：「英國人終於控制了康乃狄格河的整個地區……他們用木棍毆打荷蘭的西印度公司人們，並且還時常偷竊城堡中的豬、牛……。」在這份報告中，這位總督更進一步地把英國人所作的種種無理的行為，都列舉出來。同時，他提到對荷蘭人而言，最是殘酷、侮辱的行為是「英國人把我們掛在樹上的荷蘭盾形徽章拿下來，然後，在那個地方刻上一個滑稽的臉型。」

荷蘭人對於英國的種種無理行為，提出強烈地抗議，他們認為英國移民們是違反了「各國之間的法律」，可是在美洲，這些法律是不受重視的。荷蘭人雖然無法排除十七世紀時大量湧進康乃狄格溪谷的英國移民，但卻對西元一六三八年，在今日的德拉瓦河畔設立殖民地的瑞典人，採取了有效的行動，以抑制這批「非法入侵者」的勢力。西元一六五五年，荷蘭人對這個小殖民地發動猛烈的攻擊，逼使瑞典屯墾區人民遷移到別處。

西元一六五五年攻擊新瑞典的指揮，是新尼德蘭總督佩德·斯托費士特。他是一位嗓子大，身材高（有一隻腳裝上義肢），而又倔強的典型傳統軍人。斯托費士特嚴厲地控制殖民地，因此幾乎所有的移民都很痛恨他。他在義肢上裝了一個銀製的裝飾品，敵人都罵他為「銀釘老頭」。雖然，斯托費士特遭到國人和敵人的厭惡，但是，他對於新阿姆斯特丹秩序的維持和繁榮進步，卻有不可磨滅的貢獻。當初如果凡事都能照著他的意思進行，荷蘭在新世界的勢力可能會更伸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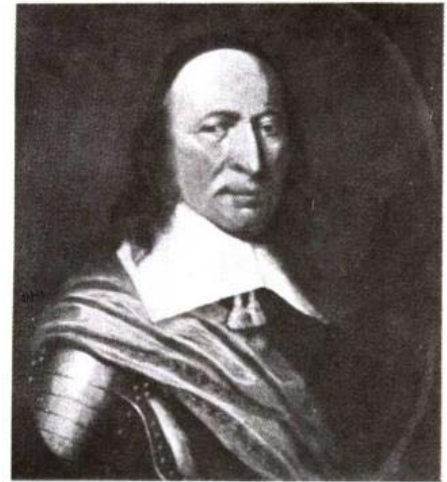
但是，荷蘭政府並沒有給他軍事上的支援，以保護荷蘭在新世界的權益，導致荷蘭勢力日漸衰微。新阿姆斯特丹後來甚至被稱為是英國領土內的「荷蘭交易站」。

雖然如此，荷蘭仍然控制著哈德遜河口要港。他們緊緊守住那裏，因此具有分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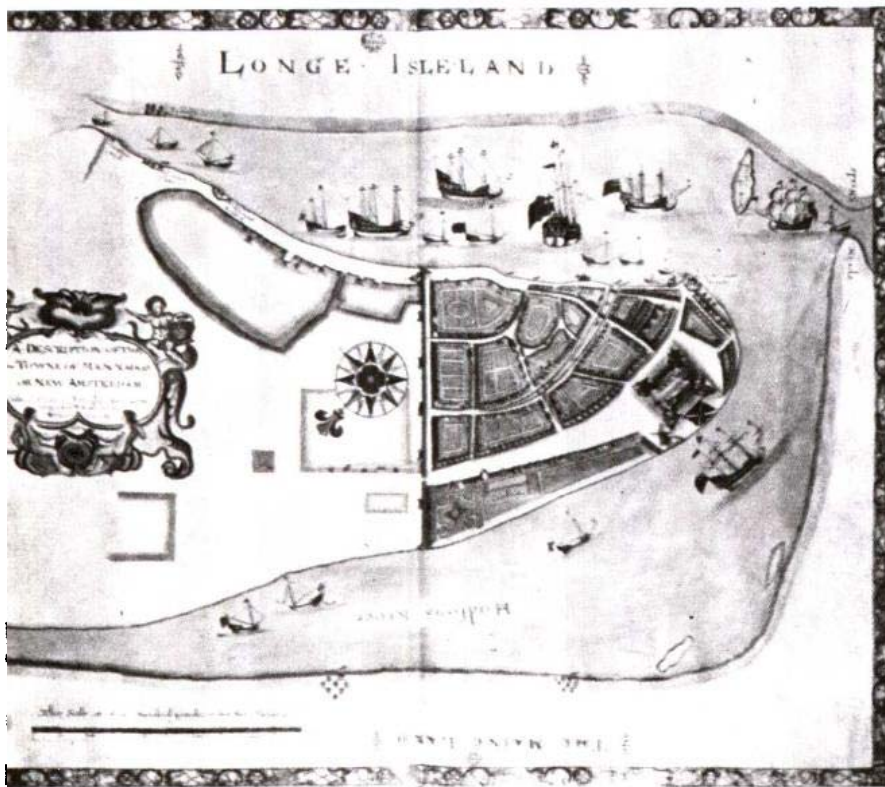


◀ 早期瑞典人在德拉瓦河畔的屯墾區。這是培特·林德斯特羅姆在西元一六五四至一六五五年間，所繪成的德拉瓦河畔地形圖。西元一六五五年，荷蘭人為了確保領土，因而猛烈地向瑞典屯墾區發動攻擊。

▶ 佩德·斯托費士特（一六一〇—一六七二）的肖像。



▼ 西元一六六四年曼哈頓的市街圖。就在這一年，英國人佔領了曼哈頓。圖中的道路都設有牆壁。因此理所當然地被稱為壁街。



北部的英國殖民地和南部的英國殖民地的作用。英王查理二世，有鑑於此，乃採取一個策略。西元一六六四年時，查理二世將康乃狄格和德拉瓦河之間的領域，賜予其弟弟約克公爵詹姆士。並且要他確保擁有的土地。於是，約克公爵派出了艦隊去占領新尼德蘭，西元一六六四年九月上旬，新尼德蘭總督斯托費士特看到了英方的武力，不得不屈服。

荷蘭為了報復英國的舉動，在歐洲向英國宣戰，但也未能獲勝。西元一六六七年，雙方簽訂了「普拉德條約」，新尼德蘭正式轉讓給英國。

在這段期間，新阿姆斯特丹的商業活動，仍是蓬勃的發展。而因為所有者已經更換了，所以也改名為「紐約」，但是，大多數的荷蘭商人仍留在這裏。

今日，我們都相當耳熟的名詞——「美國佬」（Young kee），就是在這個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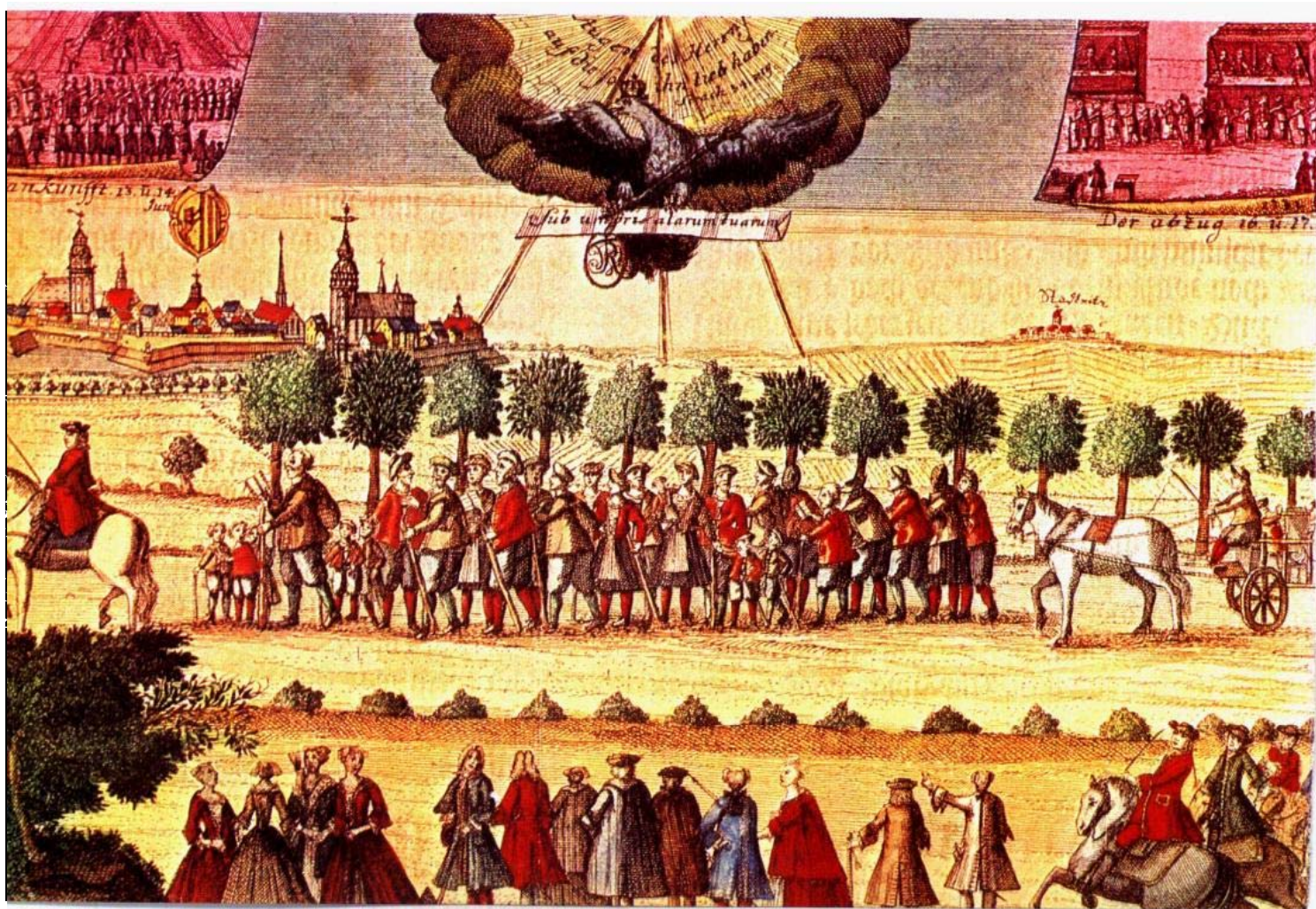
開始流行。有一個說法是：所謂的 Young kee 是由來於荷蘭人最常聽到的名字 Jan Cornelius（其縮寫為 Jan kees），再加以演變，便成為 Young kee。

不久之後，「新尼德蘭」演變成四個殖民地，即紐約、新澤西、賓夕凡尼亞、德拉瓦州。西元一六六四年，約克公爵把新澤西贈送給他的兩個貴族朋友，喬治·卡特雷特爵士和約翰·巴可利爵士。

十年之後，巴可利把自己擁有的「西新澤西」賞給為了逃避宗教迫害的一群教友派信徒。同時，另有一群教友派信徒，也買了卡特雷特爵士的「東新澤西」。西元一七〇二年時，英國便把這兩個地區合併，而成為由國王直接統轄的殖民地。另一方面，西元一六八一年時，教友派的威廉·潘恩，接受了在德拉瓦河西邊、紐約州南部和馬里蘭州北部之間廣大的土地。潘恩之所以能獲得這一大片地

►威廉·潘恩。他本來是教友派信徒。英王欠他父親一筆債務，為了還債，就將一大塊廣大的土地送給他，以抵舊債。而這塊土地從此成為異教徒的天堂。

▼西元一七三二年，一批德國移民在前往美國途中，經過來普尼希接受歡迎的情景。這羣德國移民是遭受迫害的路德教派，為了追求信仰的自由，他們前往新世界的喬治亞洲。





方，主要是因為英王查理二世曾向他的父親借了一大筆錢，爲了還債乃授予潘恩土地。潘恩見這塊地方籠罩著蒼鬱、茂密的森林，而拉丁文中 Silva 是森林的意思，因此取名爲「Sylvania」，後來查理二世在其前，冠上威廉·潘

►這是西元一六六五年名爲「把荷蘭的公豬解剖」的排荷蘭傳單，是英國、荷蘭在爭奪勢力範圍時的產物。曾經有人罵荷蘭人是「一羣衝向乳酪的壁蝨」。不僅在美洲大陸，英國與荷蘭是對立關係，就是在歐洲本土，兩國也幾乎處於交戰狀態中。

▼威廉·潘恩與印地安人間締結和平協定的場面。潘恩決心以「主持正義、注重名譽」的信條，來與印地安人保持友好關係。就在他的努力下，終於與印地安人維持了七十五年的和平。

The Dutch Boare Dillected, or a Description of HOGG-LAND.

A Dutch man is a Luffy, Fat, two Legged Cheese Worm: A Creature that is fond both of Eating Butter, Drinking fat Drink, and Sliding, that all the World knows him for a slippery Fellow. And he lives out in Hogg-lands, but a Low-lander, for he loves to be down in the Dirt, and Boar like, to wallow & carrol.

The Dutch are full,
When at the wall,
The Dutch are full of them,
They love to slide,
Have play of their Pranks,
With Englishmen to give them,
At those who are full,
As they are full,
Dutchmen are full,
How that the Dutch
Spin out their Fats,
Out of their Boar's ears,
The Dutch are full,
That run on at
The Mouth of a Cheese,
Eat his way through,
And then will howl
All Nations they beguile,
The Dutchman's Pig,
With Vipers Begg,
The Dutchman's Boar,
Shows how they full,
Pay good with all,
Twice as full as the Boar,
The Vipers come
Borth of the Worms,
With death of their own Mothers,
Such are the Nations,
A Generation,
That rise by fall of Others,
One of the best
Was Whips about
Our Streets for selling lyes,
More of that Nation
Sew'd in such Fashion
Might be for Forgiveness,
The Dutch are full,
As the Dutch are full,
To see a Cup of Ale by
The Dutch are full,
The Dutch are full,
The Dutch are full.



The Dutch are full,
When at the wall,
The Dutch are full of them,
They love to slide,
Have play of their Pranks,
With Englishmen to give them,
At those who are full,
As they are full,
Dutchmen are full,
How that the Dutch
Spin out their Fats,
Out of their Boar's ears,
The Dutch are full,
That run on at
The Mouth of a Cheese,
Eat his way through,
And then will howl
All Nations they beguile,
The Dutchman's Pig,
With Vipers Begg,
The Dutchman's Boar,
Shows how they full,
Pay good with all,
Twice as full as the Boar,
The Vipers come
Borth of the Worms,
With death of their own Mothers,
Such are the Nations,
A Generation,
That rise by fall of Others,
One of the best
Was Whips about
Our Streets for selling lyes,
More of that Nation
Sew'd in such Fashion
Might be for Forgiveness,
The Dutch are full,
As the Dutch are full,
To see a Cup of Ale by
The Dutch are full,
The Dutch are full,
The Dutch are full.



恩的姓氏「Penn」，而成為「Pennsylvania」，即今日的賓夕凡尼亞州。



潘恩在賓夕凡尼亞州有一個理想，就是希望用宗教的寬容和人道的法規，去建立一個共同生活體。為了達成這種目標，他以驚人的精力，從事各種事業。並且還將建立理想模式殖民地的要旨書，分發到英國和歐洲大陸，在要旨書中，潘恩強調凡是信仰上帝的移民者，保證給予絕對的信仰自由。

不久，就有好幾百個在自己國家遭受到迫害的德國路德派教徒和法國雨格諾派教徒，成群結隊來到這個新殖民地，於是和賓夕凡尼亞州的英國、德國、荷蘭及威爾斯的教友派信徒們滙合成一股大力量。來自德國萊茵河流域的移民們，被稱為「賓夕凡尼亞荷蘭人」，這是因為當年將德意志（Deutsch）這個字誤以為是荷蘭（Dutch）的緣故。

在第一批移民們未來臨前，潘恩手下的測量人員，就已經很仔細、慎重地選定費城為成立首都的地點，並且還畫好了建築的藍圖。由於這是一件永久性而且重要的大事。因此，潘恩為了要獲得這個地區印地安人的友誼，費盡了苦心與努力，終於與印地安人奠定了長達七十五年的和平友好時期。而響應潘恩的呼籲，來到賓夕凡尼亞的移民們，與印地安人交易時，也不會使用不正當的手段去欺騙他們。

但是，以後來到賓夕凡尼亞州的移民們，就不再那麼自愛了。他們常常使用「徒步買賣制度」去騙取印地安人的土地。也就是說，如果印地安人同意把一天半可以走完的土地出售給白種人，那麼，白種人在事先就會偷偷摸摸在這個土地上開闢一條步行的道路，而讓訓練有素的「徒步專家」快速地走完一天半的土地。由於徒步專家的走路速度驚人，加上又有專門步行的道路，因此，印地安人的土地就大塊地被買走。

最初，賓夕凡尼亞的移民，是以開闢的屯墾區做為根據地，多半群居在北方及西方的地區。不久，他們很快地向著肥沃的沙斯奎海那河流域探險。第一個從沙斯奎海那河溯至紐約州中部水源的白種人是康納德·懷薩，他是賓夕凡尼亞州移民者的第二代。由於他小時候在伊洛庫依族部落中成長，因此，他會說伊洛庫依語。

西元一七三六年的冬天，懷薩被派遣擔任緊急和平使節，前往伊洛庫依族的根據



▲約修亞·休烏所畫的「沙基奎海那河」。教友派信徒們，一步一步探險沙斯奎海那溪谷；而賓夕凡尼亞州的移民與印地安人能保持和平關係，主要依靠柯納德·懷薩的力量。懷薩是賓夕凡尼亞州移民的第二代，生長於伊洛庫依族，因此，對伊洛庫依族很熟悉。

地——奧諾達卡。由於賓夕凡尼亞州移民預料伊洛庫依族將會對他們的屯墾區發動攻擊，所以派懷薩打消印地安人的敵意。他這趟旅行可說冒著極大的危險——森林中積著厚厚的雪，幾乎看不到道路，加上又沒糧食補給，懷薩真不敢想像自己是否能完成此行艱鉅的使命。在這種惡劣條件下，懷薩不斷奮力向前邁進，終於到達奧諾達卡。伊洛庫依族深為懷薩的勇敢、毅力所感動，因此同意懷薩所提出的建議：與居住在沙斯奎海那河的教友派屯墾人們和平共處。

本來，德拉瓦殖民地是隸屬於賓夕凡尼亞州，西元一七〇一年，德拉瓦的議會先脫離了賓夕凡尼亞的議會，但是，德拉瓦完全的獨立，卻是西元一七七六年獨立戰爭爆發時的事。

到了這個階段，大西洋沿岸已有十三個英國殖民地。至於最後的三個殖民地的建立，是在西元一六六〇年。查理二世為了酬謝他的擁護者，所以賜予他們開發維吉尼亞以南地區，即南北卡羅來納州。西元一七三三年時，喬治亞州一直被英國人認為是負債者的天堂，它成為逃避債務者的避難所。其時，英國有一位著名的人道主義者詹姆斯·歐格爾索波，他把救助貧苦和被壓迫的人們，當作是神聖的事業。英國的富豪受到歐格爾索波精神感召，因此，在喬治亞州開闢了農園，並從非洲輸入大量的黑奴勞工，而許多的英國人民也湧進了喬治亞州。於是喬治亞州與南、北卡羅來納州一樣，不僅為窮人也為富人，開創了新的命運。

到了西元一七五〇年，從緬因州到喬治亞州大西洋沿岸的十三個殖民地人口，已經超過了一百萬。為了需要，新的市鎮、自耕農場不斷地產生。而由於受到不知氣餒為何物的開拓精神所驅使，前往內陸遷移的人民越來越多。這種趨勢發展的結果，使得英國的勢力圈，擴張到遙遠的西部荒野地帶。早先，在北美洲曾經一再對抗英國勢力的法國人和西班牙人，現在，對於英國人再也不敢等閒視之。

7 法國勢力範圍的擴張

正當英國人傲然地沿著大西洋岸急速地推展殖民事業期間，新法蘭西又是怎麼樣的一個情形呢？

十七世紀初期，因為山普倫曾在北美洲從事廣大地域的探險工作，使得法國得以在聖羅倫斯河流域及整個五大湖地區，享有控制權。但是，要確保這個好不容易建立的勢力圈，就須在聖羅倫斯河建立強而有力的殖民地，以收鞏固之效。情勢的發展，正如法人所預料，西元一六三五年，山普倫死後，新法蘭西的拓展就此停頓。

英國人認為新世界是個可以建造房屋、市街，而開始過新生活的好地方。但是法國人的觀點，則與英國人大不相同。他們認為新世界應該是一個交易站——用來獲得豐富的魚類、獸皮，甚至是通往東洋航路的要站。

由於法國人純粹從牟利的觀點出發，因此，很少有人願意到新世界定居。甚至於到西元一六六〇年為止，在加拿大定居的法國人也只不過三千；可是在麻薩諸塞州定居的英國人一年期間，就超過三千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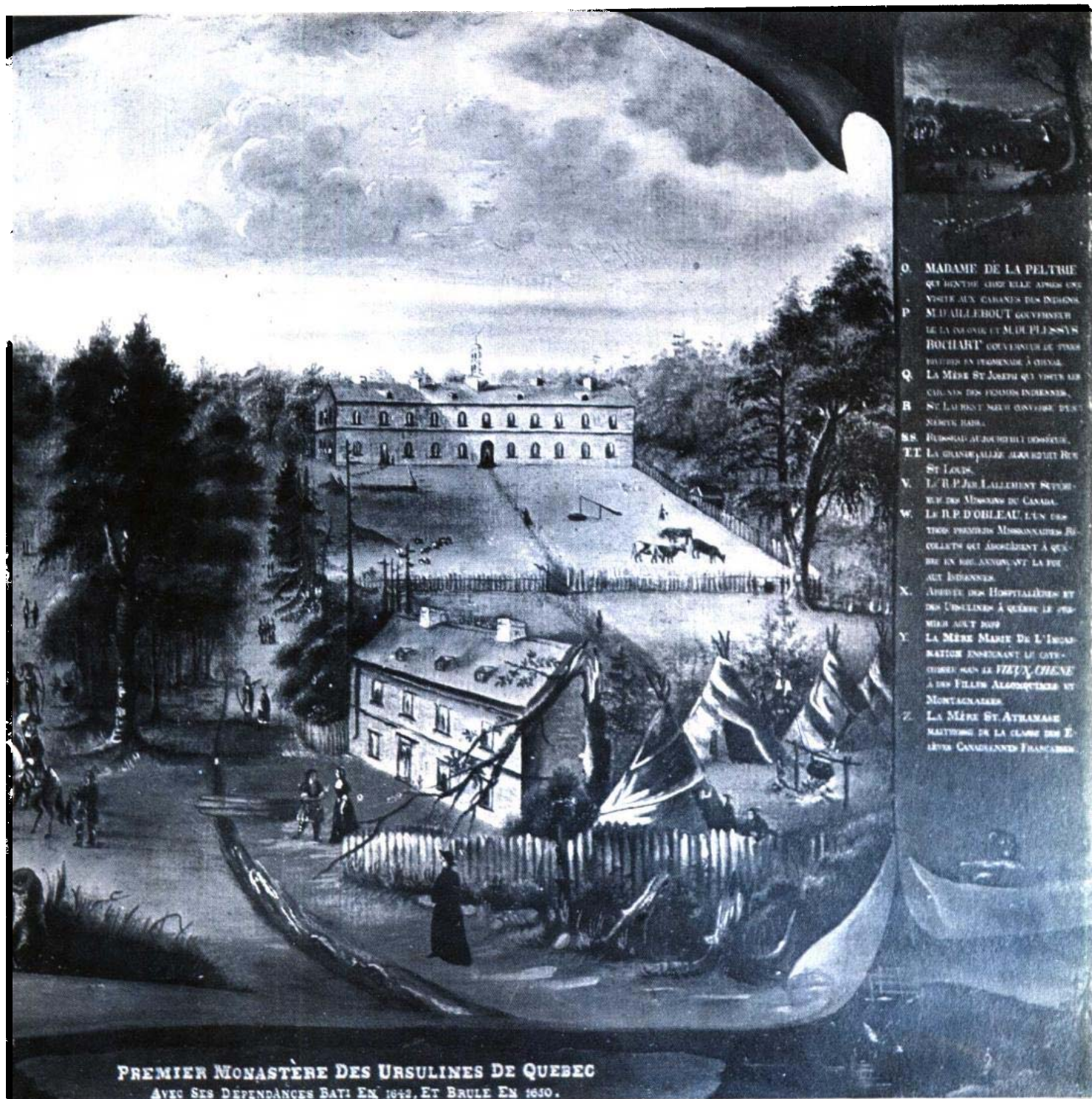
在這段時期，前來新法蘭西為數極少的勇敢人們當中，有不少法國天主教會的神父、修女和傳教士。從西元一六一五年開始，就有法國新教傳教士在加拿大工作。西元一六三九年，有一群烏魯蘇拉童貞會和醫院救護會的修女們，來到魁北克，在人口稀少的居住地，教育兒童和照料病人。西元一六四二年，聖休爾庇斯會的傳教士們，在蒙特利爾設立了一個傳教區——威爾瑪莉。他們借重少許法國士兵的援助，始終不屈服於伊洛庫依族一次又一次的攻

▼西元一六四二年設立在魁北克的烏魯蘇拉修道院。此修道院於西元一六五〇年即被燒毀。西元一六三九年時，烏魯蘇拉童貞會把第一批修女送到魁北克，開始從事教書、護理的活動。這一批修女們在此投下了一生的心血。



擊。並且在蒙特利爾建築教會、醫院，為當地人們服務。

在新法蘭西最富有奉獻精神與勇氣的要算是法國耶穌會的傳教士們。他們之中很多人，在向印地安人傳播基督教時，遭到懷有敵意的伊洛庫依族的毒手，而造成了悲慘的結局。西元一六四九年，耶穌會的神父布雷布夫和他的伙伴拉爾曼，被印地安人



▼有太陽王美譽的法王路易十四。山普倫逝世後，他就任法國王位，而下定決心要掌握法國在美洲大陸殖民地的控制權



逮捕接受好幾小時的拷打受刑後，仍遭殺害。

實際上，這個時期，在加拿大殖民地的任何地方，受到伊洛庫依族的埋伏、攻擊與殘殺，是屢見不鮮的事。但是，新法蘭西的移民們，所遭遇的危險與困難，並不僅於此。寒冷的季節裏，在盡是石塊的大地上經營農耕，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而且所得到的收穫，也是微乎其微。同時，法國在新法蘭西的獸皮交易公司，也正瀕於破產的邊緣。

一六六〇年代之初，疫病毫不留情地襲擊新法蘭西殖民地。「福無雙至，禍不單行」西元一六六三年，這地區又發生了強烈的地震。移民們在筋疲力盡、疲憊不堪之餘，終於發出了「回法國去」的呼聲。法王路易十四爲了挽救新法蘭西殖民地的命運，把新法蘭西提昇爲直屬於國王的領土，派了一支受過高度訓練的軍隊到新世界，並任命一名監察官，爲殖民地政府的首長，以掌理殖民地行政工

作。至於殖民地總督則擔任防衛工作。

首任監察官是約翰·巴提斯克·塔龍，他是位頭腦靈活而又有主張的優秀人物。在他正確的領導下，殖民地總督、士兵們，在聖羅倫斯河畔安大略湖南岸建築了幾個城堡，防禦伊洛庫依族接二連三的攻擊。另外，他還開始經營造船業、紡織業，以改善殖民地的經濟狀態。

塔龍爲增加新法蘭西的人口，擬定一個有效的計劃。首先徵募幾千個法國男女到加拿大定居，對於年輕夫婦則鼓勵他們多生育。如果育有十二個小孩以上的父親，就免費贈送他一百英畝的土地。塔龍的這個政策，非常有效，因爲，有好幾個父親，生了二十個以上的小孩。而這些父親們也獲得了二百英畝的土地。

由於塔龍的努力不懈，新法蘭西逐漸復甦。塔龍便把注意力轉向內地的探險。據他所知，自從西元一六三四年尼克洛的探險以來，大膽地進入休倫湖以西神秘地帶的法國人只有二位，就是莫達爾特·邱亞爾特·哥羅塞利和他的表弟皮耶爾·艾斯布利·拉提遜。這兩兄弟（他們如此稱呼）一起前往白種人尚未到達的西部荒野地帶。而

註 聖瑪利瀑布：即是位於連接休倫湖和蘇必略湖的聖瑪利河上的瀑布



▲耶穌會的傳教士聖約翰·杜·布雷布夫肖像圖 他爲了向印地安人傳教，而被伊洛庫依族用殘酷的手段殺死 他生前曾在休倫族的部落，傳教前後達十三年之久

▼三名耶穌會修教士的殉難圖 被綁在木竿上的是布雷布夫神父和拉爾曼神父，跪在左邊的是傑可神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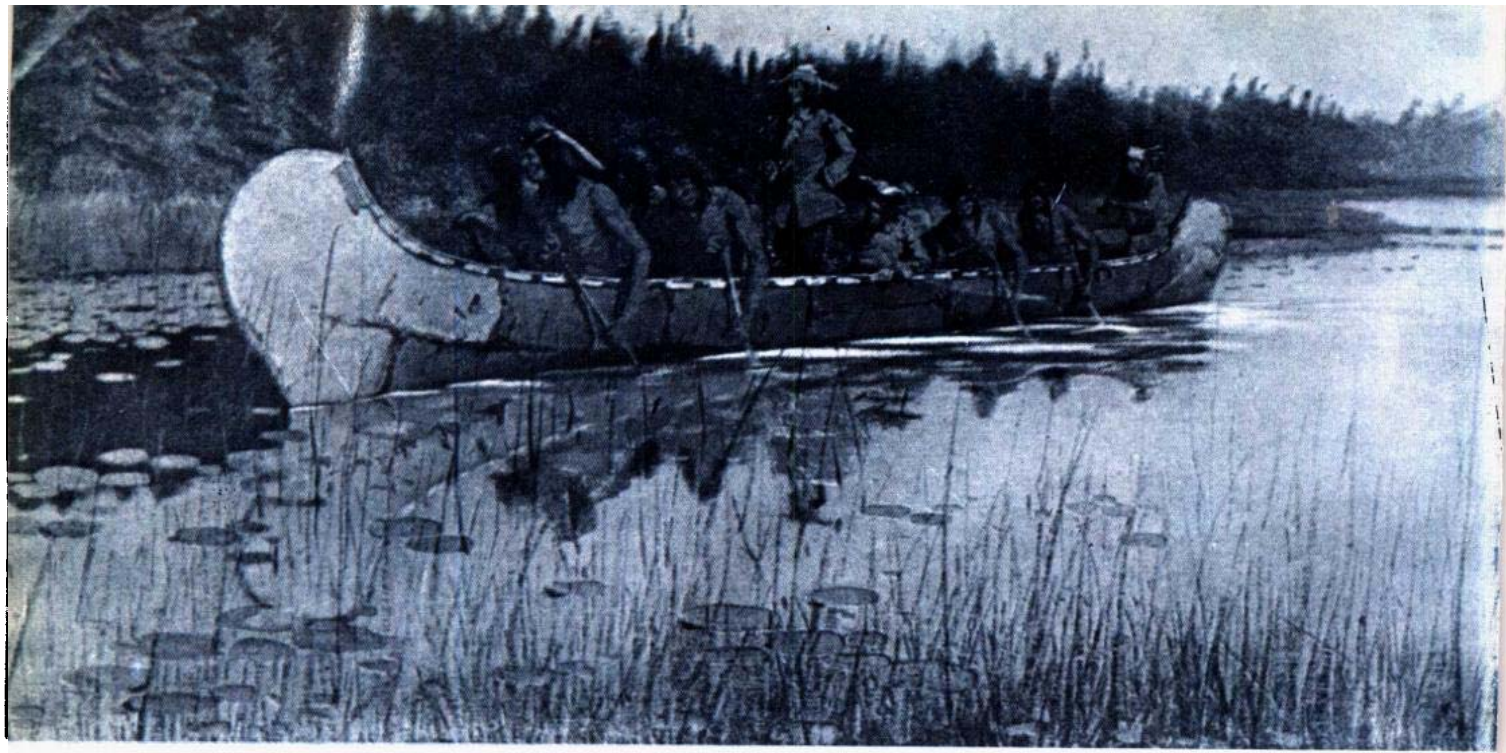
在他們一起行動之前，都已各自經歷過冒險的生涯。

西元一六五二年，十六歲的拉提遜，在紐約州內地被伊洛庫依族印地安人所捕，成爲酋長的義子，在印地安人村落中過了二年的俘虜生活，才被荷蘭商人救回法國。他在法國待了不久，就感覺歐洲的生活索然無味，因此，又回到加拿大。當他聽說耶穌會人士正計劃前往伊洛庫依族居住的內地從事探險時，他毫不猶豫地參加了。

拉提遜遠征回來之後，碰到了邱亞爾特。而邱亞爾特也是爲了獸皮交易，在內地住了三年，才回到法國與拉提遜見面。邱亞爾特曾到達密西根湖西岸的綠灣，探勘了聖瑪利瀑布（註）附近的地域。這兩位年輕人，都被神秘、未開發的荒野所吸引，因此，兩人擬定計劃，準備一起到內地探險。

這兩兄弟於西元一六五九年出發，他們划著獨木舟，





沿著蘇必略湖南岸，到達恰卡密根灣，沿途，他們還跟當地的印地安人進行獸皮交易。因此，西元一六六〇年他們回到蒙特利爾時，已經擁有一大筆財產。第二年，他們又去探險，這次到達了蘇必略湖西端，由此經陸路進入明尼蘇達州，而碰到了前所未見的平原印地安人，他們也與這批印地安人進行交易。然後，兩兄弟朝著北方前往內地，再搭乘獨木舟，到達哈德遜灣的北部。

這兩兄弟此次的航行，堪稱空前之舉。可是，數年後，他們與法國的官吏意見不合，乃向英王查理二世毛遂自薦，表示願意為英王効力。他們二人得到英王的保護，在哈德遜灣一帶，進行一連串的交易。也因為這個緣故，西元一六七〇年，英國能夠設立成果輝煌的「哈德遜灣公司」。

塔龍獲悉了這兩兄弟在內地探險的成績後，決心把兩人所探險的廣大地區，收入法國版圖之內。西元一六七一年六月，在聖瑪利瀑布，法國的法蘭西斯·杜蒙當著十四名印地安族酋長面前，發表宣言：「在加拿大所有已知的土地，及其鄰近地方的河川、湖泊，一概屬於法國所有。」

▲在五大湖地方探險途中，坐在獨木舟上的拉提遜。他與哥羅塞利一起從事探險之旅。

►這幅畫摘錄自一七〇〇年代初期出版的「荷蘭探險史」一書中，描繪馬爾克特神父和喬利艾與印地安人會合的情形。在探險時經常必需與印地安人接觸，如此他們才能一方面補充物資的不足，一方面獲得探險地區的情報。

▼密士西必河寬廣的河床。喬利艾和馬爾克特神父及其他一行人，從威斯康辛河進入密士西必河的地方就是這裏，也就是相當於今日的威斯康辛州附近的拉康洛斯。



就在這個時候，塔龍聽說有一條從五大湖流向南邊的大河，內心就無法平靜下來。這是在五大湖沿岸傳教士們，從印地安人口中打聽到的消息。而實際上，印地安人也不曉得這條河流往那裏。聽到這個傳說的一名傳教士阿爾埃斯，首先將這條大河，命名為「密士西必河」。因為在印地安語中，Missi 是「大」的意思，Ssippi 是「河流」的意思。

對法國當局而言，有這條水路的存在，是一件相當重要的事。如果這條大河是從西南部流向太平洋，那麼也許



可以一償宿願——發現「亞洲航路」。如果這條河是從南邊流向墨西哥灣，則法國也可以利用這條水路，把五大湖地方的獸皮搬運到海邊。因此，只要法國能控制這條河流，不僅可以打消西班牙和英國欲將內陸殖民化的野心，也可以自由地開發廣大的北美洲中心區域。

由於法國人有這種想法，所以塔龍與加拿大新任總督佛羅恩特那克伯爵，決定派遣探險隊去調查密士西必河。擔任這支探險隊的領導者是一位獸皮商人路易士·喬利艾。他生性愛好冒險，早就熟悉五大湖的地形，而且又精於地圖的繪製，因此，由他前往密士西必河勘查，自是最理想不過。跟喬利艾同行的有神父賈奎斯·馬爾克特、一名耶穌會士和五名隊員。馬爾克特神父是位勇敢而且又富有奉獻精神的傳教士，他曾經在美洲大陸北邊湖沼地區度過四個年頭，學會六種印地安族語言。

▼新法蘭西首任的監察官約翰·塔龍。他早就明白法國要在美洲大陸鞏固控制權，就不可不重視勘察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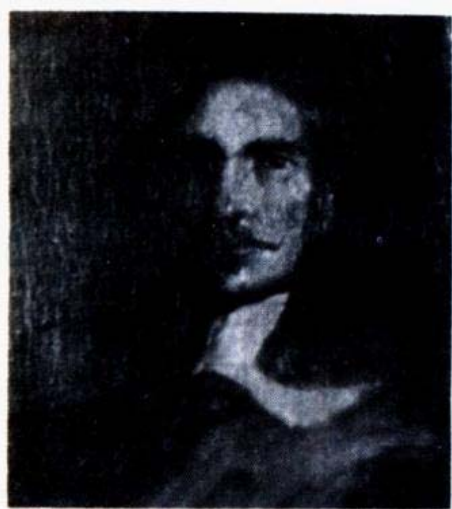


西元一六七三年五月，喬利艾一行人，從連接休倫湖和密西根湖的馬基那克水路出發。他們駕著獨木舟渡過綠灣，又沿著福克斯河南岸步行三



里，到達威斯康辛河，然後沿著河往西到達了威斯康辛河與密西根湖會合之地。他們又沿著大河下去，就逐漸發現森林景觀已被草原景觀所取代，原來這裏已經是美國的中西部了。他們的獨木舟在今日的聖路易城附近時航行速度突然加快，這是因為密蘇里河激流在此與密士西必河會合。

在他們探險的途中，幾乎很少遇到印地安人。即使碰到的也都是友善的部族。但是，他們到了密士西必河與阿肯色河會合地點時，發現了這個地方的庫瓦伯族印地安人，似乎懷有強烈的猜疑心與敵意。而不巧的是，馬爾克特神父並不懂庫瓦伯族的語言。幸好後來他們找到了一位精通庫瓦伯族語言的伊利諾族印地安人，因為馬爾克特能講伊利諾族語言，透過這位年輕人的翻譯，而曉得了「南方居住著爲了祈禱而穿墨色衣服鳴鈴的人們。」當然，這是指西班牙人的祭司。原來，他們已經接近墨西哥灣沿岸的西班牙前哨地了。



▲佛羅恩特那克伯爵的肖像，他曾於西元一六七二——一六八二年和一六八九——一六九八年兩度擔任新法蘭西的總督。還曾委任喬利艾和馬爾克特神父從事密士西必河的探險。

喬利艾與馬爾克特磋商的結果，認為如果再往南前進，可能會成為西班牙人的俘虜，或者是被印地安人殺害，探險的成果也將會功虧一簣。此時，他們已經得到一個結論，就是密士西必河流進墨西哥灣。因此，他們除了回故鄉去報告結果外，別無選擇。

他們這一行人，仍然划著獨木舟逆河而上，這真是一件吃力、困難的事。馬爾克特神父因此病倒了，喬利艾拜託綠



▲在探險途中，受到印地安人禮遇的喬利艾和馬爾克特神父。他們這一行人到達密士西必河和阿肯色河會合地點，所碰到的印地安人都是極其友善。

▼羅貝爾·卡瓦利·拉薩爾的肖像。他出生於法國富裕家庭中，可是，他大半生涯都在北美的原野中度過。





灣的傳教士照料神父，而獨自帶著地圖先回去向塔龍和佛羅恩特那克伯爵報告此行的成績。當他正想越過蒙特利爾北邊時，卻遇上斯拉辛激流，獨木舟因此而翻覆，這二年來探險的寶貴記錄就此付諸流水。幸虧喬利艾憑著記憶，重新繪製地圖，而神父馬爾克特身上也還帶有記載探險經過的日記，他們的心血才沒有完全白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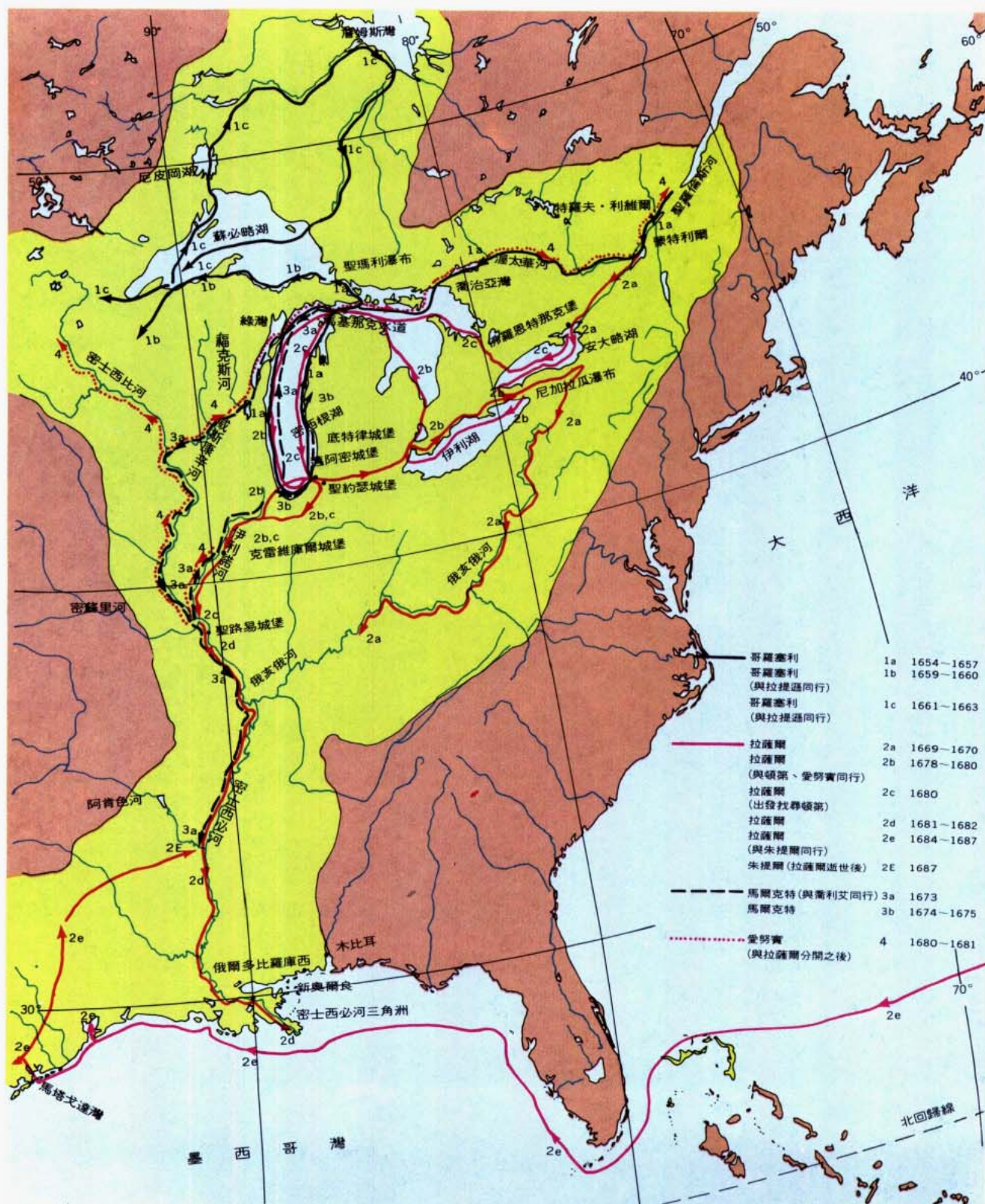
馬爾克特神父病癒之後，就回到「伊利諾」，而獻身於印地安人的教育和參與勞動。不久，他又積勞成疾，西元一六七五年即病逝於密西根湖畔。喬利艾再度經營獸皮生意，並經常來往於加拿大森林地帶和北方遙遠的哈德遜灣。

喬利艾探險密士西必河未完成的工作，就由一位強人羅貝爾·卡瓦利·拉薩爾來接替。拉薩爾出生於法國富裕的家庭，很早就顯示了他在科學和數學上的才華。他幼小時也受過耶穌會修道士的教導，但是，他長大後，卻成為一個目無一切、膽大妄為的人，並且漸漸有離經叛道的趨勢。當他二十一歲離開修道會後，他才曉得，根據法國的法律規定，一旦當了耶穌會教士就喪失了財產繼承權，因此，他落到身無分文的地步。西元一六六六年，拉薩爾已經二十三歲，他爲了要開創自己的前途，決心前往新世界。

拉薩爾到達加拿大後，先在蒙特利爾附近經營獸皮交易站。他從與他交易的印地安人口中打聽到在西南方有一條名爲「俄亥俄」的大河，他對這條神秘的水路感到興趣，而企圖探險該地。西元一六六九年，他先將交易站讓渡給別人，隻身向內地出發。數年間，他在五大湖南側一帶，縱橫探險。相傳他爲了探險，而到過南方遙遠的伊利諾州，確認了俄亥俄河的位置，並沿著河往南部到達現在的肯塔基州，看到了路易士鎮北邊的激流。

▼美國中部及東部的地圖。圖

中表示著自西元一六五四到一六七八年間，哥羅塞利和拉薩爾等人，探險密士西必河流域所經過的路徑。





▲一六七八年十一月十八日，由安大略湖畔的佛羅恩特那克城堡出發的探險隊。十九世紀中葉，喬治·卡特林受法王路易·菲利普之託，畫了有關拉薩爾探險的一系列圖畫，本圖是第一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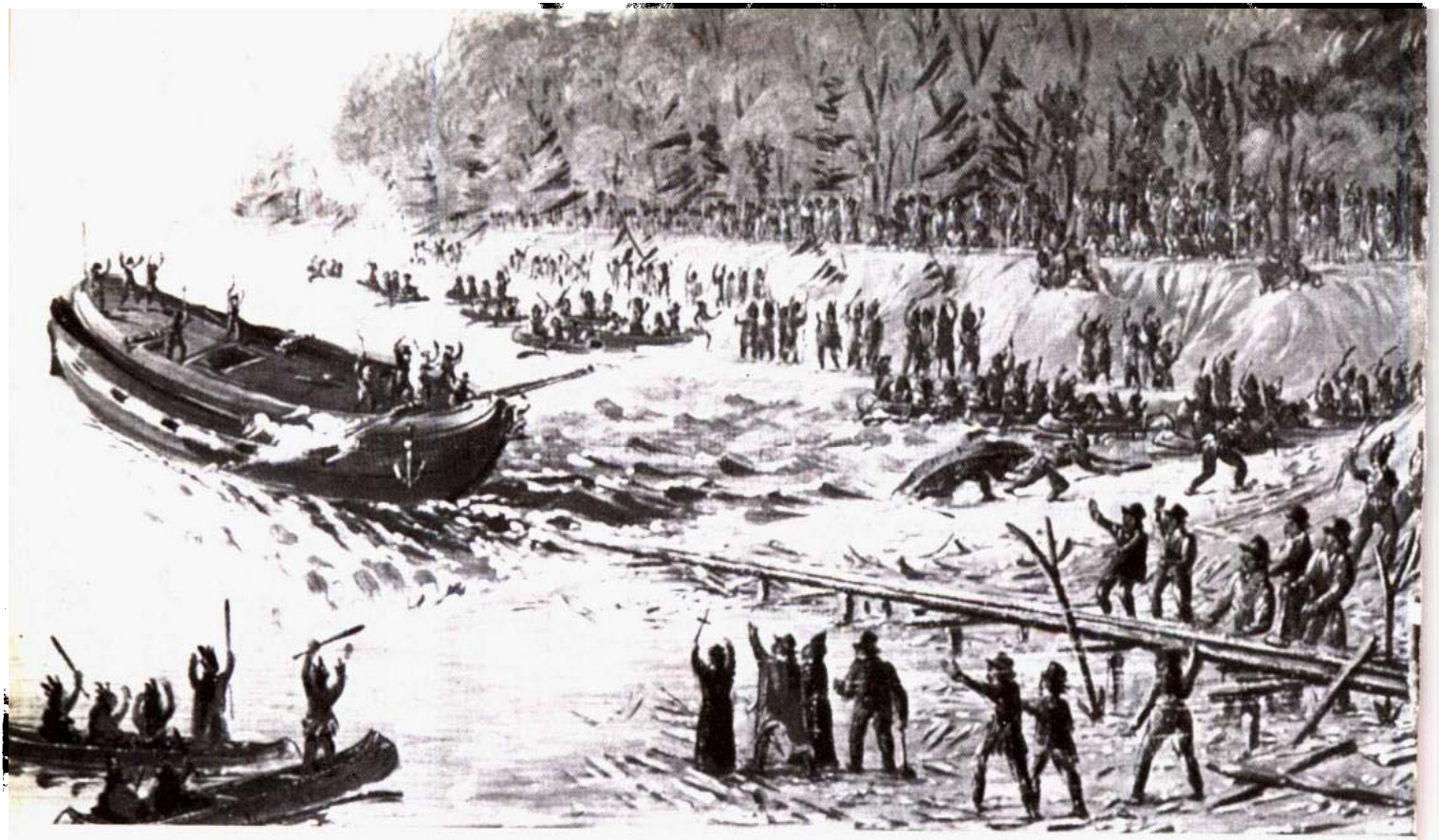
▼西元一六七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橫越尼加拉瓜的一羣人。這幅畫是喬治·卡特林所畫有關拉薩爾探險隊一系列圖畫的第三幅

年輕的拉薩爾回到蒙特利爾時，加拿大總督佛羅恩特那克伯爵，即將他此行的成果呈

獻給法國政府。拉薩爾因此受到表揚，並且法國政府還賜予他一塊廣大的土地，即今日安大略州的京斯敦，包括佛羅恩特那克前哨基地。拉薩爾從這塊土地得到一筆可觀的財富。因為，載著獸皮的印地安人獨木舟，要前往蒙特利爾時，得經過他的土地。所以，拉薩爾在印地安商人往下流地方尋找買主之前，就以低廉的價錢買到印地安人最上等的獸皮。然後再轉手賣給別人，而獲得極優厚的利潤。

但是，在拉薩爾眼中看來，載著獸皮通過佛羅恩特那克前哨地的獨木舟行列，並不值得重視。因為，他曉得在更深入的內地，有許多上等的海獺皮。問題只是：如何以





更快的速度並且承載更多的數量，到達聖羅倫斯河？爲此，他認爲需要歐洲式的船隻，才能夠從伊利湖航行到蘇必略湖，一邊跟印地安人交易，一邊環繞五大湖。但是，他也明白，這種大型船隻仍有它的缺點，要從伊利湖航行到安大略湖，再從安大略湖航行到聖羅倫斯河流域地區，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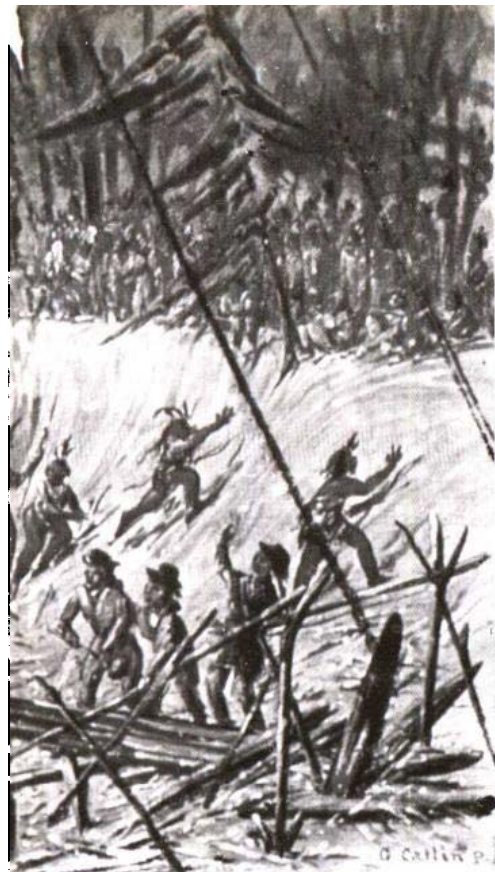
雖然早在山普倫時代，法國人就已經知道尼加拉大瀑布的存在，但是，由於擔心伊洛庫依族印地安人的攻擊，法國人只得暫時放棄尼加拉大瀑布的探險。而拉薩爾即擬定一個計劃，在伊利湖附近，尼加拉大瀑布東端，設立一座停靠船隻的小碼頭。在這種情形下雖然從該碼頭，搬運東西到聖羅倫斯河流域，仍必須使用獨木舟，可是五大湖內地至蒙特利爾的搬運時間，卻可節省一半。

西元一六七八年，拉薩爾與其親友亨利·得·頓第，方濟各教派的傳教士路易士·愛努賓，加上一群工人，向著尼加拉出發。到達了尼加拉河時，已經是冬天，拉薩爾

▲哥利芬號下水圖。爲喬治·卡特林所畫關於拉薩爾探險系列圖畫之一。雖然大部分的伊洛庫依族已經到南部與愛里族作戰，可是，剩下的少部分人對法國人而言，還是具有極大的威脅。因此，當「哥利芬號」完成，可以下水時，探險隊員們都很高興，終於可以擺脫伊洛庫依族的監視。

▼在伊洛庫依族部落，向印地安人哀求和平的頓第，這幅畫也是出自喬治·卡特林之手。





▲哥利芬號的建造圖。拉薩爾的部下們，似乎缺乏造船的經驗。拉薩爾計劃把五大湖內地的獸皮用船運到伊利湖，如此一來，就可以把運到蒙特利爾所需的時間減少一半。



即軟硬兼施，威脅利誘，命令工人們全力建造船隻，建築城堡。

拉薩爾一行人，在出發之前，雖然帶了很多物資，可是，仍不夠齊全，於是他回到佛羅恩特那克前哨地準備這些不足的物品。拉薩爾爲了這次探險，負了大筆債務，當他回到前哨地時，就碰到那些債權人，逼著他還錢。拉薩爾要他們再等待一段時間，只要船隻從五大湖回來，就可以還債。隨後，他即動身前往尼加拉河。

在拉薩爾返回佛羅恩特那克之際，造船的工作仍然在少數懷有敵意的伊洛庫依族監視下繼續進行。由於當時大部分的伊洛庫依族戰士們，都前往南部與愛里族印地安人作戰，只留下一少部分的族人監視白種人進行那種奇妙的作業。伊洛庫依族們不斷地徘徊在船隻的附近，有時也向造船的工人們襲擊，工人們不得不拿燒得炙熱的鐵棒灼傷印地安人，以作爲防禦。

但是，這種充滿敵意的氣氛，並非沒有好處。愛努賓傳教士日後曾這樣記載：「由於印地安人的監視，工人們更加敏捷的工作。」因此，西元一六七九年，當拉薩爾將從佛羅恩特那克前哨地帶來的船錨裝上船後，整艘船就算完成。

他們在船底加上一層厚厚的填充縫隙的皮，再用鹿皮做成船帆。這艘六十噸重的船，雖然不能與傳統雄武的法國艦隊相提並論，但它卻是五大湖地區的第一艘帆船。印

地安人都稱它爲「長著羽毛的獨木舟」。拉薩爾把這艘船命名爲「哥利芬號」（Griffin，意爲有著鷹面獅身的怪獸），這是因爲佛羅恩特那克伯爵

的徽章上有二頭「鷹面獅身的怪獸」。哥利芬號的船長，一邊駕駛著船，一邊發牢騷說：「是不是要把我帶進荒野中，致我於死地？」拉薩爾不理會他的抱怨，把所有的物資都搬到船上，再拉起船錨，揚帆出發。

哥利芬號碰到順風時，一天可以行駛一百六十公里，所以船很快到了伊利湖、休倫湖，進入密西根湖。途中曾經好幾次停下來，與印地安人們進行交易，船艙因之堆滿了海獺皮。拉薩爾每一想到自己的計劃進行得很順利，心中就頗為愉快。他還打算讓其他更多的船隻，也在內陸的水路上航行，當然，他更希望將船當成溝通海與內陸的媒介物，使得法國的勢力擴張到墨西哥灣。

拉薩爾為了實現他的理想，命令若干部下把裝滿獸皮的哥利芬號駛回伊利湖，而他自己則帶著頓第和二、三部下，開始準備前往密士西必河探險。哥利芬號一離開，拉薩爾一行人即駕著獨木舟，離開密西根湖，沿著聖約瑟河上行，經過堪卡基河，到達伊利諾河。然後在皮奧立亞（現在的伊利諾州中部的都市）登陸，用木柵圍成一個名為「痛心堡」的城堡，並開始製造船隻，準備前往墨西哥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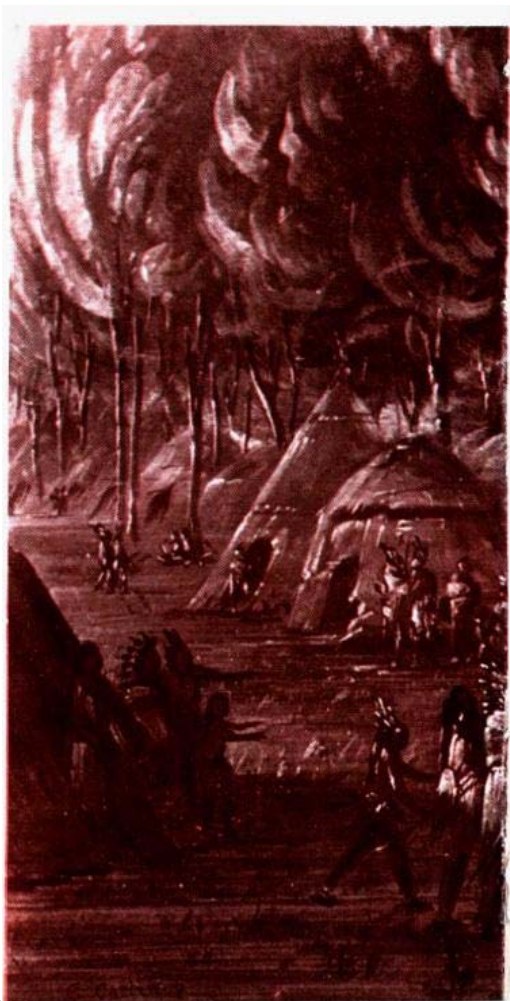
拉薩爾與哥利芬號分開之前，曾經命令船員們，把從尼加拉河所得到的獸皮安然運到北方後，就要再帶著探險密士西必河所須的物資回到密西根湖。但是，經過了三個月，哥利芬號並沒有出現，拉薩爾非常著急，乃決定再度前往尼加拉河一趟，尋找哥利芬號的蹤跡。他把痛心堡的管理權交給頓第，在西元一六八〇年三月，自行帶著六名法國人和一名印地安人嚮導出發。

這時候已經是春季了。冬天的雪開始溶化，河流中的浮冰正要裂開，不能行駛獨木舟。而地面上的泥濘深及膝



▲亨利·頓第的肖像圖。頓第手上裝有義肢，因此被稱為「鐵手」。他跟拉薩爾極其友好，兩人曾一起前往加拿大。他們兩人所從事的探險，終使法國能擴大其在新世界的領土。

▼西元一六八二年四月九日，到達密士西必河河口的探險隊，這幅畫也是喬治·卡特林的作品。拉薩爾在到達密士西必河時，豎起了一個大十字架，並且發表宣言：「在法蘭西與納威爾王路易大王之名義下，該地為法國的領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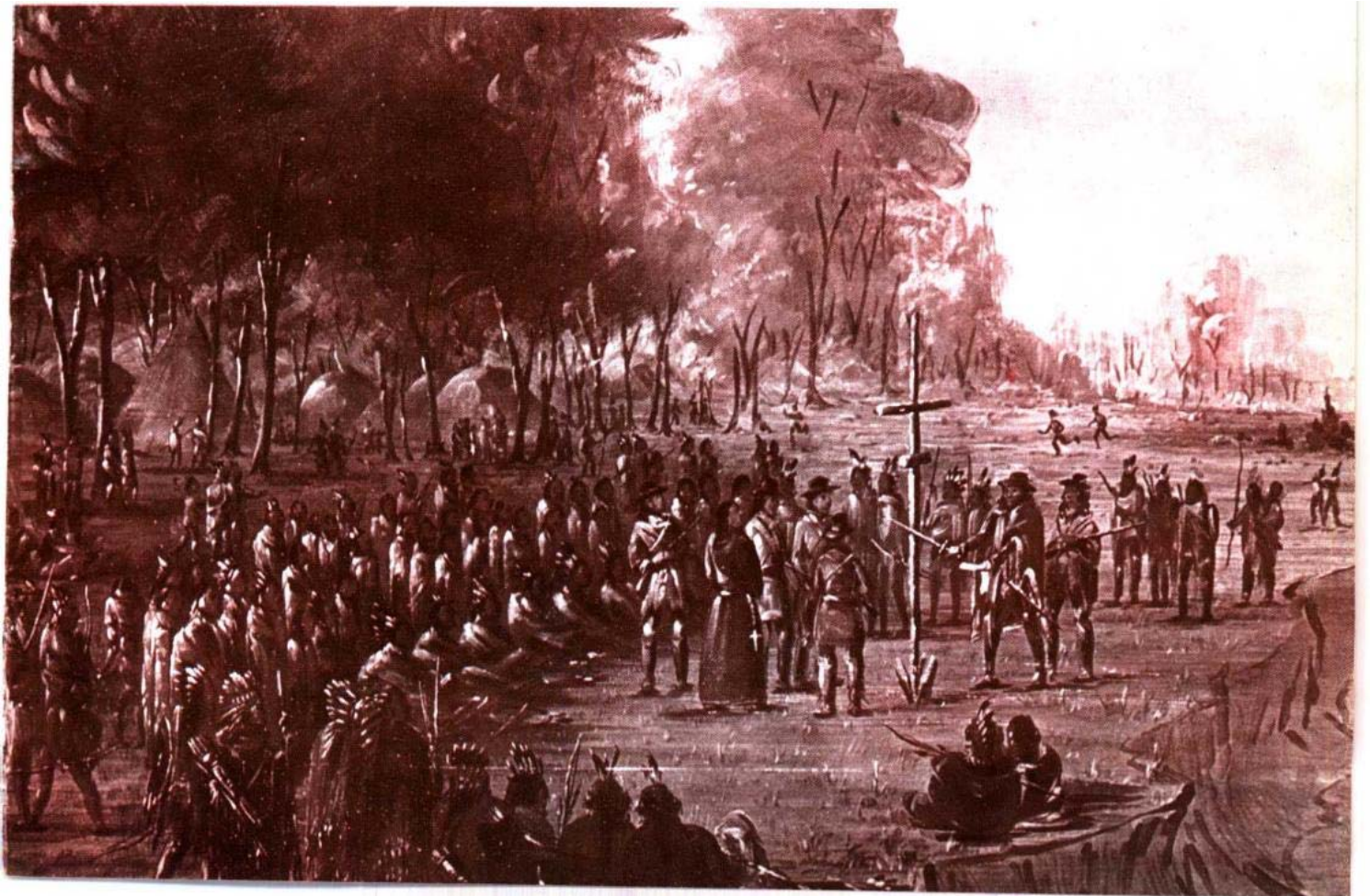


蓋，就是穿上雪鞋，也有寸步難行之苦。在滿是沼澤的森林地帶，拉薩爾奮力前進，好不容易才到達密西根湖的東南岸。他認為哥利芬號應該會從聖約瑟河前往密西根湖。但是，根據附近的印地安人表示，他們並沒有看到這麼一艘船。拉薩爾懷著忐忑不安的心，快馬加鞭地趕路。

拉薩爾踏著沈重的步伐，走了好幾公里令人厭煩的路程後，總算到達了尼加拉瓜。而可悲的是，在這裏也沒有發現哥利芬號的踪跡。拉薩爾將已經疲乏不堪的伙伴們留在尼加拉瓜河畔，自己則帶著沈重的心情，在春雨濛濛中，走了一千六百公里的路程，回到蒙特利爾。可是，等著他的卻是令人傷心欲絕的消息——哥利芬號已經沈沒在密士西必河中了。

自此，拉薩爾失去了為數可觀的獸皮財產，他又回到身無分文的狀況。幸好，他是個不甘向失敗低頭的人，加上又極具說服能力，因此，他先安撫了那一批債權人，並另借一筆錢，以購買再度探險密士西必河所需的物資。

但是，拉薩爾要前往密士西必河的準備工作還沒完成之前，就有兩個獵人前來告訴他頓第的部下叛亂了。他們之所以叛亂的原因可能有三，一是拉薩爾不在，二是畏懼伊洛庫依族的襲擊與騷擾，三是哥利芬號的沈沒，使得他們失去在船上工作兩年的



酬勞。由於這種種前因後果，使得部下向拉薩爾的副官頓第報復。頓第及少數忠心耿耿的部下被趕到森林中，叛亂者們搶了所有的財物，搬不走的就丟到河中，最後還放火燒毀城堡。

▼十八世紀初期的密士西必河流域的地形圖。由於，喬利艾和拉薩爾前後幾次的探險，使得法國增添了這一塊廣大的版圖。在這幅圖上，不僅密士西必河的主流畫得詳實正確，就是其支流和五大湖地區也是極其正確。而佛羅里達半島就不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大小畫出來，此外「阿帕契國」羣山的位置也不夠精準。



►由於海難而擱淺在德州海岸的艾瑪布路號，這是喬治·卡特林於西元一六八五年所繪拉薩爾探險船隊中的一艘船觸礁的情形。這艘載著探險所需物資的「艾瑪布路號」卻不幸觸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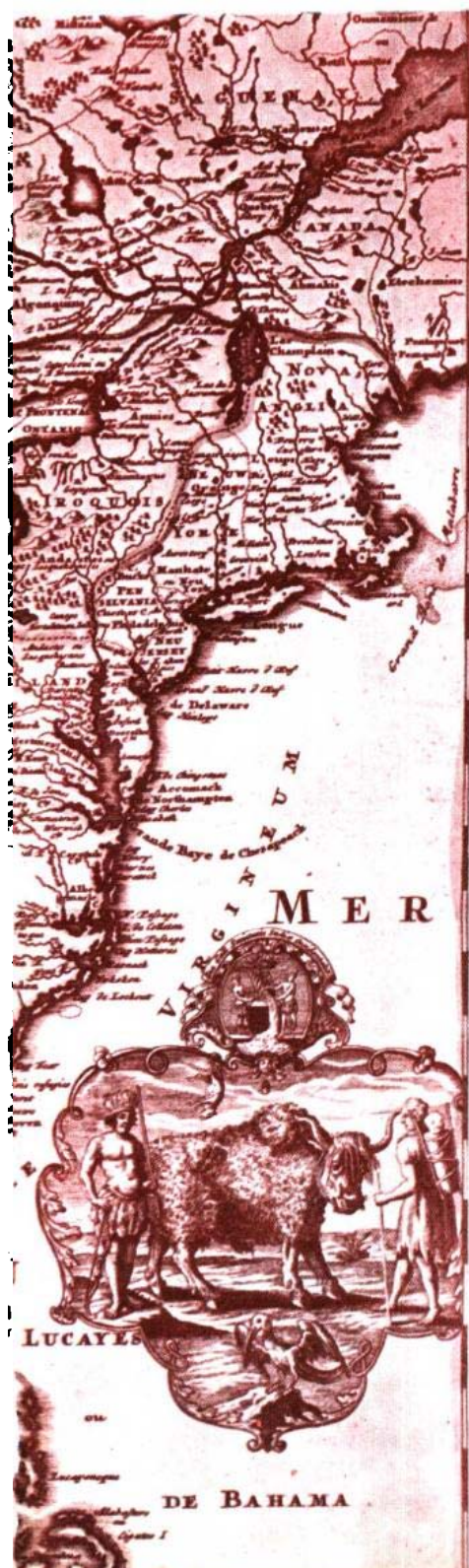


六八〇年八月他到達伊利諾內地，可是，這裏已經沒有人跡了。原住者伊利諾族印地安人也不曉得遷往何處？伊洛庫依族的戰士們，獲悉他們的敵人已經遷走，而無從報復，心中不由得生出無名怒火。於是挖掘伊利諾族的墓地，把屍體一具不漏地加以切割、剝碎。拉薩爾看到這些屍體中，並沒有白種人，所以並未完全絕望。

拉薩爾再沿著伊利諾河下去，走了八十公里，來到「痛心堡」。在廢墟中只擺著一艘不成形的船隻，在船的邊緣，有一個叛亂者（頓第的部下）寫了幾個令人不寒而慄的字：「我們都是野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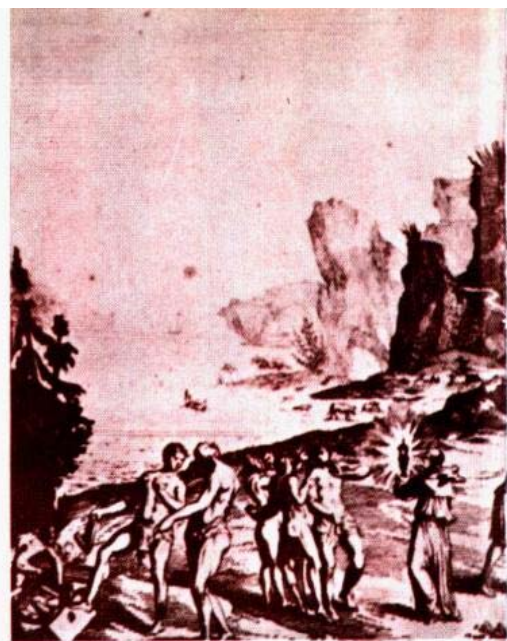
拉薩爾即在附近尋找頓第的下落。他先到了伊利諾河與密士西必河的會合點。他之所以會到密士西必河，一定是因心中還存有到墨西哥灣的念頭。但是，現在他顧不得探險了，一方面他只帶了四名部下和有限的物資，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還沒找到頓第。拉薩爾在百般灰心之餘，仍舊從密士西必河，划著獨木舟沿伊利諾湖上行四百四十公里，再經由陸路，到達密西根南部，以找尋頓第的下落。

幾個月後，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拉薩爾碰到了一群來自威斯康辛州的印地安人，而從他們口中得知頓第的下落。據他們所稱，頓第和部下，是被伊洛庫依族所逮捕，差點喪命。頓第想盡各種方法，說服伊洛庫依族的酋長，才免於一死，後來還被釋放。可是，他們那一行人卻因饑餓和染上熱病，經過千辛萬苦到達了北威斯康辛州，受到



該地友善的渥太華族印地安人的悉心照料，才逐漸恢復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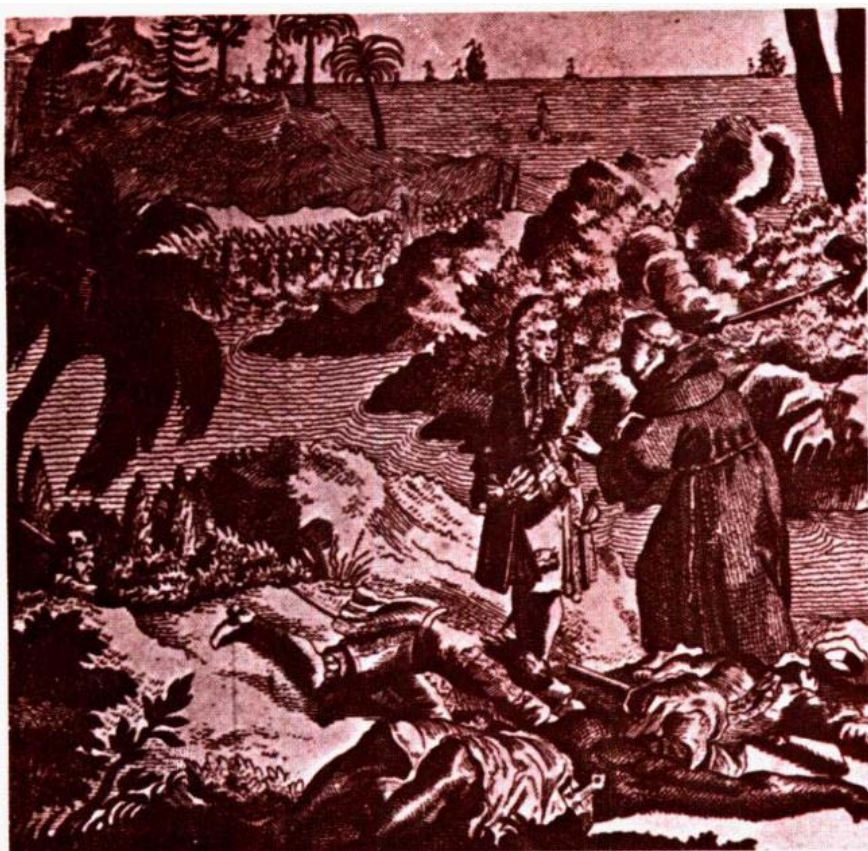
拉薩爾靠著印地安人的指示，而得以和頓第相聚後，重新燃起探險密士西必河的希望。他在伊利諾河和俄亥俄河流域徵募參加這次探險的印地安人。西元一六八一年十二月，拉薩爾帶著二十三個法國人和十八個印地安人，從邁阿密城堡出發。雖然，那時正值嚴寒的冬季，可是，拉薩爾急著要去探險，而無法等到天氣轉好再出發。他們把



▲這張圖片係摘錄自愛努賓著書中，描繪其被伊洛庫依族逮捕的情形。印地安人對於愛努賓神父所帶的磁鐵和聖杯的「魔力」，懷有恐懼感，因而沒有殺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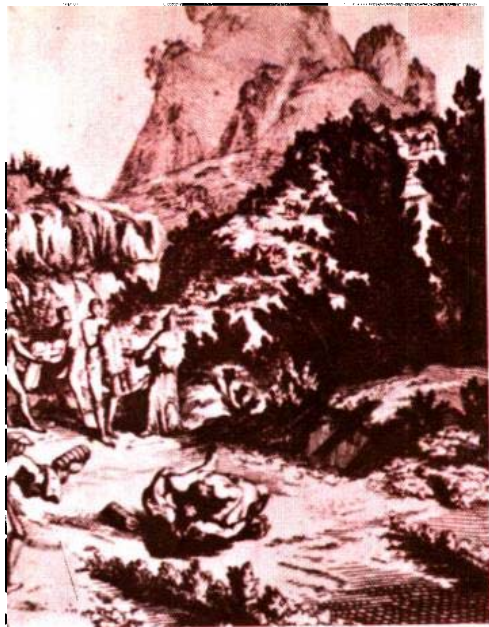
◀拉薩爾被刺殺的情景。此圖片是愛努賓神父著作中的一幅插圖。

▼愛努賓神父的肖像圖。是西元一六九四年時，一位不具名的畫家之油畫作品。愛努賓神父是新法蘭西的方濟各教會傳教士。



獨木舟和物資都搬到大型雪橇上，從結凍的伊利諾河，一直前進到密士西必河。

西元一六八二年二月中旬，拉薩爾沿著密士西必河下流繼續探險，途中只遇到少數友好的印地安人，這與九年前喬利艾、馬爾克特一行人的情形大致相似。但是，兩者有一個不同之處，喬利艾等人在到達密士西必河與阿肯色



河會合地點，就停止不再前進，而拉薩爾一行人卻繼續前進，而一直到達密士西必河河口的三角洲。當他們划著獨木舟經過淺險的沼澤地帶時，拉薩爾發覺水中的鹽分越來越濃。一行人再向前航行，西元一六八二年四月八日，呈現在他們面前的是墨西哥灣的廣大水平線。

拉薩爾一行人即快速地在墨西哥灣沿岸登陸。豎立一個樹木做的大十字架，用馬斯開特槍在空中鳴了幾聲以代替慶祝的砲聲，然後，以法王路易十四的名義發表宣言：

整個密士西必河流域屬於法國。但是，拉薩爾心中很明白，只憑著他帶來的少數人員，想來這裏設立永久駐紮地是不可能的事。於是，他決定回法國，請求路易十四派遣遠征隊到這裏建立法國領土權。

拉薩爾在回到五大湖途中，只在伊利諾河畔的「聖路易城堡」交易站稍作停留，就直接到聖羅倫斯河，而向法國出發。回到法國，在宮廷中，他受到英雄式的歡迎，而他在路易斯安那（路易王領土之意）的領土宣言，引起了莫大的關心，他打算在美洲心臟地帶，掌握法國控制權的夢想，更令法國人陶醉不已！法王路易十四因此準備在墨西哥灣岸上建立港口，並派出遠征隊駐紮在墨西哥灣上。

西元一六八四年八月，拉薩爾再度離開法國。根據他的隨行朱提爾記載，他們這一行人包括有「船員、士官士兵約一百名、來自有產階級的志願者約三十名、若干年輕婦女，加上建設屯墾區的僱用人員、勞工，總共有二百八十名」分別搭乘四艘船前往墨西哥灣。朱提爾就這一次的航海，寫了很詳細的日記，可是他所記載的內容大都是連續不斷的災難。

當四艘船隊開始出發時，拉薩爾即與指揮鮑滋埃不合，不久，兩人陷入分裂狀態。當船隊進入加勒比海時，其中的一艘船被西班牙海盜劫持。此時，拉薩爾又染上嚴重的熱病，幸好船隊到達墨西哥灣時，總算復原了。可是，又有新的災難降臨到這一行人的頭上，載著遠征所需物資的船隻，擱上淺灘，又碰到暴風雨，因此整艘船翻覆，他們失去了糧食。

拉薩爾及探險隊所遭遇的困難，不僅止於此。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遠征隊一直沒有發現到密士西必河河口。於是，鮑滋埃將這一群人分成幾支登陸部隊——其

中一支由拉薩爾親自指揮——以尋找密士西必河的主流。可是，每一次都因為縱橫交錯的小支流及帶有濃霧的沼澤地帶，巧妙地把主流遮蓋住，使得他們總是無功而返。這時，士兵以及船員們甚至開始懷疑密士西必河的存在，拉薩爾的信用及名譽也因此岌岌可危。

鮑滋埃認為花了這麼多時間、精力，還無法找到密士西必河，乃決定回到法國，有很多人也表示要與他一同回去。而拉薩爾堅決不放棄，他確信密士西必河就在附近，只要再繼續尋找，一定可以發現，他並主張留下少部分的人一起尋找。

鮑滋埃終於指揮船隊啓程回法國，而在離開密士西必河有數百公里的德州海岸上的馬塔戈達灣，把拉薩爾等人置留下來。拉薩爾及其同伴們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只得先在馬塔戈達灣建立小城堡，以尋找密士西必河河口，但是仍然徒勞無功。西元一六八七年一月，拉薩爾把二十名部下留在馬塔戈達灣防衛城堡，自己則帶著包括對他忠心耿耿的助手朱提爾等十七名部下，開始從事最後一次的尋找密士西必河。

拉薩爾這一行人，在懷有敵意的印地安人們監視下，穿梭於叢林、沼澤地帶。在這種障礙重重的行程下，走了數個禮拜之後，他們開始陷入絕望的狀況中，並認為密士西必河只是存在於夢幻裏，根本無法找到它。拉薩爾的幾個部下，由於極度的絕望與恐懼，終於背叛，在一天的清晨，用槍射殺他。這位始終不肯向命運屈服的強者羅貝爾·卡瓦利·拉薩爾在沒有找到自己一再追求的那條大河之前，就如此葬身荒野之中。

拉薩爾一死，朱提爾的生命也面臨險境，幸虧他機警地逃回馬塔戈達灣。西元一六八七年五月，朱提爾帶著六名伙伴打算返回加拿大。在一名印地安人的領導下，他們到達了在密士西必河岸的法國小前哨基地。這個前哨基地是好久以前，赤誠的頓第爲了等待拉薩爾而設立的。頓第由朱提爾口中聽到拉薩爾的悲慘下落傷心不已，他甚至想去救出被遺棄在馬塔戈達灣的法國人，但由於受到在阿肯色南部懷有敵意的印地安人的阻擋，而沒有成功。另一方面，殺死拉薩爾的那一批人，因為暴行已被揭發而無法再回到法國統治下的土地，最後被敵對的印地安人所逮捕，而成為印地安人的奴隸。不久，印地安人把這些法國奴隸交給西班牙人。從此以後，馬塔戈達灣的屯墾區完全消失了。

雖然拉薩爾的遠征失敗了，但是，法國並不因此而放棄在北美洲擴大控制圈的意

►新奧爾良城堡建立八年後的面貌。這是描繪此城堡最古老的一張圖畫，完成於西元一七二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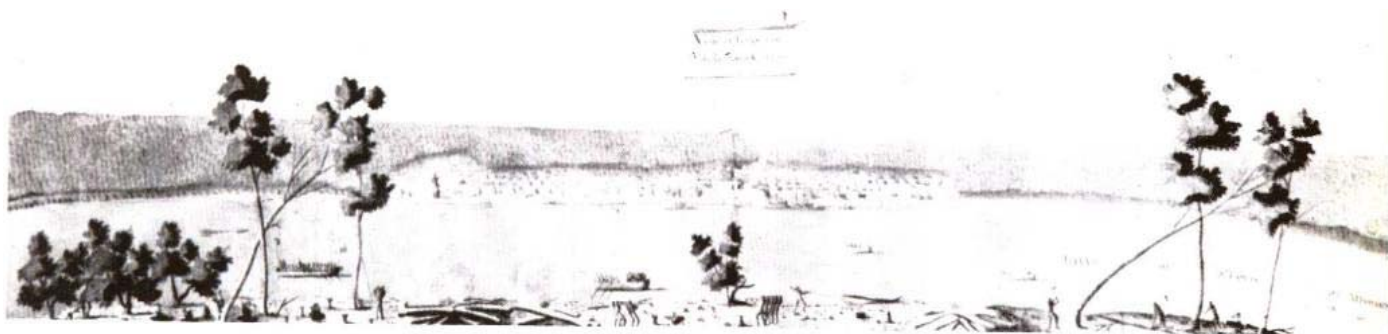
圖。在拉薩爾逝世之前，頓第的表哥丹尼爾·哥雷索倫·杜魯司已經在密士西必河上游地方從事探險，並且作了如下的宣言：密士西必河廣大的地域，是屬於法國領土的一部分。

在杜魯司遠征的過程中，有一件耐人尋味的事，那就是營救愛努賓神父。西元一六七九年，愛努賓神父爲了要探險伊利諾河南部，而被泗族印地安人所逮捕。他們雖然沒有殺死愛努賓，可是，卻百般加以迫害，不讓他吃東西，還時常惡言相向。他們之所以不殺愛努賓，是因為相信神父可以用磁鐵和銀的聖杯來呼出超自然的力量。西元一六八〇年，杜魯司和他的武裝部下，偶然到了伊利諾河，便把愛努賓神父從淒慘、幽禁的境地中拯救出來。

一六九〇年代，法國在五大湖地區的前哨基地又增加了幾個，沿著密士西必河往南建築好幾座城堡。在這一連串的城堡中，最北端的是波修爾特蘭城堡，後來發展成今日的「底特律」。這是由安東尼·得·拉·莫斯·卡迪拉克在伊利諾湖西邊的密西根地方建立的一個著名城堡。

西元一六九九年，法裔加拿大人狄貝爾威爾·皮耶爾·莫璜在墨西哥灣沿岸的俄爾多·比羅庫西設立了前哨基地。三年後，木比耳也成立一個新的前哨基地。最後在西元一七一八年，建設了新奧爾良城堡，這是路易斯安那的首都，同時，也是法國在北美洲最南端的一個城堡。到此爲止，拉薩爾的夢想——在密士西必河河口建立港埠，已經實現了。

但是，法國在美洲大陸這塊廣大地區的控制權，到底可以持續多久呢？無可諱言的，在南部她與西班牙正產生嚴重的齟齬，在東北部又與英國有不可避免的磨擦。法、英、西三國——特別是英法兩國——在領土的宣言，常出現衝突的情形，三國之間會引起更大的衝突與糾紛，是可以預料的事。



8 領土的紛爭

十七世紀末，隨著北美洲的探險和殖民地的建立，在歐洲各國宮廷中存在一個為大家所矚目的問題——日後支配廣大的美洲大陸，將會是那一個國家？西班牙、法國和英國雖然都主張擁有在北美洲領土的所有權，但是，這三個國家都分別占領美洲大陸的地區，因此三國免不了會有嚴重的衝突。一六九〇年代，法國和西班牙在墨西哥灣有了爭執；而卡羅來納南方的地域，則是西班牙和英國爭執的焦點。可是，最厲害的衝突，卻是英、法兩國之間對於領土的爭奪。

英、法兩國在紐約、新英格蘭和哈德遜灣各自成立勢力範圍。因此，在十七世紀末期常引起小規模的流血競爭。這些小規模的競爭從西元一六八九年延續到一六九七年間，這被稱為「威廉王之戰爭」，只是英法兩國間斷斷續續而沒有結果的一小部分戰爭而已。

到了十八世紀，英、法兩國間對於領土的爭奪有愈演愈烈的趨勢。表面上，這些戰爭純粹是以歐洲的問題為導火線；而實際上，英法兩國在歐洲本土上的戰爭，經常是以在美



▲詹姆斯·伍爾夫的肖像。英國大軍在他的指揮下，佔領了路易斯巴克城堡。不僅對新英格蘭的防衛大有助益，同時，也開闢了一條通往魁北克的道路。因此，自從西元一七五九年九月，魁北克城淪陷後，加拿大即被納入英國的勢力圈。

▼一幅名為「伍爾夫將軍之死」的圖畫。以魁北克城為中心的攻防戰，英法兩軍都喪失指揮官。



洲大陸領土的爭奪為藉口而形成的。而且，更有趣的是，雙方戰爭終結時所簽訂的條約，必定包含這麼一個條款：註明那個國家（英國或法國）可以獲得對方在美國那一個地區的所有權。當然，在美洲大陸的英國或法國移民，根本不想理會在歐洲本土所訂立的條約。因為，消息要從歐洲送到美國，須花費相當的時間。因此，當這些消息到達美國時，當地農場的主人和獸皮商人，並不會因為這種外來的命令，而停止土地的占領與控制權。

掀起十八世紀一連串戰爭序幕的是「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西元一七〇一年到一七一四年），在美洲大陸把這個戰爭稱為「安娜女王之戰」。戰爭是在北部的新英格蘭和南部的佛羅里達到卡羅來納兩個地區分頭進行。在北部和南部的兩個戰場，法國雖得到西班牙的援助，但是仍然慘遭敗北。英國在這場戰爭中，大獲全勝，並且有了輝煌的戰果，她在美洲大陸的控制地域又增加了哈德遜灣、紐芬蘭和阿克底亞。

在這一場戰爭中，法國受到了無可彌補的損失。爲了要防範於未然，法國在密士



西必河以東的地區特別建立了幾個城堡，藉以把英軍封鎖在阿帕拉契山背面。但是，要封鎖英國人到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況法國人的力量也不足以這麼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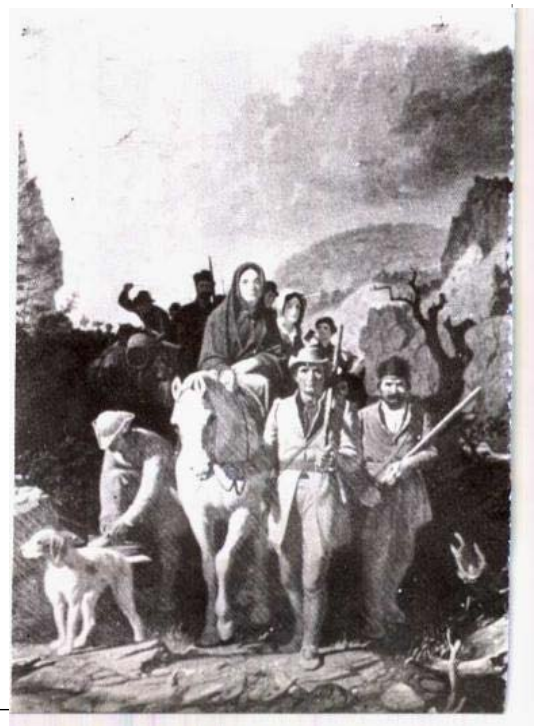
我們只要從下列幾點加以比較，就可以明瞭法國的力量要比英國略遜一籌。首先，從人口上來作比較，在西元一七六〇年，新法蘭西人口的總數，只不過六萬人而已；然而，與其敵對的英國十三個殖民地總人口數，卻已超過了一百五十萬。其次，法國的移民與英國大不相同，前者並不想在美洲大陸開發產業，他們的生活物資主要依賴來自海外不定期的補給。他們缺乏英國移民們強烈的獨立自主精神。因此，新法蘭西雖然是以軍人所組成的常備軍，可是，由英國殖民地人民臨時湊成的民兵，卻是他們可怕的強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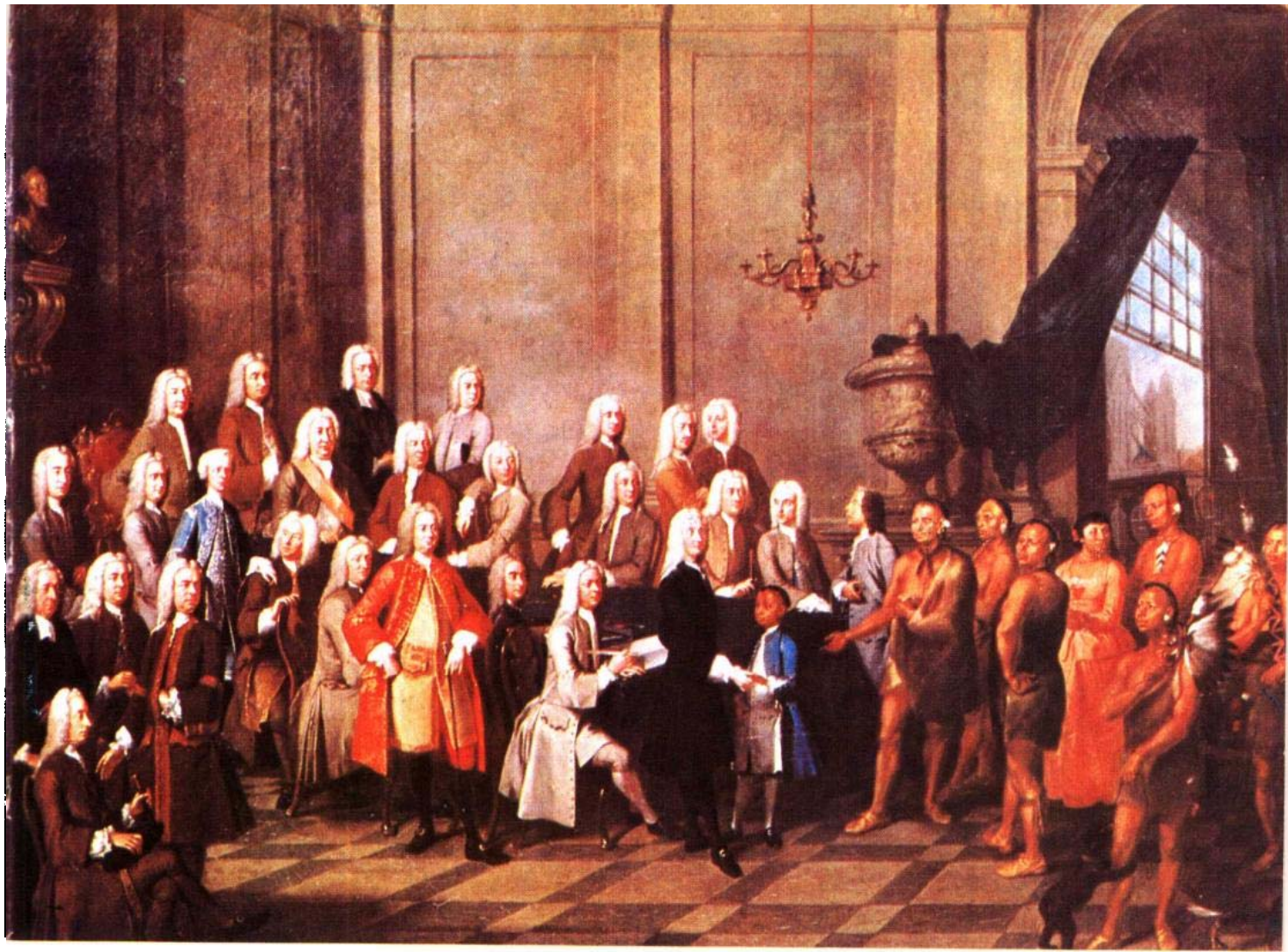
最重要的一點是，法國人始終無法說服懷有敵意的伊洛庫依族印地安人加入法國這邊，共同對抗英國人。相反地，在英法的一連串爭戰中，伊洛庫依族一直為英國效力。

西元一七四四年，在歐洲爆發了新的衝突——「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這個戰爭在美國被稱為「喬治王戰爭」。在這場戰爭中，英國趁機占領在布里敦角島（加拿大的新斯科細亞州）的法國要衝路易斯卡堡。這個重要的港口很快就淪陷，不僅是法國，就是英國自己也大感意外。儘管如此，英國到底也花了一點力量，才能攻下這個要港，因此，西元一七四八年雙方所簽訂的「愛克斯拉沙伯條約」中，規定英國要放棄路易斯卡堡，英國人即大表憤慨。

由於，有這麼一段原委，英國的喬治二世即下一道勅令，利用各種方法激怒法國人。喬治二世把在俄亥俄河上游的二十萬英畝土地交付給希望在當地從事交易和屯墾的維吉尼亞居民及一群倫敦的商人。但是，這個地方卻是屬於法國獸皮交易商們的地域。因此，法國人對來自維吉尼亞的入侵者大感不快，於是利用軍隊的力量加以排擠。而且他們還在伊利湖到俄亥俄河之間開始建築一連串的城堡，以確保於該地域的法國權利。在這些城堡當中，以西元一七五四年建築在今日的匹茲堡地方的迪克努城堡最為著名。

第二年，維吉尼亞殖民地的義勇軍在布拉德克將軍率





▲西元一七三四年到一七三五年，印地安族酋長們訪問倫敦的喬治亞殖民地理事的情景。英國在美洲大陸建立殖民地時，對印地安人真是禮遇有加；而初期的拓荒者們，也時常依賴印地安人的援助，才得以逐漸發展、自立自足。而等到屯墾區的規模越來越大，需要更多的土地時，拓荒者與印地安人間的關係，有逐漸惡化的趨勢，甚至引起紛爭。

◀領導拓荒者們越過昆布蘭山嶺的丹尼爾·伯恩，這是賓根的作品。伯恩始終無法在一個地方定居下來，他經常至各處探險、尋找新的溪谷、土地。

領之下，開始向這座法軍城堡攻擊。在這批英國義勇軍中的一名軍官喬治·華盛頓乃是維吉尼亞人，他曾一再向布拉德克將軍進言，如對法國守備部隊和印地安人同盟部隊攻擊時，採取游擊戰術就有獲勝的可能；但是固執於傳統歐洲式戰法的布拉德克將軍，並不採納他的主張。因此，英軍打了敗仗，布拉德克將軍也因而陣亡，死傷的英軍更是不計其數。而年輕的華盛頓靠著他的勇氣和冷靜，總算救了一大批人的生命。

迪克努城堡的攻防戰只是無數場戰爭中的一場小戰爭而已，在歐洲已開始下一次大規模的衝突——七年戰爭（一七五六到一七六三年）。但是，在美洲大陸的拓荒者把這個第三次的戰爭，視為俄亥俄河流域之戰的延續，稱之

爲「對法國、印地安族的戰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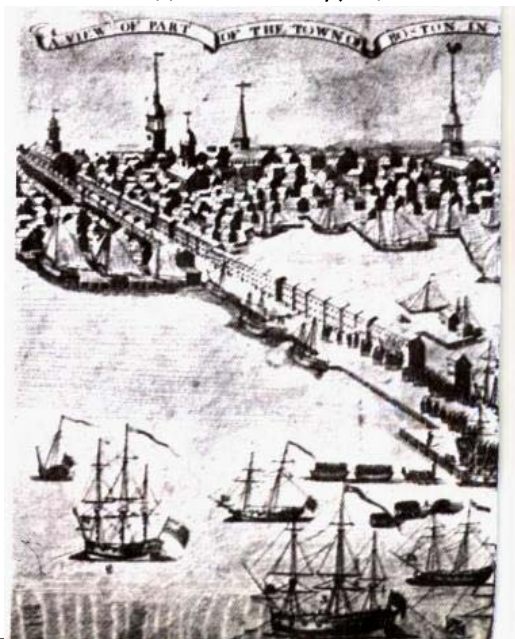
英法之間長期的對立，給予北美洲勢力均衡的影響是絕對性的。西元一七五八年，英軍又重新占領了聖羅倫斯河和新英格蘭的安全要衝路布爾。這個消息傳開時，倫敦、費城、波士頓和紐約各城市的英國人，舉行盛大的營火會慶祝。同年，迪克努城堡也被英軍占領，這次攻擊的結果，真令人感到滿意。同時，值得一提的是，喬治·華盛頓也參加此次的攻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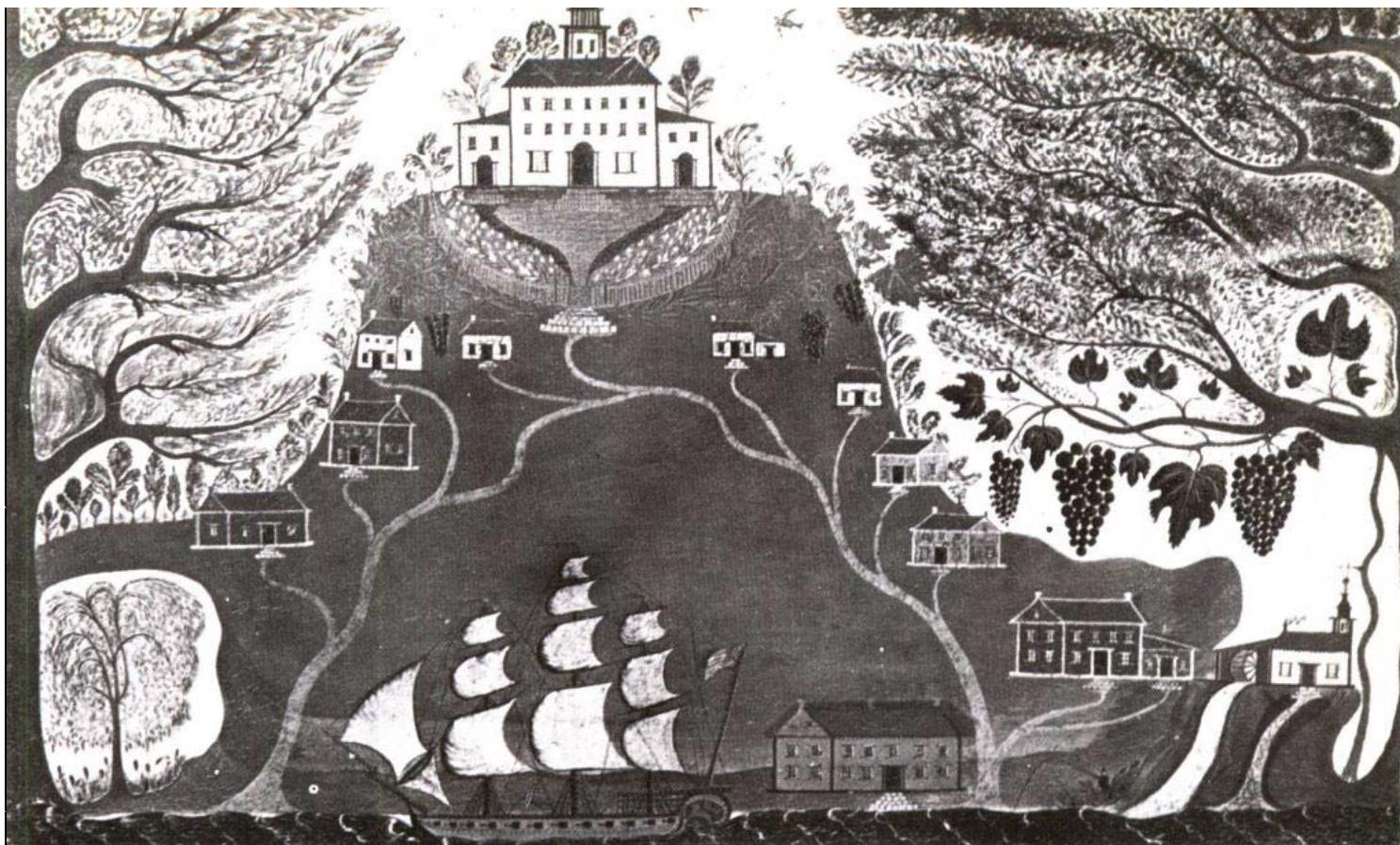
但是，英軍在美洲大陸的勝利中，最爲重要的是，西元一七五九年占領魁北克。英國的大軍在詹姆士·伍爾夫將軍的指揮下，由聖羅倫斯河南下到達魁北克。伍爾夫率領的大軍，從可以眺望魁北克市的亞伯拉罕山丘開始猛烈攻擊，經過將近三個月的包圍，擔任魁北克守備的孟卡姆侯爵，一直處於劣勢的地位，到最後不得不屈服。英軍雖然占領了魁北克，但損失也不輕，伍爾夫將軍在這場戰役中喪失了生命，但是他在斃命之前，就已獲悉加拿大已納入英國的版圖。第二年，由於攻下蒙特利爾，英國不僅加強了在加拿大的勢力範圍，同時，她在加拿大的控制權更形鞏固。

西元一七六三年，七年戰爭後，英法兩國訂立了著名的「巴黎條約」。根據此約規定，法國不僅要把加拿大轉讓給英國，同時，要將密士西必河以東所有的保留地一概交給英國，但是並不包括西班牙在此次戰爭中，從法國手中得到的新奧爾良。此外，西班牙更進一步，接收了法國在密士西必河以西的保留地。但另一方面，西班牙卻把自己在佛羅里達的全部土地交給英國保管。

西元一七六三年，可謂是美國歷史的轉換期。此時，英國在美洲大陸的東半部，可說是居於完全稱霸的地位。直到西元一七七六年，十三個殖民地叛亂之前，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對她的控制提出異議或表示不滿。另一方面，英國的殖民活動，也沿著大西洋海岸，或者西邊的阿帕拉契山麓地帶，以極快的速度擴張。從新罕布夏州到喬治亞州這些快速成長的殖民地中，都有成群的人們，爲了追求更多的土地，而拿自己的命運做爲賭注，準備在北方的荒野地帶開創另一個新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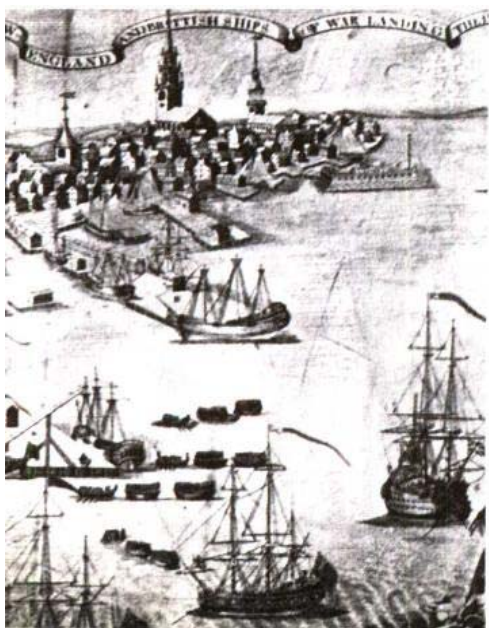
再者，西元一七六三年以後，英國的拓荒者已無須再擔心法國人報復地越過阿帕拉契山西邊。雖然如此，凡是有志開闢美洲大陸內部原始森林的人們，仍必須具有強健





▲美洲屯墾區的生活方式，有相當明顯的地域差別。本圖是西元一八二五年描繪美國南部農場的寫實作品。當十八世紀末，還沒有發明軋棉機以前，這些農場的主要作物是稻米和煙草，而當軋棉機問世後，棉花成為南部人們致富的大宗作物。

▼波士頓市街的一部分與西元一七六八年，英國軍隊從船上登陸的情景



的身體和不屈不撓的精神及超人一等的勇氣。因為，拓荒者的生涯，充滿艱辛、困難，並且隨時有遭到不懷好意印地安人襲擊的可能，因此，如無上述的條件，是很難成為一名成功的拓荒者。

對於這種荒野生活所產生的問題和危險，最能以身作則去經歷的是丹尼爾·伯恩。伯恩是於西元一七三四年誕生於賓夕凡尼亞州的圓木小屋。少年時期的伯恩，就開始學習在森林中生活的技巧，他知道如何接近獵物，如何在野外求生，以及如何出其不意地去攻擊懷有敵意的印地安人。由於伯恩早就學會了這幾種應付困難的方法，因此，在拓荒者中他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伯恩十六歲時，全家遷往北卡羅來納州的邊界地帶，當時，他在家中擔當的任務是不要讓糧食貯藏倉中的獵物存量有所短缺。西元一七五五年，伯恩加入攻擊法國迪克努城堡的戰鬥。戰役中，他第一次聽到在阿帕拉契山的背面，有塊美麗的地方——肯塔基。他立即下定決心，要親

西元一七六九年，伯恩與幾個朋友，一起從北卡羅來納州出發，他們沿著已經有好幾世紀歷史的「戰士之道」（在茂密的森林中，成蛇狀，而經常被人踏過的印地安人行走的道路）前進，再從昆布蘭山道越過昆布蘭山脈，進入肯塔基。這個地方一如傳說所稱，不僅充滿原始美，而且蘊藏豐富的資源。伯恩來到這裏，心中爲之欣喜不已，因此，前後有二年之久，他一直隻身探險此地。

►西元一七六三年的北美洲。英國在美洲和歐洲一再打敗了法國、西班牙的聯合軍隊之後，就完全控制了美洲大陸的東半部。在西元一七七六年，十三個殖民地叛亂之前，英國掌握了絕對的控制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對英國提出抗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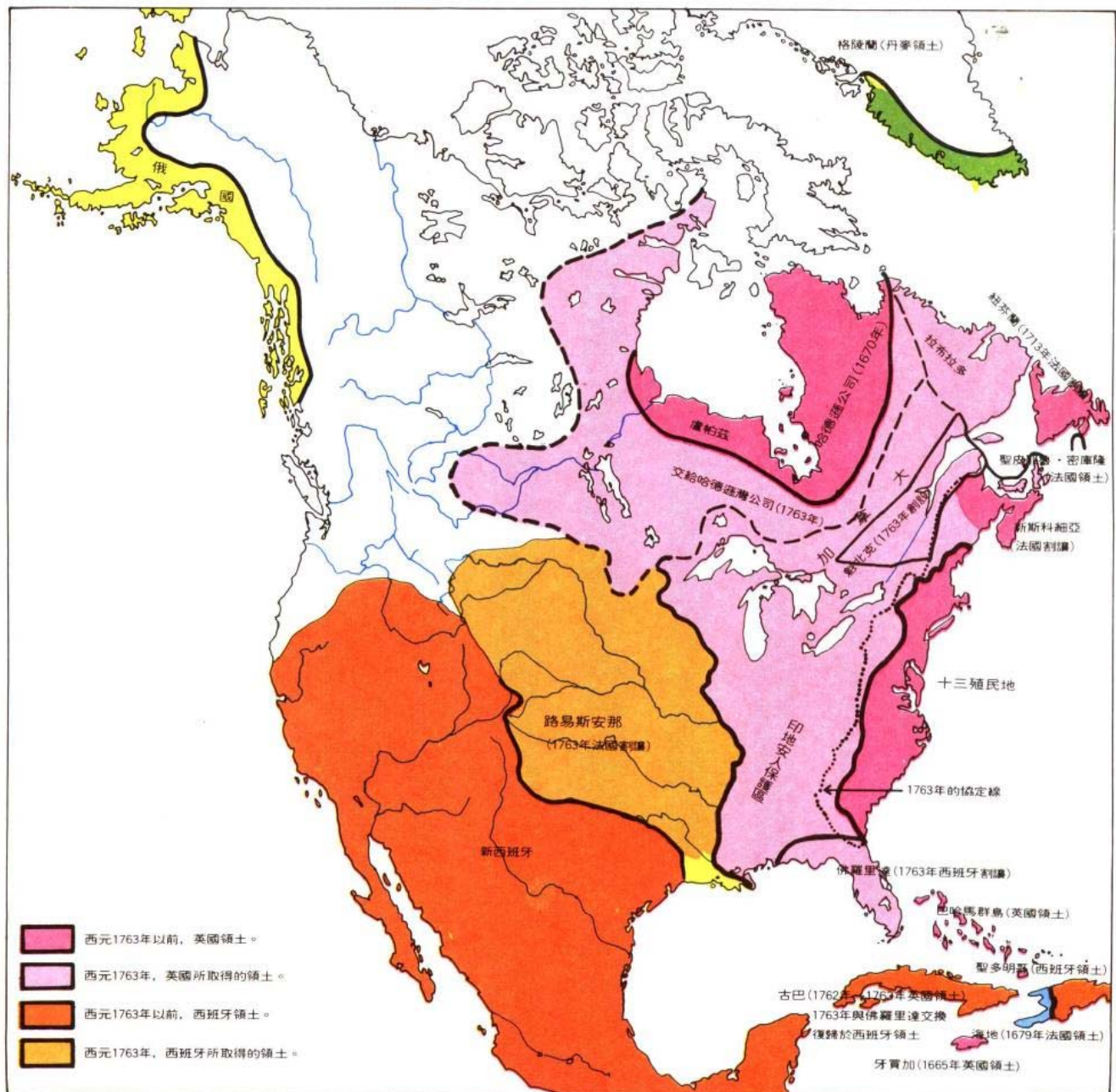
▼西元一七〇〇年的北美洲地圖。此時，歐洲的三個列強——法國、西班牙及英國——在美洲大陸的南部和東部，穩固的控制自己的勢力範圍。但是，十八世紀時，英法兩國間不斷發生為爭奪控制權而衝突。



成爲日後前往西部無數拓荒者們的通道。伯恩本身還帶著自己的家人，在現在的雷基新頓南方數公里的地方定居下來，從事拓荒。

西元一七九九年，伯恩爲了探險前人所未到過的地方，而前往更西部的地帶。伯恩是一位真正的拓荒者，他不僅具有永無休止的冒險精神和超人一等的智慧勇氣，同時，具有一股強烈的信念——只要前進一定會碰到好運，因此，他始終不放棄探險事業。

前往西部的拓荒者們，在所經過的路上，都畫上記號，以便後來者可以跟著前進



。他們到了西部之後，即開闢土地、設立屯墾的農場，並且不斷地向西擴展。但是，拓荒者們似乎忘了，他們從洪荒中所獲得的土地，原本是屬於另一個民族——印地安人所擁有。因此，兩者之間的接觸和紛爭自是不可避免。

在大西洋沿岸一帶，白種人和土著民族間一直有著無可避免的悲劇發生。拓荒者在到達西部的初期，由於得到了印地安人的友誼和支持，他們的生命才得以維持下去。可是，隨著拓荒者們的努力與開發，他們已能自足而不再依賴印地安人的援助，因此逐漸否定了印地安人的存在與地位，並且，把印地安人從他們原來居住的土地上趕走。

當拓荒者在印地安人留下來的土地上開始耕作時，有些印地安人就無可奈何地離開，而有些則不然，他們會給予英國人種種的反擊，諸如燒毀、掠奪屯墾區。他們不願與白種人妥協，也無法接受白種人所主張「個人所有」的觀念。在印地安人的想法中，他們不僅要過著共同的生活，一切的東西也都是「共同所有」。因此，對他們而言，如果把土地化為個人所有，就是冒瀆聖靈，是一件大不敬的事。

但是拓荒者們對印地安人的抗議，絲毫不加理睬，反而繼續加速向西部地帶的移動。拓荒者們爲了要確保既已獲得的新土地，就必須把「異教的土著民族趕跑」。有時，拓荒者直接沒收印地安人的土地；有時，是用白蘭地酒或者斧頭與印地安人交換土地；此外，也有拓荒者對印地安人加以虐待、威脅，而命令他們離開自己土地的情形；當然，也有人乾脆把印地安人殺死，冠冕堂皇地占領他們的土地。

然而，排除印地安人最可怕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成立「頭皮獎金制度」，即發獎金給帶回印地安人頭皮的拓



▲維吉尼亞民軍的喬治·華盛頓上校的肖像 華盛頓在他軍旅生涯的初期，就已經顯示了優越的戰術才能，而擬定了配合緊急事態的戰略。



荒者。因此，拓荒者如果需要現金的話，便把印地安族的婦女、小孩殺死，再把頭皮剝下來，就可得到一筆獎金。

在北美洲中部和東部的印地安人中，也有改信基督教，而開始過著與白種人一樣的生活方式。但是，這些印地安人卻被拓荒者視為競爭的敵手，而開始懷恨他們。這群改信基督教的印地安人住在歐洲式的村落中，是殺氣騰騰的白種人農場主人和帶有敵意的印地安人的最好的攻擊目標。更不幸的是，他們縱使能逃過白種人和自己同胞的魔爪，也會感染到從歐洲傳來的疾病而斃命。因為，他們對於外來的傳染病，沒有絲毫的抵抗力。即使他們能夠僥倖活著，也會被拓荒者們趕到遠西地區。但是，這些印地安人離開傳統上所有的土地，他們的社會組織，即開始崩潰、瓦解。東部的印地安部族，在流離四散後，逐漸喪失過去的傳統、風俗、習慣與信仰等寶貴的遺產。在這之前，一度有過強大勢力的伊洛庫依族——曾經有一萬名的戰士，控制著從五大湖和聖羅倫斯河上游到俄亥俄河、密士西必河會合地點的廣大三角地帶——到了西元一七六三年以後，也被一批又一批湧進西邊的成千上萬的拓荒者們所迫害而日漸式微。

拓荒者們一旦下定決心要到西部之後，彷彿沒有任何困難、艱辛可以阻止這一批新的「美國人」。丹尼爾·伯恩適時的喊出一個口號「我們要擁有更自由的天地」，做為追求新地域的宗旨。有很多的拓荒者都與伯恩的理想和希望不謀而合。當東部豐饒的溪谷，因設立大規模的農場和城堡，而顯得擁擠不堪時，有越來越多的拓荒者，因之越過阿帕拉契山，到山麓的西邊，另外開創新天地。

這些拓荒者們大部分是遷往西部。在美國初期探險史中占有相當分量的許多河流——聖羅倫斯河、哈德遜河、

康乃狄格河、沙斯奎海那河、德拉瓦河、詹姆斯河、俄亥俄河和伊利諾河，都是流經密士西必河東方的河流，也是早期在美洲大陸從事勘察的探險家們，進入內陸的必經之道，同時，更是現在的拓荒者們把它們當作通往更西部地帶尋求土地的踏板。所以，這些重要的水路，對拓荒者們而言，可謂是名符其實的「命運之河」。



◀西木農族酋長阿修拉成為日裡人的俘虜，而在帳篷中被看管的情形。這幅圖畫出自西斯·伊斯特曼的手筆。這批拓荒者們——也就是新的「美國人」，僅僅以需要向西邊移動的理由，而排除印地安人，並且對那些大膽提出抗議者，施以嚴厲的刑法。



▲美洲大陸是充滿希望的土地。探險家們在這個地方，必定會得到豐富的報酬，因此，歐洲人只要有勇氣，就可以在這裏重新開創新的命運與前途。

◀路易斯安那州的轉讓典禮。這個新興的國家美利堅合眾國，在傑佛遜總統買下路易斯安那州後，她的領土大幅度地向西邊擴張。

附 錄

未經屯墾的北美洲是怎麼樣的一番景象呢？這是很難想像的。展現在早期的美洲大陸探險家面前的北美，是廣大而靜寂的森林，是一望無際的平原，是寬廣無比的湖泊、蜿蜒曲折的河川，以及數不清稀奇罕見的動物，……。沒有人知道，荒野內陸中，到底潛藏著一些什麼，也沒有人知道，這塊大陸到底有多大，……。他們只知道一點——危險是隨時隨地存在的。

新世界一方面是秀麗無比的大陸，可是，另一方面卻也是充滿了危險的地方。雖然，新世界存在著人盡皆知的重重危險，以及遍地的荊棘，但是，當時的人們卻難以抗拒新世界的誘惑。他們有的是要找尋西北航路或黃金都市，有的是企圖利用獸皮發財或追求自由。雖然，他們的目標大異其趣，然卻都具有獨特的冒險精神。

最能把這種冒險精神活生生地表露出來的，可能是探險家們本身的記錄。下面所選錄的幾篇短文，都是有關美洲大陸偉大先驅的探險經歷及其見聞。

附錄之後，還附上一些在本書出現過的重要探險家們的略傳，並附上他們探險的路線圖。但是本文中已經敘述過的路線圖，則不再贅述。略傳之後，還有用語解說，幫助讀者瞭解一些較不常見的用語。

藥 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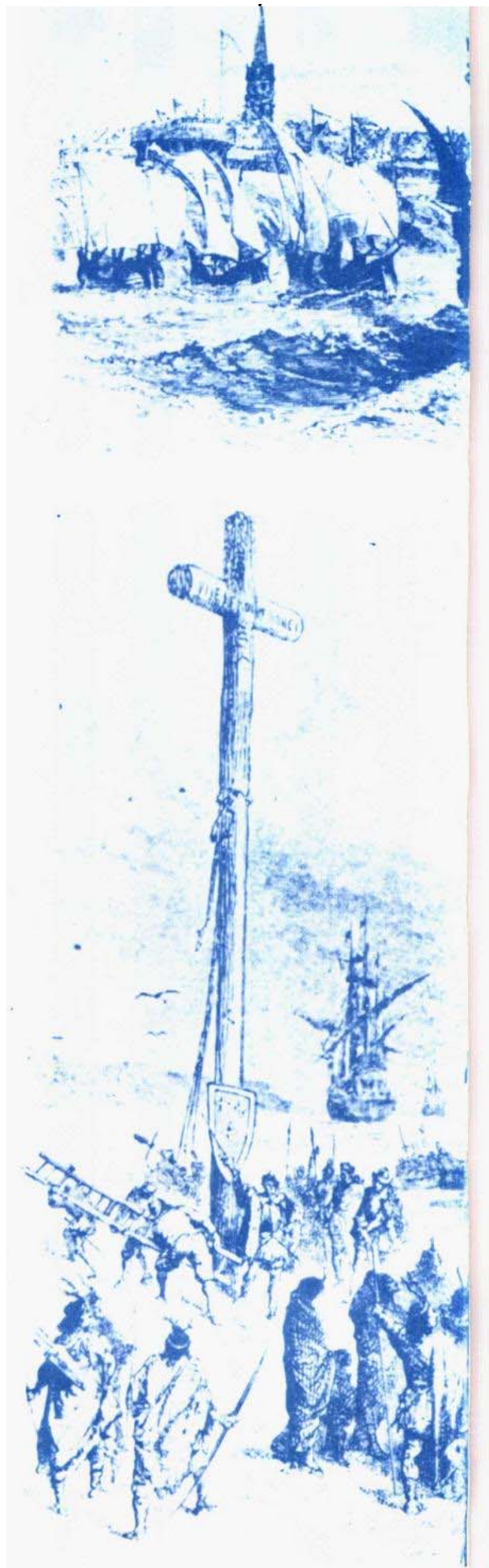
從前遠洋航海時的糧食，是以醃製的牛肉和乾麵包為主。因此，水手們經常患上缺乏維他命C的壞血病。在這裡所節錄的是卡第爾在第二次前往加拿大探險的記錄當中，提到他的部屬如何被壞血病折騰的情形，及治癒壞血病具有奇蹟般效果的藥汁。這種藥汁是從北美洲東部出產的白松樹提煉出來的。白松樹的葉子和樹皮含有豐富的維他命C。

（西元一五三五年十二月）這種疫病（壞血病）在斯塔達克那突然蔓延起來。我們曾經接到一個警告，有五十名的斯塔達克那居民因患壞血病而死亡，所以禁止我們到城堡，也不讓我們與印地安人接觸。儘管如此，疾病仍然在我們之間流傳了，有些人因而虛弱不堪，更有人因而喪命。

他們的腳腫大、發炎、化膿，肌肉開始萎縮，變得像煤炭一樣的黑。……而牙齦也開始腐爛，牙齒幾乎掉光。

壞血病很快地就在我們的三艘船上蔓延開來。（西元一五三六年二月中旬）我們原有一百一十名船員，而現在，有能力照顧別人的只剩下十名。……已經有很多同胞因此而死亡，我們只得把屍體埋葬在雪堆下，可是在那段期間，地面已開始凍結，以我們的體力，要在雪地上挖洞，真是一件困難的事。

我們對當地的印地安人也懷有恐懼感。假如被他們發現我們已經陷入這種困境，勢必會招來他們的攻擊。幸好獲得上蒼保佑而得以保持健康的船長，設法把發生疾病的事瞞住了。每當有印地安人接近我們時，船長就令病人們拿起木棒、石頭，在船上進行防水作業……。





▲卡第爾船隊從法國聖馬羅城出發的情形。由於船上缺乏新鮮的蔬菜和水果，因此，大多數的船員都染上壞血病，有很多的人更因此而死亡。

◀卡第爾把刻有法國徽章的十字架豎立起來，並發表宣言，該地區是法國的領土。



大部分的人，都已經感到絕望，認為永遠無法回到法國。此時，仁慈的上帝，對我們眷顧有加，指引我們發現治療百病的靈藥。……有一天，當船長……在冰天雪地中散步時，看到一群印地安人從斯塔達那克走過來。船長赫然發現，在十天前也患著壞血病的多瑪蓋耶，已經痊癒了。船長心裏想著：也許可以獲得醫治部下病情的線索，因此心中大喜。

當印地安人走到船長面前時，船長即向多瑪蓋耶打聽如何醫好壞血病。多瑪蓋耶告訴船長，是喝了某一種樹葉所提煉成的汁而痊癒的……。船長又馬上問他：「這種樹在那裏呢？我倒想看一看……。」多瑪蓋耶便叫了兩名印地安族婦女帶領船長去採集樹葉……。他們並教導船長如何把樹皮、樹葉搗碎，以提煉藥汁。

船長立即調製藥汁，以便讓患病者服用。起初，都沒有一個人願意喝，最後，才勉強有一、二人想試試看……。說也奇怪，只喝了二、三回，就完全恢復體力。於是，大家搶著要喝這種藥汁，差點演成廝殺的場面。

不到八天的功夫，當地巨大的白松樹，樹葉、樹皮全被剝光。所幸，患有壞血病的同伴們都已經痊癒了。也許法國里昂以及蒙特彼利的所有醫生，把亞歷山大港的藥品全部帶來，也無法在一年內把所有壞血病患者治癒，而白松樹汁卻在八天內就令患者痊癒，可見它的功效有多神奇。

*本文係摘錄自H・P・比迦所著「賈奎斯・卡第爾的航海」。



►卡第爾的肖像。他本是要找尋通往亞洲北方的航路，但卻意外地發現通往加拿大必經之道的聖羅倫斯河。

從荒野中逃脫

西元一五四二年五月，蘇度逝世後，倖存的隊員們整整花了一年的時間，才到達屬於西班牙領土的墨西哥灣安全地帶。下面這篇文章即是探險隊的一名成員，敘述他們這一行人爲了回到文明世界，所經歷的一段又長又辛苦的旅行。

我們繼續前進了十七天，到達喬維特……。接著經過尼西奧內，而來到了南達卡奧、拉卡美，隨即發現這附近是不毛之地，而我們所帶的糧食也日漸減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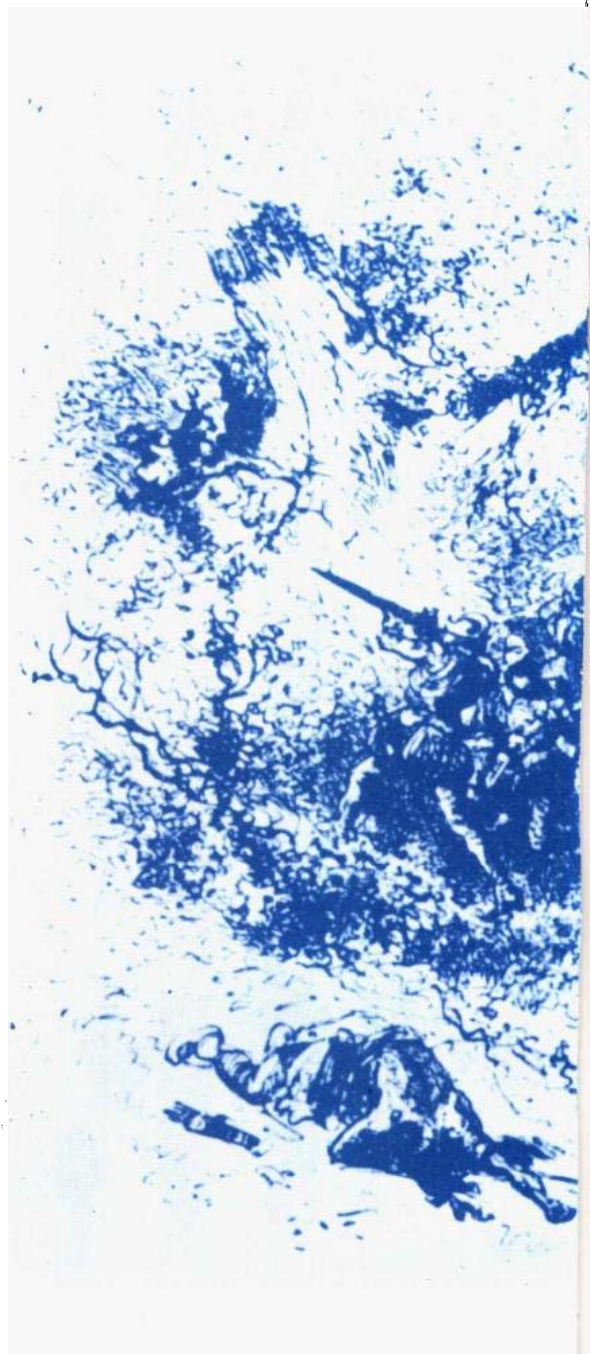
南達卡奧的酋長，命令一名印地安人當我們的嚮導……。他把我們帶到蠻荒之地，因爲，他所擔負的任務是把我們帶到荒郊野地，使我們餓死，這是後來他才透露給我們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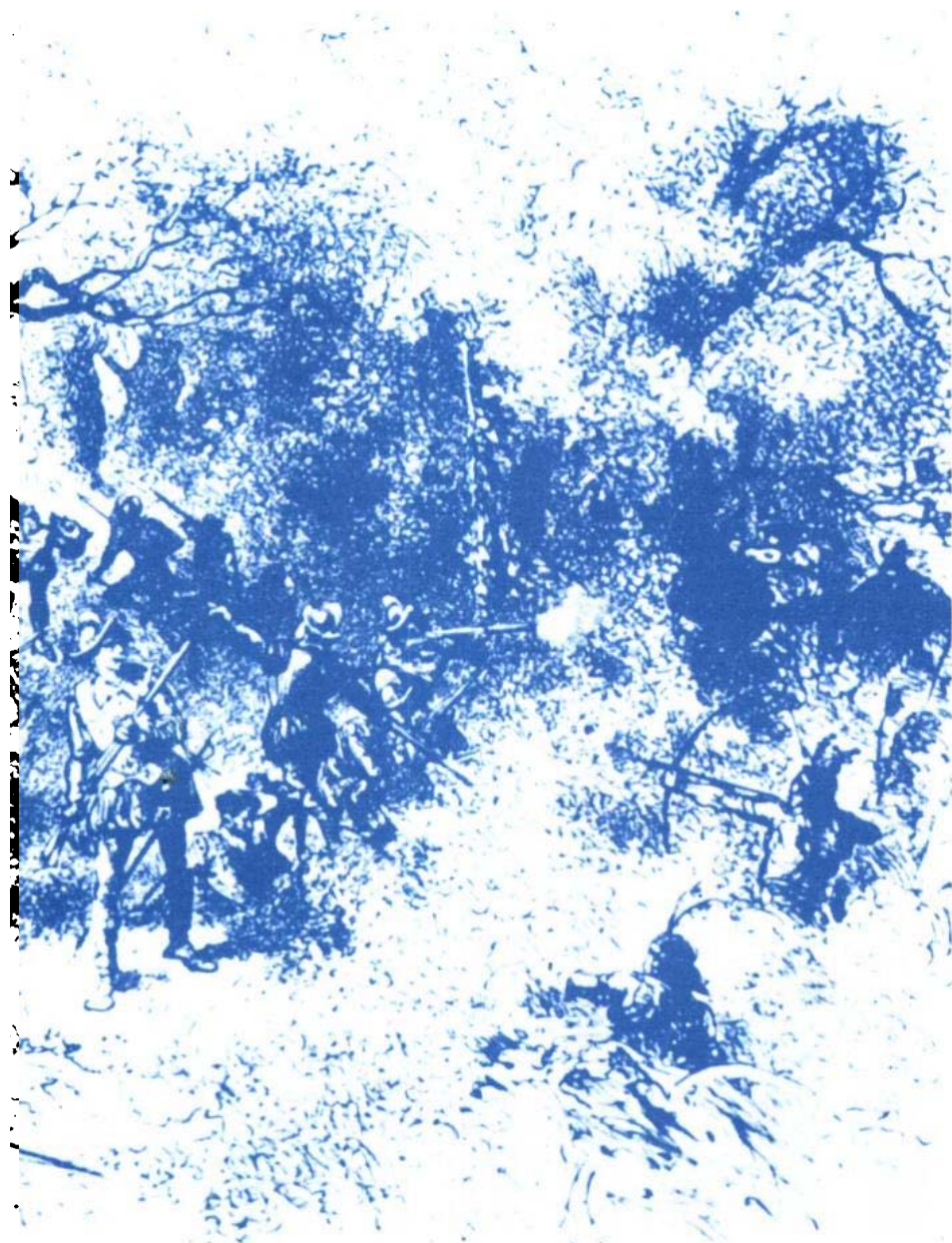
這時候，既沒有人擔任翻譯，帶來的玉蜀黍也快吃完——總而言之，在這塊不毛之地，大隊旅行是一件艱辛的事。所以，我們決定回到蘇度逝世的地方，因爲，我們都對那個地方寄以厚望，想在那裏建造一艘船，以便逃回西班牙……。

到達這個村莊後，我們先定居在一個宿舍裏，然後，開始建造船隻。花了六個月，不斷的工作，終於完成了七艘二桅帆船。感謝上帝！這七艘船總算可以下水。

我們只用桑樹皮做爲補縫隙的填充物。沒想到，這些船竟然很順利地揚帆行駛而沒有漏水的情形，這真可以說是奇蹟。

第二天，當我們正順河





▲在森林中，遭到懷有敵意的印地安人的埋伏與攻擊是不足為奇的事情。

◀夜深時分，安葬蘇度的情形。爲了要防止印地安人踐踏蘇度的屍體，所以在他的遺體上綁著一塊大石頭，使他永遠沈沒在密士西必河的河底。

▶蘇度死後，他的部下在受到印地安人的攻擊後，沿著密士西必河落荒而逃。



而下時，有四、五十艘大而快速的獨木舟向我們靠攏過來。有八十名的印地安戰士坐在其中的一艘船上，給予我們莫大的威脅。不久，他們的弓箭如急雨般向我們發射過來。

我們這一批人就分別搭乘五、六艘小型的獨木舟，向印地安人反擊。印地安人看到我們這種行動，立即包圍住我們，弄翻我們的獨木舟，並殺死十二名同伴。

印地安人挾著勝利的餘威，一直繼續追蹤我們達十九天之久，直到我們到達海灣爲止……。我們立即從河口出去，到達大洋……。然後，我們向著西邊的小島航行，終於到達巴奴可河，在這裏接受基督徒們熱烈的歡迎。

✱本文係摘錄自路易·亞蘭德斯·比耶杜瑪所著的「蘇度隊長之探險記」。

與偉大的神靈會晤

本篇文章是西元一六〇九年，在曼哈頓島的印地安人和亨利·哈德遜首次會晤的記錄。這段故事在紐約和新喬治亞的阿魯空基亞族間一代一代地被傳下來，是在西元一七六〇年左右，一名叫約翰·黑克威爾頓的傳教士，根據印地安人的談話而記載下來。

在很久很久以前，印地安人並不曉得有關白種人的事情。直到有一天，若干名印地安人到海岸寬廣的附近打魚，而在遙遠的海洋那邊看到以往所沒有看過的东西（哈德遜的船隻）在海上漂浮……。眼見這個異樣的怪物正朝著陸地移動，他們互相討論了很久，終於決定把這件事告訴島上所有的印地安人，使大家都有所警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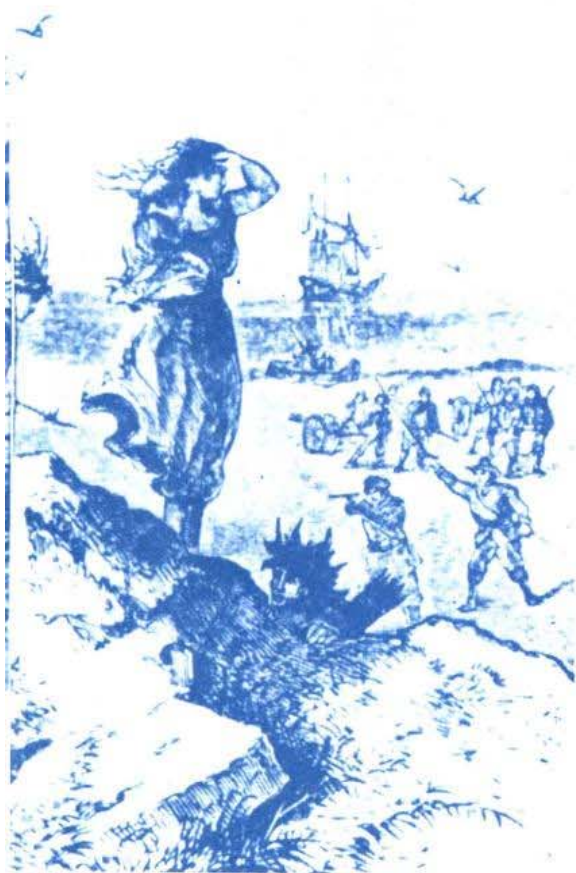
於是，他們就這樣一傳十、十傳百地把消息傳揚開來。各地區的酋長們，即派出使者，或沿著陸地，或划著獨木舟，召集四面八方的勇士。這群陸續到來的印地安人，親耳聽到異乎尋常的聲音，逐漸飄向他們，而下了一個結論，認為那就是神靈親自搭乘大型獨木舟，蒞臨島上……。

此時，又傳來一個消息：「有許多人住在怪物裏面，他們的膚色與我們不一樣，就是服裝也大不相同。當中有一個特別穿著紅色衣服，他可能就是神靈（至高之神）。」不久，在船上的人們向他們喊叫，但印地安人聽不懂……。很多人因此想逃到森林，但被命令留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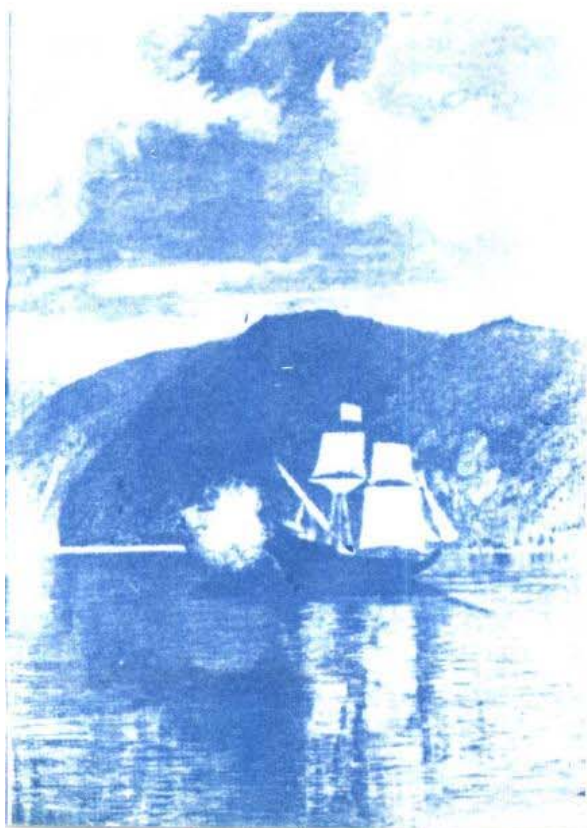


▲哈德遜所接觸的印地安人並非都是很友善的。這一幅畫是描繪他的部下正攻擊敵對的印地安族部落的情形。





▼哈德遜為荷蘭東印度公司進行第一次航海時，所搭乘的船「半月號」。



這個「怪物」（有的人認為是大型獨木舟）停下來後，穿著紅衣服的男子與數名部下搭乘獨木舟划向海岸……。印地安人的酋長與巫師們圍成一個圈圈，等待他們。穿紅衣服的人在二名部屬陪同下向他們走過來，親切地向印地安人問好，而印地安人也以其方式回禮……。印地安人認為他一定是偉大的神靈，但是，他的皮膚為什麼是白的呢？真叫他們想不透。

神靈的部下帶著一大瓶酒，先倒在一個小酒杯上，然後交給神靈，他先沾了一下，隨即全部喝乾。部下又斟滿酒杯，請站在旁邊的酋長喝，酋長接過酒杯只聞一下就交給另一名酋長，另一名酋長再傳給下一名……。

就這樣，沒有一個人想喝……。突然地，有一名強壯的印地安勇士站起來，鼓起三寸不爛之舌向酋長們進言：「將杯子保持原狀交還給人家，是一件不禮貌的事，如果因此得罪了神靈，可能他一怒之下，就會殺死全族的人……。由於神靈的生氣，使全部族同歸於盡，不如讓我一個人死亡……。」

於是，這名勇士舉起酒杯，向大家告別，然後一口氣喝光。印地安人目瞪口呆地看著這名年輕勇士，是否會發生什麼結果？不久，他就開始呻吟……，最後倒在地上，他似乎沈入夢鄉中，印地安人都認為他已經死了。可是，他醒過來，又跳起來，對大家說明他剛喝過了那東西，感到從來沒有體會到的幸福感，而渴望再喝，他的希望很快就實現，其餘的印地安人也陪著他喝得酩酊大醉。

＊摘錄自 J・M・亞瑟編撰的「航海家亨利・哈德遜的原資料」。

周旋於野蠻人間的史密斯

約翰·史密斯在千鈞一髮中，由於波卡荷塔絲挺身而出，才倖免於一死，這是在美洲歷史中最著名的事件之一。這篇文章是當時住在詹姆斯鎮的威廉·西蒙斯醫生根據史密斯的口述而作的筆錄。

他（史密斯）爲了尋求交易，而前進三十公里，進入荒野內地的沼澤地帶……。就在這個地方，被兩百名野蠻人包圍住，史密斯雖然力加抵抗，還是被印地安人逮捕。

因爲史密斯要求與負責部族事宜的人見面，印地安人就把他帶到歐貝群卡諾夫面前……。史密斯送給他一個象牙做的指南針，印地安人看到這個會轉動的東西，感到很奇怪……。儘管如此，一個小時後，他們還是把史密斯綁在樹上，準備射殺他。但是，歐貝群卡諾夫得意地玩弄著指南針，於是，印地安人先把弓箭收下，然後，把史密斯帶到共同居住的長屋，並留下三、四十名體格健壯的人監視他。

最後，印地安人把史密斯帶到大酋長伯阿丹面前，在那裏他看到二百名左右長相可怕的廷臣，排成一列，正用著異樣的眼光看著他……。

當史密斯出現在大酋長伯阿丹面前時……他們已經進行過一段長時間的評議，他們決定把史



密斯處死。於是，搬來二塊大石頭，命令史密斯把頭放在二塊石頭中間……。他們準備用木棍敲碎他的腦袋。

大酋長最疼愛的女兒波卡荷塔絲曉得為史密斯講情是行不通的事，因此她適時出現，並把自己的頭放在史密斯的頭上，使族人無法敲碎史密斯的頭。大酋長伯阿丹看到這種情形，決定釋放史密斯。

伯阿丹和史密斯即成為好朋友。他並且告訴史密斯，如果能把詹姆斯鎮的大槍隻和磨石拿來這裏，就收史密斯為義子。伯阿丹派了十二名嚮導把史密斯送回詹姆斯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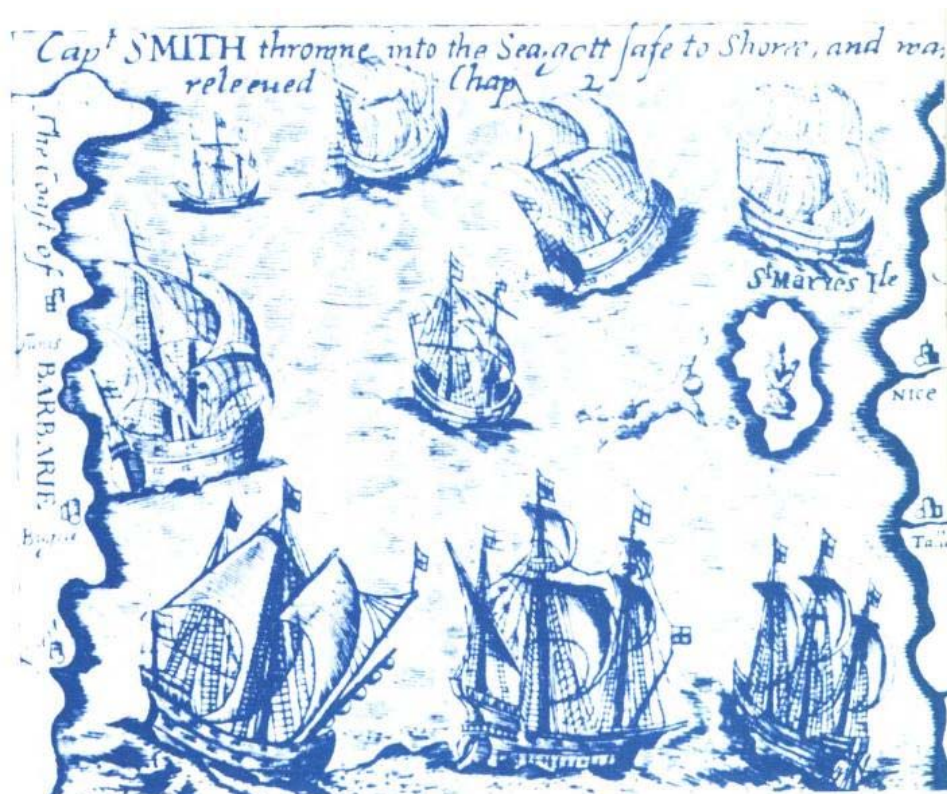
第二天一大早，史密斯以及印地安人們回到詹姆斯鎮的城堡。史密斯很熱誠地招待這批野蠻人，並且把兩枚小型的火砲顯示給伯阿丹最信任的手下羅漢特看……。但是，當印地安人眼看史密斯用小型的火砲發射時，冰柱下垂的大樹枝都猛然地掉下來，他們就因過度的恐懼而逃之夭夭。最後，史密斯與印地安人談妥，把一些禮品送給印地安人和伯阿丹的太太、孩子。

※本文係摘錄自威廉·西蒙斯「約翰·史密斯船長的探險與觀察」中的「維吉尼亞英國殖民地的記錄」。

▲約翰·史密斯跟印地安人的交往並不以在伯阿丹部落的事件作結束。這幅畫是西元一六〇八年史密斯正抓住印地安族酋長的情形。

◀因為波卡荷塔絲的援助，約翰·史密斯不僅免於一死，而且成為大酋長伯阿丹的義子，並被取名為南塔庫渥德。

►西元一六一五年，前往美洲途中，遭遇到法國海盜的史密斯，安然到達目的地的情形。



寫給故國友人的一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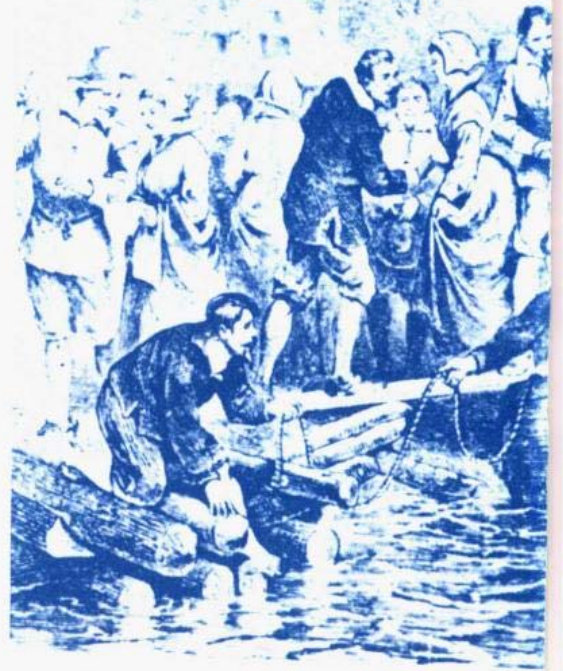
約翰·史密斯不屈不撓的精神和努力，在詹姆斯鎮屯墾區中是首屈一指的。屯墾區的一般人民又是如何接受在維吉尼亞艱辛的生活？下面是西元一六〇八年三月，一名新加入詹姆斯鎮屯墾行列的法蘭西斯·巴金寫給他在英國的朋友的信，在信裏巴金談到他在詹姆斯鎮的希望與辛勞。

近日可好？今有一件事，想請您幫忙，能否代我向詹姆斯鎮評議會請願，任命我為維吉尼亞的評議員？如果，我能當上評議員，不僅是件光榮的事，同時，也可以很快償還舊債。說句坦白話，有些評議員在政治上的知識，與我不相上下；可是，在實務經驗上，我並不會輸於任何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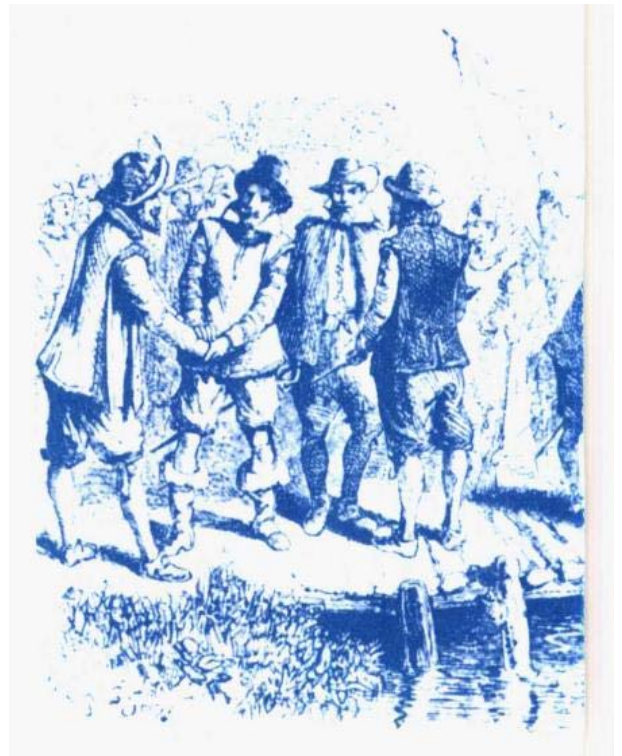
首先，我想向您報告，我從英國到達新世界沿途的點點滴滴。西元一六〇七年十月八日星期四，我們一行人離開英格蘭的格雷維尙特……。我們搭乘一艘名為「約翰安特法蘭西斯號」的船隻，在船長克利斯多夫·紐伯特的領導下，於第二年的一月二日，到達詹姆斯河。這是一條極其寬濶的河流，有很多開闢成牡蠣養殖場的淺灘羅列其間。而海岸邊也盡是茂密的樹木。……可是，氣候很嚴寒，我及一些同伴的腳上都長了凍瘡……。

我們在某個星期一登陸建立城堡，可是在星期四就發生一場火警，倉庫裏的糧食全部被燒光……。我跟兒子所帶來的東西，除了放在船上的墊被外，其他的一切都化為灰燼。

由於上帝的保佑，我們與當地的土著民族相處得很和諧，並且還跟他們進行玉蜀黍、糧食的交易……。印地安族的大酋長威爾凡斯（他們對於酋長的稱呼）派了



▲如何為拓荒者們尋找配偶，是一大問題。這幅畫所描繪的是，年輕的婦女們在詹姆斯鎮登陸的情形。她們就是為到達維吉尼亞就可找到結婚對象的條件所誘，而應徵前來詹姆斯鎮。





▼克利斯多夫·紐伯特船長，正要
從詹姆斯河啓航探險的情形。



部下教我們如何栽培印地安人的麥子（玉蜀黍）及如何製作打魚用的工具。根據我們的觀察，這裏的土地很肥沃，而且很寬濶，大約可以收容一百萬人。現在，我們主要是從事森林的開闢……。

現在，我郵寄了一對雉鳩給尊夫人。如果，下次有船隊要回英國，我會送一點更好的東西給您……。在這裏，有很多小動物身上有著漂亮的毛皮，如果我能夠抓到它們，真想寄給您，讓您欣賞……。

另外，有一件事也想麻煩您……。請您拜託威廉·康瓦利斯爵士寄十磅重的舊衣服給我。因為上一次的火災，把我的衣服都燒光了，因此，極其需要這些東西……。

我分別寄上六棵樟木給凱薩琳女士（康瓦利斯爵士夫人）和尊夫人，這種樟木除了可提煉香料外，還可以作為藥用……。我打算不久，再寄本地出產的樹木、水果、藥草、花卉及其他新奇的東西給凱薩琳女士、康瓦利斯爵士和閣下。如果您能夠接受這些不成敬意的東西，我會感到很榮幸。

永遠忠實於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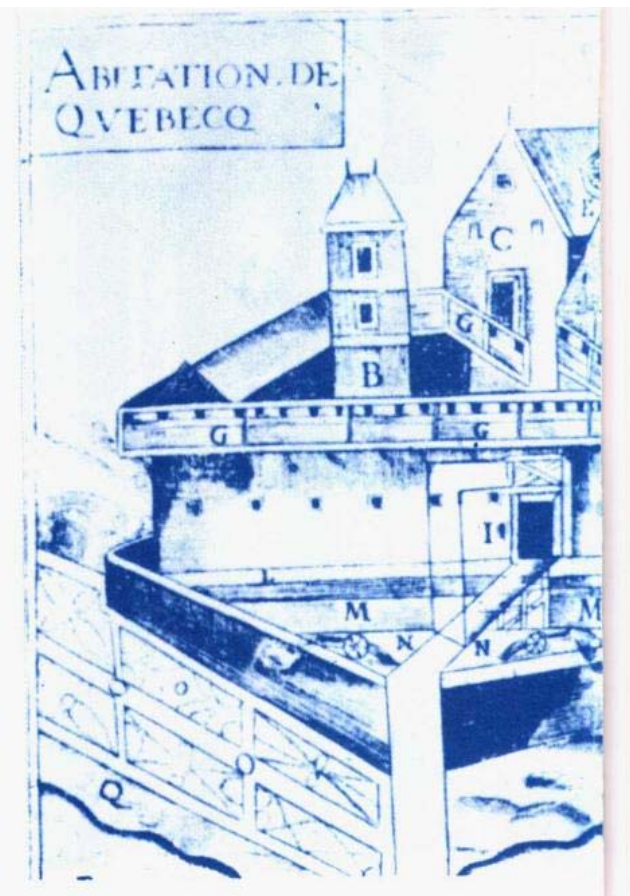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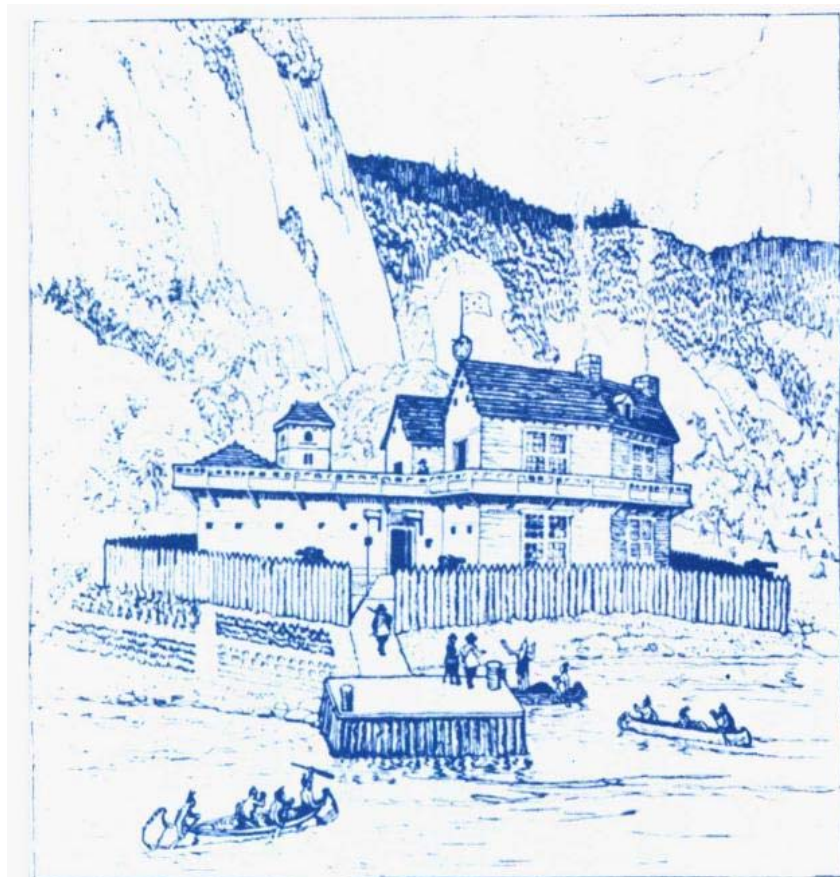
法蘭西斯·巴金 寄自詹姆斯鎮

*摘自菲利浦·巴巴所編「根據最初的勅令所從事的詹姆斯鎮航海記——西元一六〇六～一六〇九年」。

魁北克的叛亂

探險隊的領導者們，在未開發的內陸地方，經常面臨許多的難題。在一般社會的法理與規則所不可及的世界中，由於，恐怖、貪婪與不滿，隨時隨地都有轉變成全面性叛亂的可能。這篇文章，即是山普倫描寫西元一六〇八年發生於魁北克的一次叛亂。

當我到達魁北克之後，有一名叫約翰·杜維爾的裝鎖匠，企圖殺害我，而使自己當上城堡的主人，或把我賣給西班牙人或巴斯克人（註）……而藉此發一筆財。杜維爾把這個計劃告訴四名性格毒辣的人，並答應等事成之後，會分配許多利潤給他們。被買通的四人，還同



〔註〕 巴斯克人：係居住在法國、西班牙邊境的庇里牛斯山及比斯開灣沿岸的少數民族。

◀ 當時的馬斯開特槍兵。山普倫探險隊的主力就是由這種槍兵組成。

◀ 魁北克的拓荒者所建造的城堡。
▼ 山普倫著書中所刊載的魁北克城堡。



意替他拉攏更多的同謀者……。

於是，他們幾個人一起商量不留痕跡地殺害我。但是，這麼做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們決定空手抓住我，再絞殺我；或在半夜時發放警報誘我出去，再射殺我……。他們發誓要保住這個秘密，如果那一個人發現有人洩密，就可以殺他。他們並且決定在四天後，把這個計劃付諸行動。

就在這一天，我們的一艘船入港，這艘船上坐著一位深思熟慮的領航員提斯頓。當他把船上的貨物都卸下來時……有一名叫奈特爾的裝鎖匠，來到提斯頓面前……。並告訴他說：「我曾答應跟其他的一批人，共同計劃殺害山普倫，但是我並不想做……。」提斯頓即問奈特爾全部計劃的內容，而他也一字不漏地坦白說出來。這時提斯頓就說：「你能把這個陰謀告訴我，真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我得趕快把這個情報告訴山普倫先生，讓他想法子阻止這件事的發生……。」

領航員提斯頓立刻到菜園——我正在督促部下們從事菜園的耕種工作——找我，把我帶到森林中去，將事情從頭到尾，一五一十地告訴我。他並且要求我不要治奈特爾的罪，我也答應他的請求。但是我認為依照常理奈特爾應該直接告該我才對。我告訴領航員：「我可以應付這件事情，可是你要先把裝鎖匠帶到我這裏。」於是奈特爾被帶到我的面前，他以爲可能會被我處死，因此一直顯得很恐懼。

我告訴奈特爾決不會傷害他，他才較為安心。於是我再進一步問他詳細情形，他也都老老實實地回答。之後，我即命令他回到工作崗位上好好工作，裝作什麼事都不曾發生一樣……。接著我命令一個年輕人帶著兩瓶葡萄酒，去看杜維爾等人，告訴他說：「這兩瓶酒是塔杜薩克（距離魁北克二百公里之地）的朋友送來的，我很想跟你們一起暢飲。」杜維爾等人答應這個邀請，而

跟著年輕人到了船上。不久我帶領幾名部下，將他們幾人一網打盡。

這時我的部下看到這種情形，感到很吃驚。雖然已經是晚上十點鐘，我還是叫醒全船的人員，當著大家的面說：「如果他們不隱瞞全部的真相，我會考慮不處分他們。」

第二天我在領航員與船員的面前，一一審訊他們，並記錄他們的口供。坦白講出陰謀的人，都顯得很高興……，因為杜維爾恐嚇他們不准張揚計劃的桎梏已經解除了。之後我把這批坦白供述的人，帶到塔杜薩克，並委託伯格拉威看管他們……。因為魁北克正從事大規模住屋的建築，沒有一個安全的場所可以留置他們……。

此後我就命令他們互相對質，而證實了他們所供述的一切企圖……。這幾位主謀者，坦白承認他們的罪行，並且認為如果因此而受處罰，也是罪有應得……。由於杜維爾是這個陰謀的發起人，爲了要使其他的人不致誤入歧途，我與領航員商量的結果，決定把杜維爾處以極刑，以達到殺雞儆猴的作用。不久，杜維爾就在魁北克被處以絞刑，其他的四名則被送返法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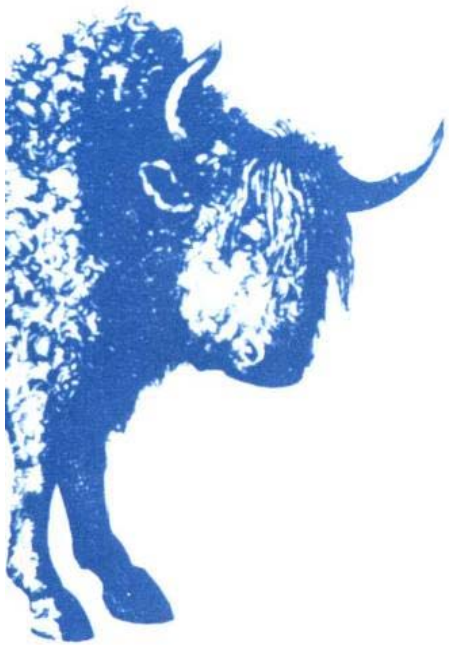
✽摘錄自「山普倫著作集」。



▼伊洛庫依族印地安人之城堡 山普倫的驍勇善戰是遠近馳名的 但是，由於對休倫族伸出援助之手，幫助他們對抗伊洛庫依族，使得伊洛庫依族從此與法國人結下深仇大恨。



前往五大湖



▲美洲野牛對印地安人而言，是很重要的動物；對歐洲人而言，則是大感迷惑的動物。這幅美洲野牛的圖片是摘錄自愛努賓神父的著書。

西元一六五九年，拉提遜與表兄哥羅塞利欲前往五大湖時，本來有三十名法國人隨同前往，但是，這三十個人在到達渥太華河，碰到激流時，便失去了勇氣而放棄探險的念頭，回到法國。這篇文章，即是拉提遜描寫他與表哥二人繼續踏上征途，所見到的點點滴滴。

那三十名隨行的法國人，決定不願跟隨我們去探險……。可是，我們（拉提遜與哥羅塞利）仍不放棄繼續溯行。

經過長期的激辯後……，那三十名屬下決意回到法國，我們則繼續沿著河上去。

我們讓船漂浮在令人感到最舒爽的湖（休倫湖）上……，湖邊的景緻看起來相當熟悉，土地也相當肥沃。我們為自己能找到這個好地方，而感到慶幸！

接著，我們到達聖羅倫斯河、聖瑪利瀑布……。我們捕殺公鹿、野牛及海獺當作食物，在那裏度過嚴冬。

由於這一年的氣候還不錯，因此，我們的狩獵成果很豐富。這裏到處都是茂密、蒼鬱的樹林……，可是，有些地方卻很陰暗，使人覺得好像進入黑暗的地下室一般……。

在這裏到處可見到凶猛的野牛，有很多印地安人因牠而喪命。所以對付野牛時，要特別小心，才不致遭受傷害。野牛多半群居在平原、草原，牠們吃草的樣子與一般的牛並沒有兩樣……。牠們身上的毛，細密而捲縮，尾巴非常長。

*摘錄自路易·菲利浦「西北地方的初期探險故事」中的「拉提遜第二次旅行記」。

馬爾克特神父與伊利諾族印地安人的會面

當歐洲人在美洲探險的時候，有許多耶穌會的傳教士也跟著前往，在印地安人當中從事傳教活動。馬爾克特神父即是一例，他不僅是位虔誠的基督教士，而且極富奉獻精神，更重要的是，他有超人一等的勇氣。在這篇文章中，馬爾克特描述他與喬利艾沿著密士西必河行進的途中，跟伊利諾族印地安人會面時緊張的一刻。

我們到了著名的河流（密士西必河）……。我們始終分不清東西南北，只是漫無目標地沿著河前進。划著獨木舟行駛了五百六十公里之後，觸目所及盡是野獸與鳥類。我們不敢掉以輕心，只敢利用傍晚時分在岸上起火煮東西，以免引起印地安人的注意……。晚餐後，我們盡量遠離火堆，有時就在獨木舟上度過夜晚……。

終於在六月二十五日，我們發現了河邊有人走過的痕跡，並且還發現一條細長的水道通往平原，顯然這一帶是個居住地。於是，我們前往內部查看，發現這可能是個野蠻人的部落。爲了要探查一個究竟，我與喬利艾決定深入更內部……。

我們悄悄地沿著水道前進，走了將近十一公里，即發現到一個部落……。我們認為這時還不宜露面，因此，再繼續前進，到了另一個部落時，才開始大聲喊叫……。

野蠻人們聽到我們的喊叫聲，立即從小路跳出來，並派出四名老人當代表與我們進行交涉。其中有二名代表，帶著用好幾種羽毛做裝飾品的煙斗，當他們走近我們時，只是一言不發地用煙斗指向太陽……。

他們仔細地觀察我們。看到他們這種舉動，我們較



▲沿著密士西必河而下的馬爾克特神父和喬利艾。對虔誠的耶穌會傳教士而言，傳播基督教福音，遠比繪製未知領域的地圖要來的重要。

▼印地安人正在抽和平煙斗的圖。就大多數的印地安族而言，抽煙斗是一種禮貌，同時也是用來表示印地安族間的和平與友好。





▼馬爾克特神父的肖像。他精通若干種印地安族語言，因此，在探險過程中，給予喬利艾莫大的幫助。



爲放心。因爲，這是他們表示友誼的方式……。於是，我就問他們是屬於那一種部族？他們說是伊利諾族……。並且把我們帶到部落去……。

在伊利諾族的小屋門口，有一名老人正對著太陽，攤開兩手，表示等待著我們的光臨，他並且致辭歡迎我們。

「來自法國的先生們，由於你們的光臨，太陽都顯得更耀眼、燦爛。村落中的人們，都等待著你們的來臨。因此，不管你們進入那一個房屋中，都會得到大家的歡迎！」說完這段話，這名老人就請我們到他自己的小屋中。

我們這一行人，依次就座後，即按照這個地方的慣例，互相問候。伊利諾族的問候方式，是把象徵和平的煙斗，呈獻給我們。如果你想贏得他們的友誼，就千萬不要加以拒絕；而如果你想被他們認爲是敵人，或不懂禮貌，那又另當別論。伊利諾族爲了表示敬意，就在我們後面開始抽起煙斗。之後，他們告訴我們：「伊利諾族的大酋長希望與你們見面。」於是，我們在伊利諾族人陪同下去覲見大酋長。

當我們前往大酋長居住的村落時，有許多的伊利諾族印地安人跟在我們的後面。因爲，他們從來沒有看過法國人，因此，一直盯著我們看，並仔細端詳我們的臉孔。他們始終不發一語，可是對我們卻表示極大敬意。

＊摘錄自路易·凱勒「西北地方的初期探險故事」中的「喬利艾與馬爾克特沿著密士西必河前進的一段旅程——西元一六七三年」。

不能避免的死亡

西元一六六九年，拉薩爾年方二十六歲，他爲了要尋找俄亥俄河，而開始從事一次大胆的勘察。在這次探險中，有兩名年輕的神父多利耶和卡利涅與他一起到安大略湖。由於他們三人只通曉阿魯空基亞語，而不會伊洛庫依語，因此在旅行的初期中，他們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同胞活活地被殺死。下面這篇文章即是卡利涅神父對於這個事件的真實記載。

拉薩爾在很久以前就企圖到伊洛庫依族語稱之爲「俄亥俄河」的大河流旅行……。本來，他是期待能夠尋找到大量的獸皮，但是，他更企盼能從這一條大河，發現通往「朱色之河」（加利福尼亞灣）的水道。因此，拉薩爾對這次的探險寄以無限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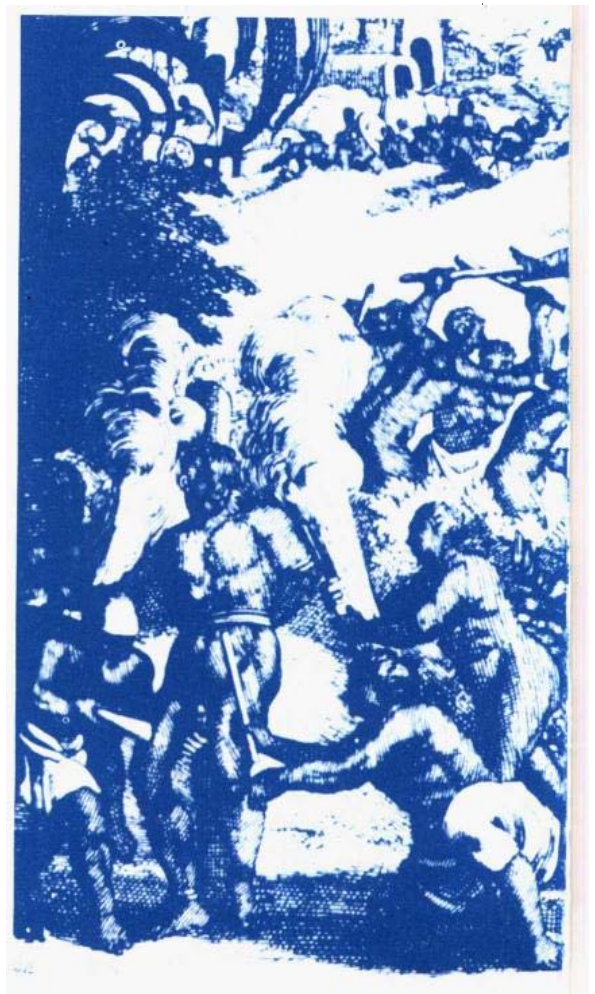
拉薩爾自稱精通於伊洛庫依族的語言……而事實上，他是一竅不通的，再加上他對於自己所要前往的地方，也是一無所知。因此，在這次的勘察中，他幾乎是盲目地展開工作。拉薩爾單純地以爲只要送點禮物給塞尼卡族（伊洛庫依族的一支）印地安人，就可以輕易得到嚮導。可是，我下定決心，如果都沒有人精通伊洛庫依族語言，就不出發……。幸好，有一名荷蘭人懂得伊洛庫依族語……。可惜，他卻幾乎不懂法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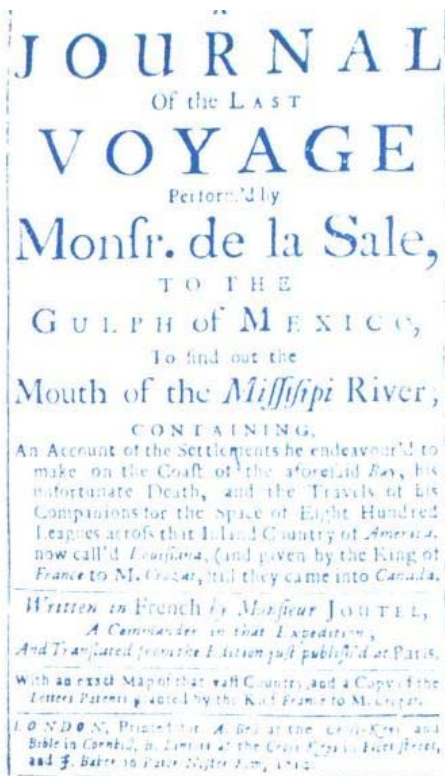
我們這一行人在七月六日由蒙特利爾出發……。經過二十五天辛苦的逆行，才到達某一條河……。這個地方距離蒙特利爾有五百六十公里……。當我們來到這裏，就有許多的塞尼卡族印地安人來訪……邀請我們到他們部落中……，並告訴我們，他們已經通知所有小屋的人們，要去參加長老們主持的會議，以討論我們到達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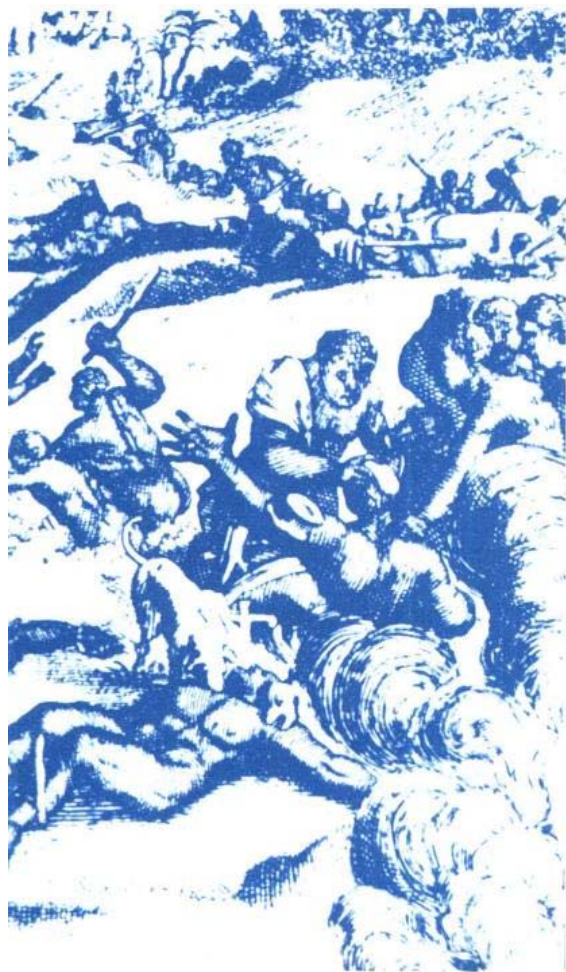
▲羅貝爾·卡瓦利·拉薩爾的肖像。他沿密士西必河南下，而到達墨西哥灣。

▼這幅圖畫把伊洛庫依族的野蠻與殘酷表現無遺。這是路易士·愛努實神父著作中的一幅插圖。印地安人對於逮捕到的俘虜，常加以嚴厲的拷打詢問，他們這種嚴苛，常令歐洲的探險家們不寒而慄。





▲朱提爾著作英譯本的封面。在該書中描述拉薩爾爲了要强化法國領土的所有權，所以，企圖在密士西必河河口建立殖民地。



個地方的理由……。之後，就有一名印地安人把我們引導到部落中最大的小屋中……。

在這個小屋中，一共集合了五、六十名印地安族幹部……。我們看到人數都到齊，因此開始磋商。到了這個時候，拉薩爾終於承認他不懂伊洛庫依族語言……。根據通譯所言……印地安人同意我們的要求，要把一名奴隸送給我們當嚮導，但是希望我們稍加等待，因為他們的一批伙伴帶著所有的奴隸去與荷蘭人進行交易，得等他們回來時，才能送一名奴隸給我們……。

在這一段等待的期間，印地安人竭盡所能地招待我們。因為依照當地的習慣，印地安人都喜歡競相招待訪客，以表示自己的友善與好客。

可是，也在這一段期間，讓我親眼看到有生以來最爲悲慘的事情。某一天的傍晚，出去打仗的一群印地安人帶回來一名俘虜，把他關在距離我們不遠的小屋……。依照以往的慣例，印地安人對於俘虜向來是用棍子給予一頓毒打。可是，這次他們並沒有用這種方法對待他，也沒有加以傷害。所以，我們認爲有很充足的時間去與印地安人交涉，讓他們把這名俘虜交給我們，當作嚮導……。

到了晚上，當我們就寢時。有一群印地安人進到我們的小屋，通知我們就要開始拷問俘虜了……。我急忙趕到廣場去看，俘虜已經被帶到處刑台上，他的手、腳正被綁起來……。這時候，印地安人把槍身插在火堆上，準備對這名可憐的俘虜加以拷問……。

我即告訴通譯說：「印地安人已經答應把一名奴隸交給我們，就請印地安人把他送給我們吧！……」通譯認爲這是違反印地安人的慣例。況且無端插嘴，是不被允許的，因此堅決拒絕我的請求。雖然我軟硬兼施威脅通譯把我的這個想法轉告給印地安人，可是他始終不理會我的請求。唉！這名荷蘭通譯真是個頑固的傢伙！最

後，通譯在一怒之下，離開了會場。

我也懷著悲傷的心情回到小屋中，而就在這一剎那間，我聽到可憐的哀叫聲，忍不住轉身回頭一看，野蠻的伊洛庫依族正用已經燒得火紅的槍身，用力壓在俘虜的腳背，然後，又慢慢地挪到他的腳上……。那些圍繞在四周的年輕人，看到俘虜因受不了熱度而顫抖、恐懼時，就高興地跳躍起來，並大聲歡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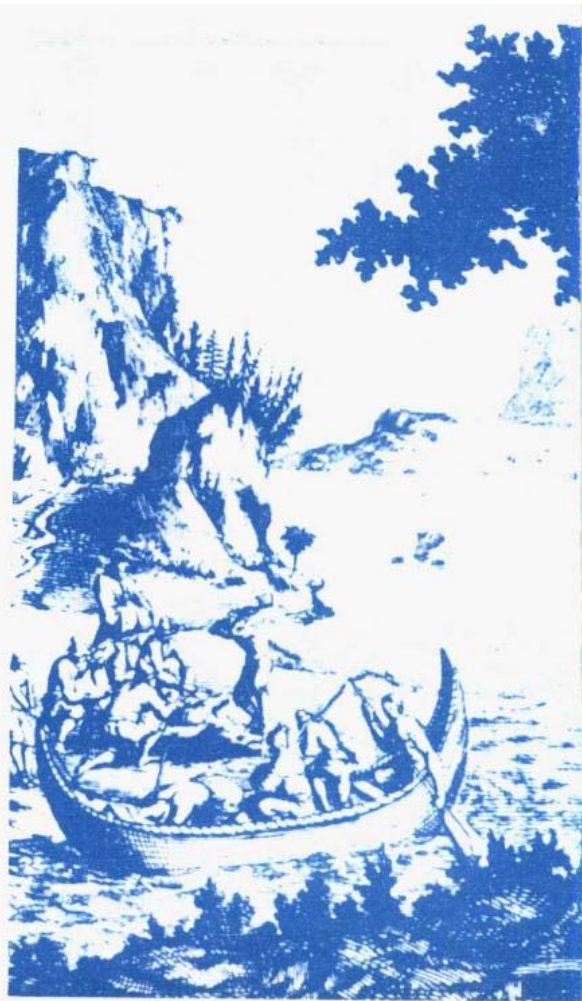
看到這種場面，我覺得無法挽救這名可憐的俘虜而感到悲傷不已！同時，我更覺得要在伊洛庫依族從事探險的話，最好要精通他們的語言，不然，也要有一名足以信賴的通譯跟在身邊才好辦事。

＊本文係摘錄自路易·凱勒「西北地方的初期探險故事」中的「多利耶和卡利涅勘察之旅——西元一六六九～一六七〇年」。

►在拉薩爾數次前往內地探險時，忠心耿耿的亨利·頓第始終與他同行。

◀在殖民地初期的生活中，所遭遇的難題是移民們是否在遭遇不測時還能保持自給自足的生活呢？這幅畫是拉薩爾正在監督部下們把物資從船上卸下來的情形。

▼探險隊們在探險的過程中，以能夠自給自足為前提，因此，凡是能得到的任何肉類、東西，一定要加以收集、儲藏。這幅圖畫即是描述拉薩爾的部下，正在射擊河中游泳的熊的情景。



拉薩爾之死



拉薩爾最忠實的朋友——勇敢的副官亨利·頓第曾參加他在墨西哥灣所作的悲劇性勘察。西元一六八七年，當頓第正擔任聖路易城堡的指揮官時，接到一個令他悲傷的消息：拉薩爾橫死於德州。頓第即根據部屬的報告，而把拉薩爾所被害的經過寫成此文。

拉薩爾在密士西必河的彼岸（西方）登陸……因為他在海岸遭到船隊的遺棄……因此，就沿著海岸開始從事尋求密士西必河的工作……。不久，糧食大為缺乏，拉薩爾即命傭人、杜蒙朗傑、蕭諾（印地安人嚮導）等

三人進入森林中尋找獵物，並規定在傍晚時要回來。他們三人在森林中射殺了五、六頭美洲野牛後，決定稍作休息再回去。拉薩爾等了很久，還不見三人回來，心裏很是擔心，問同行的法國人們是否願意去找尋他們？

杜奧和朗庫特（他們也是探險隊的成員）本來就有殺害拉薩爾之意……。因為，在長時期的探險中，一定有或多或少的不滿分子。於是，杜奧就對拉薩爾表示要去尋找杜蒙朗傑等人。杜奧之所以肯這麼做，主要是企圖實現他的計劃。

杜奧很快就找到了杜蒙朗傑等人，告訴他們拉薩爾隊長很替他們擔憂，可是卻又馬上勸他們等到明天再回去。因此，他們決定在森林中留宿一夜。一行人吃過晚餐後，就排定夜間當哨兵的次序。先是由杜蒙朗傑站哨，其次是拉薩爾的僕人，再下來是印地安人嚮導。他們三人都站過哨就寢時，杜奧就趁機把三人殺死。

等到黎明時，杜奧與朗庫特就聽到從遠處傳來的槍聲。這槍聲是前來尋找杜蒙朗傑等人的拉薩爾所發出的信號，於是杜奧與朗庫特決定埋伏等待他。……不知情的拉薩爾一步一步走過來……頃刻間他的頭部即遭到三發子彈，當場倒下去……。如此，當代最偉大、傑出的人物之一——擁有不屈不撓的冒險精神及具有各種勘察能力的探險家——就此與世長辭。

＊本文係摘錄自路易·凱勒「西北地方的初期探險故事」中的「頓第所作拉薩爾勘察旅行之記錄——西元一六七八～一六九〇年」

探險家略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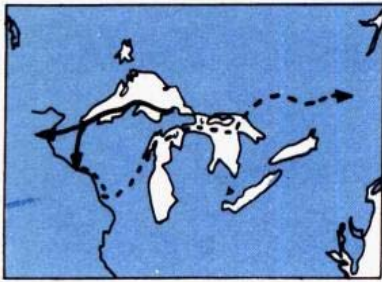
丹尼爾·哥雷索倫·杜魯司

Sieur Daniel Greysolon

Duluth

1636 ~ 1710

法國



1678 ~ 1680: 前往蘇必略湖旅行，並營救愛努賓神父，使其免於被泗族印地安人所殺。接著，調查密士西必河的水源地，並在該地發表宣言，表示這個地方及周圍的領土，屬於法國所有。

丹尼爾·伯恩

Daniel Boone

1734 ~ 1820 賓夕凡尼亞州

1755: 欲奪取法國手中的迪克努城堡（現在的匹茲堡），投



在布拉德克將軍麾下。

1769: 從北卡羅來納出發，經過「戰士之道」，再由昆布蘭山道，越過昆布蘭山脈，進入肯塔基州，從事廣泛的勘察。

1775: 指揮一批樵夫、拓荒者，修築印地安人通往肯塔基州的小道，這就是所謂的「荒野之道（Wilderness trail）」。在荒野之道的盡頭，也就是距離雷基新頓約數公里的地方，建築了「伯恩城堡」。

1799: 為勘察未探險的地域，而到達距離今日的密蘇里州聖路易市附近六十五公里的奧色治農場地域。

巴索勒穆·戈芝諾德

Bartholomew Gosnold

(?) ~ 1607

英格蘭

1602: 從事緬因州和麻薩諸塞灣海岸線的勘察，發現了馬沙文雅島。

1607: 擔任詹姆斯鎮移民隊的副隊長。

（參看 P.98 地圖）

皮耶爾·艾斯布利·拉提遜

Pierré Esprit Raddisson

1636(?) ~ 1710(?) 法國

1652 ~ 1654: 被伊洛庫依族所俘虜，在紐約北部度過三年

的奴隸生活。

1654: 參加耶穌會探險隊，深入伊洛庫依族的勢力圈。

1659 ~ 1660: 與表兄哥羅塞利一起前往聖瑪利瀑布，再沿著蘇必略湖南岸，划著獨木舟到達恰卡密根灣。

1661: 第二度與表兄到達蘇必略湖西端，進入現在明尼蘇達州的內地，轉向北方，到達哈德遜灣。

1665: 因為與法國當局意見不合，轉而為英國效力。

1668: 接受英國之委託，在哈德遜灣從事數次探險，並設立獸皮交易站。

1670: 英國政府憑著他與哥羅塞利探險的成果，而設立哈德遜灣公司。

（請參看 P.138 地圖）

安東尼·得·拉·莫斯·卡迪拉克

Antoine de La Mothe Cadillac

1656(?) ~ 1730 法國

1683: 以移民的身分前往新法蘭西。

1694: 擔任馬基那克的首長。馬基那克是當時密西根州最重要的獸皮交易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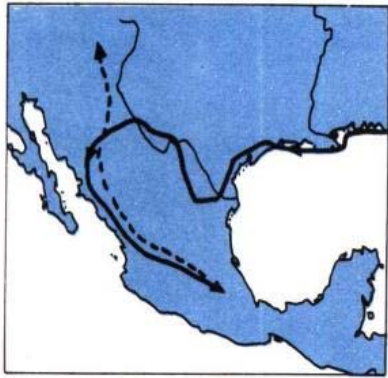
1701: 建設密西根州底特律的殖民地。

1711: 就任路易斯安那州的總督。

艾斯特瓦尼哥

Estevanico

生卒年不詳 摩洛哥



1528: 參加那爾瓦斯率領前往佛羅里達的探險隊。不久，這支探險隊，在墨西哥遭到海難，許多伙伴不幸遇害，只有幾名幸運者逃過一死，艾斯特瓦尼哥是其中的一名。

1529～1534：在德州海岸，被印地安人逮捕，而過了五年的奴隸生涯。

1536: 與阿爾瓦·得·瓦卡及其他二名白人，趁印地安人不備之際逃了出來，而到達新西班牙（西班牙在美洲領土——墨西哥）。

1539: 爲了搜集有關「西勃拉七城市」黃金的情報，與馬可斯·得·尼薩一起到美洲的西南部一帶，從事勘察。

安第內·布魯列

Etienne Brulé

1592(?)～1633 法國

1608: 布魯列與山普倫航海到魁北克。

1610: 接受山普倫的委託，深入南安大略，與阿魯空基亞族印地安人共同生活一年，在這期間曾旅行到西邊的休倫湖。

1618～1629: 一方面隨著休倫族印地安人追捕獵物，另一方面爲法國人收集獸皮。在這段期間（可能是西元一六二〇年）勘察了上密西根半島。

（參看 P.78～79 地圖）

亨利·哈德遜

Henry Hudson

(?)～1611 英格蘭

1607: 接受英國莫斯科公司的委託，而從事探索前往東方的「東北航路」。

1608: 再度航海到東北，到達諾瓦亞西姆亞。

1609: 由於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委託，前往北美洲航行，進入紐約港，再由哈德遜河北上，一直勘察到現在的阿爾巴尼。

1610～1611: 接受英國的委託，向西航行，尋求「西北航路」。無意中，發現哈德遜海峽與哈德遜灣。當他與部下到達詹姆斯灣時，由於水手們造反，被遺棄在海上。

亨利·得·頓第

Henry de Tonti

1650～1704 法國

1678: 與拉薩爾一起前往加拿大。

1679: 跟隨拉薩爾一起到尼加拉瓜河，同時協助「哥利芬號」的建造。然後，又與拉薩爾搭船從伊利湖到密西根湖。再到伊利諾河，於現在的皮奧利亞建築城堡。

1680～1681: 拉薩爾前往東部的期間，頓第留守在皮奧利亞擔任指揮官。由於拉薩爾久久不歸，部下們趁機叛變，頓第也因之成爲伊洛庫依族的俘虜。不久，頓第憑著其智慧與勇氣，說服印地安人釋放他，然後前往威斯康辛州與拉薩爾會面。

1682: 再度與拉薩爾沿著密士西必河下行到墨西哥灣。然後上溯密士西必河到達伊利諾州，在附近的斯塔多·羅克建立聖路易城堡。

1684～1687: 頓第從墨西哥灣溯行密士西必河到達了伊利諾州，擔任聖路易城堡指揮的任務，並等待爲籌備探險物資而計劃溯行伊利諾河的拉薩爾。不久，卻接到拉薩爾慘遭橫死的消息，於是企圖到德州馬塔戈達灣營救拉薩爾其餘的探

險隊隊員，但無功而返。

1687～1699：在伊利諾州及附近地域，協助美洲法國前哨基地及屯墾區的建設。

1702：與法裔加拿大人伊貝爾威爾在路易斯安那會合，一起從事探險。

（請參看 P.138 地圖）

阿得列恩·布洛克

Adriaen Block

生卒年不詳 荷蘭

1614：前往哈德遜河口，進行獸皮交易。並且勘察康乃狄格的海岸線，同時發表宣言，謂該地屬於荷蘭領土。

（參看 P.122 地圖）

阿爾瓦·奴尼斯·卡貝沙·得·瓦卡

Alvar Nuñez Cabeza de Vaca

1490(?)～1557(?)西班牙

1528：參加由那爾瓦斯所率領的探險隊，前往佛羅里達。途中，他們的船隻在墨西哥灣遭到海難，許多人因此而喪生，而他很幸運地保住性命。

1529～1535：被居住在德州海岸的印地安人所逮捕，而成為他們的奴隸。

1536：與數名伙伴，從印地安人部落中脫逃，經由陸路，到達西班牙領土墨西哥。

1540：就任巴拉圭總督，發現

巴西的伊占阿斯瀑布。

（參看 P.50～51 地圖）

法蘭西斯可·伐斯奎茲·得·科羅拉多

Francisco Vázquez de Coronado

1510～1554 西班牙

1538：擔任墨西哥城附近新迦爾西亞的總督。

1540～1542：率領一支探險隊前往美洲大陸的西南部，尋求傳說中的「西勒拉七城市」。在亞利桑那、新墨西哥、堪薩斯中部從事勘察時，其部下發現了著名的大峽谷。

（參看 P.50～51 地圖）

威廉·巴芬

William Baffin

1584～1622 英格蘭

1612：參加前往格陵蘭勘察的探險隊。

1615：與拜洛特一起到美洲大陸航海，主要是在找尋「西北航路」，他們經過哈德遜海峽，進入哈德遜灣，而發現北面的一個島，因此，把它命名為「巴芬島」。

1616：再度與拜洛特一起嘗試尋求「西北航路」。他們先探險巴芬灣，因此，發現通往北極海的若干海峽，分別命名為約翰·史密斯、蘭卡斯特海峽（參看 P.122 地圖）

亞瑟·巴爾婁

Arthur Barlowe

1550(?)～1620 英格蘭

1584：巴爾婁與菲利浦·阿瑪達士為羅利爵士所聘請，前往北卡羅來納海岸勘察。羅利之所以選中羅亞諾克島為移民的預定地，主要是根據巴爾婁對該島所作的熱情洋溢的報告。

（參看 P.96 地圖）

約翰·懷特

John White

生卒年不詳 英格蘭

1587：由於羅利爵士的委託，帶領一一七名拓荒者前往羅亞諾克島。

1588：加入英國海軍對抗西班牙無敵艦隊。

1590：運送大量的補給物資回到羅亞諾克島，但是，這個屯墾區已全然消失。

（參看 P.98 地圖）

約翰·史密斯

John Smith

1580～1631 英格蘭

1595～1604：在歐洲各地一面旅行，一面當傭兵。其後，為土耳其的軍隊所捕，而被送到俄羅斯。

1607：參加第一批詹姆斯鎮屯墾隊而前往維吉尼亞。史密斯在建立屯墾隊和伯阿丹族印地安人之間的友誼，扮演着重要

角色。

1608:擔任詹姆斯鎮評議會的重要成員，爲了使移民免除饑餓之虞，命移民們辛勤工作。

1609:由於火藥事故而身受重傷，因此回到英國。

1614:接受斐迪南·哥奇斯爵士的委託，航海到美洲，從事鱈魚角到培諾布斯克特灣的勘察工作，而將這一帶的大西洋沿岸，稱之爲「新英格蘭」。

1615:參加前往麻薩諸塞灣移民的行列，在前往美洲的途中，被法國海盜逮捕帶回法國。在這一段俘虜的生涯中，史密斯繪成新英格蘭海岸線的詳細地圖。後來清教徒們搭乘「五月花號」前往美洲大陸，就是憑藉這張圖而到達新英格蘭。

(參看 P.98 地圖)

約翰·尼克洛

Jean Nicolet

1598~1642 法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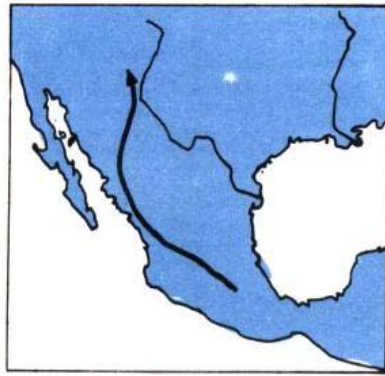
1618:跟隨山普倫到達新法蘭西，並深入阿魯空基亞族部落中，學習其生活習慣與風俗民情。

1634:接受山普倫的請求，到達密西根湖的綠灣，遇到威奴卑克族。

(參看 P.78~79 地圖)

馬可斯·得·尼薩

Fray Marcos de Niza



(?)~1558 義大利

1539:接受西班牙人的委託，與一名摩洛哥人艾斯特瓦尼哥一起去勘察亞利桑那、新墨西哥。在艾斯特瓦尼哥死後，他自己回到新西班牙，且撰寫發現「金銀之都市」這一份虛假的報告。

1540:參加科羅拉多率領的探險隊，前往美洲西南部。

馬丁·夫洛比瑟

Martin Frobisher

1535(?)~1594 英格蘭

1576:爲了尋找「西北航路」向西航行。先繞過格陵蘭，前往拉布拉多，發現位在巴芬島附近的夫洛比瑟灣。

1577:第二度向西航行，重新探險去年所發現的多處地域。

1578:向西航行到達哈德遜海峽。

(參看 P.122 地圖)

羅貝爾·卡瓦利·拉薩爾

Sieur de Robert Cavalier

La Salle

1643~1687 法國

1666:爲了追尋財寶和榮譽，前往新法蘭西。

1669:爲了探求俄亥俄河，在兩名傳教士陪同下，由聖羅倫斯河南下，進入紐約州北部。在安大略湖南端與傳教士們分離，單獨一人前往內地。發現俄亥俄河後，即沿該河而下，一直到現在肯塔基州的路易士鎮，繼續往北部前進，渡過密西根湖，勘察伊利諾河流域。

1674:法國政府將安大略州京斯敦附近的土地(包括佛羅里特那克城堡)賜予拉薩爾。

1678:擬定計劃要前往尼加拉瓜河探險，因此，建造可以航行於五大湖的帆船。

1679:「哥利芬號」帆船終於下水了。從安大略湖、伊利湖、休倫湖航行到密西根湖南岸後，拉薩爾即命部下駕駛「哥利芬號」回原地，調配沿著密士西必河南下所需的物資後折回。然後，他自己前進到伊利諾河，在今日的皮奧立亞建立城堡。

1680:拉薩爾久等「哥利芬號」不歸，爲了要探知消息，即到聖約瑟夫河河口，轉向東北部到達尼加拉瓜河。可是，卻傳來部下們在皮奧立亞叛亂的消息，所以，又回頭找尋代理

其職務的副官亨利·頓第。

1681: 在威斯康辛與頓第會合，重新組織探險隊，沿著伊利諾河而下，著手勘察密士西必河。

1682: 拉薩爾一行人到達密士西必河河口。在四月時發現墨西哥灣，然後發表宣言，指明整個密士西必河流域屬於法國所有。接著，回到聖羅倫斯河。在途中，他們曾在伊利諾河逗留了一陣子，建造聖路易城堡。拉薩爾即直接回法國，請求法王派遣大探險隊，協助墨西哥灣岸殖民地的建立。

1684: 率領數艘船從法國出發，目標指向密士西必河河口。但是，一直不能發現密士西必河本流，而在德州的馬塔戈達灣登陸。

1687: 試圖尋找密士西必河，幾次徒勞無功之後，在布拉左斯河附近被部下殺害。

(參看 P.138 地圖)

理查·格林威爾

Richard Grenville

1541~1591 英格蘭

1585: 擔任羅利爵士第一次派遣移民到維吉尼亞屯墾的指揮官。

(參看 P.98 地圖)

莫達爾特·邱亞爾特·哥羅塞利

Sieur de Medart Chouart

Groseilliers

1625(?)~1697 法國

1654~1657: 到達密西根湖西岸的綠灣，並勘察了聖瑪利瀑布。

1659~1660: 帶著拉提遜重新前往聖瑪利瀑布，沿著蘇必略湖南岸，到達西邊的恰卡密根灣。

1661: 又與拉提遜一起到蘇必略湖西端，進入現在的明尼蘇達州，繼續北上，經由陸路、海路到達哈德遜灣。

1665: 由於與法國當局意見不合，因此偕拉提遜投效英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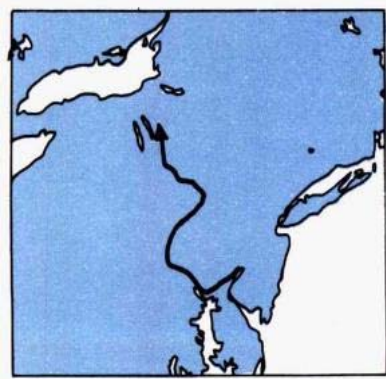
1668: 為英國政府從事探險，在哈德遜河岸設立獸皮交易站。這個交易站經營與管理相當得法，英國終能成立哈德遜灣公司。

(參看 P.138 地圖)

康納德·懷薩

Conrad Weiser

生卒年不詳 賓夕凡尼亞州



1736: 以和平使節的身分被派到伊洛庫依族村落。在荒野無人跡的冰天雪地中，經歷了千辛萬苦，才到達奧諾達卡，與伊洛庫依族印地安人訂立和平條約。

菲利浦·阿瑪達士

Philip Amadas

1550~1618 英格蘭

1584: 受英國華特·羅利爵士之委託，與亞瑟·巴爾莫一起到達北卡羅來納之海岸，從事旁利科海峽和羅亞諾克島的勘察。

1585: 參加由羅利爵士派遣前往羅亞諾克島移民的行列。

(參看 P.98 地圖)

喬治·威瑪斯

George Waymouth

生卒年不詳 英格蘭

1605: 接受斐迪南·哥奇斯爵士和約翰·波普姆的委託，航行到新英格蘭的海岸，並沿著海岸從南塔克特海峽北上到達魁內貝克河河口，從事實地勘察工作之後，再回到英國。

(參看 P.98 地圖)

喬凡尼·卡波托

Gisvanni Cabot

1450~1498 威尼斯

1497: 受英國人聘請擔任探險隊的船長，而向西航行，以尋求通往亞洲的航路。他曾在紐

芬蘭、新斯科細亞登陸，而在其地發表宣言，謂該地屬於英國領土的一部分。之後，他再向西南方前進，繞過布里敦角島，而回到英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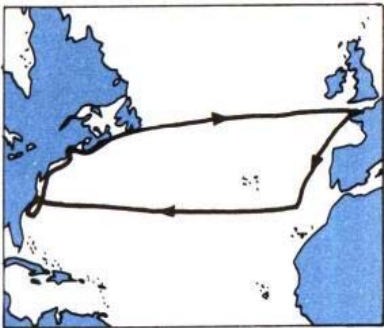
1498: 在格陵蘭東、西海岸從事探險，再沿著拉布拉多海岸到達新斯科細亞，由此南下，到達德拉瓦灣，再回到英國。

1498: 在格陵蘭東、西海岸從事探險，再沿著拉布拉多海岸到達新斯科細亞，由此南下，到達德拉瓦灣，再回到英國。

喬凡尼·得·維拉柴諾

Giovanni da Verrazano

1485(?)~1527(?) 佛羅倫斯



1524: 奉法王法蘭西斯一世之命，到美洲大陸探險，他的足跡可能到達北卡羅來納、新斯科細亞、紐芬蘭等地。而這次的航海中，維拉柴諾曾勘察紐約港和哈德遜河口。

賈西亞·羅培斯·得·卡爾地那斯

Garcia López de Cardenas

主卒年不詳

西班牙

1540~1542: 跟隨科羅拉多前往美洲大陸西南部勘察。是發現大峽谷的小探險隊隊長。

賈奎斯·卡第爾

Jacques Cartier

1491~1557

法國

1534: 爲了尋求西北航路，往西航行。到達紐芬蘭，經過拜耳島海峽，橫渡聖羅倫斯灣，到達加斯帕半島。

1535: 再度向西航行，發現聖羅倫斯河河口，溯河而行，到達現在的蒙特利爾，發現一股激流，命名爲「斯拉辛激流」。

1541: 三度航海到美洲去尋求傳說中的「西北航路」，但是，仍然無功而返。

(參看 P. 78~79 地圖)

賈奎斯·馬爾克特神父

Abbé Jacques Marquette

1637~1675

法國

1666: 前往新法蘭西，深入渥太華族印地安人村落，從事教育和傳教工作。

1671: 在馬基那克水道的北岸設立「聖伊谷那斯」傳教中心

1673: 馬爾克特神父與路易士·喬利艾沿著密士西必河下行到阿肯色河，證實密士西必河確係流入墨西哥灣，然後才回到五大湖。

1674~1675: 在伊利諾河印地安族中從事傳教工作。

(參看 P. 138 地圖)

路易士·喬利艾

Louis Joliet

1645~1700

加拿大

1669: 奉法國政府之命，帶了許多物資到蘇必略湖附近援助法國探險隊。

1673: 與馬爾克特神父一起從密西根湖的聖伊谷那斯到達密士西必河。接著，沿密士西必河而下到達阿肯色河河口，而證實了密士西必河確係流進墨西哥灣。於是回到蒙特利爾，撰寫這個大發現。

1674: 法王因他勘察的大功績，而賜予安替科斯島。

1697: 爲法國政府從事哈德遜灣海域的勘察。

(參看 P. 138 地圖)

路易士·愛努賓神父

Abbé Louis Hennipon

1640(?)~1701(?) 比利時

1678: 與拉薩爾到達尼加拉瓜河。他是第一個描寫尼加拉瓜瀑布的白人。當拉薩爾爲了要補充物資，而回到佛羅恩特那克城堡時，「哥利芬號」的建造就由他監督完工。

1679: 又與拉薩爾一起到伊利湖、密西根湖探險。之後，他們到達伊利諾河，愛努賓神父

即協助拉薩爾在伊利諾州的皮奧立亞附近建築城堡。然後，他奉拉薩爾之命，前往伊利諾河下游從事探險，但被泗族印地安人所逮捕。

1680: 由於杜魯司的營救，他才得以回到歐洲。

(參看 P. 138 地圖)

路易士·得·莫斯克索·得·阿爾瓦拉多

de Alvarado Luis de Mosecoso

生卒年不詳 西班牙

1519 ~ 1521: 參加西班牙的征服隊前往中美洲。

1539: 跟隨蘇度前往美洲南部勘察。

1542: 蘇度逝世後，擔任探險隊的首領，從路易斯安那東北進入德州，再回到路易斯安那建造數艘船，駕駛這些船，由密士西必河橫越墨西哥灣，到達西班牙領土墨西哥。

(參看 P. 50 ~ 51 地圖)

塞穆爾·得·山普倫

Samuel de Champlain

1567(?) ~ 1635 法國

1599 ~ 1601: 接受西班牙之委託，而前往西印度群島和中美洲大陸探險。

1603: 加入前往新法蘭西的探險隊行列，而沿著聖羅倫斯河溯行到蒙特利爾。

1604: 前往新斯科細亞探險，並協助皇家港的建立。然後，調查從緬因到鱈魚角一帶的新英格蘭海岸線，而繪成地圖。

1608: 二度航海到新法蘭西，建設魁北克城。

1609: 與休倫族印地安人的遠征隊，一起進入紐約州北部地帶，且發現「山普倫湖」。

1613: 由渥太華河溯行，尋求通往亞洲的航路，而到達尼皮辛湖。

1615: 隨同阿魯空基亞族遠征隊探險，往西到達休倫湖的喬治亞灣，往東南則到達紐約州南部的奧奈達湖。

1620: 派遣布魯列去勘察上密西根半島（在密西根湖和蘇必略湖之間的半島）。

1633: 就任新法蘭西的總督。

1634: 命令尼克洛前往密西根湖西岸勘察，以找出通往亞洲的水路。

(參看 P. 78 ~ 79 地圖)

赫南多·得·蘇度

Hernando de Soto

1500(?) ~ 1542 西班牙

1519 ~ 1521: 加入前往南美洲征服印加帝國的西班牙軍。

1538: 就任古巴總督。

1539 ~ 1540: 奉西班牙政府之命，率領一支探險隊前往美洲南部，以尋求「西勃拉七城

市」。但遍尋不著，於是繼續北上，經過佛羅里達，進入喬治亞灣，並勘察藍色山脈，到達阿拉巴馬，再往西北方前進，橫越密士西必河。

1541: 在今日田納西州的曼非斯城附近發現密士西必河，渡過該河，進入阿肯色，勘察歐扎克山脈。

1542: 在路易斯安那州又發現到流經其地的密士西必河。不久，即病逝於此地。

(參看 P. 50 ~ 51 地圖)

璜·得·奧尼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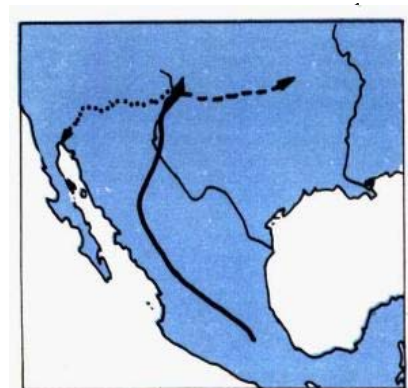
Juan de Oriate

1549(?) ~ 1628(?) 西班牙

1598: 由於西班牙征服新墨西哥，奧尼德成為進行殖民地化的遠征隊首領。在恰馬河附近的伊洛庫依族村落中，建立了屯墾區。

1601: 派出一支探險隊前往堪薩斯。

1605: 又派出一支探險隊前往加利福尼亞灣進行勘察。



用語解說

五月花契約 西元一六二〇年，一批清教徒們在普利茅斯登陸之前，其領袖就先擬定一份契約。該契約規定，對於殖民地的一切福祉，及屯墾作業，將要採取某種有法律根據的自治型態。這就是著名的「五月花契約」。

市議院 這是指維吉尼亞殖民地的行政機關，同時也是美國最初的代議制度立法院。從西元一六一九年到一七七四年為止，市議院擔任維吉尼亞的行政事宜。至於市議院的代議員，則由維吉尼亞自治的城鎮鄉村的市民擔任。西元一七七四年，爲了要使構成市議院的成員參加在維吉尼亞召開的第一次革命會議，市議院因而被解散。

屯墾獎勵制度 (Patron System) 爲了要促進新荷蘭（現在的紐約、新澤西、康乃狄格、德拉瓦各州所佔據的地域）殖民地

的發展，荷蘭西印度公司在西元一六二九年提出了這個制度。對能夠承諾帶領五十戶以上的家族到新荷蘭從事土地開墾的人，就給予一大塊廣大的土地作爲獎勵。可是，在這種制度下唯一成功的，只有在哈德遜河畔的璜·連西拉爾·居里安一個例子而已。

西勃拉七城市 相傳美洲大陸有所謂的「黃金都市」，指的就是西勃拉七個都市。早期的西班牙征服者們和野心家，他們之所以千里迢迢到美洲大陸西、南部探險，就是爲了尋找「西勃拉七城市」。

巫師 在印地安文化中，可以見到這種巫師。美洲大陸印地安各部族的巫師，其職務乃是驅除惡靈帶來好運，並爲保持自然界的靈氣與其種族間的溝通而舉行祭禮及儀式。

勅許狀 國王或政府給予個人或團體的一種證書，上面載明個人或團體對某一個地方擁有某項特權或權利。初期的探險家或移民們，在美洲大陸探險或創設殖民地必須先得到國

王賜予的勅許狀。

泥蓋木屋 美國西南部那瓦荷族的住屋。泥蓋木屋是將木棒置於圓錐狀的框格上，再蓋上泥土、樹皮就完成。至於現在他們都是利用斜插的圓木構成六面牆，再蓋上樹皮。

奔馳於森林中的人 專稱在加拿大森林地帶到處跋涉而收集獸皮的法國人，也就是獸皮交易商及獵人們。他們富有獨立自主的精神，不辭辛苦地過著與印地安人相同的生活方式。而其中有很多人，更在人跡罕至的地帶，自立更生地度過好幾個年頭。

美沙 (Mesa) 西班牙語，其意爲「桌子」。就是指在美國西部及西南部地帶側面斷崖所形成平坦的地形。這是大台地經長久的侵蝕而造成的地形。而這個台地對初期的浦埃布洛族印地安人提供天然的要塞。

長條形房屋 伊洛庫依族印地安人的住屋。他們先用細的圓木做成框格，再蓋上樹皮、樹葉，即告完成。這種長條形房屋有些長達三十公尺，可容納二

十戶人家，而且還分別擁有自己的爐灶、臥室。

炫耀財富的宴會 西北海岸的印地安人，爲了要顯示自己的財富，而舉行盛大的宴會。在宴會中，自誇富豪的主人，常將自己的房子燒掉，將奴隸釋放，然後把自己家產的一部分送給別人，而高聲喊叫誇耀自己的富有。能夠經常舉行這種宴會的人，就被稱爲「主」(Lord)。他給予別人的東西，就成爲其他人財產的一部分，收到這些財產的人，也跟著舉行這種宴會，再把東西送出去。

密士西必文化 這是指密士西必河流域和美洲大陸東南部地區的印地安人，在史前時代所建立的生活方式。當西元七〇〇年左右，豪布威爾族文化開始趨於衰退時，這群以農耕爲主的密士西必族開始發展。密士西必族的宗教組織相當複雜，主要爲崇拜太陽。他們的禮拜堂不斷燃燒著聖火，神殿呈方形或長方形。因此，密士西必族常被稱爲「神廟的建造者」(Temple Builder

)，豪布威爾族則被稱爲「大塚建造者」(Mound Builder)。

國王直轄殖民地 亦即直接由國王統治的殖民地。北美洲的十三個殖民地，最初都不是屬於國王直轄的領土，而是分別屬於獨占殖民地(由擁有勅許狀的個人所創設經營)或法人殖民地(由擁有勅許狀的公司所創設經營)。但是，到西元一七七五年，十三個殖民地幾乎都成爲國王直接管轄的領土。

乾肉餅 爲住於平原的印地安人所常食用的食物。這是先把乾燥的水牛肉磨成粉末，加上脂肪、草莓混合，等到凝固後，切成餅乾狀，再放入袋子中，隨時可取食。乾肉餅富有相當的營養，一袋通常可食用好幾天。

監督官 由法王任命，主宰新法蘭西最高會議的行政官。表面上，殖民地總督有行政之權，實際上，總督只是擔當防衛之責，使新法蘭西免於伊洛庫依族的攻擊，而且加拿大殖民地的行政事宜也由監督官負責。

樹皮帳篷小屋 (Wigwam) 這是東北部阿肯基安族印地安人的住屋。一般用圓形和橢圓形的樹柱做框格，上面蓋上樹皮或蘆葦做成的蓆子。

豪布威爾文化 豪布威爾族印地安人是史前時代最爲人所熟悉的印地安人，他們早先以俄亥俄河爲根據地。豪布威爾族不僅具有高度的社會組織，而且精於各種工具和裝飾品的製造。他們更與其他印地安族間，構成了廣泛的交易網，以互通有無，因此，從蘇必略湖得到銅，從墨西哥灣岸得到貝殼，從洛磯山脈得到黑曜石，從新英格蘭得到雲母。西元後，豪布威爾族開始一種將死者安葬在巨大的墳墓中的習慣。這種大墳墓竟然可以埋葬一千名死者。不僅如此，豪布威爾族還把大墳墓造成各種野獸的形狀，今日所見的這些「象形古墳」，就是出自豪布威爾族印地安人之手。